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 林修澈 博士

新馬峇峇文學的研究



研究生 黃慧敏 撰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

本論文獲得

中央研究院蔡元培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九十二年度碩士論文研究獎助

特此致謝



謝誌

寫論文的歲月是漫長而寂寞的，尤其當它也意味是對自己身份屬性的一種探索的時候，總有著吐不出來的積鬱。然而翻開一頁頁的寫作日誌，我的字裡行間卻不曾出現「孤獨」兩字，無它，只因在那五味雜陳的生活點滴裡頭，總承載著滿紙的關懷與體悟——那許許多多容許著我這「笨死笨死」的丫頭去執行自己夢想的人、事、物……

首先，我要把這本書獻給我的家人，感謝你們一直以來默默的支持與信任，讓我能任性的悠遊在自己夢想式的求學生涯裡，甚至在這次的研究過程中，你們無怨無尤的付出，都讓我感動莫名。因為有你們，即便在最困苦的時候，我仍能感受到幸福的存在。

這本論文在反覆琢磨後最終得以完成，要感謝恩師林修澈教授的細心指導，老師總能一針見血的戳破學生的盲點，予以指正。在賦予我發揮空間之餘，也灌輸予我敢於表達的勇氣；當然，老師對學問的認真與堅持，也讓我體認到求知的無限可能。再要感謝黃季平老師，感謝您如此懂我，無論是在課業或生活上，您從不吝嗇的關懷與照顧。「人因夢想而偉大！」謝謝王雅萍老師課堂上這句元氣十足的銘言，我受用無窮。此外，也要感謝所有參與「民族學研究方法專題研究」課程的學長姐及同學的批評與鼓勵。同時，也要特別感謝兩位論文口試老師蕭新煌教授及李有成教授的指點，使論文的視野更深刻，架構也更趨完善。

再要感謝張中復主任、張駿逸老師以及民族系的諸位老師們，從民族史、民族語言到民族志等，您們為我開啟的不僅是書本上的知識，也有著對民族文化更多的包容與體會。還有何德隆助教及張文思助教，謝謝你們！

田野調查與資料蒐集的工作，是我論文寫作過程中體悟最深刻的階段，在這裡，我要特別感謝在這段過程中，各地方單位、長輩及親友們給予我的熱心協助，尤其是新馬兩地的峇峇公會、新大圖書館、新加坡國家圖書館及馬大圖書館等、陳志明教授、楊貴誼先生、李業霖先生、李寶鑽學姐、安煥然老師、馬六甲的賴碧清小姐、青雲亭的師姐們、Mrs. Josephine Chua、陳西俊夫婦、Mr. Tony、Mr. William Wee Hock Chye、劉仁杰先生、古今書局的陳岳波先生，還有詹素娟老師、王兆驄學長、傅美容小姐、Ms. Tan Beng Yee、陳慧文小姐……等等。

此外不忘感謝麥留芳老師、李美賢老師、潘婉明學姐、陳丁輝學長、鄭文泉學長、鄭安萊學姐、張曉威學長、高嘉謙學長、莊華興老師、林士炫學長以及明實的鼓勵與提點。還有中文系的高桂惠老師、玉蓉、耀龍、秀容以及永美，謝謝！

當然，還有民族所（系）諸位可愛又可敬的學弟妹以及同學們，民族系給予我最大的感動，正來自於你們對我這外國人的接納與盛情厚意。當然、當然……也包括了這些年來在我的成長記憶中留下足跡的妳或你們，無法一一致謝，但請相信，你們將常駐在我的心裡頭。

最後，要特別向在峇峇研究領域中披荊斬棘，努力累積出研究成果的學者及前輩們致意；還有，那許許多多在自己的鄉土上認真生活著的峇峇與娘惹們，身為東南亞的華人，我以你們為榮。去國多年後，在好幾季冬夜裡，冷靜的反省著屬於南洋熱帶地區華人的命運與風情，曾經熟悉的一切，都變得不再理所當然，感激這一次的回溯，讓我在峇峇的歷史記憶中，更貼近故鄉，也找到了回家的途徑……

論文摘要

本論文是以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簡稱新馬）為範圍的「土生華人」文學研究，主要對象是被稱為「峇峇」的土生華人從 19 世紀至今所產生的文學，亦兼及印尼地區土生華人（馬來語）文學的比較研究。

本論文架構除「緒論」與「結論」外，內文共分為五章。緒論除介紹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與主體架構外，主要為研究對象的釐清與相關名詞的界定，並回顧峇峇的語言及文學的研究概況。

進入「本論」第一章「峇峇的語言使用」，筆者分別從峇峇的母語——峇峇馬來語和峇峇福建話，進而是「父語」福建話、再到外來語的英語和華語著手，透過這四種語言在新馬地區尤其峇峇社會中個別的使用狀況與相互消長的分析，以對峇峇社會的語言與文字使用的歷史有更深入的瞭解。可以說，峇峇的語言使用是與近現代華人移民海外及西方殖民東南亞的歷史是發展息息相關的。

第二章「峇峇的馬來語翻譯文學」。首先是介紹峇峇馬來文報刊雜誌的出版概況，此為羅馬化峇峇馬來語書寫之始。其次從所得的文獻資料並配合第一章的研究心得，從外部的出版概況，條析出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從興起、繁盛到沒落三個階段的發展情形；接著從作品內部進行剖析，發覺翻譯作品從作品的展演形式看，又可分為前、後兩期不同的階段。最後第四小節，筆者嘗試透過田調期間所得的一本「峇峇馬來語籤詩翻譯本」的研究，談談中國通俗文學及民間信仰對峇峇文化的影響，以及峇峇人在以峇峇馬來語翻譯中國籤詩文時所透露出來的多元文化意象。

接著進入第三章，著重探討「峇峇馬來語創作文學」，從所得資料彙整的結果看來，峇峇馬來語的書面創作量不及翻譯文學，尤其散文體的作品寥寥可數。然而，缺乏書面的創作文本並不代表峇峇沒有創作文學，「峇峇文學即是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這樣的想法也只是長久以來因書面創作的匱乏而對外界造成的假象。事實上，因文化的接觸和語言的掌握，早期的峇峇社會非常熱衷於馬來語詩歌的吟誦或創作，惟傳統上多屬於民間的即興創作，詩文的流傳也多以口耳相傳，較少以書面語呈現及保存。峇峇馬來語的詩歌體裁源自馬來古典文學的班頓（Pantun）及莎雅爾（Syair）體，因此相較於中國通俗小說翻譯作品，這類文學形式更具馬來色彩，也更能凸顯峇峇被馬來文化涵化的事實。從早期（峇峇）馬來語詩歌在峇峇社會的流程度看，若當初這些詩歌能被紀錄下來，其作品數量的豐盛絕不亞於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作品。因此第三章主要是針對筆者這些年來所收集到的峇峇馬來語詩歌作品進行統整分析，以反駁峇峇文學只有「翻譯作品」

而沒有「創作文學」的質疑。

第四章分別介紹峇峇的漢語文學及英語文學。無可否認，以峇峇馬來語作為峇峇母語（或「族語」）的地位，峇峇馬來語文學之於峇峇文學的「核心性」是不容撼動的，但若從「人」（民族）的角度檢視，在肯定其作為民族文學的重要表徵的同時，以峇峇文化發展上語言使用的多元現象看，我們也不應忽略峇峇人當中有用其他語言書寫文學的事實。在峇峇社會的發展進程中，各語言之間一直是相互影響的，呈現在文學上的情況也與此相去不遠。因此，第四章主要是承前三章語言使用多元的文路，對峇峇的文學書寫歷程中較隱性的漢語文學及英語文學進行概觀介紹，以作為峇峇馬來語文學發展的一個補充瞭解。我們發現，峇峇馬來語的興起與峇峇漢語能力（文學）的衰退脫不了關係，而峇峇馬來語（文學）的沒落則或多或少歸因於峇峇英語文學的興盛。

在前四章的基礎上，第五章筆者嘗試把峇峇文學擺在民族文學的位階上，與其他相關文學：（第一節）印尼土生華人文學、（第二節）馬來文學和（第三節）馬（新）華文學進行比較分析。尤其針對學界在印尼土生華人（馬來語）文學、印尼語發展、以及印尼新文學發展上的研究成果所導致的聯想：「（新馬）峇峇文學、馬來語以及馬來新文學之間的關係」，峇峇文學將如何自處？本章最後筆者將峇峇文學擺在「國家文學」的氛圍中去瞭解，在新、馬多元民族的社會中，各民族文學之間的認定是如何？而峇峇文學又是否可以在強勢的政治取向及意識型態包圍下，在眾主流（民族）文學之中找到自我的定位？

最後是本論文之結論。筆者承前文的研究脈絡，輔以民族文學界定的三條件（族屬、創作語言、內容題材）檢視峇峇文學作為「民族文學」的契合或可行性（非單指文本存在的必要性和文學性問題），並在各系語言文學的比較分析中，檢討峇峇文學對於峇峇社會文化發展的回應及影響。

新馬峇峇文學的研究

目次

緒論.....	1
第一章 峇峇的語言使用.....	19
第一節 峇峇馬來語.....	20
第二節 (峇峇) 福建話.....	37
第三節 英語.....	44
第四節 華語.....	47
第二章 峇峇的馬來語翻譯文學.....	52
第一節 峇峇馬來語報章雜誌的出版.....	52
第二節 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的發展.....	55
第三節 峇峇馬來語翻譯作品的展演形式.....	74
第四節 峇峇馬來語的籤詩翻譯.....	86
第三章 峇峇的馬來語創作文學.....	98
第一節 詩歌.....	98
第二節 戲劇及其他.....	108
第四章 峇峇的漢語文學與英語文學.....	120
第一節 峇峇的漢語文學.....	120
第二節 峇峇的英語文學.....	132
第三節 辜鴻銘、林文慶、宋旺相的角色定位.....	142
第五章 峇峇文學的定位與價值.....	155
第一節 峇峇馬來語文學與印尼土生華人馬來語文學之比較.....	155
第二節 峇峇的馬來語文學與馬來文學發展的聯繫.....	161
第三節 峇峇文學與「馬(新)華文學」之間的聯繫.....	163
第四節 峇峇文學在「國家文學」之定位與價值.....	165
結論.....	168
附錄 1：峇峇人創辦的報刊(據年代).....	171
附錄 2：峇峇馬來語翻譯作品一攷表.....	173
附錄 3：Bintang Timor 刊載的文學作品.....	182
附錄 4：峇峇戲劇(Baba Plays)演出列表(1904-2003).....	186
附錄 5：峇峇的華文文學作品列表.....	191
附錄 6：峇峇的英語文學作品.....	196
參考文獻.....	205

圖 次

圖 I	善用南洋食材烹調的娘惹佳餚	18
圖 II	現今簡樸的娘惹服飾（右），有別於早期的華麗裝扮。	18
圖 1-I	馬六甲王朝疆域圖	22
圖 1-II	「標準馬來語」使用地區	35
圖 1-III	新加坡華人女校（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 1900）	45
圖 1-IV	新加坡華人女校（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 1913）	45
圖 1-V	峇峇語言使用的發展與未來走向	51
圖 2-I	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的發展	57
圖 2-II	《三國》譯本預告及《西游》譯本封面	96
圖 2-III	《青雲亭六十甲子籤詩解》原文本及譯本	87
圖 2-IV	峇峇馬來語報章 <i>Bintang Timor</i> （《東方之星》）	96
圖 2-V	峇峇馬來語譯本：《紅面小姐》及《王昭君和番》	97
圖 2-VI	峇峇馬來語譯本：《三合明珠寶劍》	97
圖 3-I	班頓詩集	118
圖 3-II	Felix Chia 的文學作品	118
圖 3-III	峇峇戲劇 <i>Dah Sa Chupak Tak Boley Sa Gantang</i> 宣傳海報	119
圖 3-IV	峇峇戲劇 <i>Bibiks behind Bars!</i> 宣傳海報	119
圖 4-I	《叻報》及《海峽華人雜誌》封面	154
圖 4-II	峇峇的英語文學創作（傳記體）	154

表 次

表 I	峇峇的語言與文學研究	12
表 1-1	廣義馬來語模式	34
表 1-2	高級馬來語與低級馬來語的比較	36
表 1-3	峇峇馬來語與（印尼）華人馬來語的比較	37
表 1-4	峇峇在私塾教育的參與實例	40
表 1-5	擁有 30%以上中國人口的三州府	41
表 1-6	檳、甲、新「方言群」人口所佔百分比	42
表 1-7	海峽殖民地時期設立的英語學校	44
表 2-1	峇峇馬來語刊物（含雙語）	55
表 2-2	峇峇馬來語翻譯作品統計	56
表 2-3	新加坡演出過的中國戲曲劇目	59
表 2-4	《海峽華人雜誌》（Straits Chinese Magazine）中與中國文學有關的作品	63
表 2-5	峇峇翻譯作品的主要題材	74
表 2-6	籤「解曰」原文與峇峇馬來文對照	88
表 2-7	《青雲亭六十甲子籤書》原文與峇峇馬來文譯文對照	89
表 2-8	馬六甲青雲亭之峇峇馬來語解籤書	91
表 2-9	台灣籤詩典故來源研究	92
表 3-1	峇峇馬來語詩歌（書面作品）來源	101
表 3-2	峇峇馬來語韻文學創作者	104
表 3-3	峇峇的馬來語戲劇表演	112
表 3-4	峇峇馬來語創作文學(散文體)	116
表 4-1	峇峇作家身份的考核原則	121
表 4-2	峇峇的漢語古典文學作品	122
表 4-3	峇峇的漢語古典文學作者	124
表 4-4	峇峇的漢語新文學作品	129
表 4-5	《海峽華人雜誌》中峇峇的英語文學作品	132
表 4-6	《海峽華人雜誌》中峇峇的英語散文學作品	134
表 4-7	Stella Kon 的戲劇(已公演)	138
表 4-8	辜鴻銘著作一覽表	144
表 4-9	林文慶著作一覽表	146
表 4-10	宋旺相著作一覽表	151
表 4-11	辜鴻銘、林文慶及宋旺相之比較	152
表 5-1	三州府華人人口佔該府總人口的百分比（1871-1947）	155
表 5-2	擁有 30%以上中國人口的三州府	156
表 5-3	（新馬）峇峇文學與印尼土生華人文學之比較	158
表 5-4	非峇峇華人的馬來語翻譯（華→馬）	159

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長久以來，由於地理環境的差異、民族眾多而複雜、歷史發展的不平衡以及外來文化的影響，造成了東南亞文化尤其 19 世紀後的發展更趨多元、異質和複雜化¹。而在歷史的長河中，該區文化也隨著五光十色的「異質文化參與」而發展，孕育出了一些兼融各文化卻又獨樹一幟的文化群體，以當時的貿易中心馬六甲 (Melaka) 為例，便曾發展出包括中華、馬來、印度和歐洲文化在內諸如：Baba (峇峇)、Serani(混葡萄牙血統)和Chitty(混印度血統)等的什錦文化。

在《馬來記年》(Sejarah Melayu)一書中曾經記載這樣一個故事²……話說西元 1457 年，中國明朝漢麗寶公主以親善大使的身份，帶了五百多名隨從，遠嫁當時南洋馬六甲王朝蘇丹滿速沙 (Sultan Mansur Shah, 1458~1471)，此後這些聚居在中國山 (Bukit Cina, 今之三寶山，位處馬來西亞馬六甲州)，並與當地女子結婚，落地生根，生下的後代：男稱「峇峇」(Baba)、女稱「娘惹」(Nyonya)³。對於這則峇峇及娘惹起源之說，雖仍有待考證，但這段傳說卻說明了早在 15 世紀時，已有中國人在該區定居，且入鄉隨俗，溶進本土文化中。

在新、馬這兩個多元民族的國度裡，各民族的文化與認同亦多元(源)而複雜，尤其華人文化，在表面看似單一的文化裡，卻存在著幾個不同的分支，其中「峇峇(華人)文化」便是一個「似異文化」模式。峇峇的歷史文化乃多元紛呈的「馬來亞」文化遺產的一部份，它不僅包含了華人的傳統文化特性(有些保留甚至比華人更傳統)，同時兼容馬來文化特徵，而後因西方殖民者的文化入侵，在政治甚至文化認同上曾一度親英(國)，這種奇異的文化結合便成了所謂的「峇峇文化」⁴。其融入異民族，而又異於原民族的文化及其後衍生出的認同問題，

¹ 此處所指東南亞包括 10 國，即汶萊、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新加坡、越南、寮國、柬埔寨及緬甸。

² 此書是 1612 年敦·斯利·拉囊奉王命對早已流傳的《馬來由傳紀》進行加工改寫，文啓自紀元前的亞歷山大之東征印度，以其為馬來王族之始祖，接著以大幅篇章詳述馬六甲王朝的興起，以至葡萄牙殖民主義者的入侵和王朝的覆滅。此為馬來古典文學中唯一以整個民族的歷史作為題材的作品。有說此書為了宣揚君權神授及王朝歷史之輝煌，吸收了許多神話傳說和民間之人物傳奇故事，故其所述史實仍待考證。而由於敦·斯利·拉囊曾任馬來柔佛王朝的首相，頗為熟悉朝政、宮廷內幕和社會狀況，所以本書之記述似又頗為詳實。此書在語言文字上向被譽為早期馬來古典文學之典範，更是對瞭解和研究馬來王朝的政治、文化和社會風貌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

³ 楊貴誼先生認為今日新馬的華族，除了有祖籍的區分外，且據歷史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也有土生華人(馬來語稱Cina Peranakan或Cina Selat，英文叫Straitsborn Chinese)和新客華人(Cina Totok或Cina Singkek)之分，而本文所謂「峇峇」(或稱海峽殖民地華人)，乃狹義指那些與當地原住民有著混合血統和文化身份、在殖民地時期具濃厚西方文化教育思想背景的土生族群而言，並不包括其他單一血統及文化的土生華人在內；因約定俗成所致，此概念亦廣義包含女性土生華人(娘惹)在內(詳見本緒論第二節)。

⁴ 此處所指「馬來亞」為獨立前的馬來聯邦與海峽殖民地，為英政府的行政規劃區，英國政權於 1824 年正式入侵馬來亞，其殖民統治至 1957 年才真正結束(其中 1942-1945 為日據時期)。海峽殖民地(Negeri-negeri Selat / Strait Settlement, 1826 年成立)包括檳城、馬六甲及新加坡三地，為峇峇的主要聚居區。

曾引起國內外學者的關注。

憑著對多重文化及語言的掌握，二次大戰前峇峇社會曾在馬來亞的社會政經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儘管如此，隨著日據時代的破壞、戰後民族主義的風起雲湧以至獨立後各民族意識(尤其華族和馬來族)不斷強化，人數較少的峇峇，他們在國家政經和社會文化上的發聲，也隨「輝煌年代」的過去而逐漸消音⁵。至今，許多人甚至新馬兩國人民雖知曉峇峇的存在，但一般對於這「少數族團」並沒有更深層的認識與認同，也因此往往造成他族對這群「唐人不唐人、番人不番人」的峇峇娘惹持有各種鄙視和成見。而峇峇本身長期處於從涵化回到涵化的流變中，其文化特性的轉淡、民族認同的徘徊、人口數的減少和家族「富不過三代」的宿命，也使該族迄今幾已步入黃昏。

近年來，台灣在積極開拓東南亞經貿關係的同時，在東南亞政治、經濟的認識上，已累積了頗為可觀的成果，惟這樣的瞭解卻往往忽略了屬於當地社會生活核心的文化層面，始終讓人有「抓不到癢處」之感。此外，隨著冷戰的結束，全球化進展，台灣經貿投資的南進政策，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開放以及海外華人的競相「返國」瓜分這塊經濟大餅，許多相關的學術研究觸角也開始廣泛的延向有關「華僑」、「海外華人」、「華裔」及「華族」等的認同議題上，尤其東南亞各國的華族研究，更所在多有。然而，綜觀所有以漢文撰寫的研究資料，以「華人」等為主題的各方面研究可以說是獨佔鰲頭，其他「東南亞民族」的相關研究則數量有限，甚至對於在馬來半島上長期和華族在社會政、經、以及文化上休戚與共的峇峇研究，卻是少得可憐。而國內(新馬)外以外文(英文為主)研究峇峇者雖不乏其人，卻多屬於廣泛性的社會文化研究，屬於專題者則多投注於該族群呈現出強烈「異國情調」的物質文化上，對於作為「精神糧食」或「載體」的「文學」，由於資料短缺、作品的亡佚與其他主客觀因素，相較於印尼地區近年在「土生華人(Peranakan Cina)文學」上的頗有斬獲，新馬「峇峇文學」雖已有 Claudine Salmon、陳志明及楊貴誼等學者的努力拓展，卻仍是有待深耕的園地。

再就「比較文學」的方向思考，若說「文學即人學」，撇開硬性的學術論述(科學、政經、純文學)，轉入民族文學的殿堂，或許筆者會不自覺的嘗試以「界定民族文學的三條件」(即作家族屬、書寫語言和題材的民族特色)來為我所認識的「馬華文學」和民族文學劃上等號，然則，在這屬於「中華文化視線」下的文學世界裡，自早初(可溯至二戰前)的「僑民意識」到近年來的「本土意識」，主流作品的題材風格雖也蘊含有別於中國文學的「蕉風椰影」特色，然則在內容人物方面，大部分作品仍情不自禁擁抱「中國情懷」，對於本土生活的內涵或其他民族尤其馬來文化的反映，卻始終保持一種淡漠的距離感⁶，此外，以當地其他

⁵ 此指整體峇峇而言，就個人而言，至今我們仍無法漠視諸如李光耀、陳禎祿及林文慶等人在新、馬(甚至世界)尤其華人社政、文化上的影響力。一般上，不管是內部或外部觀點，皆視 1830 年代至 1930 年代期間為峇峇文化發展的黃金歲月(Golden Age)，1940 年代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日本佔領馬來亞的破壞，峇峇文化才急速走向沒落。

⁶ 「民族文學」，此指廣義的民族文學，而非少數民族文學(此概念尤在中國通行，以指涉相對主體漢族文學以外的其他民族文學)。「界定民族文學的三條件」，可參見磺溪文藝營—「第一屆

民族語言創作的嘗試也非常有限。反觀「峇峇文學」，在峇峇社會發展的黃金年代，便以他們的智慧，在馬來人還固守於本族的語言文學探索的當兒，就已利用其母語（即「土生馬來語」）進行創作⁷，並翻譯出大量中國文學作品，其為新馬各民族文化交流所做出的貢獻是難以抹殺的，尤其它在中國通俗小說翻譯工作上的成就，更是現今正統馬來學界所望塵莫及的。惟可惜的是，這點作為長期以來在方修等人主導的「馬華文學史觀」（實質指 1919 年以降的馬華新文學、以「華文」為絕對界定條件、走「現實主義」路線。）下，在「馬華文學史」的撰寫裡，卻連文學史「邊」也沾不上。

時至今日，所謂「馬華（新）文學」對峇峇著墨不多，而馬來文學因著語言的障礙和某些民族情結的作祟，亦未深觸這塊文學田。既有「我群」這種種對「他群」無心的忽略，那究竟「峇峇」及「峇峇文學」的定義(或本質)為何？源於何時何處？其社會文化、民情風俗及心理意識又是如何？「峇峇文學」因其語言的複雜性，其與中國文學、馬來文學之間的相互關係又是如何？其對於時代背景的反映及影響層面又應如何解讀？有鑑於以上種種問題，本論文首先將從峇峇的定義起手，探尋有關早期華人南來，被馬來半島各民族涵化的過程及結果，繼而介紹這一「民族團體」特有的社會生活及文化風俗，以期對峇峇一族及其歷史文化的形成演化有較深入淺出的瞭解，最後著重探討多元文化對峇峇的語言文學所產生的影響，以及其對中國文學、馬來文學甚至可能的他族文學的回應。簡言之，本論文欲以峇峇文學為中心，嘗試從「他群」的客觀視野去解讀分析該文學「我群」主觀意識下的「峇峇」，冀能以此研究一窺早期峇峇的社會文化、語言特色、文學風格和思想等。

二、研究對象與名詞界定

本論文研究的對象是「峇峇文學」，換言之，就是峇峇人的文學，這其中包括了峇峇的創作文學（口頭和書面）以及翻譯文學。本研究的假設是，這文學的基點是建立在峇峇這個民族集團上，因有峇峇這群人，因有著他們所使用的語言，才會衍生出峇峇文學這樣的東西。因此，在進入本文之前，我們有必要對「峇峇」的界定及社會文化有一個背景式瞭解。

台灣民間文學學術研討會」，林修澈，〈民族文學vs 國家文學〉，頁 25；吳重陽，〈緒論〉，《中國當代民族文學概觀》（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6），頁 1-38；同上《中國現代少數民族文學概論》（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2），頁 1-3。「中國文學」，此指狹義之中國漢族文學而言。當然，馬華文壇當中曾以新馬其他民族為題材的不乏其人，例如商晚筠（〈小舅和馬來女人的事件〉）、夏麗赫（等）、李永平（〈拉子婦〉）及潘雨桐（〈婚禮〉）等，但這類的作品在量上仍相對少數。

⁷ 「土生馬來語」，或稱峇峇馬來語，一般認為乃一種漢語（福建話）和馬來語的混雜語。在語言的層階上，有人認為它算是馬來方言，有者認為它只是通用於菜市場等場所的低級或「巴利」溝通話語（Bahasa Pasar），當然也有諸如新加坡學者 Anne Pakir 等人堅持的「語言」位階；然而無論如何，回到十九世紀時期，「峇峇馬來語」已以羅馬字母拼寫，而其時的「正統」馬來語（文）則仍以借用自阿拉伯字母的爪夷文書寫。

峇峇，究竟是何許人也？這群因其體質與社會文化上的特殊性而被視為「半唐不蕃」的華人，身處在各時代背景中，曾經也擁有過許多內涵不一的代名詞：Baba (原馬來語，中文音譯為「峇峇」)、Peranakan (Cina)(土生華人)、Straits Chinese (馬來語：Cina Selat，中譯：海峽華人)、Straits-born Chinese (海峽出生華人或海峽土生華人)、僑生和僅稱女性的 Nyonya(娘惹)等等。因此，在給「峇峇」下定義前，若不先釐清這些稱謂背後的內涵及其間複雜的聯繫，「不明就裡」的定義只會造成更多概念混淆的現象。而這樣的「模糊地帶」對於筆者（作為他者）或峇峇人自我而言，都不是一件愉快的經驗。正如新馬當地著名的峇峇作家 Felix Chia 所形容：

Baba and Peranakan are always used as synonyms...consider how confusing and amusing it would have been if the Babas of Malacca had also been described, through sustained usage, first by the Portuguese by the equivalent in their own language, and then by the Dutch in their own way. The poor Babas would then find that even in naming them others had truly mixed them up!⁸

(譯文：峇峇和「土生(仔)」兩詞經常被等同使用……想想長久以來，馬六甲的峇峇是如何相繼被葡萄牙人及荷蘭人以各自的語言(詞)卻近乎類似的概念與方式稱謂之，這將是一件多麼混淆與滑稽的事。可憐的峇峇將會發現，即便在對他們稱謂時，別人也已經把他們變成「混雜體」。)

首先，單就漢字「峇峇」($\beta a^{22} \beta a^{52}$)一詞，不論是其中文「峇」字的來源，或其與原馬來語“Baba(h)”之淵源關係，都是一團謎。在東南亞華人的認知上，「峇峇」是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印尼華人對馬來語“Baba(h)”的音譯⁹。據《集韻》、《正字通》、《玉篇》及《康熙字典》等古字(韻)書，「峇」字讀渴合切音湓，意為山形(《集韻·合韻》)，也有山窟之意，(《正字通·山部》)¹⁰。仔細分析，此「峇」(kè)不管在音義上都與南洋彼方之「峇」截然不同。更弔詭的是，現代漢語中甚至將「峇」字讀成「巴」，如把印尼之峇厘島(Bali)之「峇」讀為「巴」，即漢語拼音的“bā”，近年在字詞應用上，甚至有以「巴」取代「峇」之勢¹¹。這完全是現代以「普通話」為標準語的一些漢人以「巴」為「峇」的謬誤。

⁸ Felix Chia, *The Babas* (Singapore: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1980), pp. 7-8.

⁹ 參見王惠迪編著，《時代新加坡特有詞語詞典》(新加坡：聯邦出版社，1999)，頁10。

¹⁰ 參見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漢語大字典》第一卷(湖北辭出出版社、四川辭書出版社，1986)，頁771。

¹¹ 這問題最經典的「傑作」，當屬筆者返新馬調查期間翻閱的《新加坡街道指南》(2002中文完整版)一書，內中幾乎把所有含「峇」字的道路名稱替換成「巴」字。筆者撰寫本論文期間，欣喜得知這問題近期在南洋引起不少研究者的關注，如盧紹昌、鍾天祥、汪惠迪及張重興等人便針對「峇」字去留的問題，在新加坡報章和網路上進行討論。綜言之，「峇」字在現代漢語中可說是「罕用字」，如中國1981年公布的國際碼GB3212-80沒收「峇」字(這問題直到1989年新加坡學者到北京參加編碼會議時才被提起)，而權威性的《現代漢語字典》也直到2002年版才收入「峇」字。然而，「峇」字在新馬等地無疑是使用率非常高的文字，尤其在外來語名詞(如地名：峇都巴轄(Batu Pahat)、峇淡島(Batam)，人名：阿里峇峇(Ali Baba)等)的翻譯上，更屢見不鮮。基於「峇」字在「東南亞已經成為族群認同的一個標記」、翻譯上「名從主人」的原則及「電腦技術問題可解決」等考量，眾人皆認為宜保留「峇」字的使用。(詳見《聯合早報》，2002/12/23, 2003/01/07, 社論/言論/天下事版。)

人類學家陳志明便指出，「峇」應讀為國際語音學的“baba”，而不讀「巴巴」¹²。這好比在東南亞華人的觀念裡，「峇厘」(Bali)與「巴黎」始終是涇渭分明一樣。陳的說法糾正了南洋以外一般漢人對於「峇峇」一詞的「誤讀」，然而並沒有深入說明何以有此轉變或情況出現。個人認為，這些尤其在北方(官)話教育下的「華人」，其認為是「中華文化正統」的「華語」概念中並無此語音概念(源於中國華北的普通話中並不具國際語音學中的“βa”音)，現今的誤讀，說明了強勢的「漢文化」及具有深遠「漢字傳統」的「漢語」影響力，已完全掩蓋了「方言」(無文字的南方民族語言)存在的事實，換句話說，漢語(文)已經將南方民族的語言，吃到「方言」裡面去了¹³。然而在「族語」仍廣泛使用，也未廣受「北方話」入侵前，早期移居南洋的華人，要切實記下本身母語(如：Holo語)裡有，而漢語(字)完全無法表達的“βa”音，便只好另造新字。

新馬著名學者楊貴誼曾提及，「峇」字原來是由「山」和「合」這兩個漢字結合起來的雙聯造字，是根據馬來語baba這個據說是根源于土耳其語的詞兒音譯而成。這裡的山，指的是山地民族，即土著。早年那些與山地民族的婦女結合、或叫通婚的華裔(可能土生的，也可能是非土生的)他們傳下的混血後代，男的被稱為峇峇¹⁴。另外，盧紹昌也推測中國古字書的「峇」字為形聲字，字意與山有關，而東南亞使用的「峇」字，與之「同形而異構，彼此毫無瓜葛」，當地的「峇」字，是「自上而下堆砌的，意思是『山人一個』或『山人一丁』(在古文字中『口』是『丁』字，可作男丁解…)『山人』即『山野之人』，略含貶意。『口』是人的專用量詞，『峇』字重疊而成為人的稱為『峇峇』。」¹⁵從造字「表意」的角度看，楊氏及盧氏的說法不無道理，然而若從民族學的角度觀察，個人則更傾向於楊氏之說法。更確切的說，所謂「山地民族」「土著」，即是漢人眼中非我族類的「番」，中國古今皆稱南洋為「番邦」，早期到南洋叫「過番」，至今新馬華人中，尤其福建與潮州人，仍普遍稱馬來人為「番仔」，稱主體馬來民族以外的「土著」(或原住民)為「山番」¹⁶。這或多或少源自於民族中心主義的作祟，回顧過去中國史書的夷夏史觀，自古中原民族便習以非人字眼指稱周邊民族，例

¹² 陳志明撰「馬來西亞峇峇」條，華僑華人百科全書·社區民俗卷編輯委員會，《華僑華人百科全書·社區民俗卷》(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9)，頁233。(筆者註：「峇」字的「ba」對音，「b」為濁音(β)，與漢語拼音的「b(或ㄅ)」有別，貼近台語的「肉」音。)

¹³ 就語言學的觀點來看，廣義「中華民族」的漢語與「方言」的區別，本身就是一個非學術性，且說不過去的分類！

¹⁴ 楊貴誼〈西化土生華人與馬來人〉《資料與研究》，第十七期，吉隆坡：華研出版，1995。

¹⁵ 盧紹昌〈關於「峇」字的去留〉載於《聯合早報》，社論/言論/天下事版，2002/01/07。

¹⁶ 就民族學的觀點而言，稱福建人為「Holo人」應較為「合理」，稱「福建人」似有欠妥當。然而，東南亞各地諸如馬來西亞等地的中國移民及後代，儘管各群之間的語言截然不同，卻始終以其引以為榮的語言群體而認同。並且，各「方言群」由始至終認同的「族源地」，都只追溯到祖先們南移之前的「原鄉」，換句話說，東南亞華人認知上的「祖源」(如福建人)有別於中國(閩南一帶)及台灣當地人認知上的「祖源」(Holo人)。因此，至今東南亞各國如馬來西亞等地，凡(祖先)來自閩南的華族，皆自認為是「福建人」，同時他群對其的認定亦如此。又如祖先來自福建北部福州的被稱為福州人，祖先來自廣州一帶及內地農村的叫「廣府人」，而潮州人語言雖係閩南，他們卻是來自廣東潮汕一帶移民的後裔。因此，基於「合情」(實際情況、民族認同之情)之原由，本文敘寫上將難免的會出現多用「福建人」一詞而不用「Holo人」的情況。

如「獠」、「夷」、「狄」、「蠻」等以犬、虫（蟲）為部首的稱謂，往往都帶有「野蠻民族」之貶意。「番」字亦如此，《說文解字》：「采，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獸足謂之番，從采、田，象其掌。」故「番」亦禽獸類也，移居南洋的漢人，以其所繼承的「中華文化」傳統，甚至將此字與「山」合成詞，以添其「山野之味」；沿此推論：

「峇」=與「山」(番)合(會意造字)。

卻也言之成理。根據筆者翻閱查證，幾乎所有以北平話為「國語」，佔「漢語」（華語）使用系統主導地位的中國及港台等地所出版的漢語字典或辭典，皆無收入「峇」字；十中有一者，皆正解「峇」字為“kè”，另附「bā」（巴ㄅㄚ）音，並以南洋小島「峇厘（Bali）」為例，顯見「峇」若讀 ba 音，總與「南洋」脫不了關係。進一步反觀所有南方Holo民系的閩南語、福建話或「臺語」辭典，都有收錄「峇」（ba）字，且其正解必指涉baba¹⁷。另外，大部分東南亞地區出版的漢語（華語）工具書，都有收入「峇」字，且讀音僅標「bā（ㄅㄚ）」¹⁸。由此可見，「峇」字最先是由「峇峇」一詞的應用而來的，用為「峇厘」（Bali）是後人借「峇」表βa音。值得思考的是，源自北平話的所謂「華語」（即中國人的「普通話」），即無βa此一讀音，南洋華人在中文書寫上，又為何不乾脆用「巴」（ㄅㄚ）以表βa音，反而慣用「峇」字？這似乎與那些移居南洋的「中國南方民族」之「母語」牽連甚大。換句話說，這些民族的語言（如Holo話、潮洲話等）本身就有此語音，因此對他們而言，要發βa音並不困難，難的反而是如何「借字表音」的問題。回頭看看原來的漢字「峇」，古音讀為kè，又與βa毫無關連，足證「峇」字之南洋創造（或原生）說，此一想法，不無道理。

承接前文關於「峇」字為「人與山（番）合」的解構，再探究中文「峇峇」一詞，據說當時中國男子通婚的對象有Batak和Balinese的女奴¹⁹，這些族名都是以ba音開頭，沿此聯想，Holo語典中的「峇峇」唸為ba ba，是否隱有與Ba(+linese, +tak)相契合（ba）之意²⁰，而漢字寫為「峇峇」？無論如何，就Holo話的角度審

¹⁷ 如：(1) 董忠司等編纂，《臺灣閩南語詞典》（台北：五南圖書，1990），頁33「峇」詞條：「『峇峇仔』ba⁵ba⁵a²，外來語，源自馬來語baba，意義為馬華混血兒。」

(2) 吳守禮主編，《國臺對照活用辭典—詞性分析、詳注廈漳泉音》（上冊）（台北：遠流，1990），頁5：「『峇ㄅㄚ峇ㄅㄚ』：[名稱]南洋華僑跟土著女子所生的兒子。（台）峇ㄅㄚ峇ㄅㄚ（南洋的閩南話）（此音及聞）。」

(3) 洪惟仁主編（原編：麥都恩）《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三冊：福建方言字典》（台北：武陵出版有限公司，1993），頁9：「（下去，Bā）峇：Bā bā 峇峇，a country-born Chinese. Bā bā put sit Tông san kwuy ké 峇峇不識唐山規矩，bā bā ū^m bat Te^{ng} swⁿ a kwuy ké, half-caste Chinese are not acquainted with the customs of China.」

¹⁸ 例如：周曾鈞，《新漢語字典》（吉隆坡：聯營出版社，1995），頁6：「峇」，bā ㄅㄚ 「峇峇」（baba），南洋出生的華人。

¹⁹ 見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Malay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p.30。又見Munshi Abdullah Bin Sheikh Abdul Kadir原著, *Hikayat Abdullah (Jilid Dua)* (Kuala Lumpur: Penerbitan Pustaka Antara, 1966), pp. 222-225。另有楊貴誼譯，《阿都拉傳》（新加坡：熱帶出版社，1998），頁128-131。

²⁰ 在Holo語境中，「bā」亦有「參合」之意，如：杜嘉德編，巴克禮補編，《閩南語經點辭書彙編·第四冊：廈英大辭典》（台北：武陵出版有限公司，1993），頁8：“‘bā’[R.bit, = col. bāt], closely

視，不管是表音或表意的「峇」字，或表連綿詞「峇峇」，看來都與（契）「合」之意脫不了關係。言及於此，以上關於「峇」字或「峇峇」一詞的「漢字、Holo語聯合推測法」表面上似乎行之可通。

另一方面，Baba 與峇峇之間，究竟孰為「本尊」？孰乃「分身」？兩者之間的關係又若何呢？關於 baba 一詞的來源，至今仍眾說紛紜，主要包括以下說法：

1. baba本為印度孟加拉（Bengal）土話，用以稱呼歐洲人的兒童，後可能經印度人引進檳城，把當地華人的兒女也稱baba，演變到後來，大小通稱。²¹
2. baba是馬來語bapa（父親）諧音，最初是爪哇當地對混血華人（Peranakan Cina）的「尊稱」，後來轉音成了馬來人對華人的「通稱」。²²而今日的峇峇及馬六甲的馬來人也以baba或簡稱ba來稱呼父親或年輕的華人（男性）。²³另外，也有以baba作為先生代稱的，如Baba Kim Teck即金德先生。總言之，baba本是尊稱他人的名詞，後來才被借只「峇峇華人」。²⁴
3. baba意即先生、父親或孩子。有學者從印度斯坦語（Hindustani）中表示先生的“Babu”一詞考察。也有人學者如登尼斯（N.B Dennys）提出該詞源自土耳其語而從印度傳入海峽殖民地的說法。²⁵
4. 在Holo話中，“ba”有「麻木」之意，因此現今當地峇峇或一些福建人認為，峇峇人不懂華語，在非峇峇人眼中，峇峇人對華人的語言或文化已經麻木了，故稱之「峇」。²⁶

jointed, or joined so as hardly to show the join. ‘tah-bā’, very well joined; very intimate and friendly...”, 必須說明的是，綜觀所有的「Holo語」辭書或字典，僅有這本記錄廈門語音的辭書對「bā」一語有此解說，且與「峇峇」相關的則另起一語“‘bā-’ : bā-bā, half-caste Chinese (from the Straits).”（而非放在原來將「bā」解為「契合」的語音下），可見在廣義的「福建話」裡，其含意為契合的「bā」語音並不普遍，與「峇峇」的關連性沒有有想像中大呢，這裡筆者且留思考空間。

²¹ 參J.D.Vaughan,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79, repr. Singapore and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2; Png Poh Seng, “The Straits Chinese in Singapore: A Case of Local Identity and Socio-Cultural Accommodation”, i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10(1), 1969, p. 96; Tan Chee Beng, *Chinese Peranakan Heritage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Kuala Lumpur: Penerbit Fajar Bakti, 1993), p. 2.

²² Png Poh Seng, “The Straits Chinese in Singapore: A Case of Local Identity and Socio-Cultural Accommodation”, i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10(1), 1969, p. 96。

²³ 據調查，新、馬等地的福建峇峇及非峇峇福建人，常愛以「阿峇」暱稱小男孩，或乾脆將孩子的名字或小名取做「大峇」（大兒子之意）或「細峇」（即小兒子）。如筆者之遠房表哥本名便叫「陳細峇」。

²⁴ 陳志明，〈第七章：海峽殖民地的華人——峇峇華人的社會與文化〉，《馬來西亞華人史》（八打靈：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1984），頁 168。

²⁵ 參見Frank A. Swettenham, *Vocabulary of the English and Malay Languages with Notes*: rev. edn 1896 (London: W. B. Wittingham & Co., 1881); Hugh Clifford and Frank A. Swettenham, *A Dictionary of the Malay Language: Malay-English, Part 2: The Letter ‘B’* (Taiping (Malaysia):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95), p.102; N. B. Dennys, *A Descriptive Dictionary of British Malaya* (London: London & China Telegraph Office, 1894), p. 2.

²⁶ 陳志明認為，這個解釋只是取現在峇峇文化的特徵，或者對峇峇華人有所偏見，不足以解釋峇峇這個名詞的來源。（參：陳志明，同註 24，頁 168；Tan Chee Beng, *The Baba of Melaka: Culture*

透過語言資料(工具書)的分析研究,針對以上說法,陳志明曾下總結認為:「baba一詞源自於中東,並經過印度引介到馬來群島。」²⁷綜觀以上說法,可以說所有的可能性都只是「知識性的猜測」。然而,排除第4項的「純粹聯想」,其他三項從語言學的角度針對其語音及同源詞所做的推論,就學術眼光看,似較為合理。這某種程度上使baba一詞在溯源上,擺脫了單方面透過「漢語」(Holo話「ba」語音與漢字「峇」等)來說明「峇峇」一詞起源種種猜測之糾纏。再說,回顧過去東南亞的歷史,雖然中國之於東南亞在地理和歷史上,關係都甚為密切,可是東南亞各地尤其在文化上印度化的廣度與深度,卻遠多於中國化,不僅在宗教藝術方面,在語文的應用上,「東南亞的好多地名人名以至好多名詞,也受了印度的影響。」²⁸這樣的史實或多或少在baba一詞的追究上,增強了「(中東)印度起源說」的說服力。

根據馬來語及英語文獻的查尋,最早上推到1810年代,baba已被用來尊稱那些在當地出生的華人²⁹,並且是馬來人最先將此「稱謂」加諸到土生華人的身上³⁰。與此同時,西爪哇當地的居民也同樣以baba來尊稱男性土生華人³¹。再檢視相關中文文獻,關於東南亞語言最早的紀錄,有中國官方指示下編寫於1403(明永樂元年)年間的《滿刺加館譯語》,內裡並沒有出現「峇」字,而此後明朝乃至清朝(約1644-1911年)之中國文獻,(就目前所見)也遍尋不著「峇」的蹤影,再追到近代的Holo語辭典,「峇」的出現則必與「峇峇」搭上關係,僅為解釋「南洋土生華人」而來。顯而易見的,用以指稱南洋「土生華人」的「峇」(ba)字,應源於南洋而非中國本土。而最遲二十世紀以前的中文文獻裡,「峇峇」一詞完全呈現空白的狀況。反觀南洋文獻上最早在19世紀已有作為名詞,並和「峇峇人」相關聯的馬來語詞Baba的出現,兩相對比,明顯的baba應先於「峇峇」出現。換言之,作為民族稱謂,Baba應為「本尊」,源於馬來語的印度轉借字,起源上與Holo話關係不大;在Baba族團已經形構多時,且被當地其他民族稱為Baba之時,「峇」字或仍在南洋這片「腹地」孕育中。而「峇峇」名詞的產生,則是作為馬來語“Baba”的中文對音,因著與南洋「土語」語音的相近性,當地華人(尤其福建人)能輕易的「造字表音」,這也側面說明了「北方話」與東南

and Identity of a Chinese Peranakan Community in Malaysia (Petaling Jaya: Pelanduk Pub., 1988), pp. 10-11; John R. Clammer, *Straits Chinese Society: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the Baba Communities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5.

²⁷ Tan Chee Beng, *The Baba of Melaka: Culture and Identity of a Chinese Peranakan Community in Malaysia* (Petaling Jaya: Pelanduk Pub., 1988), p. 13.

²⁸ 參見陳序經,《陳序經東南亞古史研究合集二卷》(上卷)(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2),頁116-173。

²⁹ 參見Munshi Abdullah bin Abdul Kadir, *Hikayat Abdullah* (Kuala Lumpur: Pustaka Antara, 1966 (1849)), p. 74.

³⁰ Hugh Clifford and Frank A. Swettenham, *A Dictionary of the Malay Language: Malay-English, Part 2: The Letter 'B'*, (Taiping (Malaysia):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95), p. 102; Tan Chee Beng, *The Baba of Melaka: Culture and Identity of a Chinese Peranakan Community in Malaysia* (Petaling Jaya: Pelanduk Pub., 1988), p. 11.

³¹ 參見Leo Suryadinata, *Pribumi Indonesions: the Chinese Minority and China* (Singapore: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new edn 1992 (1978)), p. 87.

亞「土語」的格格不入，時至今日，仍只能以「巴」表 β a音。

其次，關於“Peranakan”一詞，相關的中文資料幾乎都解釋為「僑生」、「土生」³²，如《馬來西亞華人史》：「峇峇…也自稱『伯拉奈幹』(Peranakan)；這是馬來語，意思是土生的人，Cina Peranakan即土生華人。」³³又如張木欽言：「峇峇也稱為『海峽殖民地僑生華人』…Peranakan，意為僑生」等等³⁴。然而，檢視原“Peranakan”詞，乃原馬來語“anak”(孩子)，在加上前綴“per-”及後綴“-an”而成，個人認為其中隱含「混血」的概念比「土生」意涵多。以《馬來西亞語普及詞典》(*Kamus Am Terbaru Bahasa Malaysia*)為例，Peranakan一詞的中文譯為「僑生」，馬來文卻解釋為：“keturunan anak negeri dengan orang asing”(國人與外國人所生的後代)。明顯的，若以馬來文(語)意去瞭解，Peranakan的含意是具「混血」屬性而較無「土生」意義的，例如Peranakan Cina即華族與馬來族之混血後代，Peranakan India即印度族與馬來族混血之後代等等³⁵。而早期的學者Crawford也曾形容“Pâranakan China”為「土生母親與華人的『混血種族』，和原來的中國人有點不同」³⁶。顯然，稱Peranakan Cina為「土生華人」似有待商榷。然則，人們淺詞用字的意涵往往會隨著時空背景不同而改變的，要解釋「混血」與「土生」的困擾，德國學者Jürgen Rudolph為此詞做了很好的註腳，他認為原意僅指子宮的Peranakan，被早期的馬來人用以稱呼當地出生的華人，以暗示他們民族來源之混雜。只有到了十九世紀下半葉，Peranakan一詞才真正與「土生」掛勾，而這裡所謂的「本土」，即指整個馬來亞半島(尤其海峽殖民地)而言³⁷。可以說，「本土」意義的賦予，是隨著往後「新客」(Singkek)的到來而產生的³⁸。

³² 「僑生」為「僑居地出生」之意，有別於二十世紀50年代後中台兩岸一般概念中的「歸國華僑學生」。同時，此處所指「土生」，即可望文而生「本土出生」之意，而非後來應用在「峇峇」等混血兒身上，因稱謂(通常是他稱)而出現約定俗成的「混血」意涵，如早期台灣便有「土生仔(囡)」一詞，用以指涉那些在台灣(本土/當地)出生的漢人與平埔族之混血後代。

³³ 林水椽、駱靜山主編《馬來西亞華人史》(八打靈：馬來西亞留台聯合總會，1984)，頁168。

³⁴ 張木欽著《荷蘭街口夕陽斜——峇峇：一次文化統合的奇異經驗》(吉隆坡：大將事業社，2000)，頁27。

³⁵ 參陳達生、鍾松發、陳亞良、張瑞發編，《Kamus Am Terbaru Bahasa Malaysia》(吉隆坡：普及出版社，1997)，頁31。關於Peranakan一詞，筆者也曾翻查過其他馬來語字典，其中的解釋皆大同小異，語意皆不出本文所引之解釋。

³⁶ 原文：“mixed race..., Chinese by native mothers..., a race of quadroons, and almost of creoles..., differing little from the original Chinese”，引自John Crawford, *A Descriptive Dictionary of the Indian Island & Adjacent Countries* (London: Bradbury & Evans, 1856, repr.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96.

³⁷ Jürgen Rudolph, *Reconstructing identitie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Babas in Singapore* (Aldershot: Ashgate Pub. Ltd., 1998), p. 42.

³⁸ 有學者認為，新客([Cina] Singkek，在印尼則稱[Cina]Totok，Totok為爪哇語，即純的意思。)包括「最早來此落戶的華人」，「土生華人是新客華人的後裔……不過不是所有新客華人都比土生華人更早在此落戶；凡是非土生土長的外來華人，包括那些比土生華人的存在還要遲的後來者，都是屬於新客身份。」(參楊貴誼，〈新客華人克服語文難題之妙方〉，載於《資料與研究》第27期(吉隆坡：華社資料研究中心，1997)，頁39。)若單純根據其語意解釋，此說法正切中其意。然而，一個「新詞」，尤其民族稱謂的出現，必有其客觀的時空背景因素與主觀的指涉對象，根據史料的分析，「Singkek」(或Singkeh)一詞真正的出現，至少要遲至十九世紀，即當「峇峇族團」已經形成，且作為峇峇人「他稱」(Singkek)對象的「非峇峇華人」大量從中國移入，「兩族」生活文化形成強烈對比的時候。因此，為貼近其主客觀的歷史背景，本文所指的「新客」，乃指

至於“Straits Chinese”與“Straits-born Chinese”兩詞，則是英國統治海峽殖民地期間的產物，用以指稱當地的華族。從客觀的歷史層面看，許多學者甚至峇峇自己皆認為，海峽華人中有些是中國出生後南來取得英國國籍的華人，因此，Straits Chinese(海峽華人)與Straits-born Chinese(海峽土生華人)之間應有技術上的區別，即認為所有海峽出生的華人皆為「海峽華人」，但「海峽華人」卻不僅僅只有「海峽土生華人」，也包括其他「非海峽出生」的華人³⁹。必須說明的是，對於民族稱謂的觀察，除了檢視名稱存在的客觀環境外，也不應忽略該稱謂應用上的「主觀意識」呈現。事實上，早在1852年Straits Chinese一詞在文獻上出現以後，Straits Chinese的定義在當時英國殖民地住民的認知上，即等同於Straits-born Chinese。只有隨後社會客觀環境的改變，該詞才漸漸與社會地位較高、富裕及土生華族婦女的娶得掛勾。隨著海峽殖民地的瓦解，該稱謂雖有被誤讀的情況，不過其指稱的對象仍然是「峇峇」。有別於現今一般人的認知，Straits-born Chinese事實上只是Straits Chinese的延伸，而其指涉的對象始終不變⁴⁰。

接下來探及“Nyonya”（或稱 Nonya）一詞，中文音譯為「娘惹」，在廣義的馬來語（包括印尼語及馬來西亞語）裡，指「夫人」之意。至於未婚的女性，則稱為“Nona”。有見於「峇峇女性」取名喜用「娘」字，如金娘、惠娘等，加上福建人常把Nyonya喚成“niu-hia”，有人認為，這字為福建話“nio-nio”（娘娘）的變音⁴¹。不過，一般則認為Nyonya一詞非華人原創，其字源反而與葡萄牙語中「祖母」一詞有較大關聯⁴²。與Baba最初為尊稱的命運相同，Nyonya最早是被馬來人用來尊稱哪些非馬來人（尤其華族）婦女的雅語。峇峇社會裡，「Nyonya」一詞除用以稱謂本族婦女外，也經常用在Eurasian(葡裔混血)與Chetty(印裔混血)婦女的身上⁴³。

最後，回到「峇峇」與「娘惹」的定義上。狹義的峇峇專指男性成員而言，

「新進中國移民」（陳志明，〈馬來西亞華人的認同〉，載《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第20卷第4期，1998；陳志明，〈華裔族群：語言、國籍與認同〉，載《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第21卷第4期，1999。），則不包括「土生華人」出現前「來此落戶的華人」。

³⁹ 參見陳志明撰，「馬來西亞峇峇」詞條，華僑華人百科全書·社區民俗卷編輯委員會，《華僑華人百科全書·社區民俗卷》（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9，頁233）。另見John R. Clammer, “Babas: The real question is still unanswered”, *The Sunday Nation*, 19 August, 1980; Felix Chia, “Not all Straits-born Chinese are Babas”, *The Sunday Nation*, 5 August, 1979 等文章。

⁴⁰ 近代不管是在學界當中甚至是峇峇人自己，在定義時往往出現一種嚴格區分「『海峽出生』（Straits-born）與『海峽』（Straits）」華人(Chinese)的趨勢。有見於此，德國學者Jürgen Rudolph透過文獻比對和實際歷史背景的參照，認為有必要強調兩者「形異而意同」之因果關係。（參見Jürgen Rudolph, *Reconstructing identitie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Babas in Singapore* (Aldershot: Ashgate Pub. Ltd., 1998), p. 44.）

⁴¹ Maurice Freedman, *Chinese Family and Marriage in Singapore*, Colonial Research Studies No. 20, (London: HMSO, repr. 1970(1957)); Low Ngiong Ing, *Chinese Jetsam on a Tropic Shore* (Singapore 1974, repr. in *Recollections*, Singapore, 1983), p. 81; 張木欽，《荷蘭街口夕陽斜——峇峇：一次文化統合的奇異經驗》（吉隆坡：大將事業社，2000），頁33。

⁴² Khoo Joo Ee, “The Romance of Nyonya”, in *Pulau Pinang*, vol. 2 (6), 1990, p. 17.

⁴³ Tan Chee Beng, *The Baba of Melaka: Culture and Identity of a Chinese Peranakan Community in Malaysia* (Petaling Jaya: Pelanduk Pub., 1988), p. 13; William Gwee Thian Hock, *A Nonya Mosaic: My Mother's Childhood* (Singapore: Times Book International, 1985), p. 90.

女性峇峇一般稱作「娘惹」。而廣義的峇峇，則包括了峇峇（男性）以及娘惹（女性）。他們可說是馬來群島（尤其海峽殖民地）歷史上早期漢族移民與當地馬來族婦女通婚後所繁衍的後代⁴⁴，其後這些「混血兒」之間也相互嫁娶，甚至在 19 世紀與大量從中國湧入的新移民通婚，生兒育女，憑著其混雜的文化型態，逐漸在華人中形成一個特殊的民族集團。

峇峇的文化淵源來自漢文化（此指廣義的漢人包括 Holo 人、潮洲人、客家人等之文化）與原住民文化（以馬來民族文化為主，但伊斯蘭文化除外）之融合，之後由於西方殖民的結果，也注入了一定西方文化元素。他們最大的特徵，是講一種「閩南方言」與馬來語相混雜的「峇峇馬來語」（詳見第一章）。在飲食習慣及服飾上，峇峇人深受當地原住民文化影響，例如在飲食上峇峇人好吃辣食、進餐時多用手抓飯、娘惹烹調善用當地食材（椰子、糯米等）及香料調味，早期許多娘惹們也喜歡嚼檳榔榔葉；而服飾的馬來化，主要展現在峇峇女性的穿著打扮上，娘惹的傳統服飾主要是由紗龍（Sarong, 下襪圍裙）及短 Kebaya（短）或 baju panjang（長）上衣組合而成，一般 Kebaya 衣會搭配三到五個稱為 Kerongsang 的美麗胸（扣）針或雕工精細的錫製腰帶，另外頭上會盤著螺形髮髻插上金釵，腳上則踩住精緻的珠鞋或金線鞋，而男性衣著早期偏中式，晚期則漸改穿西服。然而在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上，峇峇卻仍然秉持傳統的中國文化習俗，換句話說，峇峇的涵化模式是「講媽媽的話，過爸爸的生活」。（見圖 I、圖 II）

由於其所處環境文化的多元以及社會政治背景的變遷，造成「峇峇」在界定上，常出現「各說各話」的窘境。若就峇峇本身的歷史變遷看，約從 19 世紀下半葉到 1950 年代，文獻資料中的「峇峇」（Baba）、「土生（華人）」（Peranakan）和「海峽（土生）華人」（Straits-(born) Chinese）等用詞的含意是等同的，並以下列條件界定：

1. 在海峽殖民地出生。
2. 自認為是「華裔英國子民」。
3. 個人主要繼承父方（華人）的文化傳統與民族特質，同時也受當地住民的生活習慣影響。

Jürgen Rudolph 認為，這段時期的「峇峇」在界定上是「合法性」及「政治性」多於「文化性」的。只有到了戰後，隨著其政治地位合理性的逐漸消退，公眾對於「峇峇」的界定方始由政治性轉向「文化元素」⁴⁵。總之，即便是透過史料檢視去定義「峇峇」，文獻的參考不應侷限在當地的報章雜誌、英國人的遊記或學術研究，也應顧及 1970 年代以前峇峇人本身的出版品，惟有對他們本身的歷史演變有全面的掌握，「峇峇」的意義，甚至與其他相關名詞的關係，才有辦法釐清。

可以想見，這群人最早是以「峇峇」作為指涉對象，直到 19 世紀末 20 世紀

⁴⁴ 此指廣義的「馬來人」而言，包括東南亞所有講南島語系馬來語的民族，如：馬來人、爪哇人、巽他人、馬都拉人及峇厘人等。

⁴⁵ Rudolph, Jürgen, *Reconstructing identitie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Babas in Singapore* (Aldershot: Ashgate Pub. Ltd., 1998), p. 67.

初所謂「新客」從中國大量南移，他們開始察覺自身的「異質性」而自稱 Peranakan（即混血也土生的人），以作區隔。而隨著英國殖民政府將其主要聚居地劃為「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加上西方文化的影響，許多在西方教育成長下的「峇峇」開始將英人的他稱：Straits Chinese、Straits-born Chinese 轉為自稱，而此詞不僅具有「居住區域」的界線，也隱含了當時這群人在社會階級上的「優質」觀念。另外，就 Peranakan 一詞而言，其「混血」條件雖可區別於其他「純種」華人（作為中國南移各族：Holo，客家，潮洲，廣府人的統稱）或馬來民族等，然此道防線卻無法提防相同地區出現的其他混血族群（如土著混印度血統的 Chetty，歐亞混血的 Eurasian（馬來文稱 Serani）的混淆（當然這問題又可以隨後附加 Cina、India 等詞來劃清界限）。而隨著「新客」第二、三代「土生」情況的逐漸增加，「土生」一詞開始出現了模糊地帶。而「海峽華人」一詞，源自與該族住處相重疊的行政區域之劃分，然而隨著主權的轉移，該行政區域的瓦解，「峇峇」人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扮演的「中間人」角色逐漸失勢，「海峽華人」一詞已成了「歷史」名詞，由此可見，現在用「海峽華人」等詞指稱這群人，已不合時宜，而用「土生華人」（Peranakan）一詞，也有點「焦點模糊」。然而，我們卻無法否認「峇峇」一族在新馬社會至今仍「客觀存在」的事實，且由始至終，「峇峇」此一俗稱也緊緊跟隨。若說「baba」一詞涵融了一些馬來與印度文化交雜的色彩，則中文音譯「峇峇」一詞的出現，則絕對是漢人（尤其 Holo 人）在南洋文化圈落地生根的展現。當然，這也就是本文因何以「峇峇」為題（而不取用他名）的真意。

總而言之，本文的「峇峇」，指的是混有華巫血統、以峇峇馬來語為母語（≠第一語言）、歷史上主要以馬六甲、新加坡及檳城為聚居地，且文化上華巫兼容的土生華人。而這群人所生產出來的文學，就是本論文主要的研究對象。

三、環繞主題相關的研究概況

以峇峇為對象的研究，其涵蓋的範圍相當廣泛，其中包括有針對峇峇的社會組織、認同（意識）變遷、物質文化、信仰習俗、語言文學及區域性特徵所做的研究。為配合主題，這裡筆者將只著重回顧與峇峇的語言及文學相關的論著，其他則不贅述，待將來有機會再另起專題全面探討。

表 I：峇峇的語言與文學研究

序號	作者	書 / 篇名	出版項（詳見參考書目）
I-1	Chia Cheng Sit	“The Language of Babas”	Singapore, 1899.
I-2	W.G. Shellabear	“Baba Mala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nguage of the Straits Born Chinese”	Singapore, 1913.
I-3	Ooi Diana	<i>A Study of the English Speaking Chinese of Penang, 1900-1941</i>	Kuala Lumpur, 1967.
I-4	Tan Chee Beng	“Baba Malay Dialect”	Kuala Lumpur, 1980.
I-5	Lim Soony	<i>Baba Malay: The Language of the “Straits-born” Chinese</i>	Victoria(Australia), 1981.
I-6	Oong Hak Ching	“Bahasa Melayu Peranakan dan Perkembangan	Bangi, 1982

		Penggunaannya dalam Masyarakat Cina Peranakan Sebelum Perang Dunia Kedua”	
I-7	Chia, Felix	<i>Ala sayang!</i>	Singapore, 1983
I-8	Anne Geok-In Sim Pakir	<i>A linguistic investigation of baba malay</i>	Honolulu(Hawaii), 1986.
I-9	William Gwee Thian Hock	<i>Mas sepuluh : Baba conversational gems</i>	Singapore, 1993.
I-10	云惟利	〈第十章 峇峇話〉(收入《新加坡社會和語言》)	新加坡, 1996
I-11	Elzbieta A. Thurgood	<i>A Description of Nineteenth Century Baba Malay: A Malay Variety Influenced by Language Shift</i>	Honolulu(Hawaii), 1998
I-12	Jürgen Rudolph	<i>Reconstructing identitie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Babas in Singapore.</i>	Singapore, 1998.
I-13	Ding Choo Ming	“Timbul Tenggelamnya Bahasa Cina Baba”	Kuala Lumpur, 2001
I-14	Claudine Salmon	“Writings in Romanized Malay by the Chinese of Malaya: A Preliminary Inquiry.”	Paris, 1977.
I-15	John R. Clammer	“Straits Chinese Literature” (in <i>Straits Chinese society :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the baba communities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i>)	Singapore , 1980 .
I-16	Tan Chee Beng	“Baba Chinese Publication in Romanized Malay”	Tokyo, 1981.
I-17	Teo Lay Teen	<i>A Study of the Malay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opular Fiction by the 6. Baba Chinese –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Khian Leong Koon Yew Kang Lam</i>	Kuala Lumpur, 1981.
I-18	Tan Chee Beng	“Mengenal Sebuah Pantun Baba and Perkahwinan Dulu-kala Orang Cina.”	Kuala Lumpur, 1982.
I-19	梅井	〈峇峇翻譯文學與曾錦文〉	新加坡 : 1983
I-20	梁元生	〈李清輝與《東遊紀略》:百年前一個新加坡人訪問中國的紀錄〉	新加坡, 1984
I-21	莊欽永	〈《越南遊紀》:現存新馬最早的華文文學創作單行本〉	新加坡, 1984
I-22	Shirley Lim Geok-Lim	“The Peranakan Tradition in English-language Writing from Malaysia and Singapore.”	Manila, 1985
I-23	Thomas, Phillip Lee	<i>Like tigers around a piece of meat : the baba style of dondang sayang</i>	Singapore, 1986
I-24	辜美高	〈《聊齋志異》故事的華裔僑生馬來文譯文〉	香港, 1986
I-25	Anne Pakir	“Peranakans In Plays: Cultural Record or Compelling Drama”	Singapore, 1991.
I-26	Claudine Salmon	“Na Tian Piet Et Sa Vision Du Monde Malais Dans Les Annes 1890”	Paris, 1992
I-27	楊貴誼	〈土生華人與馬來文〉	Kuala Lumpur, 1992
I-28	Tan Sooi Beng	<i>Bangsawan : a social and stylistic history of popular Malay opera</i>	Singapore, 1993
I-29	葉鐘鈴	〈陳省堂:新加坡第一位海峽出生的華文作家〉	新加坡, 1994
I-30	T. Wignesan	“Sha’er of the late Sultan Abu Bakar”	Paris, 1994
I-31	楊貴誼	〈峇峇翻譯文學系列之一:西化土生華人與馬來文〉	Kuala Lumpur, 1995
I-32	楊貴誼	〈峇峇翻譯文學系列之二:馬來文版的中國古典文學作品〉	Kuala Lumpur, 1995
I-33	楊貴誼	〈峇峇翻譯文學系列之三:土生華人馬來文翻譯先驅——曾錦文〉	Kuala Lumpur, 1996
I-34	楊貴誼	〈峇峇翻譯文學系列之四:曾錦文的光輝譯作——《三國》、《宋江》、《西遊》〉	Kuala Lumpur, 1996
I-35	楊貴誼	〈峇峇翻譯文學系列之五:袁永成——土生華人翻譯文學殿後功臣〉	Kuala Lumpur, 1996
I-36	楊貴誼	〈峇峇翻譯文學系列之六:西化土生華人收藏家峇峇魏天福及其《足金》〉	Kuala Lumpur, 1996
I-37	楊貴誼	〈峇峇翻譯文學系列之十:西化土生華人編寫的《英·馬·華詞匯錄》〉	Kuala Lumpur,1996
I-38	Robert Yeo	“Romance and Realism: Baba Plays of the Eighties”	Singapore, 1996
I-39	James M. Amend	<i>Negotiation of Identity as Theme and Variation: The Musical Art of Dondang Sayang in Melaka, Malaysia.</i>	Florida, 1998.

I-40	莫嘉麗	〈「種族、環境、時代」：中國通俗文學在東南亞土生華人的傳播的重要因素〉	廣東，1999
I-41	張錦忠	〈跨越半島，遠離群島：論林玉玲及其英文書寫的漂泊與回返〉	高雄，1999
I-42	張瓊惠	〈林玉玲的多重身分與華人的多重屬性：後現代的《奧賽德》〉	台北，2001
I-43	楊貴誼	〈華馬譯介與民族文化的溝通〉	新加坡，2001
I-44	Yoong Suan Kui	<i>A bibliographic survey on baba literature focus on Chinese literary translated works into Baba Malay.</i>	Kuala Lumpur, 2001.
I-45	Tan Chee Beng	<i>Baba Malay Poetry Publications and Babas' Contribution to Malay Wolrd Studies</i>	Kuala Lumpur, 2002.
I-46	Mohammad A. Quayum	“Nation, Gender, Identity: Shirley Geok-Lin Lim’s <i>Joss and Gold</i> ”	Kuala Lumpur, 2002
I-47	莊華興	〈遺失的鏈結：海峽華人的峇峇馬來文創作〉	吉隆坡，2003
I-48	馮品佳	〈漂泊離散中的華裔馬來西亞英文書寫：林玉玲的《馨香與金箔》〉	新竹，2003

表I所列書目為筆者目前收集所得有關峇峇的語言與文學的研究概況，一共48項資料，研究或談論峇峇語言的有13項（I-1到I-13），時間縱深從1899年到2001年，而文學相關的研究則有35項（I-14到I-48），從量上看似比語言的研究豐厚，但實質上這其中大都屬主題式蜻蜓點水的概論性文章，整體而言，不如語言的研究來得深刻全面，並且其探討開端足足比第一篇語言相關的文章遲了七八年。儘管如此，針對峇峇文學的研究確有後起直追的勇態，尤其跨入21世紀，從2001年到2003年，平均每年都有2到3篇有關峇峇文學的評談，而語言除了2001年陳祖明（Ding Choo Ming）以馬來文寫過一篇〈峇峇華人語言的浮沈〉（“Timbul Tenggelamnya Bahasa Cina Baba”），就沒有其他相關文章出現了。

就峇峇的語言研究而言，1915年W.G. Shellabear的“Baba Mala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nguauge of the Straits Born Chinese”（I-2）可謂「開山之作」，無疑的開創了往後相關的研究道路，這篇文章主要幫助讀者釐清了峇峇馬來語之於標準馬來語的區別。之後1967年有一篇探討檳城華人英語使用的文章（I-3），其中也觸及檳城峇峇的問題。而與峇峇馬來文相關的文章，則要等到1980年才陸續出現。Tan Chee Beng一文（I-4）指出了峇峇語言與漢系民族語言（尤其福建話）和馬來語之相關性，並創出特有的拼音及書寫方式，作者且稱此語言為「峇峇馬來語」（Baba Malay），而其他文章之見解亦與此文相近，然而其中較值得注意的為幾篇研究論文（I-5, I-8和I-11），皆嘗試透過語言學的研究方法，剖析出「峇峇馬來語」在語言系譜上的位階。I-9為新加坡峇峇魏添福（William Gwee）的創舉，是一本收集峇峇馬來語詞彙的工具書。而云惟莉的文章（I-10）則是目前僅見用漢語書寫，從比較語言學的角度探討峇峇語言的文章，另外I-6及I-13則為兩篇以馬來文介紹峇峇語言發展變遷的文章。值得注意的還有德國學者Jürgen Rudolph在新加坡撰寫的論文*Reconstructing identitie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Babas in Singapore*，該論文內有一章專門探討新加坡峇峇的語言問題，作者引用了大量的史料跟峇峇的訪談（內部觀點）反覆思考，對新加坡峇峇語言使用的歷史發展有頗為全面的建構。

另外，在峇峇文學研究上，Claudine Salmon之著述和峇峇翻譯作品的目錄編寫(I-14)，開啓了相關學界對「峇峇翻譯作品」的注意力，該文最先以法文發表於巴黎，同年(1977)也以英文在馬來西亞發表，之後1989年也被譯成中文收入作者自編，於北京出版的《中國傳統小說在亞洲》；1980年，John R. Clammer(I-15)從社會人類學的角度，提出了研究海峽華人文學的可行性及重要性，接續1981年，則出現了另兩項研究成果：其中一項是Tan Chee Beng之論著(I-16)，該文詳細的介紹了歷來新馬一帶曾經出版過的峇峇文學作品和創辦的刊物，另一項則是Teo Lay Teen之論文(I-17)，其研究主要以峇峇馬來文譯本*Khian Leong Yew Kang Lam*(即《乾隆游江南》)作為研究對象，企圖透過譯者與原文在表現手法(如馬來用語、借詞與語法術語等)上的比較分析，以找出馬來譯本之特色所在。同樣進行原文本與馬來語翻譯本進行比較分析的還有新加坡學者辜美高的〈《聊齋志異》故事的華裔僑生馬來文譯文〉(I-24)。就以上資料收集所得，相關的中文論著，目前就屬楊貴誼所發表的峇峇翻譯文學系列文章(I-27, I-31~I-37, I-43)最為全面，不僅介紹了翻譯文學，且兼及了少數的峇峇創作作品及辭典編撰工作。其他與中國通俗小說峇峇馬來語翻譯相關的文章還有梅井(I-19)和莫嘉麗(I-40)的文章，以及Yoong Suan Kui以新馬五大圖書館(馬來亞大學圖書館、馬來西亞國家出版局圖書館、馬來西亞國家圖書館、馬來西亞理科學大學圖書館、新加坡國家圖書館和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的收藏為主進行統計分析的論文(I-40)。另外關於峇峇的馬來語創作文學研究，則主要集中在詩歌類的探討上，如I-18、I-23、I-26、I-30及I-39等文。而Anne Pakir(I-25)、Tan Sooi Beng(I-28)及Robert Yeo(I-38)等人則對峇峇在戲劇方面的表現做了一些開發性的研究。另外，也有兼顧峇峇馬來文創作與翻譯文學探討的，如莊華興的〈遺失的鏈結：海峽華人的峇峇馬來文創作〉(I-47)。

1980年代開始，梁元生(I-20)、莊欽永(I-21)和葉鐘鈴(I-29)、林玉玲(I-22)、張錦忠(I-41)、張瓊惠(I-42)、Mohammad A. Quayum(I-46)及馮品佳(I-48)等人的文章陸續發表，為我們打開了一道通往峇峇漢語及英語文學世界的窗門。當然這其中兩位外國(台灣)學者，或許因為對峇峇瞭解不多，僅能從新馬「華裔」的角度切入分析，卻不失為一種提供多元思考的「外部觀點」。關於新馬英語文學的探討，近幾年無論是國內或國外，都有不少研究成果冒現，其中必然也會碰觸到好幾位非常出色的峇峇英語作家，可惜這類探討(峇峇的)焦點模糊、也稍嫌零散，因此，這一部份的研究仍有待深耕。

必須強調的是，無論是質或量上，印尼土生華人(馬來語)文學在Claudine Salmon、Leo Suryadinata(廖建裕)、John B. Kwee(郭約翰)及一些荷蘭、印尼學者的長期深耕下，已有非常豐碩的成果；與之比較，新馬峇峇(馬來語)文學的研究仍非常不足，而這樣的缺憾也往往被一些學者斷章取義，比照印尼土生華人的文學成就撰述另一個歷史空間下的峇峇文學，導致許多「印尼土生華人(馬來語)文學史=新馬峇峇(馬來語)文學史」的刻板印象。因此，在繼承前人的研究心血的同時，要怎麼在往後的研究路上擺脫這些亂象，也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四、研究方法與架構

本論文主要的研究方法是以資料收集、文獻的解讀分析（法）為主，並輔以實際的田調訪查。

首先，資料收集的範圍主要在新馬峇峇的文學作品上，由於是站在「民族文學」的角度出發，作品的考核條件主要是以作者族屬、語言及文學的題材內容出發，尤以前兩者為重要條件。此外，文學作為民族文化的產物，在竭盡所能蒐集峇峇文學作品的同時，筆者也不忘研讀與峇峇社會文化相關的文獻及研究成果，要徹底瞭解一個「民族」的文學，可以說兩者缺一不可。因此本研究基本上是從峇峇社會文化（相關資料文物）與文學作品雙線出發，從民族文學和民族學的視野下手去剖析作品與其產生的時代背景，然後試著探觸該文學所反映出的文化意涵。

與此同時，透過實際的田野探訪接觸，筆者也於此過程中不斷探求峇峇民族社會和文化精神之發生——諸如民族的歷史變遷、與異民族文化之交流和融合，認同邊界的伸縮等等議題，進而思考峇峇文學因何發生、如何發生、又如何繼存等等；筆者企圖藉此工作，求得其系統性的社會和文化發展理路，進而在此社會文化架構之中探求該文學之民族特色及演變脈絡。另一方面，在論述的過程上，也嘗試探討其時代背景對於作者和文本的影響，再由以上種種問題之研究條析出「峇峇文學」對於其時代背景的回應。將「峇峇文學」和馬來民族與華族的文學、史學以及語言之相關性及影響作一研究和分析。

除緒論與結論外，本論文共分五章。緒論中介紹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對象與相關名詞的界定、峇峇語言文學的研究概況、研究方法與主體架構。步入正文，第一章筆者嘗試從的文學表達工具——語言入手，釐清峇峇的語言使用狀況，分別從最重要的母語——峇峇馬來語和峇峇福建話，次而是「父語」福建話、再到外來語英語和華語著手，以期從多元而複雜的歷史情境中，為峇峇的語言使用抽釋出一條較為清楚的線路，也惟有這樣，由語言文字所衍生的峇峇文學，其整體輪廓才會更顯分明，而不致被紛亂的語言更替所干擾，模糊了視線。第二章到第四章為本論文研究的核心——峇峇的文學，延續第一章語言使用從重要到次要性的編排方式，第二章先言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分四小節循序漸進的介紹峇峇馬來文報刊雜誌的出版概況、峇峇馬來語翻譯的發展、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的展演形式、最後插入第四小節，談談與中國通俗文學峇峇馬來文翻譯有連帶關係的宮廟籤詩翻譯。接著進入第三章，著重探討峇峇馬來語創作文學，無可否認，若就散文體作品比較，峇峇馬來語的書面創作確實寥寥可數。也因此，長久以來，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由於書面作品數量上的優勢，加上有心者對「中國文化影響論」的吹捧，一直是眾人注目的焦點。反觀早期大多數峇峇掌握自如，能信手吟唱的峇峇馬來語詩歌，由於傳統上多屬口頭創作，較少以書面語呈現，加上客觀環境的改變導致傳唱斷線，在後世的研究裡，關於峇峇馬來文的詩歌創

作這部分也一直沒有人深入探觸。峇峇馬來語的詩歌體裁源自馬來古典文學的班頓（Pantun）及莎雅爾（Syair）體，因此相較於中國通俗小說翻譯作品，他更具有馬來色彩，更能凸顯峇峇被馬來文化涵化的事實，此外，從目前能收集到的作品看，如果這些詩歌當初能被書寫下來，其數量絕對遠遠超過翻譯作品。因此第三章主要是針對筆者這四年來所收集到的峇峇馬來語詩歌作品進行統整分析，以反駁峇峇文學只有「翻譯作品」沒有「創作文學」的質疑。

接著進入第四章，分別介紹峇峇的漢語文學及英語文學，把這兩個語言的文學列入本論文與峇峇馬來語文學並行探討，主要是要嘗試顛覆傳統上認為峇峇文學等於峇峇馬來語文學的認知。事實上以峇峇馬來語作為峇峇母語（或「族語」）的地位，峇峇馬來語文學之於峇峇文學的重要性是不容撼動的，但若從「人」（民族）的角度檢視，在肯定其作為民族文學的重要表徵的同時，以峇峇文化發展上語言使用的多元看，我們似乎也不應抹殺峇峇人當中有用其他語言書寫文學的事實存在。我們知道，在峇峇社會的涵化進程中，這幾個語言一直是相互消磨、卻又相互為用的，同樣的，峇峇的文學也擺脫不了語言的糾纏，英語甚或漢語文學雖只是冰山一角，但要對峇峇文學有個全面的掌握，這兩個角絕對缺一不可。因此，第四章主要是承前三章語言使用多元的文路，對峇峇的文學書寫歷程中隱藏多時的漢語文學及英語文學做一個概觀介紹，此可視為是對核心峇峇馬來語文學發展的一個補充瞭解。

在完成對峇峇各系語言文學的探討後，第五章筆者嘗試把峇峇文學擺在民族文學的位階上，與其他文學例如：（第一節）印尼土生華人文學、（第二節）馬來文學和（第三節）馬（新）華文學進行比較分析，並從中為妾身未明的峇峇文學在「國家文學」的框架中尋找可能的定位與價值。

最後結論將重新回顧論文全文的思考脈絡，輔以民族文學三條件去檢視前述各篇章介紹的峇峇文學作為「民族文學」的契合或可行性（非單指文本存在的必要性和文學性問題），並在各系語言文學的比較分析中，檢討峇峇文學對於峇峇社會文化發展的回應及影響，尤其在峇峇人精神意識的轉變與認同困境上，峇峇文學是否能相對的反映出他們從涵化回到涵化進程中的「游離」心境呢？

圖 I :善用南洋食材烹調的娘惹佳餚



田調資料：黃慧敏，攝於 2003/11/03，新加坡 Chilli Padi 娘惹餐館。

圖 II：現今簡樸的娘惹服飾（右），有別於早期的華麗裝扮



田調資料：黃慧敏，攝於 2003/02/15，馬六甲雞場街。

第一章 峇峇的語言使用

要瞭解峇峇人的語言使用狀況，或許我們可先從一位 1920 年代曾到過南洋的中國作家梁紹文的遊記內容，得到一些印象¹，例如在第 68 篇〈馬來化的中國人〉一文中，作者便敘及他到馬六甲後，在當地的華人朋友沈鴻柏的帶領下，拜訪了荷蘭街峇峇陳思福的住家，據思福介紹：

他的遠祖來到馬六甲，至他本身已經是八代了，以年數來算，最少也有四百多年；他原籍是福建人，但是現在連**福建話**也說不出來，平日在家裡所講的是**馬來話**，在社交所用的是**英語**。禎祿和他都是一樣！最怕的是講中國話；還有那生意來往的中國字他不但不用他，連見面也怕見得。…²

之後再到街坊陳禎祿家參加喜宴，席間：

我同席的幾個人除了沈鴻柏外，都不會講中國話，他們自己嘍哩咕嚕的都是馬來話；我有時間他們一句，他們就答一句英國話。³

另外在第 69 篇〈辛苦了曾江水〉一文中，作者敘述道：

曾江水雖然在馬六甲八九代了，但他仍能講些福建話，較之禎祿思福半句中國話都不會說的，這未嘗不是『彼善於此』呢？……沈鴻柏和他用福建話嘍咕了一會……可惜我一句福建話都講不出，他亦半句普通話都聽不著！大家相對無言……⁴

從作者旅遊的時間（1920 年代）來看，這時候正接近峇峇社會文化發展最精粹完整的全盛期⁵，因此，這幾段旅遊記錄，便適切的為我們勾勒出一副正統（true-blue）峇峇人的語用表形圖：即峇峇在家庭用語及民族語言是峇峇馬來語，在社交場合及對外則多用英語；至於漢語，除了少數仍會講傳自父系的福建話外，會講外來語「普通話」及看得懂漢字的峇峇人，在新、馬獨立以前，不能說完全沒有（詳見本章第二、四節），卻也是非常罕見。

當然，從作者的敘述看來，其遊記是充滿「異國情調」的⁶，以上圖像雖與

¹ 詳見梁紹文，《南洋旅行漫記》（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關於作者的旅遊年代，在第一篇〈海上生活的第一次〉中便有提及：「我動身的時候，是一九二〇年的春天。」回程的時間則不詳。但是，細讀本書便可以知道，這是一次漫長而有深度的旅遊，從當時為英國殖民地的新加坡、馬來半島及緬甸，到荷屬的印度尼西亞，作者的足跡幾乎踏遍了大半個東南亞。該書主要抒發作者對沿途風土民情的所見所感，尤其對當地華社的生活狀況，著墨頗多，為二十世紀初期華人在東南亞的發展留下了「即時」的記錄。

² 引自梁紹文，《南洋旅行漫記》（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頁 146。禎祿，即指敦陳禎祿（Tun Tan Cheng Lock, 1883-1960），出身於顯赫的馬六甲峇峇世家，為馬來西亞華人的最大政黨，馬來西亞華人公會（簡稱馬華公會）第一任總會長，也是馬來(西)亞建國過程中的國家領袖之一。

³ 同上，頁 148。

⁴ 同上，頁 149-150。

⁵ 從筆者與峇峇人的接觸經驗來看，峇峇一般都認為，1830s~1930s之間的歲月，是他們社會文化發展的「黃金年代」，而一般研究者的看法也與這相去不遠。

⁶ 例如作者敘述在酒宴上與自以為是自己「同胞」的峇峇們同座，但在語言及飲食習慣等文化展演上兩者卻始終顯得格格不入，作者還稱他們是馬來化的「中國人」，但事實上當時的峇峇大都自認是本土之子（Sons of the Soil）或大英子民（或英皇華人，King's Chinese）。又如該作者會認為，峇峇曾江水會操少許福建話，較之那些只會講馬來話的峇峇，是「彼善於此」。（詳見梁紹文，同上，頁 148-150）可以說，作者的行文是「異族視界」的產物。

峇峇人當時的實際語用情形相去不遠，我們卻不能僅此拍板定案，畢竟我們無法排除許多客觀因素會為現實帶來變革的事實，況且峇峇內部也因各人與異文化之間的「親疏關係」而有不同的語用經驗及民族體認。因此，以上情形只是一個「歷史橫斷面」的寫照，要真正瞭解峇峇的語言使用情形，我們也必須從峇峇所處的歷史發展背景去看，其輪廓才會更清楚。以下我們便逐步來瞭解幾個峇峇的主要語用經歷。

第一節 峇峇馬來語

峇峇人的母語 (mother tongue) 或內部交流語言，就是峇峇馬來語 (Baba Malay)，這是研究者給予的稱謂，而峇峇人自己也都認可⁷。因此，可以說，峇峇馬來語是在界定峇峇時的最主要特徵⁸，在早期，它更是用來區別土生「峇峇」華人與新近移入的「新客」華人的重要依據，即便到了現代，一些不明就裡的華族中心主義者仍會因他們以 (峇峇) 馬來語而不是漢語為日常用語而戲稱他們是“OCBC” (Orang Cina bukan Cina，即不是華人的華人)。⁹

據了解，Baba Malay 一詞最早由英國學者 Rev. W. G. Shellabear 提出，在他於 1913 年發表的一篇相關文章中，便已明確的表示：

Malay as it is spoken by the Malay-speaking Chinese...is quite a distinct dialect, the prevailing characteristic of which is its tendency to follow the Chinese rather than the Malay idiom. It is true that the number of Chinese words which have become assimilated with this dialect is not very large, and that many words have been borrowed from English, Portuguese, Dutch and Tamil, and from other neighboring tongues, but it is rightly called 'Baba Malay', for it is largely the creation of the Baba Chinese, and it is their mother tongue so that it

⁷ 峇峇馬來語 (Baba Malay) 算是較公認的用法。可是，在峇峇生活圈子裡，他們也會管自己的話語為“chakap Melayu”(講馬來話)、“chakap Peranakan”或“chakap embok-embok”(embok為爪哇語「母親」之意，單字重疊表示複數。)

⁸ 例如：新加坡語言學家的 Anne Pakir (本身為娘惹) 認為：“Baba Malay is not an official language and it has been traditionally a language of the home...is the mother tongue of the Peranakans...” (“The Linguistic Heritage of the Peranakans”, in William Gwee Thian Hock, *Mas Sepuloh: Baba Conversational Gems* (Singapore: Armour Publishing Pte Ltd, 1993), p. xv.)

陳志明 (Tan Chee Beng) 及 Jürgen Rudolph 等人也一致認為，峇峇馬來語是峇峇認同的象徵，直到今天即使只會說一點點的峇峇馬來語，他們也會以此為憑據認定自己是峇峇人。(Tan Chee Beng, *The Baba of Melaka: Culture and Identity of the Baba of a Chinese Peranakan community in Malaysia* (Petaling Jaya: Pelanduk Pub., 1988), pp. 139-141; Jürgen Rudolph, *Reconstructing Identity: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Babas Singapore* (Aldershot: Ashgate Pub. Ltd., 1998), pp. 334-335，此外新加坡語言學者云惟利也有相同看法：「峇峇人的身份，主要系于其語言。峇峇話是他們自成一族的重要象徵。一旦失去這個象徵，就失去了他們的民族特色。」見〈第十一章：峇峇話〉，《新加坡社會和語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1996)，頁 193。

⁹ 這情形最初是筆者在 2003 年 2 月在馬六甲田調時，由當地的一位文史工作者賴碧清小姐口中得知，詳情亦可參：Anonymous, “The agony of being an OCBC”, *Sun Magazine: Dialogue, Malaysia: The Sun*, 30 September 1996, p. 2。OCBC 為新馬主要華資銀行——華僑銀行 (Oversea-Chinese Banking Corporation) 的簡稱。在新、馬兩國，由於華族人口眾多，華人可隨興的講自己的母語 (漢語)，也因此，主體華族內部一直都沒有華人之間以馬來語交談的習慣，也因此，這群口操馬來語的華人，才會顯得突兀。

belongs to them in a sense and no other people can or do claim it as their own.¹⁰

(譯文：說馬來語華人所說的馬來語…是一種頗為特異的方言，它顯著的（語言）特性更趨向於漢語，而非遵從馬來語的習性。事實上，該方言中所吸納的漢語詞彙數量並不是很龐大，而且它也有許多借自英語、葡萄牙語、荷蘭語和淡米爾語，甚至其他鄰近語言的詞彙，不過，稱之為「峇峇馬來語」是恰當的，因它主要就是峇峇華人創造的，而且是他們的母語，因此在某個意義上它是屬於他們的，並且沒有其他人（族）可宣稱這是他們自己的語言。)

這段話清楚的點出了峇峇人和馬來語之間的牽連，以及它融合各族語言詞彙的混雜性；而峇峇人之於峇峇馬來語的開創性，也是無庸置疑的。

一、峇峇馬來語的誕生(1800 年以前)

談及這個「混合語」，則不得不先從峇峇人的原鄉馬六甲談起。馬六甲，早在馬六甲王朝時期（Sultanate Malacca, 1405-1511），就已是一個國際貿易中心，當時該地的居民，除了馬來人及其他馬來半島原住民外，也包括了中國人、阿拉伯人、爪哇人、暹羅人及印度人等，形成了多元民族混居的世界性社會（cosmopolitan society），估計當時流通於馬六甲的語言就多達 84 種¹¹。然而，由於政經及軍事大權皆掌握在馬來人手中，加上人口數的絕大多數，馬來語不僅成為當時的官方語言，也順勢成為當地各族間的共通語¹²。然而，我們必須正視的一點是，當初遠道而來經商的各族商人，不可能立刻就學會原汁原味的「標準馬來語」（Standard Malay or High Malay），而經常有機會與外族交流的馬來人必定也會嘗試以較淺顯的白話與他族對談；因此，在實際的溝通情境中，所謂共通的「馬來語」，其實就是一種雙（多）方在切實交流中逐漸形成的一種較為折衷易懂的「通俗馬來語」¹³。交流日子越久，自然的馬來語也開始受到各族本身的

¹⁰ 引自：Rev. W. G. Shellabear, "Baba Mala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nguage of the Straits-born Chinese", *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no. 65(1913), p. 51. (本文亦附錄於：John R. Clammer, *Straits Chinese Society: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the Baba Communities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153-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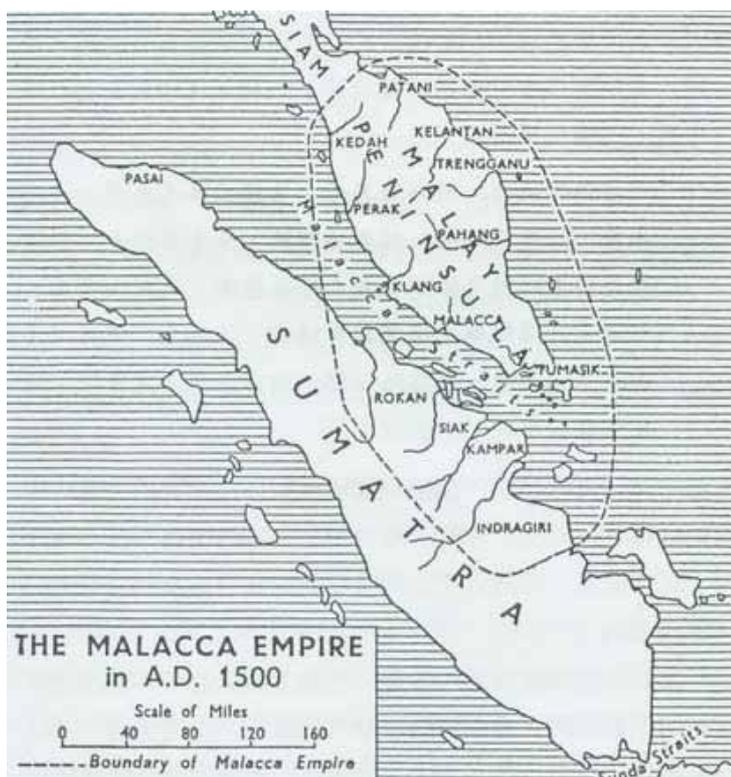
¹¹ 參見 Muhammad Yusoff Hashim, "Masyarakat Melaka Zaman Kesultanan dan Sifat Kosmopolitannya", *Melaka: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Malay Capital c.1400-1980, Volume I*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13-114.

¹² 這點可從世界第一部馬來語詞典《滿刺加國譯語》於 1403 年（時值中國明朝永樂元年，接近鄭和初出使馬六甲的 1405 年）出現得到證明。早期中國為與馬六甲王朝建立友好關係，也方便與當地各族對話，則必須學習馬來語或有會馬來語的通譯作為溝通的橋樑，則該部採用漢字語音拼寫的馬來語詞書便是最好的工具書。學者楊貴誼研究書中所收詞彙的語音註釋，認為編寫者肯定不是道地中國人、或完全不諳該種語言的人，而可能是「新客華人」（楊指謂那些非土生土長、在土生華人誕生以前或以後落戶的外來華人），筆者亦認同此點。參見楊貴誼〈峇峇翻譯文學系列之七：新客華人克服語文難題的妙方〉《資料與研究》第 27 期（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1995）。詳情另參：Blagden, C.O. "A Chinese Vocabulary of Malacca Malay words and phrases collected between AD 1403 and 1511(?)" i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6, pp. 715-749; Tan Chee Beng, *Chinese Peranakan Heritage: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Kuala Lumpur: Fajar Bakti Sdn. Bhd. 1993), p. 35. 第伯符輯、火源潔譯《華夷譯語：滿刺加館譯語》（台北：珪庭出版社，1979），頁 425-466。許雲樵，〈滿刺加國譯語注〉，《南洋學報》，1941 年 3 月號，頁 63-89。

¹³ 由於這種「通俗馬來語」正是產生於商場，因此也被喚為「市場馬來語」（Bahasa Melayu Pasar），

語言影響，所以至少在 17 世紀時，當地所流通的馬來語其實已經跟「純馬來語」(Pure Malay Language)有所差別¹⁴，而是傾向於口語化的「通俗馬來語」(Bahasa Melayu Pasar市場馬來語，或稱Bahasa Melayu Rendah低級馬來語)。並且隨著馬六甲王朝勢力的擴張，馬來語的通用性也幾乎涵蓋了大半個馬來群島。換句話說，在馬來群島各大港口中，不同民族用以溝通的語言是「通俗馬來話」，而不是馬來人自己內部之間使用的高級馬來語。

圖 1-1：馬六甲王朝疆域圖



資料來源：Joseph Kennedy, *A History of Malaya: AD1400-1959*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62), p. 13.

隨後，葡萄牙人與荷蘭人分別於 1511 年及 1641 年佔領馬六甲，但由於這些殖民者僅志在經濟利益的取得，對於推動馬六甲境內各民族的語言及教育政策並不積極，也沒有制訂統一的語言政策，因而這段期間，馬來語的地位不會受到摧

並且由於它的詞彙不純及語音不正，被認為是相對於「標準（高級）馬來語」的「低級馬來語」(Bahasa Melayu Rendah / Low Malay)。然而，所謂「高級」、「低級」是一種相對的概念，級數高低並不妨礙它作為一種「語言」存在。

¹⁴ 也有稱之為「古典馬來語」(Classical Malay)，或稱「高級馬來語」(High Malay，相對於市井馬來語而言)。十七世紀以前，馬來半島的馬來人大部分都住在市郊或內陸偏遠地區，事實上除了極少數住在城市地區的馬來人之外，絕大多數的馬來人很少有直接與前來經商的外族互動的機會，也因此，所謂的「純馬來語」除了是生活用語，它也一直是馬來文學的書面語，很少受到外語的影響；而唯一較明顯的改變，則是因應伊斯蘭教的傳播而吸納的阿拉伯語詞彙和文字（即用阿拉伯字母拼寫的「爪夷文」(Tulisan Jawi)）。

毀，而通俗馬來語則繼續通行。換個角度看，在英國勢力進駐以前，馬六甲各族的語言使用與交流其實是非常自由的，並不受任何政治勢力約束，而「峇峇馬來語」也正是在這種放任的環境中催生的¹⁵。經分析歸納，促成「峇峇馬來語」產生的原因，筆者認為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一）人口的相對弱勢：

早年在當地的華族等外來人口相對馬來人而言，僅是非常少數，因此，這些弱勢民族在日常生活互動與商場交易上，往往被迫放棄自己的語言，嘗試用較強勢的馬來語作為溝通工具。當然要這些成年的華族移民，用他們已定型的發音器官去說他族語言，在發音上就很難字正腔圓，尤其這些南來的漢人，大部分來自福建漳州府與泉州府各縣，因此我們可以想像，早期馬六甲的（外來移民包括）華人，雖能以「通俗馬來語」溝通，但他們的馬來語必定更受本民族語言的詞彙、語感及口音所影響，而獨具（例如 Holo）特色。然而，這種怪腔怪調的「任意性馬來語」，要成型為某族語言，還有待社會環境的配合，例如峇峇人便是透過「家庭」這個關鍵性的社會因素，使口音得以代代相傳。更確切的說，民族根源於家族，則民族語言的形成也起於「母語」的凝結。

（二）知識水平偏低：

早期南來打拼的漢人，多為勞工、小商人或農夫，教育程度偏低，甚至有很多是文盲，深處異鄉日久，在沒有文字的支撐下，其本身的民族語言很容易丟失。正如前文所言，十六、十七世紀當華人出現在馬六甲時，馬來語已是當地的通用語；舉凡官訪外交、經商交易等，馬來語是當地各民族之間理所當然的聯絡語。這些華人在當地定居越久，本民族的語言則會因「年久失修」而漸漸淡忘。當然，其後代也無法自家庭生活中已經改說馬來語的父親處習得漢語，更別說認得漢字了。

（三）與當地原住民女子通婚的影響：

早期華族男子與當地婦女通婚，對華人社會最明顯的影響便表現在語言的涵化上。由於這些原住民婦女不會講漢語，婚後華人丈夫不得不以馬來語和妻子溝通，另一方面，即使這些妻子非族屬馬來民族，大部分有可能是來自印尼，以爪哇語、峇達語等為主的原住民婦女，但對外他們也必須嘗試以馬來群島共通的市井馬來語為溝通工具。婚後，由於這些華人丈夫未能完全掌握馬來語，馬來話使不動時，便自然混用漢語的詞彙（甚至

¹⁵ 不僅語言，即使民族事務也是如此，近乎各自為政。例如馬六甲王朝時期，馬來蘇丹便已委任當地華人擔任四個港務官（Shahbandar）中的其中一職，專責接待來自中國與印度支那的商船。而葡、荷統治時期，則直接委任華人甲必丹（Kapitan or Captain）處理華人社會一切事務，殖民政府基本上不太干涉「華人內政」。因此，各族長期的接觸交流，也經常是在「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社會環境下進行的。

夾雜馬來語及Holo語以外在當地出現過的語詞)，而馬來語和Holo語的混合，便在夫妻的日常生活中發生。¹⁶既然馬來語成了通婚夫婦的「家庭語」，孩子在這樣的語言環境下耳濡目染，加上都由講馬來話的母親撫育成長，便自然而然的學會了馬來語。久而久之，隨著這些講馬來語，卻秉持華人文化與生活習慣的通婚家庭日漸增多，一群以獨特腔調馬來話為母語的華人便順勢產生，自成一個民族集團。

語言是溝通思想的工具與文化載體，當異質的文化之間因頻繁接觸而產生涵化的情形時，也必然會體現在語言上，以混合語的產生為例，便是雙方文化概念與符碼輸入（或交換）的結果。再來，當文化的不斷發展促使語言日趨豐富與縝密時，混和式峇峇馬來語的成熟，也開始彰顯這群人自成一體的文化特質，一群講「峇峇馬來語」的華人民族團體於焉誕生。總而言之，峇峇馬來語的出現，應早於峇峇社會（主要是民族認同的區隔）的具體成形。峇峇魏天福（William Gwee）及德國學者Jürgen Rudolph等人皆認為，只有到了十九世紀初期，「峇峇」此一標籤才開始與那群「通婚的後代」掛勾，據此推斷，則時間大概在1819年以前。¹⁷換句話說，峇峇馬來語及文化大致形成於十八世紀，而峇峇認同及族團的具體成形，則始於十九世紀初期，當大量的華工被英國殖民者引入後，「峇峇馬來語」完全凸顯了他們的「與華不同」。

二、峇峇馬來語的發展（1800年至1942年）

踏入十九世紀，這群世代定居馬六甲，並在馬來群島土生土長的「華人」，在語言及生活習慣上馬來化的特性，明顯的與後到內部只講漢語的「新客」華人形成反差，而自成另一支不同的華人群體。而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早期，峇峇社會流行的「族內婚制」及新客「入贅」娘惹家的婚俗，更增強了峇峇人內部的凝聚力，峇峇馬來語的使用人口也不斷在增加。

英國於1824年正式取得馬六甲統治權，隨後於1826年將它與檳榔嶼（1786年取得）及新加坡（1819年取得）合併為「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即當地華人俗稱之「三州府」）。英國統治者積極開發新加坡及檳榔嶼成為自由貿易港口，輔以農業開墾，帶來無限商機，促使馬六甲峇峇紛紛移居這兩個新天地，峇峇馬來語也隨之向南（新加坡）、北（檳城）傳播¹⁸。

¹⁶ 由於這些來自印尼群島的原住民女性的參與，加上當時前來經商的大批印尼商人頻繁與交易活動，峇峇馬來語相較於「標準馬來語」和半島內其他的馬來方言，則吸收了更多的印尼語（廣義）詞彙。

¹⁷ 參見William Gwee Thian Hock, *Mas Sepuloh: Baba Conversational Gems* (Singapore: Armour Publishing Pte Ltd, 1993), pp. xxvii-xxviii; Jürgen Rudolph, *Reconstructing Identity: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Babas Singapore* (Aldershot: Ashgate Pub. Ltd., 1998), p. 311.

¹⁸ 其時馬六甲的貿易港地位已因荷屬時期不當的政策、港口淤塞致大商船無法停泊等因素，而日漸衰退。三地的發展情況就如英國學者D.G.E. Hall所言：「新加坡以驚人速度發展，檳榔嶼的發展比較適中，而馬六甲則停滯不前。」（參見D.G.E. Hall原著，張奕善譯，《東南亞洲史》，下

另一方面，英國殖民統治時期，尤其住在市區的峇峇，因有機會和英國人直接接觸，加上殖民化英語教育的結果，峇峇人學會了英語。憑著掌握雙語的能力，並且瞭解馬來半島社會文化的優勢，峇峇成了歐洲商人與內陸原住民之間的中間人 (middleman)。由於語言的隔閡，使英國殖民政府無法從殖民地獲取更多的經濟利益，峇峇也因此順理成章的成了英國殖民政府迫切需要的「合作對象」。憑著中間人的身份，周旋於各族之間，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期，峇峇商人可以說掌控了整個海峽殖民地的地方貿易，其經濟勢力甚至延展至馬來聯邦 (Federated Malay States) 地區¹⁹。隨著峇峇產業網絡的擴張，峇峇馬來語也儼然成了當時馬來半島的商業語言²⁰。峇峇馬來語遍佈的足跡有多遠？看看當年峇峇馬來語出版品的行銷範圍便能知曉，例如《土生華人之星》(Bintang Peranakan, 1930-1931)，其銷路不僅止於海峽殖民地或其他馬來半島的主要城市，也包括隔海的古晉 (Kuching，在今的砂勞越州)、納閩地區 (Labuan)、廖內群島的丹絨檳榔 (Tandjung Pinang) 及印度尼西亞的Semarang，甚至曼谷²¹。換句話說，峇峇馬來語雖蛻變自市場馬來語，但由於峇峇人經濟勢力的擴張及社會地位的鞏固，此時它已成功跳脫並取代了原有的市場馬來語²²，成為馬來半島 (尤其海峽殖民地) 各民族之間日常生活溝通及經商時的通用語²³。

在十九到二十世紀初期這段峇峇人的黃金歲月裡，由於受到英國統治者的器重，峇峇人的經濟與社會地位相較其他民族而言是超然的，優裕的城市生活更加重了他們的優越感²⁴，因此，峇峇人雖以「馬來語」為母語，但大部分峇峇人本身卻不屑於講純正的「標準馬來語」。這個在語言學者或歷史學家看來，或許是更為優雅的語言，在峇峇人看來，卻只是粗俗的山地馬來話 (Melayu Hutan)。

冊 (台北：國立編譯館，1982)，頁 603。)。

¹⁹ 馬來聯邦 (Federated Malay States) 於 1896 年成立，統轄地區包括了霹靂 (Perak)、雪蘭莪 (Selangor)、森美蘭 (Negeri Sembilan) 及彭亨 (Pahang) 四州。有關峇峇人在經濟上的強勢，可參考崔貴強，〈戰前新加坡華族史的特徵〉及〈十九世紀新加坡華族巨商〉，載入《新馬史論叢》(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學會，1977)。

²⁰ 參見 Rev. W. G. Shellabear, 'Baba Mala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nguage of the Straits-born Chinese', in John R. Clammer, *Straits Chinese Society: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the Baba Communities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155-156.

²¹ 當然這樣的峇峇馬來語雜誌能出銷到這些地方，也說明了這些地方「海峽殖民地」以外的地區，有少部分峇峇人存在。詳見 Tan Chee Beng, *Chinese Peranakan Heritage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Kuala Lumpur: Fajar Bakti, 1993), p. 42.

²² 要釐清「市場馬來語」(Bahasa Melayu Pasar) 與峇峇馬來語之間，個人認為，可透過以下公式去思考：

I. 市場馬來語 = 馬來語 (主) + 其他語言 (如：爪哇語、巽他語、印度語、阿拉伯語、漢語、葡語、荷蘭語等)

II. 峇峇馬來語 = 市場馬來語 + 漢語 (尤其 Holo 語) + 其他 (英語等)

²³ Rev. W. G. Shellabear, 同註 20, 1980, pp.155-156; Tan Chee Beng, 同註 21, 1993, pp. 38-41; Jürgen Rudolph, *Reconstructing Identity: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Babas Singapore* (Aldershot: Ashgate Pub. Ltd., 1998), pp. 312-313; Png Poh Seng, "The Straits Chinese in Singapore: A Case of Local Identity and Socio-Cultural Accommodation", i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10(1) (Singapore: Dep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Malaya in Singapore, 1969), p. 105.

²⁴ 正如 Maurice Freedman 所述，十九世紀的峇峇華人成為華人社會的優越階級 (Superior Stratum)，在經濟與政治上支配了海峽殖民地的華人社會。(參見 Maurice Freedman,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 Longer View* (London: The China Society, 1965), p. 11.)

峇峇馬來語雖自「低級馬來語」(即市場馬來語)演變而來,但峇峇人常自認哪是有教養、文雅和高貴階級的象徵²⁵,若講標準馬來話只會貶低自己的身份,因那畢竟是鄉下地區馬來人講的「土話」。雖然如此,個人認為,峇峇人不講「純正馬來語」,這或多或少也和當時峇峇馬來語的共通語(*lingua franca*)地位有關,在語言的趨利性驅使下,當時的馬來人在對外交流時,甚至必須捨棄自己的語言,而改以大家都懂了的峇峇馬來語和峇峇人溝通,正如Lim Hiong Seng在1887年記錄海峽殖民地馬來口語使用情況時所呈現的,峇峇馬來語尤其是商人和本地工人階級中最廣泛易懂的溝通媒介,包括那些住在城市或時常與公眾互動的馬來人,通常都以峇峇馬來語和他族交流。作者甚至觀察到,即便是馬來社會中最高階層的馬來人,也經常是以通俗的「峇峇馬來語」而非「標準馬來語」和峇峇人交談²⁶。由此可見,峇峇人在自己的語言訂定了之後,根本沒有必要也沒有機會深耕「純正馬來語」。總而言之,直到十九世紀結束,峇峇馬來語不僅是峇峇人的母語,至少到1870年代為止,也被學校用來作為教導峇峇及其他民族學童英語的教學媒介語²⁷,而這也更彰顯了它作為海峽殖民地各民族之間主要溝通工具的地位²⁸。

值得一提的是,或許是由於英文教育的間接效應,這時期的峇峇人開始懂得以羅馬拼音的方式去記錄自己的語言。這時期的峇峇馬來語,其地位不僅是在口語上晉升為「交際語」,從峇峇馬來語文學作品及出版刊物曾經在這段時期(約1890~1950年)出現並蓬勃發展的事實,也證明了,峇峇馬來語透過「羅馬字母」的展演,已成為峇峇人生活裡重要的「書面語言」。其時峇峇馬來語的使用率有多高?從這段期間(1889-1942)廣泛流傳以峇峇馬來語書寫的中國通俗翻譯小說及報章雜誌便可窺見一二。

在殖民者權力介入後,英語地位的日漸提高及英語教育推展的漸趨成熟,確實對峇峇馬來語的生存造成極大壓力。然而,直到新馬史上第一間女校,即新加坡華人女校(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於1899年成立,並開始讓娘惹們接受英式教育以前,英語儘管是大部分峇峇男性社交生活中重要的「交際語」,

²⁵ 例如, Lim Hiong Seng在1887年發表的文章中,便強調,峇峇馬來語雖被那些中國出生的華人、吉寧人(Klings,即印度人)及其他民族講得「荒腔走板」,但它仍不算是粗俗的語調(*vulgar tone*)。詳見Lim Hiong Seng, *A Manual of the Malay Colloquial such as spoken by all Nationalitie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Designed for Domestic and Business Purposes* (Singapore: Koh Yew Hean Press, 1887)。

²⁶ Lim Hiong Seng, 同上, p. i.; Jürgen Rudolph, *Reconstructing Identity: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Babas Singapore* (Aldershot: Ashgate Pub. Ltd., 1998), pp. 314-315.

²⁷ 參見Rev. D.D. Chelliah, *A short history of educational policy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 1800-1925* (Kuala Lumpur: Government Press, 1947), pp. 27, 54-55.

²⁸ 峇峇馬來語作為「共通語」的事實,在該時期留下的歷史文獻中,曾被廣泛記錄下來,較有代表性的可參考: Reith, G.M., *1907 Handbook to Singapore* (1892/1907), revised by Walter Makepeace (Singapore: Fraser and Neave: repr.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1986); Chia Cheng Sit, "The Language of the Babas", in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3(9), 1899, pp. 11-15; Rev. W. G. Shellabear, "Baba Mala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nguage of the Straits-born Chinese", *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no. 65(1913), pp. 49-63; J.E. Nathan, *The Census of British Malaya*, Singapore, 1921, p. 77.; Tan Chee Beng, "Baba Malay Dialect", *Journal of the Malayan (Malaysi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53 (part1, 237), Malaysia, 1980, pp. 150-166.

但仍難登峇峇家庭之堂，回到家庭，一般峇峇仍必須以峇峇馬來語和妻子兒女及其他家族成員交談²⁹。可以說，直到 20 世紀初，峇峇馬來語仍是峇峇人（尤其女性及兒童）的第一語言³⁰。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日本佔領馬來亞（1942）以前，可視為是峇峇馬來語和英語的互補時期，峇峇馬來語的母語地位雖被撼動，但英語仍只是峇峇人的第二語言。

承接上文論述，個人認為，1890 年代峇峇女學的提倡，對峇峇馬來語的繼存而言，是一個轉捩點，因這意味著峇峇社會將全面暴露在英語的威脅下。1899 年新加坡華人女校的成立，可說是林文慶（Lim Boon King）及宋旺相（音譯，一譯作宋鴻祥，Song Ong Siang）等人提倡的「海峽華人改革運動」（Straits Chinese Reform Movement）的一環，主要是為打破女生只需在家閉門學習作一個賢妻良母的傳統觀念³¹。該校最初的課程設計，根據宋旺相 1897 年的敘述，語言教學包括了羅馬化馬來文、華文及英文；然而不久後卻漸漸轉向全面的英語教學³²。

事實上直到 19 世紀末期，大部分的峇峇女性都是沒有受過教育的文盲，即便是識字，頂多也只到能用簡單的峇峇馬來文與族內女性通信，或閱讀遠行丈夫的峇峇馬來文信件的程度³³。女性不被允許拋頭露面的去上學，因父母擔心閨女們會因此「基督化」、「西化」甚至學會寫情書。無疑的，這次女子學校的成立，就是做為當地華人婦女解放運動的火車頭，此後許多教會女子學校便相繼出現，甚至也有請家教在教導峇峇馬來文之餘，也附帶教導英語的³⁴。可以說，在林文慶及宋旺相等人積極推動華人女子教育下，娘惹們多為文盲的情況到了 1920 年代以前已有所改善，例如，娘惹李珠娘便曾在 1913 年的一篇文章裡，肯定了華人女子教育的改進：

這三四年來可以察覺到一個平穩的改變，女孩不再被禁錮於家中，並被賦予了一定程度的自由……教育已被認為是必須的……現在，只要父母經濟能力允許，女生可享有和男生一

²⁹ 在二戰以前，峇峇家庭祖孫三代甚至四代同堂是普遍的現象，也因此許多傳統的峇峇文化包括語言，都得以代代相傳。

³⁰ 參見 Rev. W. G. Shellabear, 'Baba Mala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nguage of the Straits-born Chinese', in John R. Clammer, *Straits Chinese Society: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the Baba Communities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156.

³¹ 由於受漢人男主外女主內觀念的影響，早期能外出上學的通常只限於男生，女兒則留在家裡由女性長輩們教導女紅、烹飪或傳統禮儀等，只為將來成為稱職的賢妻良母。

³² 參見 Song Ong Siang, "The Position of Chinese Women", in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 1 (1), 1897, p. 22;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John Murray: repr.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3(1984)), p. 305. 必須明確界定的是，華（語）文（mandarin）指的是應合當時中國教育推行的北平（官）話，有別於早期南洋華教中的「漢字方音」教育。

³³ 根據 Baba Felix Chia 的說法：「一般父母不讓女子上學，因認為婦女的位置在家裡，但他們同時也認為，娘惹們至少應學會書寫和閱讀他們唯一知道的語言（筆者按：峇峇馬來語）以便將來無須透過中間人，便能讀懂到外地出差的丈夫來信。」（筆者譯文；詳見 Felix Chia, *The Babas* (Singapore: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1980), pp. 72-73.) 換句話說，（羅馬化）「峇峇馬來文」的讀寫能力便是年輕娘惹將來作為「賢內助」的必備條件之一。

³⁴ Png Poh Seng, "The Straits Chinese in Singapore: A Case of Local Identity and Socio-Cultural Accommodation", i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10 (1), p. 105.

樣的受教權。(筆者譯文)³⁵

當然，娘惹們終於突破了峇峇馬來語的「禁錮」的同時，也正是「峇峇馬來語」走下坡的開始。

三、峇峇馬來語的沒落與斷層（1942 以後）

回顧峇峇馬來語在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的發展，確實，站在兩性平等及有教無類的觀點上，我們無法批判女性受教權的確立（或更應高興歡呼），但我們也必須承認，女性（英語）教育的發展的確為「峇峇馬來語」的命運帶來不小的變革。

然而，回歸峇峇所處的時空背景，其實最大的變革還是發生在 20 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以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峇峇馬來語的衰敗，其原因絕不是片面的，從整體來看，主要包括以下數點：

（一）教育政策的改變：

英國統治時期，英語學校的成立，對峇峇社會的語言及文化認同產生很大的影響。1899 年開始，峇峇知識份子及一些英國學者曾為「峇峇人在學校該學甚麼語言？」而掀起一場論辯，根據德國學者 Jürgen Rudolph 的分類，主要分為「(標準)馬來語派」、「英語派」、「華語派」、「三語派(英、中、羅馬化馬來文)」及「峇峇馬來語派」，最後，由於客觀有利條件的輔助，「英語派」在 20 世紀初期取得了壓倒性勝利。³⁶此後英語學校的發展(詳見第一章第二節)更顯蓬勃，加上英語在殖民時期是權力與地位的象徵，許多峇峇都把子女送入英校，久而久之，英語成了受過教育的峇峇人的主要語言之一。回溯到 1920-30 年代，在社會的交流上，英語作為官方語言，也開始慢慢取代峇峇馬來語成為共通語。此外，1890 年代開始出現的「峇峇馬來文」，書寫時的拼音與文法經常是憑書寫者隨性拼湊，始終有規範化成為一套「標準文字」。對峇峇人而言，峇峇馬來語的口語功能實質上更大於書面語，尤其許多受英語教育的峇峇人，更喜歡以英文為書寫語體，因此，峇峇馬來語要透過文字傳承的難度也相對提高。

然而，正如前文所說，英文作為峇峇（尤其男性）的社交語言，在 20 世紀以前並不足以動搖峇峇馬來語的「母語」地位，只有當這些受過英文教育的父母，為了孩子在學校的表現等理由，改以英語和孩子溝通，甚至

³⁵ 原文(英文)見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John Murray: repr.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3(1984)), p. 500. 李珠娘(音譯, Lee Choo Neo), 為新加坡第一位華人女醫生, 亦為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之姑母, 其生平可參見其自傳性文章: "The Life of the Chinese girl in Singapore", in *Queen*, London, 1913: repr. as "60 years ago it was cloistered existence" in *the New Nation*, 17 Jan. 1972.

³⁶ 詳見 Jürgen Rudolph, *Reconstructing Identity: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Babas Singapore* (Aldershot: Ashgate Pub. Ltd., 1998), pp. 320-327.

在孩子入學前，也從不教導峇峇馬來文，峇峇馬來語因此在許多峇峇家庭當中，才逐漸被取代，這情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尤其嚴重³⁷。

馬來西亞與新加坡分別於 1957 年及 1965 年獨立，兩國政府也開始推行各自的國民教育。在馬來西亞，獨立後憲法規定（標準）馬來文為國語，並積極推動馬來文正規教育³⁸，當地華人不滿政府實施民族保護主義政策而激發民族主義情緒，為了保存中華文化及華人認同，華人堅持捍衛華文教育；戰後基於政治的因素而不得不向非峇峇華人靠攏的峇峇們，也開始把孩子從進華文學校，除了因為認同，近幾年隨著華語的「經濟價值」提高，學習華語的峇峇孩童也就更多了。另一方面，學校的國民教育也讓年輕一輩的峇峇們習得了「標準馬來語」(Bahasa Malaysia)，峇峇馬來語在部分人眼中開始變得「不標準」及不入流了。

在新加坡，華人雖為主體民族，但考慮到周遭強勢的馬來文化，為免新加坡在馬來群島中成為第三個中國，開國初期新加坡政府認定官方語言為馬來語、英語、華語及淡米爾語四種，馬來語雖貴為國語，卻有名無實，以教育為例，政府一直則重英語（較中性）的政策；儘管有少部分具文化傳承使命感的峇峇父母把孩子送到馬來學校受教育³⁹，但整體而言，年輕一輩的峇峇幾乎都在英語環境中成長。近年來，有鑑於政府過度西化及年輕一代中華論理觀念的喪失，政府開始大力推行「講華語運動」⁴⁰，甚至從 1981 年開始推行母語教學政策，官方認定「華語」為峇峇人的「母語」⁴¹，雖然這政策引起大部分峇峇不滿，卻也莫可奈何，總之這樣的教育政策對峇峇馬來語的毀滅性不可謂不小。

（二）居住環境的改變及峇峇社會網狀系統（social network）的瓦解：

第二次世界大戰嚴重打擊了峇峇的經濟，許多峇峇家庭因戰爭而家財散盡，被迫遷移到鄉下（一般鄉下馬來居民較多）或其他非峇峇馬來語區。此外，現代化及城市化的發展，也侵蝕了峇峇原來的聚居地，以新加坡的如切(Joo Chiat)、加東(Katong)、翡翠山(Emerald Hill)及芽籠(Geylang)區，或馬六甲的荷蘭街(Heeren Street，現改稱 Jalan Tun Tan Cheng Lock)等為例，儘管部分舊樓房仍在，也仍有少部分的峇峇繼續居住，但更多已搬離到新的住宅區。以筆者走訪翡翠山及荷蘭街的經驗，許多樓房已人去樓空，因靠近市區，部分也因其「建築特色」而被承租作商業用途，根據

³⁷ 詳見Jürgen Rudolph, 同上, pp. 338-339。

³⁸ 馬來西亞獨立前十年，英語及馬來語並列官方語言。1967 年後，則獨尊馬來語。

³⁹ 其實孩子在馬來學校學的是「標準的」馬來語，但年長一輩總抱有聊勝於無的心態，峇峇馬來語或「標準馬來語」，終歸是「馬來語」，在語言認同上，這總比那陌生的「華語」來得親近些！

⁴⁰ 筆者記得當初運動的口號是「多講華語，少說方言！」，在鼓勵大家多講華語的同時，實質也是在「打壓」其他漢系語言（「方言」）的生存空間。

⁴¹ 詳見Jürgen Rudolph, *Reconstructing Identity: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Babas Singapore* (Aldershot: Ashgate Pub. Ltd., 1998), pp. 343-358；陳志明，〈華裔族群：語言、國籍與認同〉，載於《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會科學版），Vol. 21, No. 4, 1999, 頁 29。

當地的峇峇娘惹告訴筆者，許多年輕一輩的峇峇都已不住這裡，空曠深邃的樓房已成了峇峇們逢年過節才會回來祭拜祖先的“Rumah Abu”（祖屋）。由於居住環境的改變，及峇峇社會網狀系統的瓦解，峇峇必須重新適應新的語言環境，人口上的「落單」，使他們在對外交流時被迫學習用其他強勢語言，久而久之則出現轉語現象，甚至本身的峇峇馬來語也逐漸受周遭語言侵蝕，失去個性。此外，聚居區域的解體，也導致從前峇峇社區中諸如敦親睦鄰、詩歌或說書聚會、在五腳基閒聊等經常性活動的消失。筆者在馬六甲出訪時，一位鄧老先生回憶說：

我小時候常到荷蘭街後面的海灘抓螃蟹，每天黃昏時娘惹們都會坐在屋後嚼檳榔，聚在一起閒話家常……是囉！都講馬來話。⁴²

語言的生命力往往是在街坊鄰里熱絡的交流中最為活躍，可惜的是，像這類日常活動，現在已非常少見，穿梭在苟存的峇峇社區中，有的只是大門深鎖，門庭冷落，而峇峇馬來語的生命力，也隨之黯淡下來。

除此之外，從“Rumah Abu”祖先崇拜的信仰看，其實峇峇的家族以及宗族的觀念是非常強的，並且在峇峇的民族精神中，也經常強調「孝道精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峇峇家庭中三代同堂的情況是相當普遍的，這樣的居住型態提供了峇峇家族隔代溝通的機會，也非常有利於峇峇馬來語的傳承，尤其是峇峇家庭中女性當家的習慣，以早期娘惹們的單語現象看⁴³，即便年輕的雙語父母改以英語和孩子溝通，孩子們在家庭（族）中的峇峇馬來語成長環境仍是沒問題的。只是，這種祖孫同堂、家族聚居的居住形式在戰後已逐漸瓦解，在年輕夫婦組成的單一家庭當中，峇峇馬來語在孩子的成長中經常派不上用場，直到 1970 年代峇峇馬來語在傳承上，已出現「上言不正，下言歪」的情況；一般戰後出生的孩子，已無法流利的用峇峇馬來語和長輩溝通，甚至有完全不諳峇峇馬來語者，峇峇馬來語的傳承出現了嚴重的「斷層現象」。

（三）族外婚：

二十世紀初期以前，峇峇社會中族內婚及入贅婚非常盛行。雖然峇峇男性除了娶娘惹之外，也可以選擇與外族女子通婚，然而在峇峇女性方面，一般父母都不願女兒嫁給非華人，因此，娘惹們大部分都嫁給峇峇，形成了族內婚現象，既然都嫁給「自己人」，語言（人口）外流的現象也就偏低了。此外，19 世紀中期以後，大批下南洋中國男子，由於華人女性奇缺，而娘惹們相較下家世背景也不錯，許多新客單身漢紛紛進贅到峇峇家庭，從此過峇峇生活，兒女雖仍從父姓，實質上已被併入峇峇社會，峇峇馬來

⁴² 2003 年 2 月 13 日馬六甲田野記錄，訪談地點：馬六甲雞場街（Jonker Street）。鄧老先生，64 歲，海南人，從祖輩到子孫，已在海南街住了五代。海南街為貫穿荷蘭街與雞場街的一條巷道。

⁴³ 即便到 1900 年以後，許多娘惹已能操雙語，然而在 1950 年代以前，她們的家庭用語（第一語言）普遍上仍是峇峇馬來語。

語的使用人口也相應增加。

然而，這類「婚制」在戰後迅速被「族外婚」所取代，尤其娘惹們開始嫁（出）到非峇峇華人家庭，婚後被納入非峇峇華人社會裡。即使是峇峇娶入非峇峇華族女子，在「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中，孩子們成長過程中的母語環境，也經常是由操強勢漢語的母親所主導。

（四）現代傳媒的出現：

資訊時代的降臨，尤其電子媒體（電視等）的蓬勃發展，峇峇生活閒餘的娛樂空間，幾乎被這些摩登娛樂設施所佔據，早期峇峇社會熱絡的文娛活動，如馬來戲劇、馬來民謠等在現代已乏人問津。90 年代中期以前，就語言的流通性而言，新加坡的電子媒體著重英語及華語（禁止其他漢系「方言」播送），馬來語節目只排在冷門時段，峇峇馬來語節目更是稀有。而馬來西亞電子傳媒則馬來語及英語並重，有大約三分之一時間播送華語節目（附加小部分福建話與廣東話節目），平面媒體則馬來語、英語、華語及淡米爾語皆有，絕大多數人則根本不知道有所謂的峇峇馬來文存在。可以說，在峇峇馬來文刊物於 1950 年代銷聲匿跡之後，新馬兩地峇峇馬來文在傳播媒體的生存空間，幾乎被其他強勢語言逼到絕境。

（五）漢化：

20 世紀初期，峇峇的經濟基礎有從商業逐漸轉移到專業人士（醫生、律師、會計等）領域的趨勢，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重創，峇峇可說已失去了他們長久以來在新馬商場上的主導性地位。戰後，人口眾多的非峇峇華人，在政治及經濟上的「籌碼」都比峇峇來得強大。以前是峇峇人鄙視「新客」窮酸，現在非峇峇華人（主體華人）則以峇峇人講「番仔話」及馬來化的生活習慣而歧視他們。許多峇峇羞於在外頭講峇峇馬來語，為免被取笑及歧視，最後都把「峇峇馬來語」收藏在家裡，語言環境被壓縮，峇峇馬來語已不再是各族互通有無的「交際語」。

漢語成了強勢語言之一，民族主義的興起也使華語成了華族認同的標誌，面對「祖國」（英國）的遺棄、馬來人的威脅，在泛華族主義者的「號召」下，一些峇峇父母乾脆把下一代送去接受華文教育，以便「認祖歸宗」。儘管在 20 世紀結束以前，受華文教育的峇峇娘惹相較於受英文教育者，仍只是少數。然而，在當代政府及民間母語（等於華語）教育的配合下，加上近幾年華語不斷提升的經濟效益，漢化對峇峇文化及語言繼存的威脅，已不可等閒視之。

縱而言之，20 世紀 40 年代以後，日本佔領時期的仇華與皇民化政策，乃至戰後民族主義、政治局勢的風起雲湧，都使峇峇社會嚴重受挫，連帶的也影響了峇峇馬來語在此之前旺盛的生命力。直到 1970 年，據陳志明估計，在馬六甲地

區講峇峇馬來語的華人只剩下 5,000 人左右；而新加坡地區，根據 Anne Pakir 1986 年的報告，能講流利及半流利峇峇馬來語的人口加起來也只有 5,000 人。⁴⁴

四、峇峇馬來語的復甦？(1980 以後)

從當代峇峇人的隱性及語言的沒落，一些人已開始宣判峇峇馬來語的「死亡」，有些則仍存一線希望，認為它只是「瀕臨絕種」，也有更樂觀者，認為只要一息尚存，峇峇人仍需要它，峇峇馬來語都有權被尊重並繼續生存下去，「生命中最美好的事，莫過於我們從未能真正預知未來……」（筆者譯文），承接陳志明這句話⁴⁵，我們或許可以來探討峇峇馬來語「敗部復活」的可能性，因這將關係到峇峇文（學）繼存的問題。

從 1960 年代中期開始，峇峇獨特的文化逐漸受到學者專家及媒體的注意，許多相關的報導及專題研究在這數十年中紛紛出爐（關於峇峇研究概況，請見緒論中的介紹，這裡就不贅述）。1980 年代開始，受到這股風潮的影響，曾經在公共場合上銷聲匿跡的峇峇馬來語，也開始出現復甦跡象。年輕一代的峇峇，開始對峇峇馬來語產生興趣，除了和父輩或祖輩們對話，同輩間也嘗試以峇峇馬來語對談。而在這股「復興運動」中，新加坡的土生華人公會（The Peranakan Association Singapore）和愛之山協會（Gunong Sayang Association）扮演了積極的推動角色，以愛之山協會為例，從 80 年代至今連續推出了多部峇峇（馬來語）舞台劇（Wayang Baba，英文稱為 Peranakan Plays，詳見第三章），社團內也經常舉辦 Dondang Sayang 詩歌吟頌活動。此外，一些峇峇教徒眾多的教會，以峇峇馬來語進行宗教活動的情形也增加了，除了甘榜嘎保衛理公會（Kampong Kapor Methodist Church）等仍以峇峇馬來語唱聖歌及講道，有些教會也還保留峇峇馬來文書寫外，例如加東（Katong）的聖家堂（The Holy Family Church），也跟進以峇峇馬來語進行農曆新年的天主教彌撒⁴⁶。

在書寫方面，有 Felix Chia 等人重拾峇峇馬來文，寫出如《老夫少妻》、《選媳婦》等劇本，並在以英文撰寫介紹峇峇文化的書中，對峇峇馬來語有非常生活化的介紹⁴⁷。而 1993 年由峇峇魏天福（William Gwee Thian Hock）撰寫的《足金：峇峇話精粹》（*Mas Sepuluh: Baba Conversational Gems*）一書的面世，則可說是新馬峇峇世界的一個創舉，無疑的，在峇峇馬來語研究及學習上，它將是一本不

⁴⁴ 由於自有戶口統計以來，峇峇人一直被歸類為華人，在民族歸屬上並沒有另外分類，因此要從官方數字中查出峇峇人的確切人口數，事實上相當困難。

⁴⁵ 這是陳志明教授 1990 年於峇峇會議上發表：“The Baba and the Malay Language”的講詞，轉引自 William Gwee Thian Hock, *Mas Sepuluh: Baba Conversational Gems* (Singapore: Armour Publishing Pte Ltd., 1993), p. xxxv.

⁴⁶ 參見 Felix Chia, *Ala Sayang*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1983), pp. 52-53; Tan Chee Beng, *Chinese Peranakan Heritage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Kuala Lumpur: Fajar Bakti, 1993), p. 52.

⁴⁷ 這些書其中包括有：Felix Chia, *The Babas* (Singapore: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1980); Felix Chia, *Ala Sayang*,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1983) 等。

可或缺的工具書。

觀察這股語言復興潮，Anne Pakir認為，峇峇對語言的認同和積極態度是可見的，然而，這並不能保證語言的生存。和 50 年前相比，峇峇馬來語的使用人口已經大量銳減，此外，現實客觀因素諸如城市化、現代化、族外婚、宗教信仰的改變等，都在不斷的侵蝕著峇峇的社會與語言⁴⁸。1940 年代以後，語言的「轉語現象」(從峇峇馬來語轉到英語)在峇峇社會當中相當普遍，直到 20 世紀末期，許多峇峇家庭已經淪為「單語家庭」，目前除了少數能同時操漢語外，英語已成了生活上唯一的溝通語。換句話說，從目前的情況看來，年經一輩峇峇對語言的認同與積極態度，是屬於根基性的情感連繫 (primordial attachment)，語言，無庸質疑，是民族認同的一個重要指標，然而，語言的認同與使用往往也具有「工具性」的依附作用，以現在年輕一代一些能講峇峇馬來語，卻不能流利溝通的情況看來，峇峇馬來語的生命空間已被擠壓得搖搖欲墜！當然，我們可以樂觀的說，有這樣的復甦總是好的，未來如何無法預料，也因此，峇峇馬來語的斷層現象如何能和 50 年前的「原音原味」接軌？又如何避免語言趨利性作祟？等問題，正是我們現在應該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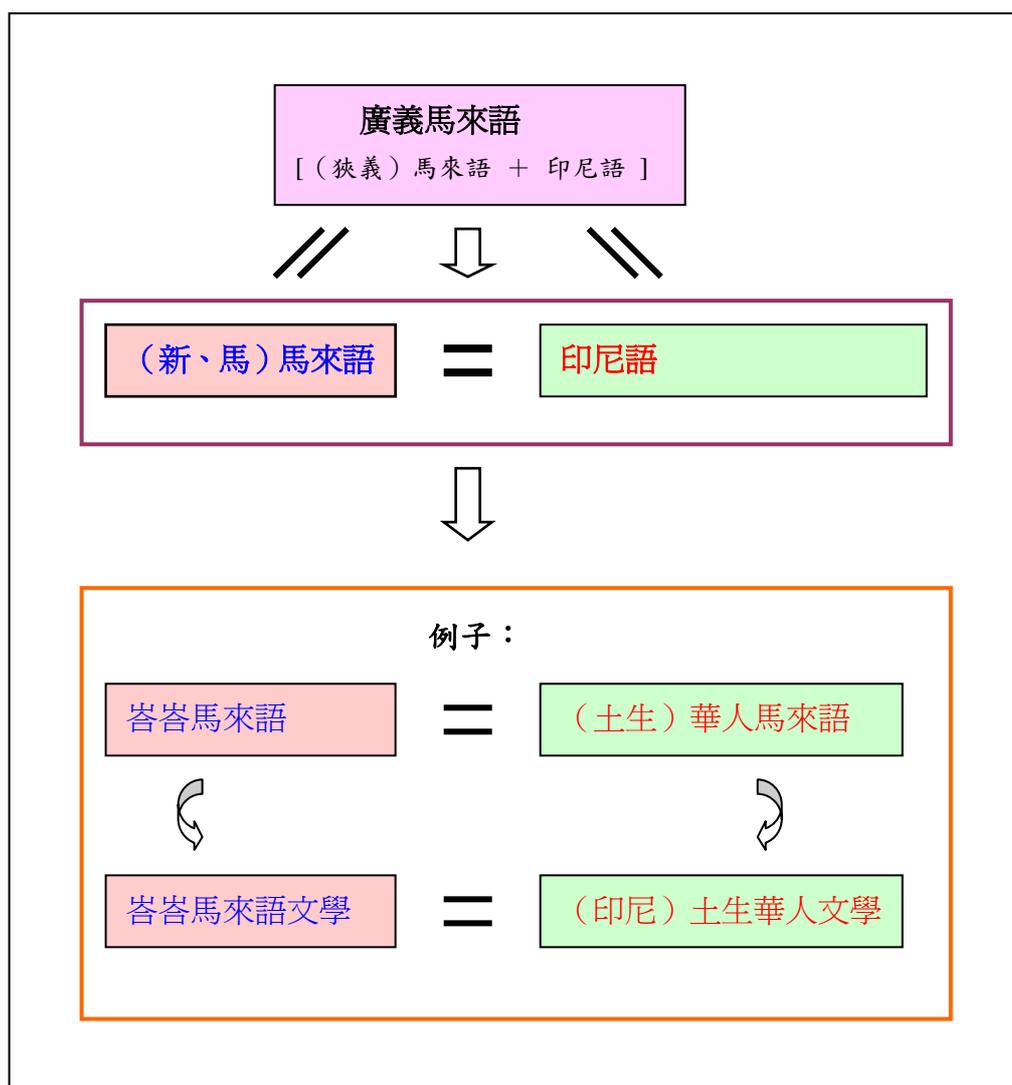
五、峇峇馬來語 與 (印尼) 土生華人馬來語之比較

談及新、馬兩地的「土生華人」，尤其具有母系馬來血統者，一般難免的也會附帶提到印尼的土生華人，況且從整個歷史背景及文化相似度看，我們實在無法把新馬峇峇與印尼土生華人之間的聯繫一刀切斷⁴⁹。可是也因為這樣，許多學者常常喜歡把兩者混為一談，而模糊了其間因時空及客觀發展不同所造成的差異，這種情況尤其經常發生在「馬來語」的論述上。以「華語」學界為例，長期以來籠統 (或說廣義式) 的「馬來語研究」，造成了許多不明就理者的「泛馬來語」認知，誤將現代的印尼語等同於新馬地區所使用的「馬來語」，而無察於兩者其實「形似而神異」，甚至以偏概全，以這套「廣義馬來語模式」(見表 1-1) 套用到印尼及新馬相關的馬來議題上。

⁴⁸ 詳見 Anne Pakir, "The Linguistic Heritage of the Peranakans", in *Mas Sepuloh: Baba Conversational Germs* (Singapore: Armour Publishing Pte Ltd., 1993), pp. xii-xiii.

⁴⁹ 例如以筆者的 1970 年代出生的蘇姓學弟為例，他是馬六甲峇峇，從小卻由來自印尼的土生(華人)奶媽帶大。

表 1-1：廣義馬來語模式



關於(新馬)馬來語和印尼語之間的區別，以及兩地土生華人的語言對前兩者的影響性問題，筆者將留待第五章進一步探討，這裡筆者將注重於兩地「土生華人」馬來語的比較。有鑑於峇峇馬來語常因其混合各種語言元素而被認為是「混雜」的「低級馬來語」，因此，這裡我們先來聊解一下馬來語所謂「高級」、「低級」以及兩者的使用情形，進而再釐清新馬「峇峇馬來語」和印尼「華人馬來語」之間的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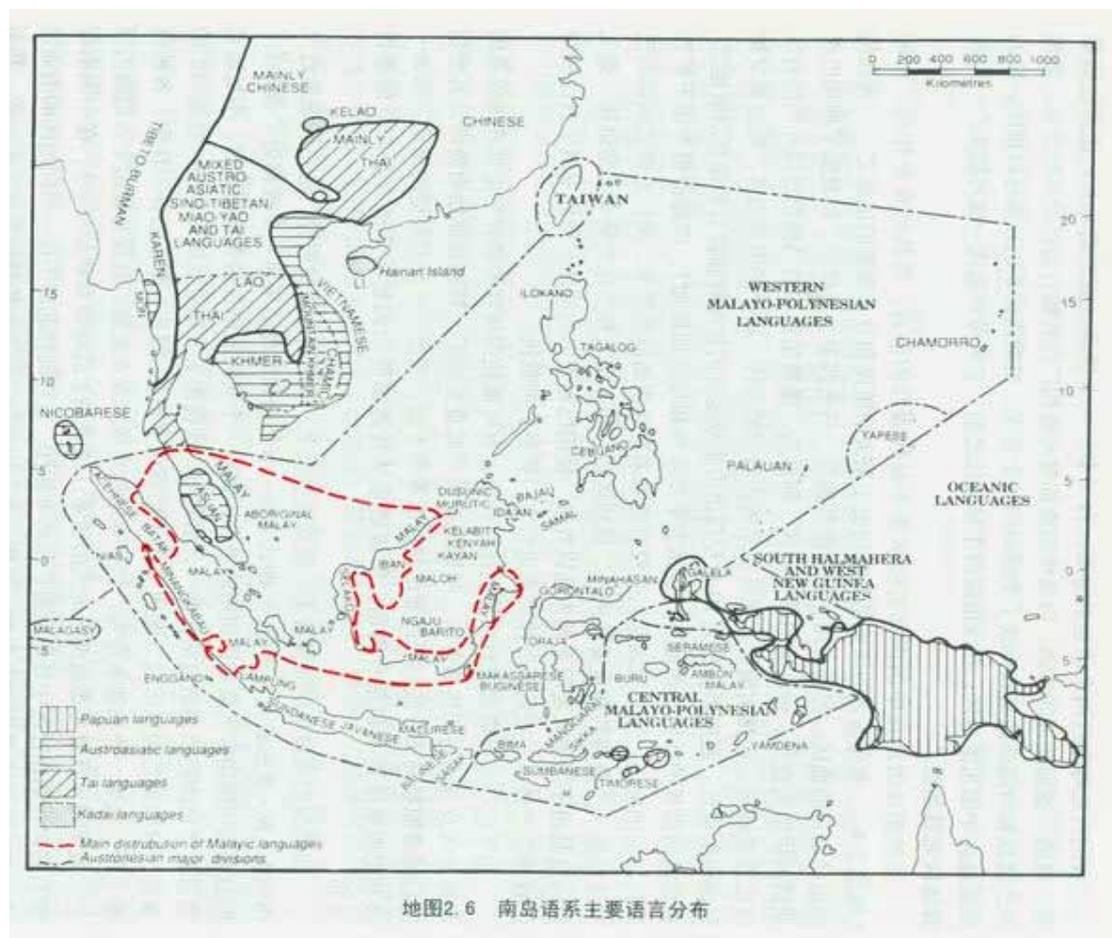
首先，從表 1-2 我們可清楚看出，所謂「低級馬來語」其實只是相對「高級馬來語」而言，而標準則在於其通俗性和在語音詞匯上的相對「不純」。根據 1913 年 Shellabear 的研究，18 世紀初期，「高級馬來語」使用區主要集中在馬六甲海峽兩岸，西起蘇門達臘島東岸，東至馬來半島，北起泰國南部，南到新加坡以南的廖內群島⁵⁰。見圖 1-II，若從國界上劃分，它是佔新、馬兩地主要的語言，擁有

⁵⁰ Rev. W. G. Shellabear, 'Baba Mala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nguage of the Straits-born Chinese', *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no. 65(1913), pp. 49-63.

龐大的馬來語使用人口，既是馬來人的日常用語，也是用來書寫文本的書面語。然而在印尼，馬來人只是少數民族，且聚居於靠近馬來半島的廖內群島及蘇門達臘島，在廣大的印尼群島中，「標準馬來語」不僅是弱勢語言，還是大多數人認為的「死亡語言」。弔詭的是，這語言卻在印尼獨立後，被「異地異族」（爪哇島，爪哇人等）借用，發展成為能活用的「印尼語」。

另一方面，「低級馬來語」主要通行於馬來群島各大貿易港口及商業城市。由於使用人口兼及各族，其語言變化性非常高，「混合語」的模式常會因地域及參與民族的不同而改變，例如在印尼華人社區變成「華人馬來語」，而在早期新馬的峇峇華人社區則演化成「峇峇馬來語」，兩者之間的差異，從表 1-2 便一覽無遺。

圖 1-II：「標準馬來語」使用地區（---虛線範圍）



資料來源：尼古拉斯·塔林主編，《劍橋東南亞史》，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頁 90。紅虛線範圍經筆者加工。

表 1-2：高級馬來語與低級馬來語的比較⁵¹

語言 比較項目	高級馬來語 (High Malay)	低級馬來語 (Low Malay)
其他稱謂	標準馬來語 (Standard Malay)、純馬來語 (Pure Malay)	通俗馬來語 (Colloquial Malay)、巴剎 (市場) 馬來語 (Bazaar Malay)
定義	<p>→馬來語書面語，例如在馬六甲與亞齊勢力興盛時期 (15 世紀~17 世紀)，是書寫及學習馬來古典文學的語言。並且是馬六甲海峽沿岸地區馬來人的口語。</p> <p>→因絕大部分的馬來人都定居鄉下，所以又被認為是「鄉下話」。</p>	<p>→歐洲人、華人、印度人、馬來人、混血兒、爪哇人及其他在這地區經商的民族之間的交際語。</p> <p>→因通行於海峽殖民地、各大城市及商場，所以被認為是商業語言。</p> <p>→「馬來混合語」</p>
使用情況	<p>1. 英屬「馬來亞」：馬來半島、新加坡。 →馬來人 (主體民族) →非常活躍，是日常會話的口語，也是書寫馬來文學的書面語。</p> <p>2. 荷屬東印度公司：蘇門達臘東岸、廖內群島 →馬來人 (少數民族) →一般只限於官方、學校及正式場合。絕大多數的荷屬東印度公司地區的居民不諳標準馬來語。少部分有學過者都只把他當成書寫馬來文學的書面語，並認為這是「已死的語言」。</p>	<p>1. 英屬「馬來亞」：海峽殖民地、各大城市及商場上各民族之間的交際語。</p> <p>2. 荷屬東印度公司：爪哇島 →爪哇人、巽他人及其他各民族之間的交際語。(低級馬來語並不是爪哇島原住民的民族語言，它基本上是 18 世紀時，荷蘭人從印度尼西亞東部各島嶼引入的奴隸所帶來的「外來語」。)</p>
外來語的影響	極少	多
客觀因素導致的變化	變化極小、穩定	<p>變化極大</p> <p>變體 (例子)：</p> <p>1. 英屬「馬來亞」：峇峇馬來語</p> <p>2. 荷蘭東印度公司：(土生) 華人馬來語</p>

⁵¹ 本表製作的主要參考資料為：Rev. W. G. Shellabear, 'Baba Mala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nguage of the Straits-born Chinese', *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no. 65(1913), pp. 49-63. 許友年，〈試論華人馬來語的歷史作用〉收入《東南亞華人語言研究》(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1999)，頁 91-108。

表 1-3：峇峇馬來語與（印尼）華人馬來語的比較

語言 比較項目	峇峇馬來語 (Bahasa Melayu Baba)	華人馬來語 (Bahasa Melayu Tionghua)																												
原型	通俗馬來語 (馬六甲馬來語)	通俗馬來語 (巴達維馬來語)																												
主要使用地區	新加坡、馬六甲、檳榔嶼	爪哇島																												
次要吸收元素（主體馬來語及 Holo 語之外）	1. 爪哇語、巽他語等印尼群島民族語言（吸收成分比（土生）華人馬來語少，但比「標準馬來語」多） 2. 英語	1. 爪哇語、巽他語等印尼群島民族語言（受影響程度比峇峇馬來語多） 2. 荷蘭語																												
羅馬字母拼音法	英語模式 例子： ⁵² <table border="1" data-bbox="502 817 801 1164"> <thead> <tr> <th>拼音</th> <th>例子</th> </tr> </thead> <tbody> <tr> <td>ch</td> <td>Chrita</td> </tr> <tr> <td>j</td> <td>Jalan</td> </tr> <tr> <td>ny</td> <td>Nya</td> </tr> <tr> <td>u</td> <td>Pun</td> </tr> <tr> <td>y</td> <td>Yang</td> </tr> <tr> <td>kh</td> <td>Akhir</td> </tr> </tbody> </table>	拼音	例子	ch	Chrita	j	Jalan	ny	Nya	u	Pun	y	Yang	kh	Akhir	荷蘭語模式 <table border="1" data-bbox="970 817 1233 1164"> <thead> <tr> <th>拼音</th> <th>例子</th> </tr> </thead> <tbody> <tr> <td>tj</td> <td>Tjrita</td> </tr> <tr> <td>dj</td> <td>Djalan</td> </tr> <tr> <td>nj</td> <td>Nja</td> </tr> <tr> <td>oe</td> <td>Poen</td> </tr> <tr> <td>j</td> <td>jang</td> </tr> <tr> <td>ch</td> <td>Achir</td> </tr> </tbody> </table>	拼音	例子	tj	Tjrita	dj	Djalan	nj	Nja	oe	Poen	j	jang	ch	Achir
拼音	例子																													
ch	Chrita																													
j	Jalan																													
ny	Nya																													
u	Pun																													
y	Yang																													
kh	Akhir																													
拼音	例子																													
tj	Tjrita																													
dj	Djalan																													
nj	Nja																													
oe	Poen																													
j	jang																													
ch	Achir																													
基本模式	[通俗馬來語 + Holo 語] + (爪哇語、巽他語等) + 英語 + 其他	[通俗馬來語 + Holo 語] + (爪哇語、巽他語等) + 荷蘭語 + 其他																												

第二節 （峇峇）福建話

德國學者 Jürgen Rudolph 曾以宋佛儉 (Song Hoot Kiam, 1830-1900)、陳若錦 (Tan Jiak Kim, 1858-1917)、陳文進 (Tan Boon Chin, 1857-1933) 及曾錦文 (Chan Kim Boon) 等 “Chinese-speaking Babas” 為例證，認為：

It is incorrect to say that the Babas...could not speak ‘Chinese’. In fact, many could speak Hokkien and other so-called ‘dialects’. However, unlike other those born in China, many of the Babas were fluent in English and Baba Malay.⁵³

⁵² 參考資料：魯白野編，《實用馬華英大辭典》（星洲：星洲世界書局，1959）；劉居然、王復泰，《馬來亞語·漢語辭典》（台北：名山出版社，1987）；郭壽華，《新·馬通鑑》（臺北：郭壽華出版，1967）。

⁵³ 詳見 Jürgen Rudolph, *Reconstructing Identity: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Babas Singapore* (Aldershot: Ashgate Pub. Ltd., 1998), pp.313-314; 文引自 p.313。關於峇峇的「漢語經驗」，另可參見 Lim Boon

(譯文：說峇峇不會說漢語 (Chinese)，是不確切的。事實上，他們之中很多人會講福建話和其他所謂的「方言」。不過，和那些在中國出生的華人不同，很多峇峇同時能講流利的英語和峇峇馬來語。)

Jürgen Rudolph 的認知挑明了一點，即在能流利的掌握英語及峇峇馬來語的同時，峇峇並沒有全面「背祖『語』忘宗『言』」。當然，這裡 Jürgen Rudolph 所指的“speak ‘Chinese’”，若從漢系諸語的角度檢視，概念上似乎過於籠統，讓人無法從英文“Chinese-speaking”一詞找到明確的指涉對象，是講華語？福建話？還是潮州話、客家話？以致讓人對峇峇“could (not) speak ‘Chinese’”一事仍停留在「似是而非」的印象。

再來我們看看張木欽在《荷蘭街口夕陽斜》中的敘述：

甲、檳、新三地峇峇，以馬六甲的為最悠久，儼然是峇峇正宗。……之中，又以福建峇峇為『上品』，潮州峇峇被認為品級較低……⁵⁴

這段話明確的告訴了讀者，峇峇社會內部的族源分野與階級性。不僅福建及潮州峇峇，其實峇峇社會還有像李光耀家族這類的客家峇峇，可見，峇峇的漢系語源事實上不僅Holo話一種。只是，由於福建峇峇無論在歷史深度、語言的影響、人口數和「品級」上，都超前於其他漢系峇峇許多，因此，在談及峇峇文化時，幾乎都以「福建峇峇」為代表，而其他漢系民族的文化 and 語言在峇峇文化中的表徵，其實也是非常隱性的。另外，根據許友年的研究，在他統計過的八部印度尼西語和馬來語詞典中所收入標明為漢語借詞共 511 個，其中Holo語借詞就有大約 456 個，佔有率高達 89.2%，⁵⁵由此證明，在東南亞華巫民族的交流使上，Holo話的影響相對其他漢系語言，其重要性是非常顯著的。因此，這一節在講到峇峇人的「漢系語言」經驗時，筆者將只著重於「(峇峇)福建話」。⁵⁶

正如前文有說，在新、馬兩地，官方都認定華人的「母語」或民族語言是華語，這種本質上的「誤認」，往往造成一般人的「誤解」。事實上，華語雖為華人的標準語言，但在華人之間，華語只在少數人的交談或某些正式場合中才派得上用場。雖然講華語的機率隨著年輕一代的逐漸「華語化」而有增加的趨勢，但一般華人生活中的主要語言，還是各自的「家鄉話」，即廣府話、福建話、潮州話等漢系語言⁵⁷。除了不會講任何漢系語言的華人外(例如只會講英語的峇峇)，「方

Keng, “The so-called clash of races in Malaya” in *Straits Chinese Annual*, pp. 1-11, 以及 Ruth Ho, *Rainbow Round My Shoulder*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1975), p. 42.

⁵⁴ 張木欽，《荷蘭街口夕陽斜——峇峇文化：一次文化統合的奇異經驗》(吉隆坡：大將事業社，2000)，頁 27。

⁵⁵ 參見許友年，〈閩南方言對印尼語和馬來語的影響〉，載於《福建師大學報》，1981 第二期（哲學社會科學版），頁 112-116。

⁵⁶ 華語，在東南亞尤其新、馬地區，其概念有別於「漢語」。其詞義相當於現代中國人所說的「普通話」，或兩岸三地所謂的「國語」。東南亞國家的華人雖各有方言群認同，在多元民族的社會中，卻也同時擁有「華族共同的語言」是「華語」的想法。他們並不習慣於「普通話」或「現代漢語」的概念，當然也不可能用「國語」一詞。漢語，則指廣義包含華語、及其他「方言」在內的漢族語言。

⁵⁷ 這些所謂的「家鄉話」，在新馬一帶被泛稱為「方言」，這種分法固然有受到沿自早期中國官方的非語言學非民族學概念（北平官話以外的漢系語言皆為方言）的分類法所影響，但若從「家

言」，其實才是新馬華人真正的母語。因此，在談及同樣具有「華人」認同的峇峇時，除了峇峇馬來語及英語，接下來在峇峇社會歷史及現實生活中較有碰觸的，則當屬峇峇大宗福建峇峇的祖源語——「福建話」。

從梁紹文的遊記（見第一章前言）中我們知道，1920年代，馬六甲的峇峇中其實有少部分會講「福建話」。2002年3月當筆者到訪馬六甲峇峇公會（*Persatuan Peranakan Cina Melaka*）時，受訪的峇峇對內講峇峇馬來語，對外也能交替以英語、「福建話」受訪⁵⁸。只是，新馬地區華人講的所謂「福建話」，其實已經是一種受當地文化所涵化的語言，其中「檳城福建話」便是一個例子。回歸峇峇的語言經驗，若要作全面性的瞭解，就不得不提檳城峇峇和他們的主要語言「峇峇福建話」。而談及峇峇福建話，則必定會與「檳城福建話」有所牽扯，因這可說是目前峇峇社會中僅存的「福建話活化石」。因此，本節的討論範疇將分為兩個層次：（一）福建話、（二）峇峇福建話。

一、福建話

既然語言已經被馬來語涵化，以峇峇馬來語為母語，峇峇究竟是怎麼懂得福建話的？又福建話在以峇峇馬來語及英語為重的峇峇人當中，又是如何做到一息尚存？要解答這些問題，首先就必須從早期華人的「方言」教育談起。

私塾教育則是新馬華教在啓蒙時期唯一的教育形式。早期的華教都是承自中國南方的「方言」教育，即以私塾學堂的形態以「漢字方音」傳授中國文化知識，無論是自設、自請或公開的私塾，塾師一般都根據自己的「方言」教導族群內子弟，因而有所謂的粵語私塾、閩語私塾、潮語私塾及客語私塾等。⁵⁹而教授的課程主要包括《幼學瓊林》、《千字文》、《三字經》、《百家姓》以及一些簡單的尺牘、珠算等教導修身、謀生的科目。根據鄭良樹的研究，我們有理由相信，早在十八

鄉話」的角度切入，這些「方言」來到南洋，在早期華人移民社會當中，其實已經附帶了一層「來自何『方』？」的意涵，筆者認為，這裡的「方言」概念已有所轉向，迄今，新、馬地區華人所謂的「方言」，其意義更偏重於民族團體的認同（或被稱為「方言群認同」，其概念可參見麥留芳，《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5））。以及東南亞華人「祖籍地」的追溯。當某華人A問：「妳家裡講甚麼話？」或「你是甚麼人？」，而華人B答：「我家裡講福建話」、「我是福建人。」時，一般當地華人能會意的是：B講福建話，是福建人；但這僅止於B的父系祖先是來自福建（祖籍地概念）的想法，而不是B真的是中國的福建人，B仍是馬來西亞或新加坡華人（民族範疇），是新馬華人內部的「福建人」（民族團體或「方言群」範疇）。換言之，在當地，「福建人」的認定界線僅在「華族」內部的各「民族團體」，而沒有擴大到「民族」（*ethnos*）甚或國族（*nationality*）的範疇。

⁵⁸ 2002/03/17日馬六甲田野記錄。另，*Persatuan Peranakan Cina Melaka*，有些學者也將之譯為「馬六甲伯拉奈幹華人公會」（1984）。

⁵⁹ 早期的私塾學堂，形式上主要分為三種：（一）教館、坐館：由富有人家「自請」塾師到家中，為自己及親子子弟授課；（二）家塾、私塾：塾師在家中「自設」講帳，在自家中開館授課；（三）義學、義塾：富裕者個人，或群體禮聘教師，在一個公開場所設塾，「公開」招收族中子弟或家境貧寒子弟，免費授課。關於私塾學堂形式的討論，詳見，鄭良樹，《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總會，1998），頁31-39；另見陳育崧，〈馬華教育近百年史緒論〉《椰陰館文存》卷二（新加坡：南洋學會，1983），頁227。

世紀末期，馬來亞華社已經出現簡陋的私塾教育。最先極可能在馬六甲，檳城與新加坡接續跟進，而後再由「三州府」擴散到新馬其他內陸地區。此外，根據目前史料顯示，檳城及新加坡的「福建幫」是最早將宗親會及會館帶進華教活動中的民族團體，他們在自己的社群組織內開辦了富有辦學精神和目標的閩南語私塾，免費教導自己族團內的子弟，這事件間接刺激了其他「方言」族團，紛紛興辦學塾⁶⁰。而私塾教育的辦學情況，以新加坡為例，1887年曾到訪新加坡的李鐘珪在其著作《新加坡風土記》曾記錄道：

閩、廣士子在叻授徒者，頗不乏人。⁶¹

此外，《叻報》於1890年也有報導：

叻中書塾，自請儒師以及自設講帳者外，其餘如萃英書院、培蘭書室、毓蘭書室、養正書屋、樂英書室等，多至不可勝言。⁶²

可見在19世紀中期，私塾教育在新馬華人社會當中是頗為熱絡的。峇峇作為早期甲、檳、新三地華人社會的主體，加上在峇峇社會中人口眾多的「福建幫」，以及第一代、第二代峇峇對中華文化清晰的記憶等等因素，我們可以推測，峇峇無可避免的會與這股教育潮流有所瓜葛。事實上，經過史料的耙梳（見表1-4），我們發現到，峇峇不僅參與私塾教育的興辦，許多峇峇在成長過程中都上過私塾學堂，即便是受英語教育的峇峇，則往往會在其入學前，接受私塾「方言」啟蒙教育。

表 1-4：峇峇在私塾教育的參與實例⁶³

人物	概述
陳金聲 (1805-1864)	陳氏為早期新加坡閩幫領袖及富商，生意網絡含括新加坡及馬六甲。陳氏出生於馬六甲，幼年就讀私塾學堂，也進教會學校學習英文、荷文。能操福建話、峇峇馬來語及英語等。1849年創辦崇文閣（義學，新加坡）；1854年創辦萃英書院（義學，新加坡，以Holo語教學）
陳明水 (1828-1884)	出身馬六甲峇峇，能操英語及峇峇馬來語。筆者搜索資料中未提及福建話能力，但以其做為新加坡永春會館領袖的角色看，必定也能講福建話。1854年與陳金聲創辦萃英書院。
陳文進 (1857-1933)	出生馬六甲，幼年在馬六甲「華文」學堂就讀，十二歲赴新加坡就讀萊佛士書院。
李清輝 (183?-1896)	出生馬六甲，19世紀中期到新加坡。積極參與永春會館，資助萃英書院，並任考官，且曾以中文書寫〈東游紀略〉，刊於早期《叻報》，可見他應會講福建話，懂漢文，也受過私塾教育。
林義順 (1879-1936)	出生於新加坡，童年入家塾學習中文，十歲進聖約翰書院和英華學校讀英文。
曾錦文 (1851-1920)	出生於檳城，幼年就讀於檳城大英義學，家中亦請私塾老師教導「華文」，1866年被父親送往中國福州，進入馬尾水師學堂（即海軍學校）就讀。

⁶⁰ 根據史料記載，馬六甲確定在1815年已有私塾學堂的存在，新加坡在1829年肯定已有私塾學堂，而檳城最遲1830年已有私塾學堂。詳見鄭良樹，《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總會，1998），頁1-44。

⁶¹ 李鐘珪，《新加坡風土記》（新加坡：南洋編譯所，1947（1887）），頁9。

⁶² 《叻報》，1890年3月13日報導。

⁶³ 本表係根據以下資料整理而成：柯木林，《新華歷史人物列傳》（新加坡：教育出版（私）公司，1995）。鄭良樹，《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總會，1998）。黃堯，〈華文與峇峇文學〉，《新·馬華人志》（香港：明鑑出版社，1967）。

可見早期的峇峇儘管以峇峇馬來語為母語，部分人卻不會真正與父系的「福建話」隔絕，這一方面是傳承自第一代的峇峇，但更大程度上，是因為源源不絕的福建移民所帶來的衝激，尤其是在 19 世紀中期中國出生的華人移民日漸增多，為便於溝通、鞏固通商網絡，一些峇峇「重拾」漢語，尤其 Holo 話，也唯有如此，他們才能真正參與當地華人社團（如會館、宗親會），甚至領導群倫。只是，從整體來看，這種情況在峇峇社會中仍算少數，尤其隨著第三代的出現，對「祖源地」的疏離，加上英語教育的繁盛及功利性，事實上直到 19 世紀末，峇峇社會中能懂「福建話」的可說少之又少。然而，這只是偏南的馬六甲與新加坡的情形。而移居北部的檳城峇峇，因當地民族結構的不同，則衍生出另一種「語言格局」。

二、峇峇福建話

檳榔嶼於 1786 年開埠，1826 進入海峽殖民地時期，許多峇峇從馬六甲移入。然而，由於英國殖民者大量引入華工的結果，檳城的非峇峇華人非常多，而馬來人則非常少，從表 1-5 我們可以看到，檳城 1871-1901 年的中國移民持續佔有超過一半（>50%）的人口，直到 1947 年，檳城市內的中國移民人口甚至佔了超過七成的比例。再看表 1-6 的「僑生」比例，1881 年佔 20%，1891 年佔 23%，1901 年雖增加到 26%，但比例上仍比「新客華人」少將近三成。從這樣的人口佈局看，我們不難想像，檳城開發後移居當地的峇峇，很容易便被吸入到當地華人社群裡。

表 1-5：擁有 30%以上中國人口的三州府

年代	31%~50%	51%~70%	71%以上
1871		P, S	
1881		P, S	
1891		M 市, P, S	
1901		M 市, P	S, S 市
1911	M 市, P	P 市, S	S 市
1921	P	M 市, P 市	S, S 市
1931	M, P	P 市	M 市; S, S 市
1947	P 縣		M 市; P 市; S, S 市

資料引自：麥留芳，《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5），頁 53。

表 1-6：檳、甲、新「方言群」人口所佔百分比

方言群	1881		1891			1901			1911			1921			1931			1947		
	檳	呷	星	檳	呷	星	檳	呷	星	檳	呷	星	檳	呷	星	檳	呷	星	檳	呷
僑生	20	27	11	23	28	9	26	26	-	-	-	-	-	-	-	-	-	-	-	-
福建人	30	22	37	32	26	36	35	29	44	60	32	44	53	40	43	45	40	42	43	39
廣東人	20	7	21	23	7	19	22	7	23	24	9	25	27	13	22	22	11	23	22	14
潮州人	11	4	18	12	5	17	7	3	18	6	7	17	6	5	20	6	6	23	8	8
海南人	9	26	7	3	24	6	3	23	5	3	34	5	3	22	5	3	16	7	4	12
客家人	10	15	6	7	12	5	7	10	1	6	16	5	9	19	5	10	23	6	9	24

資料引自：麥留芳，《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5），頁 71。

再來看各個語言族團的人口比例(表 1-6)，從 1881 年到 1947 年操福建話的人口一直都佔有最大的比率，尤其在 1911 年，其人口佔有率更高達 60%，之後佔有比例雖有微幅下降，但佔有率始終徘徊在五成左右，反觀操其他語言的人口，如廣東人、潮州人、客家人及海南人，其人口數的增減幅度始終是非常小的，並沒有出現如福建人般在 1911 年的比率暴漲。當然，我們不排除 1911 年福建人口的大幅增長是由於普查方式的改變，有近 3 成的「僑生」人口被併入「福建人」的可能性，但這樣的數字改變正好也凸顯了一些現象。首先，既然說是以「方言」為統計原則，「僑生」的被併入「福建人」，正好說明了檳城「僑生」的峇峇馬來語逐漸淡化，以致人口統計時讓外人看不到這群僑生特有的語言界線；而峇峇馬來語的淡化也就表示峇峇的語言已被其他族團的語言所涵化。次之，從福建人口佔多數比例的具體事實看，再到「僑生」人口被併入「福建人」人口的猜測看，我們有理由相信，直到 1911 年，檳城的峇峇至少在語言上已被「福建人」所「同化」了。畢竟峇峇文化裡有太多福建文化元素，因此一旦碰上強勢的「純福建人」，彼此之間的那一點「靈犀」必一點就通，「涵化」現象的發生其實一點也不難。

因此，檳城峇峇除了講峇峇馬來語，也講福建話，兩者相處日久，語言逐漸受到涵化，峇峇馬來語漸漸消失，而為非峇峇華人的福建話所同化，僅留下峇峇的口音及詞語（實為馬來詞語），成為今日的「峇峇福建話」。峇峇福建話的屬性，在語法和語音上，主要偏 Holo 語，但詞彙上，則夾雜了許多馬來詞彙。其與峇峇馬來語的區別，可透過以下公式瞭解：

$$\begin{array}{c}
 \boxed{\text{峇峇馬來語} = \text{混雜馬來語 (主)} + \text{Holo 語 (主)} + \text{其他外語 (輔)}} \\
 \text{VS} \\
 \boxed{\text{峇峇福建話} = \text{檳城福建話 (主)} + \text{峇峇馬來話 (輔)} + \text{其他外語 (輔)}}
 \end{array}$$

實際上，在今天華人人口佔將近七成的檳城，峇峇福建話幾乎與檳城福建話融為一體，唯一差的別在於受馬來語影響的深淺，語言中混雜馬來語詞彙的多寡。此

外，正如前文所說，檳城受英文教育的華人特別多，很多華人在家出外都習慣性講英語，峇峇人當然也不例外，因此，峇峇福建話某程度上也受英語影響。

既然檳城的華人人口那麼多，早期的漢語私塾當然也不會少，檳城峇峇被「福建話」涵化，是否意味著語言也完全改成「福建話」呢？其實不然。整體上，由於早期的私塾學堂無論在設備或課程上都過於簡陋、不切實際，並且長期停留在「啓蒙教育」的階段，許多峇峇父母必不可免的要把孩子送到英校去接受完整的教育，學習實用的英語。曾於 1886 年（清光緒十二年）訪問新加坡的鄒代鈞，曾在其著作《西征紀程》回憶道：

華人居此者，閩籍居其七，粵籍居其三，多擁厚貲為富貴，置業傳子孫，英人歲稅之，其衣冠語言、禮儀風俗，尚守華制，惜文教未興，子弟之聰俊者皆入西塾，通西文，聖經賢傳竟不與目。……⁶⁴

此外，《叻報》1889 年元月 19 日的〈社論〉也評道：

本坡之人，每喜其子弟誦習英文，而于華文一端，轉從其略。今日之英文，固為時尚，有志者不可以不學，然身為華人，則當為之兼習中西文字，固不宜徒習西文也。

轉入本世紀初期，1909 年抵新的薩君陸在考察當地學務後，則報告道：

各種社會，一切習慣，率用巫語；而生長此地者，復以中國言文為無用……業商之人為保護個人財產計，為內地行動自由計，為馳赴荷屬、法屬各島一身護符計，不得不入英籍，以商業應用或學英語，或習英文不願歸國，遂視吾國普通教育為不重……⁶⁵

總而言之，十九世紀下半葉，華人私塾學堂雖普遍存在于華族聚居的城鎮，但相較於英文學塾的蒸蒸日上，漢語私塾學堂的教育始終是停滯不前，上文薩君陸等人的評論，便是這種情況的最佳註腳。因此，儘管早期的私塾教育使峇峇不至於完全和「祖先的語言」失去聯絡，但實質上，這類教育對於峇峇的語言使用影響性不大，真正衝擊「峇峇馬來語」的，仍是英語的入侵。出生峇峇的陳省堂在 1894 便曾慨嘆道：

蓋南洋子弟多不欲講究華書，而好攻西文，間有精于西文者，則重西教而輕華教；學之未至者，則其心無所主，是以為人所愚，而以毛亞抹怒為千古第一救世之聖人，竟不知我國歷代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為何人也。跡其所為，恆有忘本悖理之事。嗟乎！世風日下，可勝嘆哉！尚冀為人父兄者，教其子弟學西文，亦當讀華書，使其心有所歸，不致化為楊墨，則華人幸甚！風俗幸甚！⁶⁶

⁶⁴ 鄒氏，新化人，候選知縣，引文自其著《西征紀程》。另見鄭良樹，《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總會，1998），頁 34。

⁶⁵ 引自薩君陸〈調查南洋學務報告〉，收入《福建教育官報》第二十二期，宣統二年七月，頁 3。

⁶⁶ 引自陳省堂，〈祀非其鬼〉（原載《星報》，1894.03.30），見葉鐘鈴編，《陳省堂文集》（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4），頁 103。

第三節 英語

峇峇社會的英語使用情形，起源英國殖民時期的（民族）語言政策及西方人的傳教活動。首先，爲了安撫馬來貴族階級，英國統治者實行「雙語政策」，承認馬來語享有與英語一樣的「官方語言」地位，以維護馬來人在政治、經濟及教育上的特權，並撥款建立馬來語學校，但實質上這些輔助只到小學教育的階段，對於馬來教育，殖民者的基本態度僅僅是「培育馬來農（漁）民成爲更好的農（漁）民」，並且，馬來學校的基本課程主要是學習書寫馬來文和阿拉伯字母、背誦可蘭經文（Koran）等⁶⁷，著重馬來社會的文化知識灌輸，因此馬來學校一般都只招收馬來子弟，並不對外族開放。至於華文及淡米爾語學校，殖民者雖允許這類學校的存在，卻採取「放牛吃草」的態度，任其自生自滅。反觀英語教育，政府不僅積極建立英語學校，後期並津貼教會學校，甚至設立獎學金，例如「女皇獎學金」（Queen's Scholarship），培養更多具備英語能力的專業人才，以輔助殖民者的統治⁶⁸。由英國殖民政府所資助的英語學校類型爲「大英義學」（free schools），另外一型則是由傳教人士所私立的「教會學校」（mission school）⁶⁹。基本上，英語學校多半設立於城鎮地區，由於峇峇多住在城市或近郊，因此要讓孩子受教育，峇峇父母們也就順理成章的把孩子送入英校，而早期對峇峇社會文化及認同影響深巨的英語學校，主要包括了以下五間。（見表 1-7）

表 1-7：海峽殖民地時期設立的英語學校

年代	學校	地點	備註
1814	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	馬六甲	
1816	檳城義學（Penang Free School）	檳城	
1823	新加坡學院（Singapore Institute）	新加坡	於 1867 年改稱 Raffles Institute
1826	馬六甲義學（Malacca Free School）	馬六甲	自 1867 改稱 Malacca High School
1899	新加坡華人女校（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	新加坡	第一間女子學校

以新加坡華人女子學校爲例，直到 1920 年代，它已成功培育出許多「雙語娘惹」，除了峇峇馬來語，也能掌握英語。筆者根據《新加坡華人百年史》書內所附載的兩張該校師生的照片估算學生人數（見圖 1-III & 圖 1-IV），1900 有學生約 33 人，

⁶⁷ T. J. Newbold, *Political and Statistical Account of the British Settlements i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viz. Penang and Singapore, with a history of the Malay States on the Peninsula of Malacca*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1839)), vol. 1, p. 171.

⁶⁸ 「女皇獎學金」（Queen's Scholarship），爲英屬海峽殖民地政府爲當地學生頒發的獎學金。於 1885 年海峽殖民地代理總都史密斯爲紀念英國維多利亞女皇而倡設。1910 年曾停頒，1929 年復頒，1939 年起只頒給新加坡萊佛士書院及英王愛德華七世醫學院畢業生。（參東南亞歷史詞典編輯委員會，《東南亞歷史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5），頁 23-24。）

⁶⁹ 參見葉玉賢，《語言政策與教育——馬來西亞與新加坡之比較》（台北：前衛出版社，2002），頁 13-14。

1913 年則已增長到 114 人左右⁷⁰。娘惹的英語到底好到甚麼程度呢？以 1917 年成立的華人婦女協會 (Chinese Ladies' Association) 首任會長李俊源夫人 (Mrs. Lee Choon Guan) 爲例，「她能夠流利自如地用英語談論任何有趣的事情……對西方音樂尤爲愛好。」⁷¹可見改變的不只是語用狀況，也包括了娘惹們的生活品味。

圖 1-III：新加坡華人女校 (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 1900)



FIRST YEAR OF 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 (1900).

資料來源：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John Murray, 1923; repr.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304.

圖 1-IV：新加坡華人女校 (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 1913)



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 (1913).

資料來源：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John Murray, 1923; repr.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305.

⁷⁰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John Murray, repr.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1923), pp. 304-305.

⁷¹ 李俊源夫人 (1877-1978)，原名：Tan Teck Neo (陳德娘，音譯)，爲富商陳恭錫之女，是唯一獲英王頒大英帝國勳章的華人女性。詳見Herbie Lim Eng Kwan, 'Mandalay Villa: Memories of a Peranakan Mansion', in *Rumah Baba: Life in a Peranakan House* (Singapore: Singapore History Museum, 1998), pp. 25-31; 另見宋旺相，〈新加坡華人百年史〉[中譯本](新加坡：新加坡中華總商會，1993 版)，頁 446-447。

從工具論的角度看，英語作為統治階級的語言，無疑的是權力地位的象徵，接受英文教育，能掌握英語，也就意味著向上層階級晉升。弗里曼曾說，十九世紀的峇峇華人成為華人社會的「優越階層」(Superior Stratum)，在經濟與政治上支配著海峽殖民地的華人社會⁷²。自十九世紀接受英語教育開始，英語的掌握不僅使峇峇商人們左右逢源，也造就了許多專業人才以及在外商公司就業的機會。此外，在政治上，鑑於這群人的雙語能力，能直接以英語溝通，殖民政府承認峇峇股商及領袖們在當地華人社會中的代表地位，甚至委任他們為立法議員、市政委員或其他與華民事務相關的行政單位的職員。因英語而帶來的這種政經優勢，使峇峇人逐漸傾向於英國認同，並自認是「英皇的子民」。

既有認同，則必然會牽涉到歸屬感的問題。如從語言情感依附的層面看，早期峇峇家庭把孩子送返中國唸書，或請「先生」教導孩子漢語的情形雖時有所聞⁷³，然而，隨著第一、第二代峇峇的逝世，被涵化愈深的第三、四代峇峇和中華文化的關係已越見淡漠，讓孩子受漢語教育的情形也日漸銳減。漢語教育的疏遠無形中造成對英語教育的親近，隨著英語的掌握能力越高，在峇峇社會中的使用面越廣，峇峇社會文化被涵化的情況就越不可避免，正如Felix Chia所說：「在嘗到學會英語的甜頭之餘，峇峇隨後必須面對太靠近西方文化的負面影響。」⁷⁴從19世紀開始直到現在，我們必須承認，西方文化已成為峇峇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部分。然而從這點也清楚讓我們看到，英語所帶來的峇峇西化程度有多深，而這正是「殖民化教育」所帶來的影響，隨之而來的，是對於英國「宗主國」的認同，對西方文化生活的認可。因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來臨，英語儘管非峇峇的母語，仍只是峇峇社會的第二語言，但大部分在英語教育及環境中成長的峇峇，其實已經峇峇馬來語、英語不分了。

二戰後峇峇馬來語的沒落，則讓英語在峇峇社會中的地位急速提升，成為生活中的第一語言⁷⁵。2002年年底，馬來西亞檳城的華人政壇，便曾上演一場「娘惹的母語？」的爭議，當時的柑仔園州議員林武燦，嚴厲批評檳州旅遊、文化及藝術委員會主席拿督紀碧真「不懂中文，有損尊嚴」，而拿督紀碧真在回應這類

⁷² Maurice Freedman,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 Longer View* (London: The China Society, 1965), p. 11.

⁷³ 例如，林文慶便曾提及峇峇男孩被送回（中）國受教育之事。而陳達也有報告說，當初中國南部的外移村有華僑所辦的學校，其中有很多有馬來血統的男孩在那兒求學。詳見：Lim Boon Keng, "The Chinese in Malaya", in *Present Day Impression of the Far East and Prominent and Progressive Chinese at Home and Abroad: their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of China, Hong Kong, Indo-China, Malaya and Netherlands India*, ed., W. Feldwick (London: Globe Encyclopedia Co., 1917), p. 876; Chen Ta, *Emigrant Communities in South China: a Study of Overseas Migra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Standards of Living and Social Change* (New York: AMS Press, 1978 (1939)), p.143.

⁷⁴ 意譯。引自：Felix Chia, *Ala Sayang*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1983), p. 83.

⁷⁵ 例如，Dianna Ooi在1967年曾作的一項關於檳城說英語華人的研究，發現檳城受英文教育的華人特別多，甚至有很多華人在家出外都習慣講英語。而這類型「講英語的華人」(English-Speaking Chinese)人口中，多數是「海峽華人」。(參見Dianna Ooi, *A Stud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Chinese of Penang 1900-1941*, M. A. thesis, Universiti Malaya, 1967.)

「華族中心主義」言論時，便強調：

身為娘惹與峇峇的後裔，我的母語是英文，英文以外，我也會講檳城福建話。我是不懂中文，我的英文是有國際水平的，我到很多國家都被認同，還到世界各地給講座。⁷⁶

由此可見，英語經歷了「第二語言期」、「互補期」，直至現在，峇峇馬來語雖仍然作為峇峇認同的重要指標，實則已「名存實亡」，在大部分峇峇的實際生活中，英語已成了從小就開始習用的「母語」。

第四節 華語

「華人與峇峇只是一線之差——很重要的一個分際，就是華人懂得華文華語。」⁷⁷長久以來，這種既是外部也是內部的觀點，為我們塑造了這樣一個印象：「峇峇不懂得華文華語。」是事實嗎？某個程度上來說，確實如此。但這樣的想法也過於以偏蓋全，峇峇與「華語」的關係並不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在普遍的峇峇馬來語及英語群中，其實還是有一些接觸過華語的特例。但必須強調的是，這樣的經驗絕對是建立在雙語或多語的基礎上，而「華語」的地位也始終是處於「外語」或「附加」的位階。

十九世紀中期以後，中國清廷面對內憂外患、經濟困頓的壓力，為了爭取海外華僑的財政支援，於是一改先前的拋棄、嚴禁為懷柔、保護近乎利用的政策，並以新加坡為起點，設置領事處，也間接把中國的「官話」零星帶到新馬地區。但真正的移置，則始於 1904 年（光緒三十年）第一間新式華校——「中華學校」在檳城的設立⁷⁸。從該校的課程綱要瞭解，該校的語言課每周教授 6 小時的英語和 8 小時的「國語」⁷⁹，而這裡所謂的「國語」，則必定是當時中國的國語——「官話」。簡言之，從 1900 年開始，由康有為領導的保皇維新派，以及由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派，相繼抵達新馬地區，雖然兩者訴求有異，但過程中都同樣以灌輸民族意識、鼓吹對中國及中華文化的認同為手段，以致當地華社紛紛響應，開始積極推廣華語教學。1911 年辛亥革命成功，新馬華社直接受到這股革新浪潮鼓舞，民間或自資興辦、或將原有的私塾學堂改為新式的華語學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如雨後春筍般冒出的新式華語學校已漸漸取代舊式私塾教育，並在

⁷⁶ 參見〈紀碧真促檳州議員勿在議會挑中文課題〉，刊於《星洲日報》，馬來西亞，2002 年 11 月 16 日；〈紀碧真重申：我的母語是福建語和英語〉，刊於《星洲日報》，馬來西亞，2002 年 11 月 19 日。

⁷⁷ 文引自張木欽，《荷蘭街口夕陽斜——峇峇文化：一次文化統合的奇異經驗》（吉隆坡：大將事業社，2000），頁 21。張氏的說法可代表「外部觀點」，而「內部觀點」主要建基於筆者的田調訪談上（2003 年 3 月及 2003 年 11 月），所有的峇峇報導人在談及「峇峇的語言」時，第一反映會提及“Baba Malay, English and little bit Hokkien”，但沒有人會提及“Mandarin”。

⁷⁸ 張弼士為中華學校的創辦人之一，關於中華學校的設立，可參見鄭國祥，〈張弼士其人〉，《檳城散記》（新加坡：世界書局，1958），頁 97-107。另見迦陵生撰，〈張弼士與檳城文化教育〉，收入《南洋文摘》第一卷第二十一期（新加坡：世界書局，1960），頁 37。

⁷⁹ 參見鄭良樹，《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總會，1998），頁 101。

戰後於華族內部與英語教育相互抗衡。

然而非常弔詭的，其實「華語」歸根就底乃是外來的異族語言，但在整個華語教育的發展路上，「番化」的峇峇不僅受到孫中山等人「血濃於水」、「四海歸心」的感召，甚至還身體力行，帶頭推動華語教育。此話怎講呢？在前面（第一章，第一節之三），筆者便有提到，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峇峇的教育語言論辯中，便有一派「華語派」認為峇峇應該學習華語，且有必要以原文及華語教導中國文學，馬來語無法讓人體會華人文學的奧妙，其中代表人物有林文慶、龔振英（音譯，Kiong Chin Eng）、蕭保齡（音譯，Seow Poh Leng）、黃獻文（音譯，Wee Hean Boon）及伍連德等人⁸⁰。在林文慶提倡的海峽華人改革運動中，華語華文的提倡是其教育改革的一環，被認為是英語教育以外必須被重視的「母語教育」。從林文慶的著作分析，我們可以瞭解到，他對華語的提倡主要也是從語言的「感情依附」及「工具依附」作用這兩個角度來看的。首先，站在「民族情感」的角度，林氏認為，失根的民族不可能昌盛，在海峽殖民地，馬來人以馬來語為母語，統治者以英語為教育媒介語，華人處於異族之間，倘若不想被淹沒，就得為孩子們安排華語課程。「華族是世界上最具有文學修養的民族之一，子孫不能坐視祖先這美妙的語言在他們當中消失，每一位不諳華語的海峽華人應感到慚愧，……更何況它涵容了我們祖先最優秀的傳統。」他同意華人必須通曉中英雙語，但要先學習華文⁸¹。其次站在工具論的角度，他認為華語文是一種普及性極高的語言，中國有近三億人使用華語，並且語、文統一，當華語文字化時，就連日本、韓國及越南等繼承中國文明的地區都能明瞭。海峽華人當終究存在五、六種不同的「方言」，如能掌握華語，將來孩子們就能有共通的語言文字相互溝通。此外，支持學習華語的峇峇也認為，除了做為歐洲人與馬來人之間的仲介，在國內華語的掌握亦有利於峇峇進一步扮演講英語的外國人與中國人之間的中間人角色。與此同時，也可應合當時中國需要大量翻譯人才及外語教師的需求⁸²。

⁸⁰ 參見Kiong Chin Eng, "The Teaching of Kuan Hua in Singapore", in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 11(3), 1907, pp. 105-108; Seow Poh Leng, "Education in the Colony", in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 8 (1, 2), 1904, pp. 11-17, 69-73;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John Murray: repr.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3(1984)), p. 103, 黃獻文為第四代潮州峇峇。

⁸¹ 參見Lim Boon Keng, "Our Enemies", in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 1, No. 2, June, 1897, p. 55;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1: Kung Chi Chi's Protest", in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 5, No. 18, June, 1901, p. 67. 當然，諸如林文慶等人把華語看成是民族語言、民族情感的依歸，筆者認為某程度上是受十九世紀末南來宣導政治理念、民族思想的中國維新派及其後革命派人士的「誤導」。

⁸² 參見Lim Boon Keng, "Straits Chinese Reform 3: The Education for Children", in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 3, No. 11, Sept., 1899, pp. 104-105; Anonymous, "Editorial: Female Education for the Straits Chinese", in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 11(2), 1907, p. 43. 由於能掌握多種語言，早期東南亞有許多華人曾到中國從事翻譯的工作，來自新、馬可考的包括邱文川、吳文修（Ng Mun Siew）、辜鴻銘（曾在清朝高官張之洞手下工作）等人，又如林則徐治粵其間的幾位翻譯員，也多是來自南洋。*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 June, 1837, p. 153;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II, June, 1839, p. 77. 轉見梁元生，〈李清輝與〈東遊紀略〉：百年前一個新加坡人訪問中國的記錄〉，載於《南洋學報》，第三十九卷第一、二期，1984，頁38；梁文附錄：李清輝，〈東遊紀略〉（原載於《叻報》，1889年2月16日，第2166期，頁5），頁41。

基於以上提倡華語教育的理念，1898年開始，峇峇林文慶便先後在自家、威基利俱樂部(Weekly Entertainment Club)和英華義學(Anglo-Chinese Free School)開設華語學習班，教授峇峇子弟「官話」。此外，在中國領事館的協助下，他也分別在中國領事館及華人體育協會開辦華語夜班。關於當時在寓所開班教學的情況，其中一位學生曾回憶道：

every Sunday evening one could see a good number of Chinese Babas wending their way to the doctor's house with the earnest desire of being initiated into the mystery of this new language...⁸³

(譯文：在每個星期天的黃昏，我們可以看到好一群人，帶著一種對新語言求知的渴望，湧向(林)博士的家……)

可見當時這個來自「祖源地」的新語言，對峇峇來說還算是頗具吸引力的。從開創性來看，林氏在新加坡開設華語班的時間，比我們之前所提的第一間新式華校的成立(1904年)還早了5年，並且也由於林文慶的積極推廣，新加坡乃至檳城、爪哇等地的華人學校也開始成立新式華校或增設華語教學；如果說，峇峇才是新馬地區華語教育的拓荒者，這其實一點也不為過。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提倡華語的林文慶同時也堅信：「好的英語教育，無庸置疑是所有在大英帝國的華人或其他民族父母留給孩子們的最佳遺產。」⁸⁴，明顯的，華語仍只是在英語教語許可的情況下的附庸教育，例如新加坡華人女校，在1899年籌辦之初，雖然也有華語課程的設計，最後也都因華語的沒有「市場」而草草收場。因此，延伸到執行面看，華語雖基於民族情感及實用性的理由被小部分與中華文化較親近的峇峇所提倡，但華語實質上並沒有因此打入峇峇的生活核心。從當時整個「重英輕華」的現實情況、華社各漢系民族各說各話、「華語」在當地民間的使用度微乎其微⁸⁵、以及峇峇對這外國「官話」無論在語或文上的完全陌生、乃至峇峇生活重心侷限於馬來群島無須仰賴到中國發展等角度看，華語何以長期在峇峇社會中疲弱不振，就一點也不難理解了。

固然，戰前由於認同和文化模式的差異，也有峇峇反對中文教育，但20世紀二戰後峇峇已抵擋不住來自非峇峇華人的壓力，加上因不會講漢語而被非峇峇華人和他族取笑，不得不傾向非峇峇華人的文化模式，開始察覺學習漢語的必要性。而20世紀大量冒出由華人移民開辦的華校，也使峇峇有機會讓子女受華文教育。然而，整體而言，大部分的峇峇仍然送子女入英校，只有少部分將子女送

⁸³ 引自Kiong Chin Eng, "The Teaching of Kuan Hua in Singapore", in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 11(3), 1907, p. 107.

⁸⁴ 筆者譯文，原文引自 Lim Boon Keng, "Our Enemies", in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 1, No. 2, June, 1897, p. 54。

⁸⁵ 關於華語在海峽殖民地的普及程度，在馬華中被尊為「華教鬥士」——沈慕羽的回憶，可以給我們一個很好的註腳：「戰前的馬六甲，流通於華人社會的語言是福建話。福建話就是普通話，能聽華語的少之又少，更無論會講華語了。記得有些從中國來的官員，在發表演說時，要通過翻譯成福建話；抗戰時期，佛教訪問團到馬六甲……慈航法師在青雲亭弘法時，我用福建話翻譯出來……」(參見沈慕羽，〈六二回顧，細說從頭〉，收入《晨鐘夜學六二回顧特輯》，1995，頁9。)，華語在純華社尚且不通行，就罔論已涵化的峇峇華人了。

入華校和馬來學校。

言及於此，我想，我們已經破除了長久以來駐守在「純」華人心中的一個迷思，或說已成了「純華人」坊間流傳的一個「神話」：「峇峇人講『番仔話』，不會講唐人話。」這「神話」最後被有心者利用，作為攻擊他們「背祖忘宗」的藉口。事實上峇峇真的不會講「唐人話」嗎？從第二節及本節的討論看，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會講「漢語」的事實存在，只是人數不多，「漢語」也不被峇峇人重視，造成「講漢語」的實例常常被忽略，而留下「峇峇人不會講漢語」的刻板印象。當然，必須釐清的是，從整個峇峇語用歷史來看，要用「華語」這外來「官話」套用到峇峇身上，以「民族語言」的標準，去要求他們「回歸」此一「民族特徵」，以宣示他們的華人「民族屬性」，說實在的，真的是非常勉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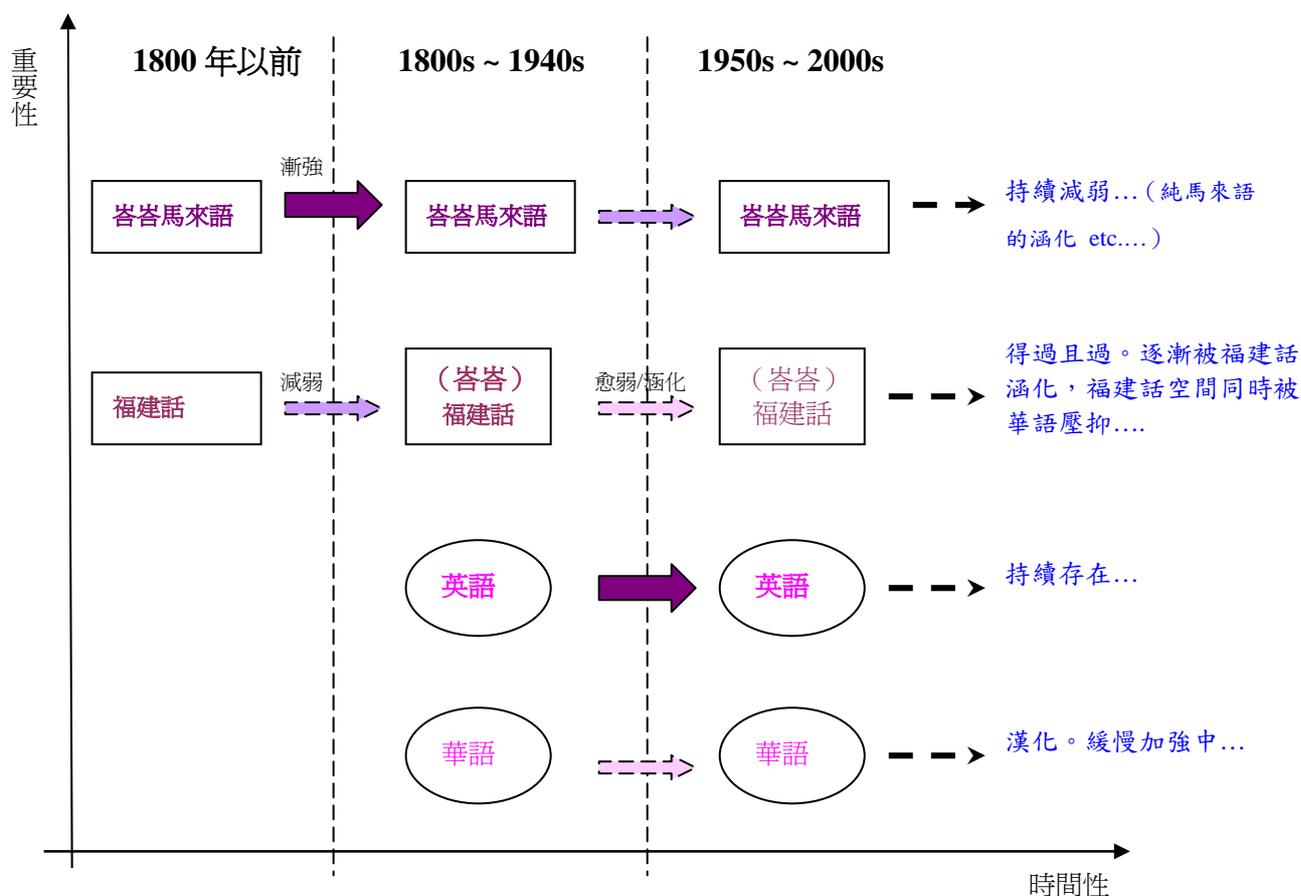
小結：

峇峇馬來語在長期自由放任的漢巫接觸下，至少於 18 世紀誕生並在 19 世紀隨著峇峇人經濟地位的提高與擴展而發揚光大。另一方面，峇峇的語言使用出現變化，主要 18 世紀末期在英國殖民者到來以後。19 世紀中葉英國人為拼經濟，不斷從中國及印度引進大量外勞，則造成了三地人口結構的迅速變化；非峇峇華人的湧現與壯大帶來衝擊，加上為配合殖民者利益而推行的教育政策，尤其英語教育的推展，則漸進而深入的改變了峇峇人的語言習慣。

日本佔領新馬時期（1942-1945）則是另一個轉捩點；日本人對華人的仇視與皇民化政策，對峇峇的社會文化而言是嚴重的摧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馬來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的浮現、英國殖民者漸漸親馬來民族的政策、非峇峇華人的社會與經濟力量的超越，乃至獨立後馬來西亞及新加坡兩國的教育政策等各種因素的牽引，在在都對峇峇的語言及認同產生另一次變革性的影響。

從整體歷史背景看，峇峇人的語言發展史，是多元糾纏而富戲劇性變化的。因此筆者認為，要談峇峇人的語言使用情形，除了專注於其「母語」（峇峇馬來語）外，也不應忽略對馬來語（Bahasa Melayu）、英語，華語及其他所謂漢語方言（如福建話、廣東話等）的觀照。從以上的討論，筆者僅以以下圖示（圖 1-V），觀測峇峇語言使用的發展與未來走向：

圖 1-V：峇峇語言使用的發展與未來走向⁸⁶



備註：

□ 具（峇峇）民族屬性的語言

○ 外來語

➡ 語言的使用性漸強

➡ ➡ 語言的使用性漸（/愈）弱

➡ ➡ 未來的發展性

⁸⁶ 表中將不列馬來語，主要是由於馬來語是馬來人的民族語言，其與他族的界線分明，並不如英語般中性，跨越各族。儘管新、馬獨立後，（尤其馬來西亞）華人已能更好的掌握馬來語，且未來華人的馬來語會話與書寫能力勢必將大幅提昇，但是，華人雖承認掌握馬來語的重要性，同時也認可英文很重要，但華人仍期望孩子們都懂得閱讀和書寫華文。換句話說，華語（次之為其他漢系語言）是華族在多元民族社會裡最重要的認同標誌，以馬來西亞為例，在民族政治的氛圍下，華（語）文及捍衛漢文化，與華人認同之間的關係，是驅動華人政治支持的決定性元素。因此，就語言上，要華人跨入內部之間講馬來語的境界，在現代處處民族主義的年代，其實是需要無比的勇氣，甚至有能背負「背祖忘宗」罪名的能耐，被認為具有華族屬性的峇峇也如此，儘管他們講峇峇馬來語，要操「標準馬來語」也沒問題，但基本上族團內部仍沒有以「純馬來語」溝通的習慣，有鑑於此，本表將只列峇峇語用上四種內外部兼用的語言。

第二章 峇峇的馬來語翻譯文學

第一節 峇峇馬來語報章雜誌的出版

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作品最早的發表園地主要是在峇峇人創辦的刊物，因此，在深入探及峇峇馬來語翻譯作品之前，我們有必要先對早初峇峇人以峇峇馬來文編寫的報章雜誌有一定的瞭解。從表 3-1 我們可以瞭解到，創辦峇峇馬來語刊物的時間縱深主要集中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從 1894 到 1908 年的十五年之間，峇峇人曾以羅馬化的峇峇馬來文為媒介陸續辦了七份報紙和四份雜誌，其中包括了三份峇峇馬來文暨英文、一份峇峇馬來文暨漢文的刊物。反觀早期馬來人本身所創辦的馬來文刊物，其書寫文體皆以阿拉伯字母演變過來的爪夷文（*Tulisan Jawi*）為主；馬來人第一份以羅馬化馬來文發表的期刊 *Suara Perniagaan*（中譯：《貿易之聲》）於 1919 年創辦於新加坡，只是從第五期開始，該期刊又改以爪夷文發表。而第一份馬來人辦的羅馬化馬來文報紙 *Warta Negeri*，則遲至 1929 年 5 月 27 日才在吉隆坡誕生¹。可以說，在新、馬地區，馬來語的羅馬化書寫文體最早呈現在峇峇人創辦的報刊雜誌上，以第一份羅馬化馬來文刊物出現的時間計算，峇峇人的創舉比馬來人自己以羅馬化馬來文創刊的時間提早了超過二十年。

在峇峇馬來文報刊方面，《土生華人報》（*Surat Khabar Peranakan*，亦稱 *Straits Chinese Herald*）是峇峇人辦的一份刊物，1894 年 1 月 22 日於新加坡創刊，創刊號上言明五大宗旨：

1. 協助英語能力不足者，尤其大部分從事商業活動的海峽華人提高亞太知識。
2. 為那些看不懂英文報的海峽華人或亞洲人提供其居住地相關的社會、政經新聞。俾使他們的學習權利不因語言障礙被剝奪。
3. 協助讀者掌握英語知識。
4. 提供歐洲人學習商用馬來會話的空間。
5. 提供園地予對公共議題感興趣者發表言論。

這樣的開宗明義透露了一個事實：19 世紀末峇峇社會普遍上的英語能力仍是不足；這也間接說明了因何這時候由海峽華人知識份子興起的峇峇翻譯文學選擇羅馬化峇峇馬來文而非英文作為文學的媒介語。該日報（星期日不發刊）主要以羅馬化峇峇馬來文（新聞及故事欄）及英文（廣告欄）雙語出版，內容以本地新聞及廣告為主，偶爾穿插一些特別報導和故事。這份刊物壽命不長，創刊同年 5 月 7 日，它被併入英文報 *Daily Advertiser*，惟 *Daily Advertiser* 也於不久後夭折（1894 年停刊）。

接著出現的是 1894 年 7 月 2 日由宋旺相（*Song Ong Siang*）及陳文進（*Tan Boon Chin*）合辦的《東方之星》（*Bintang Timor*），這份報紙的重要性在於它是

¹ William R. Roff., *Bibliography of Malay and Arabic Periodicals published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Peninsula Malay States 1876-1941*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35, 42.

新馬第一份完全以羅馬化馬來文創辦的報紙。每份報紙共四版，內容主要以國內外新聞和社論為主，透過社論我們可以閱讀到海峽華人對於當時國內外時事的眼光，諸如中日戰爭、馬來語教育等問題，都是他們關注的焦點，值得注意的是，該報也收入了不少文藝作品（見附錄3），包括了詩歌（Pantun體和Syair體）、故事、笑話及謎語（teka teki）等。在最初的九個月，這份報紙（除星期日外）天天出刊，最後三個月則改為每星期出刊三次。惟由於辦報經費吃緊，加上訂閱成績不理想等問題，這份報紙一年後也宣告壽終正寢²。值得一提的是，這份報紙最熱心的贊助人及投稿人之一，是當時柔佛的拿都敏達拉魯阿（Dato Bintara Luar of Johore）³。

1910年經營船務公司的吳清林（Goh Cheng Lim）創辦了《馬來西亞提倡者》（*Malaysia Advocate*），主要旨在提供海峽華人一些世界新聞，特別報導外國及其人民的進步情況，以增進海峽華人的見聞。這份報紙停刊時間不詳，但是根據宋旺相記載，這份報紙和十五年前的《東方之星》（*Bintang Timor*）一樣短命⁴。之後1924年吳清林又與袁文成（Wan Boon Seng）合力創辦了《日常報》（*Kabar Slalu*），該報除了刊登新聞、廣告和社論，也刊登了不少文藝作品，其中有讀者投稿作品，例如蕭春龍（音譯，Siow Choo Leng）撰稿的儒學相關的文章（1924年1月5日，no. 1）、《懷孕娘惹的故事》（“Cherita Nyonya M’ngandong”，1924年1月7日，no. 2）、《是廣東，不是澳門》（“Negri Canton, bukan-nya Negri Macao”，1924年1月18日，no. 2）和一篇關於華人農曆新年的文章（1924年2月1日，no. 2）；較特別的是，這份報紙也首次連載了一些中國古典文學翻譯作品，其中包括了《白蛇與黑蛇》（*Cherita Ular Putay Sama Ular Itam*，由蕭海炎（Siow Hay Yam）翻譯，於1924年1月5日開始連載）、《梅良玉的故事（二度梅）》（*Cherita Mwee Liang Geok (Jee Toh Moey)*，由蕭海炎翻譯，於1924年2月22日開始連載）、《薛仁貴征西》（*Seeh Jin Quee Cheng Say*，由蕭欽山（Seow Chin San）翻譯，於1924年4月連載）。從1924年1月5日開始，該報則公告了即將於5月15日停刊的新聞。1926年峇峇馬來語及英語雙語週報《新新聞》（*Kabar Uchapan Baru*）創刊，但1927年後改為雙週刊直到1931年停刊。1928年袁文成與林君良合辦了巫華雙語的《商業報》（*Perdagangan*），最後根據William R Roff的記錄，1931年出版了一份名為《東方之星報》（*Kabar Bintang Timor News*）的報紙⁵，但這份報紙至今下落不明，出版地和語文也不詳。根據該報名稱推斷，應是峇峇馬來文、英文雙語報，我們再據創辦人Siow Hay Yam及O. S. Key推斷，出版地應在新加坡。

在峇峇馬來文雜誌方面，根據筆者查證，第一份現存最早用峇峇馬來語出版

² 詳見*Bintang Timor*, 1895年7月2日（vol. 2, no. 112），p. 2，編者感言。

³ 拿都敏達拉魯阿（Dato Bintara Luar of Johore），有說為馬來文學家文西·阿都拉之子。參見宋旺相，《新加坡華人百年史》[中譯本]（新加坡：新加坡中華總商會，1993），頁234。

⁴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John Murray: repr.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1923)), p. 348.

⁵ William R Roff., *Bibliography of Malay and Arabic Periodicals published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Peninsula Malay States 1876-1941*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46.

的雜誌應是 1906 年在新加坡創辦的峇峇馬來語、英語雙語月刊——《峇峇之友》(*The Friend of Babas*)⁶，該雜誌由 Chew Cheng Yong 主編，Goh Hood Keng 及 Goh Leng Inn 助編，內容主要刊載廣告、社論、小說和基督教故事。該刊於 1908 年停刊。時隔 22 年後，新馬第一份完全的羅馬化馬來文雜誌才於 1930 年由袁文成創刊，這份逢星期日出刊的雜誌，《土生華人之星》(*Bintang Pranakan*)，內容除了連載中國翻譯小說：《後列國誌》(Ow Liat Kok Chee, 譯者為 Seng & San 即袁文成和蕭欽山，這份翻譯作品逾 1931 年分四冊出版)外，也刊載廣告、社論、國內外新聞、體育活動、讀者回應、幽默小品及詩歌等。這本刊物的銷路頗廣，範圍包括了馬來亞各大城市、砂勞越、廖內、爪哇及曼谷等地。只是，像其他峇峇馬來語刊物，這本雜誌也辦不久，根據 Roff 的記錄，該刊在出版了 34 期後於 1931 年 6 月停刊。

袁文成於 1932 年又創辦了另一份峇峇馬來文雜誌，名為《土生者之光》(*Sri Pranakan*)，該刊內容與 *Bintang Pranakan* 大同小異，只是這一次編者用了更多篇幅連載由“Seng and San”翻譯的中國文學作品 *Yeo Boon Kong Cheng Lam Ban* (《楊文廣征南閩》，本故事稍後於 1933-1934 年由袁文成分四冊出版)。其銷路同樣擴及馬來半島、曼谷、砂勞越及爪哇地區。另外 1934 年出版的《講故事者》(*Story Teller*)，則是專門用以連載中國文學翻譯作品《孟麗君》(*Beng Leh Koon*) 的刊物，譯者為邱平炎 (Khuo Peng Yam)。該刊於 1935 年停刊，也宣告了峇峇馬來語刊物出版業的結束。整體而言，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新加坡已是海峽殖民地的政商及文化中心，出版業較為熱絡，且人才也多集中於此地，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所有的峇峇馬來文刊物都在新加坡出版，而 1930 年代出版的峇峇雜誌則主要用以刊載峇峇馬來語翻譯作品，這段時期正是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的全盛期。

⁶ 這份雜誌是筆者於 2003 年 3 月期間於新加坡國家圖書館發現，以微卷形式收藏於該館參考部主館，此雜誌在陳志明、張麗珍及 Yoong Suan Kui 等人的著作中接未提及，原因不詳。惟筆者檢閱該份報章，發現其媒介語之一屬峇峇馬來文，故將之列入本表。(參考：Tan Chee Beng, “Baba Chinese Publication in Romanized Malay”, in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No. 22, 1981 (Tokyo: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pp. 158-153; Teo Lay Teen, *A Study of The Malay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opular fiction by the Baba Chinese--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Khian Leong Koon Yew Kang Lam”*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1980), pp. 22-28; Yoong Suan Kui, *A Bibliography Survey on Baba Literature: Focus On Chinese Literary Translated Works into Baba Malay*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2001), pp. 15-17.)

表 2-1：峇峇馬來語刊物（含雙語）

類別	刊物	創辦人或參與者	發刊時間 (年/月/日)	語文	出版地
報紙	Straits Chinese Herald (or Surat Khabar Peranakan)	不詳	1894/01/22~1894/05/07	BM, E	S
報紙	Bintang Timor	Song Ong Siang, Tan Boon Chin	1894/07/02~1895/07/02	BM	S
雜誌	The Friend of Babas: a magazine for the social and moral progress of the Straits Chinese (a monthly magazines for Straits-Chinese People)	Chew Cheng Yong (Ed.), Goh Hood Keng (As. Ed.), Goh Leng Inn (As. Ed.)	1906/07~1908/01	E, BM	S
報紙	Malaysia Advocate	Goh Cheng Lim	1910~?	BM	S
報紙	Kabar Slalu (or Daily News)	Goh Cheng Lim, Wan Boon Seng	1924/01/05~1924/05/16	BM	S
報紙	Kabar Uchapan Baru (or Eastern Weekly Review)	Siow Hay Yam (tr.)	1926/02/04~1931/01	E, BM	S
報紙	Perdagangan	Wan Boon Seng, Liem Koen Liang	1928/01~?	BM, C	S
雜誌	Bintang Pranakan: Straits-born Chinese Romanized Malay Weekly	Wan Boon Seng	1930/10/11~1931/06	BM	S
報紙	Kabar Bintang Timor News	Siow Hay Yam, O.S. key	1931/10~?	不詳	不詳
雜誌	Sri Pranakan	Wan Boon Seng	1932/04~?	BM	S
雜誌	Story Teller	不詳	1934/06/30~1935/10/12	BM	S

附註：BM=峇峇馬來文，E=英文，C=華文；S=新加坡

第二節 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的發展

經過資料的核對分析，峇峇馬來語翻譯作品（見附件 2），扣除三部再版作品，即曾錦文(Chan Kim Boon，下同)翻譯，由其子曾衍派(音譯，Chan Yen P'ai)分別於 1932、1933 及 1934 年再版的《三國》、《西遊》、《宋江》三部作品，目前所能發現到的有將近 80 部譯作，這其中包括了 1 部民間故事翻譯《憨子婿》、2 部宗教性譯本（《立願寶鑒》，兩部同名）、2 部民間敘事詩《三伯英台詩》、1 部《三伯英台》劇本及 74 部中國通俗小說翻譯。而翻譯的時間主要集中在 1889 年至 1950 年之間，另外兩部則零散於 1963 年（黃福慶，《三伯英台詩》(Sha'er San Pek Eng Tai)）及 1985 年（Felix Chia，《三伯英台》劇本）出現。

另外，從作品數量的統計歸納（見表 2-2, 圖 2-I），整個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的發展出現了三段明顯的起伏，即第一階段從 1889 年至 1929 年為止，40 年間共出版了 32 部作品，且每五年平均都有作品出現，出版的情況起伏不大，但有逐漸下降的趨勢，至 1925 年則嘎然而止出現將近 5 年的空窗期，這段時間可視為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的初興時期。第二階段主要集中在 1930-1939 年，短短

10 年間卻出版了近 40 部翻譯作品，完全展現出峇峇翻譯文學全盛期的蓬勃發展。第三階段從 1940 年開始，直到 1950 年只出現了 1 部作品，之後中國通俗小說的峇峇馬來語翻譯工作便告停止，13 年後雖出現了有史以來的第一部中國詩歌翻譯作品——黃福慶翻譯的《三伯英台詩》(Sha'er San Pek Eng Tai)，之後再過了更長的 22 年則出現另一個驚喜——Felix Chia 的劇本翻譯《三伯英台》(Sam Pek Eng Tai)，然而，迄至 1985 年將近 45 年的歲月，我們明顯看到這期間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的一蹶不振，因此筆者將之視為「沒落期」。簡言之，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的發展是與峇峇人所處歷史背景的變幻相呼應的，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等體上出現三個明顯的分期，主要的分水嶺則是在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衝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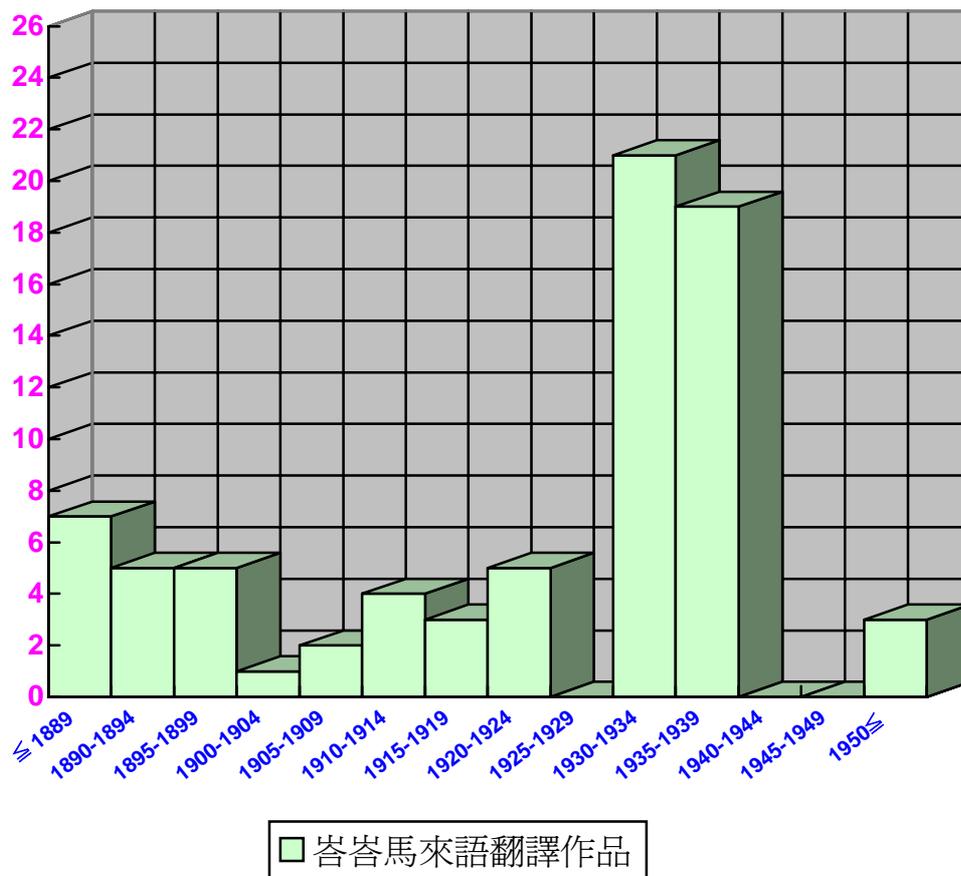
表 2-2：峇峇馬來語翻譯作品統計

階段	年代	數量	備註
第一階段 (40 年：32 部)	≤1889	7	
	1890-1894	5	
	1895-1899	5	
	1900-1904	1	
	1905-1909	2	
	1910-1914	4	
	1915-1919	3	
	1920-1924	5	
	1925-1929	0	
第二階段 (10 年：40 部)	1930-1934	21	曾錦文翻譯作品之再版，不列入統計： 《三國》(1932 再版；1892-1896)； 《西遊》(1933 再版；1911-1913)； 《宋江》(1934 再版；1899-1902)
	1935-1939	19	《孟麗君》(邱平炎於 1934-35 譯，1936 年出版)，因同樣的譯作已算入 1930-1934 期，故這裡不列入計算。
第三階段 (至 1950 年 10 年：1 部；至 1985 年，45 年：3 部)	1940-1944	0	
	1945-1949	0	
	1950≤	3	其中兩本分別為 1963 年、1985 年之譯作。事實上已與峇峇翻譯文學活動(1950 年停止)脫節。

附註：

1. 本表中有些譯本各冊書之出版時間橫跨 1 年以上者，一概以該書最早面市的出版年代為統計依據。
2. 本統計表排除「峇峇翻譯文學作品」(應計：83 部)中 3 部再版、1 部重複(孟麗君)、及 4 部出版狀況(年代)不明者，實計 75 部。

圖 2-I：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的發展



一、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的興起（1889~1929）

峇峇的文化是經過長時間的異族通婚及文化交流醞釀出來，同樣的，作為峇峇文化內涵之一的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也不是憑空蹦出來的。19 世紀末 80 年代在峇峇社會中出現的翻譯作品，是在當代各種主客觀條件相互配合下所衍生出來的產物。因此，在探及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興起時期的真實情況之前，我們有必要對其因何而起有初步的瞭解。整體而言，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興起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一）經濟起飛與城市生活中市井階層的形成

1870 年代以後英國殖民者對檳城、新加坡等地大肆開發，帶動了當地的經濟發展，尤其新加坡更是逐漸崛起成為國際性的商港，人口的聚集與工商業的發達，為都市文學的孕育提供有利的前提。此外，在技術面上，印刷術的引進也直接促成了出版業的興旺，19 世紀初始，各種書寫語體的出版品相繼出現，較早的報刊以英語為主，其中有 1806 年創刊於檳榔嶼的《威爾斯王子島公報》（*Government Gazette, Prince of Wales Island*）、1826 年倫敦佈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於馬六甲創辦的《馬六甲觀察報》

(*Malacca Observer*)，以及 1845 年英國人在新加坡創刊的《海峽時報》(*The Straits Times*)⁷，必須強調的是，其本地讀者群除了少數以峇峇為主的知識份子，早期這些英語報章的服務對象多是英國殖民者而非本地人。另外 1870 到 80 年代，又陸續有幾份諸如《本地回教徒》(*Jawi Peranakan: The Moslem Local-Born*)、《晨星》(*Nujunul-Fajar*)、《馬來領域》(*Jalahn Melayu*) 等用爪夷文創刊的馬來文報出現⁸。回觀峇峇社會，在第一本羅馬化峇峇馬來文翻譯作品於 1889 年誕生以前，就已經創辦過三份兼及英語、峇峇馬來文的刊物。這些刊物除了提供空間予峇峇抒發己見外，更重要的是，它落實了峇峇馬來語的書面化。無可否認，馬來語的羅馬化並不是峇峇人的創舉，根據史料記載，最早開始以羅馬字母記錄馬來語的應是早期東來的西方傳教士（見本節第四項），但峇峇創辦峇峇馬來文報刊，確實對馬來文的羅馬化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此外，從第一章的敘述中，我們已經瞭解到，19 世紀末的峇峇社會，其最典型的文化模式已近完形，並且在英國殖民者的維護下，做為大英子民，他們享有許多非峇峇華人所沒有的政治、經濟與教育權利，儼然是新馬社會中最為優越的特殊階層。他們集中生活在海峽殖民地三大都會地區，並且隨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西方文化的影響，開始培養出閱讀的興趣，尤有進者，經濟條件的寬裕也使峇峇人有錢有閒的去享受市井生活裡不同的娛樂消遣活動，而閱讀的需求也相應增加。然而，從上一節的峇峇報刊雜誌介紹中，我們也知道，19 世紀末絕大部分海峽華人的英文讀寫能力仍非常不足，同樣的，已深度涵化的大部分峇峇亦無法讀懂漢書，加上對現有以爪夷文書寫的「高級馬來語古典文學」也實在「陌生」⁹，種種客觀因素無形中導出了一個非常大的落差，即峇峇社會雖已有了閱讀的迫切需求，但能普遍派得上用場的文學讀物卻異常匱乏。因此，19 世紀末的峇峇社會中已經出現急需以本民族語言書寫並能迅速滿足需求讀物的現象。換言之，這時候峇峇翻譯文學賴以生存的市場已經成形。

（二） 中國通俗文學的流傳與影響

19 世紀 70 年代以後，英國殖民者從中國華南地區引入大量勞工以開發經濟，這些被當地人稱為「新客」的華人，大都是農民或手工業者，其中大都是知識水平不高的文盲，因此他們所接觸和喜聞樂見的文化生活，便是

⁷ 《海峽時報》最早名為《海峽時報與新加坡商業日報》(*The Straits Times and Singapore Journal of Commerce*)，創刊於 1845 年 7 月 15 日，逢星期日不發刊，於 1858 年全面革新為日報，它現今新、馬地區《海峽時報》的前身，是新、馬各語文報業史上歷史最悠久的一份報紙。詳見葉觀仕，《馬新新聞史》（吉隆坡：韓江新聞傳播學院，1996），頁 271。

⁸ 葉觀仕，同上，頁 282。

⁹ 這裡所謂的「陌生」，筆者認為主要在於對「爪夷文」缺乏親切感。根據資料顯示，早期印尼土生華人中有很多懂人得爪夷文，並且根據筆者透過馬來西亞對華、巫交流頗有研究的學者莊華興老師的瞭解，峇峇中不乏認識爪夷文的人，如翻譯家曾錦文便是。但一般上基於宗教問題，峇峇們多不願意書寫這個從阿拉伯字母轉化而成，具有伊斯蘭色彩的文字。

從中國帶來的傳統通俗文化，尤其中國通俗小說和傳統戲劇，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尤其在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 30 年代這段期間，這類通俗文化活動在新馬各地華人圈子中的活絡程度，幾乎可說是盛況空前。在文本方面，早期的華人移民從中國帶來了大量的中國古典小說，包括了《西遊記》、《水滸傳》、《三國演義》、《包公案》等在中國流行的通俗小說，也在新馬各地普遍流傳，當然，19 世紀 80 年代也順水推舟的成了峇峇馬來語文學輕易取得的翻譯材料。此外，中國傳統地方戲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新馬華人社會的影響力更是無遠弗屆，其中以（俗稱）福建戲、廣府戲和潮州戲這三種劇種最為普遍。1887 年到訪新加坡的上海人李鍾珪便記錄了當時粵、潮及閩劇在當地盛行的情況，並指出戲票低廉，下層群眾可以享受，是傳統戲曲在當地華人圈中廣受歡迎的原因之一。他並進一步說：

戲園有男班、有女班。大坡共四五處，小坡一二處，皆演粵劇，間有演潮劇、閩劇等，為彼鄉人往觀之。戲價最賤，每人不過三四占，合銀二三分，並無兩等價目。¹⁰

以新加坡為例，二次世界大戰期間（1918-1939），當地的華人傳統戲曲活動更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可謂中國戲曲在該地發展的黃金時期¹¹。此外，根據學者黃連枝的分析，在這些地區演出過的傳統劇目，按其主題意義及特點，主要包括以下四大類：¹²

表 2-3：新加坡演出過的中國戲曲劇目

題材分類	劇目
一、宣揚帝王將相的豐功偉業、生活軼事	《正德君遊江南》、《乾龍遊江南》、《六國大封相》、《楊門女將》、《真假三狀元》、《帝女花》、《西國公主》、《包公三勘蝴蝶夢》、《狸貓換太子》、《王宮鳳去》、《劉備招親》、《呂布戲貂蟬》、《一門三進士》、《啞子狀元》、《萬古流芳》、《大明英烈傳》等等。
二、才子佳人的風流韻事和悲歡離合	《昭君出塞》、《西廂記》、《孟麗君》、《梁山伯與祝英台》、《秦香蓮》、《白蛇傳》、《珍珠塔》、《孔雀東南飛》、《黛玉葬花》、《情僧夜訪瀟湘館》、《洛神》、《蘇六娘》、《胭脂井》、《女兒香》、《李三娘》、《陳三五娘》、《春秋美人》、《孟薑女哭倒萬裏長城》等等
三、神奇鬼怪故事	《封神傳》、《八仙過海》等等。
四、爭討「蠻夷」故事	《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狄青平西》、《五虎平西》等等

相較於傳統小說，傳統戲劇這類文學形式的娛樂性及接受度更強，也更為普羅大眾所接受，尤其對目不識丁者，包括不識漢文的峇峇華人，戲劇文學無疑是文化生活上更好、更易讀懂的選擇。從以上表來看，我們不難發現，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所選譯題材及書目，與以上劇目的重疊性是非常高的，於

¹⁰ 李鍾珪，《新加坡風土記》（新加坡：南洋編譯所，1947），頁 12。

¹¹ 賴伯疆，《東南亞華文戲劇概觀》（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3），頁 29, 193-194。

¹² 黃連枝，《馬華社會史導論》（新加坡：萬裏文化企業公司，1971），頁 122-123。

此中國傳統戲劇對於峇峇翻譯文學的影響也就不言而喻了。

此外，我們也不應忽略口頭文學的作用，19 世紀末大量華工的湧入，也帶來了承自中國說話藝術的兩類口頭文學，即在日間市場的「講古」及夜市街頭的「勸善」，做為市井生活的一份子，峇峇必然對此類文學有所接觸，以現有匱乏的資料，我們當然無法深入瞭解其影響性到底有多深，但可以肯定的是，「說書」文學的出現必定也帶動了「古冊」（即峇峇翻譯者為吸引讀者或提高自己譯本的價值，經常在譯作序言強調的“Koh Chek”）的廣泛流傳。

（三） 印尼土生華人翻譯文學的影響

印尼土生華人翻譯文學與新馬峇峇翻譯文學之間具有某程度上的連繫，根據筆者蒐集所得的資料，這說法最早出現在峇峇魯白野的〈峇峇的文學〉一文中：

峇峇文學最先發源在十七世紀的爪哇，以後又有坤甸、邦加勿裏洞、馬六甲、檳城等地的峇峇文學產生。¹³

回顧印尼土生華人文學的產生，最早應是從拉丁化爪哇語的中國傳統小說翻譯開始，根據西方學者布蘭德斯（J. Brandes）透露，目前可找到最早作品是 1859 年出版的爪哇語譯本《李世民》（Li Si Bin）¹⁴。而目前能找到的第一部羅馬化印尼（馬來）文中國傳統小說譯本則是 1882 年由荷蘭出版商凡·多普（H.M. van Dorp）在巴達維亞出版的 *Boekoe tjerita Tjio Koan Tek anak Tjio Boen Giok, terkarang oleh soeatoe orang Tjina*（《華人所撰周文玉之子周觀德故事》）¹⁵。從時間推算，印尼土生華人文學的產生比新馬峇峇翻譯文學還早了超過 30 年，而印尼（馬來）文的漢文小說譯本也比之早 5 年出現。此外，從 1870 年代到 1960 年代近 100 年的歲月裡，印尼土生華人的馬來文翻譯著作有不下 759 部（不含重印本），這數量遠遠超過了新馬峇峇的 79 部譯本，從數據看，我們可以想見當時印尼土生華人翻譯文學的蓬勃。1980 年張麗珍在其論文《峇峇華人的譯作——〈乾隆君遊江南〉》中也提出了類似的看法，並列出兩地土生華人皆翻譯過的傳統小說書目，比對兩者的出版時間，她認為除了《三國》，其他的翻譯作品幾乎與印尼的翻譯同時或在其之後翻譯出來，馬來亞的翻譯者在選材上展現出與印尼土生華人相同的品味，這不可能純屬巧合，可能他們的翻譯作品繼承自印尼，而把印尼土生華

¹³ 魯白野，《馬來散記》（新加坡：世界書局，1954），頁 54。

¹⁴ J. Brandes, “Lo Tong, een Javaansche reflex van een Chineeschen Ridder-roman”（羅通，中國武俠小說爪哇文版），*Tijdschrift voor Indisch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印度語言、地理、人類學雜誌），deel XLV, 1902, pp. 263-271. 另見 Claudine Salmon, “A Note on Javanese Works Derived From Chinese Fiction”, *Literary migrations : traditional Chinese fiction in Asia (17-20th centuries)* (Beijing : International Culture Pub. Corp., 1987), p. 375.

¹⁵ Claudine Salmon, “Malay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Fiction in Indonesia”, *Literary migrations : traditional Chinese fiction in Asia (17-20th centuries)* (Beijing : International Culture Pub. Corp., 1987), pp. 401-402.

人翻譯作品引進馬來亞的，極可能是在兩地經商的華裔。¹⁶

張氏的說法看似言之成理，卻有需要深入反思的地方。首先，我們不應忽略兩地之間馬來書面語拼音系統不同所造成的隔閡，因此，為何新馬峇峇不乾脆坐享其成，直接閱讀由印尼土生華人翻譯的作品，還要大費周章的自己翻譯，最主要原因便是大部分的新馬峇峇看不懂這些荷式拼音的馬來文。例如峇峇袁文成便曾在譯本《後列國誌》的後記中透露：

我將儘量把本書譯完。假如把它譯成爪哇式的羅馬化馬來文，英屬馬來亞的土生華人沒有幾個看得懂。(筆者譯文)

因此，筆者認為，印尼土生華人的翻譯作品會被引入馬來亞，主要還是為迎合旅居本地經商的印尼籍土生華人，這推理就如同峇峇在新加坡創辦的報紙在印尼同樣設有經銷商一樣，但主要對象卻還是旅居當地的新馬峇峇¹⁷。次之，馬、印兩地之間在翻譯的書目方面，雖然大部分相互重疊，但實際上兩者與流傳當地的漢文通俗文學卻也同時呈現高度重疊的狀況。換言之，當時南流到東南亞的中國通俗小說題材，來來去去就不外乎這些在中國華南已廣泛流傳的通俗故事。故此，我們不能僅因題目的重疊性便認為馬來亞的翻譯文學師承自印尼土生華人的翻譯作品。當然，以現有的資料我們已難考證新馬峇峇各自在翻譯時根據的是漢文原著，還是透過外來的印尼譯本轉譯¹⁸？若硬要尋找答案，或許 1901 年收入《海峽華人雜誌》裡一篇英譯〈封神傳〉下編者的附註可以提供一些線索：

The material for the article were supplied by Mr. Khoo Siok Wan, 'Kujen', to one of the Editors in the form of bare notes, and Mr. Tsao was kind enough to undertake to expend these so as to make them readable and intelligible to those who will never read the Feng Shen Chuan—a work in twenty volumes—in the original.¹⁹

(譯文：這篇文章的材料是由辜肅雲先生提供，最初交到編者手上的是些簡陋的稿子。這本原版有 20 冊的《封神傳》，考慮到那些從未讀過該作品的讀者，這些稿子已經趙先生熱心的將之擴充為較為可讀亦可理解的作品。)

無論如何，印尼土生華人翻譯文學對新馬峇峇翻譯文學直接的影響性到底有多大？我們無法定論，但從印尼翻譯熱潮的掀起早於新馬峇峇，且比之更為蓬勃，加上文化思想上的相近性看，我們確實無法抹殺新馬峇峇間接受到影

¹⁶ 這些書目包括了《薛仁貴征東》、《正德君遊江南》、《七屍八命事》、《鮑自安打播臺》、《杏元小姐》、《萬花樓》、《嶽飛》、《王昭君和番》、《楊文廣征南閩》、《狄青五虎平南》、《瓦岡》、《三國》及《五鼠鬧東京》等。詳見 Teo Lay Teen, *A Study of The Malay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opular fiction by the Baba Chines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Khian Leong Koon Yew Kang Lam"*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1980), pp. 36-38。

¹⁷ 以《海峽華人雜誌》為例，便經常刊登來自倫敦、檳城、馬六甲及爪哇的讀者來信。筆者曾檢閱其中一封刊於 1907 年 3 月第十一期的爪哇讀者來信，作者本人便是一位出訪巴達維亞的海峽華人。

¹⁸ 在目前能找到的峇峇馬來語翻譯本中，譯者從來沒有對原文本的出處有過任何介紹或附註說明，因此，譯者究竟是根據爪哇譯本轉譯而成？亦或是至皆翻譯原文本？就目前的資料，我們無從知道答案。

¹⁹ 引自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1901, vol. V, Singapore, p. 147。

響的可能性。

(四) 峇峇的教育和語言的轉變

在第一章探討過的英語教育對峇峇語言使用的影響中，我們已瞭解到，英文的引介使峇峇人學會了以羅馬拼音來記錄自己的語言。至少在十九世紀中葉，皈依基督教的峇峇華人已開始懂得閱讀羅馬化馬來文書。在這方面則西方傳教士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例如，約在 1838 年抵達新加坡的傳教士基斯貝利 (B. P. Keasberry)，便曾向文西·阿都拉 (Munshi Abdullah) 學習馬來語，之後並在當地辦學，教導當地人馬來語，直至 1875 年逝世。在傳教期間，他曾用馬來語向他的華人教友傳道，並且用羅馬化馬來文為他們翻譯了幾本小冊子，而這時期的華人，想當然爾就是峇峇華人。另外，英國傳教士查理·菲立普斯 (Mr. Charles Philips, 死於 1904) 在常駐新加坡期間，除了英語，也經常以馬來語進行宗教禮拜儀式，他甚至把大量的英文聖詩譯成馬來文供海峽華人教徒使用²⁰。再來是 1905 年，Rev. W. G. Shellabear 曾用羅馬化馬來文把英國人詹班揚 (John Bunyan) 的基督教名著《天路歷程》(*The Pilgrim's Progress*) 翻譯成《朝聖者的故事》(*Chrita Orang yang Chari Slamet*)²¹。19 世紀末以降，西方傳教士在對峇峇人傳教時，馬來語使用率的頻繁，說明瞭直到 20 世紀初，除了少數優越階級，大部分峇峇華人尤其婦女，都只會講峇峇馬來語，而傳教士羅馬化馬來語的嘗試或多或少也對其峇峇教友帶來語言文字化的啟發。

此外，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可說是峇峇語言使用上各語言相互較勁的時代，在本民族的峇峇馬來語之外，部分峇峇因方音漢字的私塾教育啟蒙，延續了峇峇人尤其福建話的能力，與此同時又面對外來英語的強力介入，這樣的多語環境無形中為峇峇社會培養出不少雙語甚至如曾錦文這類的三語人才，當然，這些人材正是峇峇翻譯文學得以產生的契機。

(五) 峇峇本身對中華文化的仰慕

這個因素是許多中國學者經常予以高度強調的，根據對峇峇社會背景的瞭解，這確實有推波助瀾的作用，但並不是峇峇翻譯文學得以產生的唯一因素。峇峇在語言及部分生活習慣上已被馬來文化涵化，在政治認同上也趨向英國主流，然而，由於長期秉持中國文化傳統，加上大部分同時認同於「華族」的身份，因此，峇峇文化發展至 19 世紀晚期雖已另闢蹊徑，但基本上，他們對「中華文化」仍是心往神馳的。

²⁰ 參見克勞婷·蘇爾夢，〈馬來亞華人的馬來語翻譯及創作初探〉，《中國傳統小說在亞洲》(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頁 331；宋旺相，《新加坡華人百年史》(新加坡：中華總商會，1993)，頁 50。

²¹ Tan Chee Beng, "Baba Chinese Publication in Romanized Malay",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No. 22 (Tokyo: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1981), p. 168。

首先，就在地研究方面，張麗珍便指出《海峽華人雜誌》曾大幅的介紹過中國古典文學，證明峇峇對中國（古典文學）是興致勃勃的。此外，林文慶除了積極在《海峽華人雜誌》裡介紹儒家思想外（見表 2-4，在與中國文學相關的 16 篇文章中，林氏撰寫的七篇儒家相關文章就佔了將近一半）。在〈我們的敵人〉（“Our Enemies”）一文中他也予以中國古典文學高度的肯定，且認為中國古典文學具有兩大優點：一、有利於峇峇在馬來環境中維持本質的完善。二、它是提高個人情操及淨化品德的重要元素。

表 2-4：《海峽華人雜誌》（*Straits Chinese Magazine*）中與中國文學有關的作品²²

文章	相關內容	作者 / 譯者	刊載時間
“Some Genuine Chinese Authors”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莊子思想： 'An extract from Chuang-tzu, Mystic, Moralist and Social Reform' (translated by H. A. Giles) ➢ 'The Reply of Li Ling to Su Wu' (李陵答蘇武書) ➢ 詩歌：黃鵠歌 (Wang Gu Ge or 'The Chant of Yellow Stork') ➢ 詩歌：班婕妤 (Ban Jieyu, 漢朝 Han Dynasty), 秋扇歌 (Qiu Shan Ge or 'Autumn Fan') ➢ 詩歌：曹子建 (Cao Zijian, 三國時期), 七步成詩 (Qi Bu Cheng Shi or 'The Seven-paced Poet') ➢ 詩歌：王維的唐詩(兩首) ➢ 韓文公 (Han Wengong) 的散文 (唐朝) 	Tan Teck Soon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1897, Vol. I, pp. 63-68 ➢ 同上, pp. 95-99 ➢ 同上, p. 96 ➢ 同上, pp. 136-141 ➢ 同上 ➢ 同上 ➢ 同上
What the orange seller says 「賣柑者言」(譯述)	《賣柑者言》，元末明初劉伯溫所著。	不詳	1898, Vol. II, pp.18-19
The Wars of the Gods (Being A Short Account of the "Feng Shen Chuan")	《封神傳》翻譯	P.C. Tsao	1901, Vol. V, pp. 147-151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1 - Kung Chi Chi's Protest (譯述：《左傳：宮之奇諫假道》)	《左傳》節譯	Lim Boon Keng	1901, Vol. V, pp. 66-79,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中國文學與哲學	K. T. T.	1901, Vol. V, pp.108-111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 - Chia Chi Tui's Modesty (譯述：《左傳：介之推不言祿》)	《左傳》節譯	Lim Boon Keng	S.C.M., 1901, Vol. V, pp. .96-102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3 - Chi Wen Tzu's Condemnation of P'u (From the Tso Chuan) (譯述：《左	《左傳》節譯	Lim Boon Keng	S.C.M., 1902, Vol. VI, pp. 30-35

²² 本表由以下資料整理而成：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1897-1907; Teo Lay Teen, *A Study of The Malay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opular fiction by the Baba Chines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Khian Leong Koon Yew Kang Lam"*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1980), pp. 30-32。

傳》：〈季文子論出莒僕篇〉)			
Anecdotes From The Records of Famous Women: "The Ancient Records of Famous Women" (古列女傳)	《古列女傳》節譯	Lim Meng Ch'in (林文慶筆名)	1903, Vol. VII, pp.132-133; 1904, Vol. VIII, pp.38-39, 94-96, 142-144, 188-190; 1905, March, Vol. IX, No. 1, pp.26-28
Confucian Cosmogony and Theism	儒家思想	Lim Boon Keng	1904, June, Vol. 8, No. 2
The Basic of Confucian Ethics	儒家思想	Lim Boon Keng	1904, Dec, Vol. 8, No.4
The Confucian Code of Filial Piety: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The aim of Filial Piety is in the first place to serve one's parents, then to serve one's sovereign, and lastly to establish one's own self." <i>The Classic of Filial Piety</i>	儒家思想: 孝道	Lim Boon Keng	1905, March, Vol. IX, No. 1, pp.12-18
The Confucian Cult.: 「夫祭者非物自外至也自中出者生於心也。」 "Sacrifice does not come to us from without but arises from the heart within us." <i>The Li Ki</i>	《禮記》摘譯	Lim Boon Keng	1905, June, Vol. IX, No. 2, pp.73-78
The Confucian ideal	儒家思想	Lim Boon Keng	1905, Sept., Vol. IX, No. 3, pp.115-119
The Confucian Doctrine of Brotherly Love: "Nulla via major pietate verâest" _seneca	儒家思想	Lim Boon Keng	1905, Dec., Vol. IX, No. 4, pp.169-173
The Confucian Code of Conjugal Harmony	儒家思想	Lim Boon Keng	1907, March, Vol. XI, No.1, pp.24-27
The Confucian Ethics of Friendship	儒家思想	Lim Boon Keng	1907, June, Vol. 11, No. 2

從表 2-4 看來，這份西化色彩濃厚的峇峇雜誌，幾乎每一年每一期都有至少一個篇章用以介紹或譯述中國文學作品。其中又以 1897 年第一期中陳德順 (Tan Teck Soon) 撰寫的 “Some Genuine Chinese Authors” 對中國文學的著墨最深，也較具文學性，他不僅介紹了莊子思想，也譯述了幾首中國古典詩歌，諸如《黃鵠歌》、《秋扇歌》等，仔細瞭解這些作品的背景，這些作品往往具有民族接觸、流放他鄉的味道²³。以《黃鵠歌》為例，便是表達了西漢細君公主遠嫁烏孫後去國思鄉的寂寥情感：

²³ 陳德順 (Tan Teck Soon)，宋旺相稱他為「華人民俗家」，1859 年出生於新加坡，受英語教育，也曾赴廈門攻讀漢學。詳見宋旺相，《新加坡華人百年史》[中譯本]（新加坡：新加坡中華總商會，1993 版），頁 79。

英譯文（摘自《海峽華人雜誌》）	原文 ²⁴
My family had married me out, into this corner of the world. I was sent to this far off land, to be wife of the Wusun Prince. I have a tent for my walls; I have meat for my food. And mare's milk for my drink. I have dwelt her, O! So long, that my heart is sad within me O! That I were you yellow stork, how soon would I fly back to my home?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 遠托異國兮烏孫王。 穹廬爲室兮旃爲牆， 以肉爲食兮酪爲漿。 居常土思兮心內傷， 願爲黃鵠還故鄉。

在翻譯《黃鵠歌》時，陳氏便說道：

“I shall therefore select first a short poem by a Chinese Princess, expressing a sentiment as world wide as humanity itself, to which we as exiles in this far-away land could safely respond and heartily sympathise.”

（簡譯：我將首先選取這首中國公主的短詩，藉以表達那份最易引起我們這些流亡遠方的人共鳴和衷心悲憐的那份人類普同的情感。）

從這些作品看，這似乎應驗了中國學者莫嘉麗的推斷：「中國古典小說，對土生華人而言，恰恰是他們瞭解遙遠而親切的祖宗之國，一解鄉愁的媒介。」²⁵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

我們再來看看早期峇峇馬來文的中國通俗小說翻譯作品。在翻閱哪些中國通俗小說翻譯作品時，我們會發現，一些翻譯家常在其前言或廣告中強調，其翻譯作品是「摘自古冊」（*turun-kan dari Koh Chek*），其中舉例如下：

...ini chrita dulu kala ber-nama Ngo Ho Peng Lam; chrita dari asal Teck Cheng prang tak kala Song Jin Chong dapat manjadi Rajah. Krana kan banyak Sobat Sobat ada mintak sama kita suru bikin ini chrita keluar, jadi itu kita suda turun kan ini chrita dari Koh Chek China.²⁶

（譯文：這個故事是《五虎平南》，述說狄青打勝仗，而後宋仁宗成帝的故事。循眾要求，我們已經把故事從中國古冊（Koh Chek）摘譯下來。）

...ini chrita dulu kala bernama *Wakang* atau *Chap Puek Loh Huan Ong*, blom perna lagi siapa-siapa pon dalam **Tanah ayer** British Malaya salin-kan punya chrita dulu-kala,

²⁴ 《黃鵠歌》，也稱《烏孫公主歌》，這首詩是細君公主在烏孫時採用其故鄉（揚州江都）的楚歌詩體所作。根據《漢書·西域傳》記載：「武帝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烏孫王昆莫。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乃自作歌。」（參見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二十五史》，新教本漢書，<http://www.sinica.edu.tw>，2003/12/25 瀏覽。）從內容、文體及創作背景看，都別具非漢的「民族色彩」。

²⁵ 莫嘉麗，〈「種族、環境、時代」：中國通俗文學在東南亞土生華人中傳播的重要原因〉，載於《暨南學報》，第21卷，第2期，1999，頁18。

²⁶ 引自Siow Hay Yam, *Ini Chrita Dulu Kala dari Zaman Song Teow* 宋朝 *Bernama Teck Cheng Ngo Ho Peng Lam* 狄青五虎平南 (*Lima Harimo Pergi Pukol di Negri S'bla S'latan*), Vol. 1: preface (Singapore: Chinese Directory & Press, 1922).

smua-nya sudah di salin-kan trus deri Koh-Chek, bukan-nya copy-copy deri buku Java Romanised Malay...²⁷

(譯文：這個名叫《瓦崗》或《十八路反王》的故事，在本國英屬馬來亞還不曾有人把它從故事書或古冊抄譯下來。我所出版的故事書，全都是直接抄譯自「古冊」，而不是複製自爪哇的羅馬化馬來語（故事）書。)

...kita jamin, yang apa kita sudah turun-kan dari buku Koh Chek, sudah di turun-kan dengan chukop lengkap...²⁸

(譯文：我們保證，我們從古冊所摘譯下來的（故事），已夠完整。)

Ini chrita dulu-kala bernama *Say-Han* (Low Pang bukak negri dan mulai diri-kan kerajaan Han Tiow) blom perna lagi, siapa-siapa dalam Tanah-ayer British Malaya dan Java salin-kan deri buku Koh Chek dalam bhasa Romanised-Melayu Baba-baba Pranakan...²⁹

(譯文：《西漢》這個故事在英屬馬來亞本土及爪哇，還沒有任何人曾把它從古冊抄譯成羅馬化峇峇馬來文。)

張麗珍認為，這些從中國「古冊」翻譯而成的作品很容易吸引（峇峇）讀者的注意，也因此中國通俗小說翻譯本很快便獲得峇峇社會的支持。只是，這樣的論斷似乎下得太快了，也無法探觸到這些中國通俗小說翻譯作品何以會被接受？又何以峇峇們特別「講究」翻譯源頭等等問題。張氏的解說只告訴了我們峇峇對翻譯作品的來歷有「要求」，但是這還不足以直接反映出問題核心，即「峇峇為何會有翻譯和閱讀中國通俗文學作品的『需求』？」從市場供需的概念出發，既然有中國通俗文學翻譯作品的供應，則必然是由於峇峇社會間有這樣的需求，前文所引莫嘉麗的「親近感」見解，正好可以呼應這個推論。³⁰

²⁷ 引自Wan Boon Seng, *Chrita Dulu-kala Bernama Wakang 瓦崗 atau Chap Puek Loh Huan Ong 十八路反王 di Zaman Swee Tiow, Swee Yam Tay 隋煬帝 Menjadi Hangtay*, Vol. 1: preface (Singapore: Wan Boon Seng, 1931).

²⁸ 引自Wan Boon Seng, *Chrita Dulu-kala Bernama It Ki Mui 一枝梅 atau Chit Kiam Chap Sah Kiap 七劍十三俠 di Zaman Beng Tiow 明朝, Tempu Cheng Tek Koon 正德君 Jadi Hongtay*, Vol. 1: ketrangan (Singapore: Pranakan Book Company, 1936).

²⁹ 引自Wan Boon Seng, *Chrita Dulu-kala Bernama Say Han 西漢 Mulaian Zaman Han Tiow (Han Koh Cho Low Pang 漢高祖劉邦 Bukak Negri)*, Vol. 1: preface (Singapore: Wan Boon Seng, 1931).

³⁰ 參見莫嘉麗，〈種族、環境、時代：中國通俗文學在東南亞土生華人中傳播的重要原因〉，載於《暨南學報》，第21卷，第2期，1999，頁17-18。莫嘉麗的說法廣泛被許多中國學者的採納，但其實莫氏的行文中也隱藏了一些「不明就理」的陷阱。例如，莫氏用了一個現象來證明「土生華人群落」的這份「親近感」：「例如馬華互譯交流的早期，新移民出于維持生計的需要，編著了多類華、馬雙語辭典，而未有將豐富的馬來亞古典文學譯為中文；而土生華人，在當時由於享受到種種政策優惠，成為經濟領域的寵兒而衣食無憂，轉而尋求精神糧食。其主要手段，就是以馬來文大量翻譯中國文學作品，以滿足精神需求。」針對前面「未有將豐富的馬來亞古典文學譯為中文」的說法，這情形確實存在，但問題根源不在「親近感」，而是在語言的隔閡。這些新客華人所編的辭典，其語言基礎是「通俗馬來語」，語言工具書的編纂是為了迎合華人學習馬來

回顧峇峇的過去，峇峇文化是從馬來世界中醞釀出來的，然而，同時演進的馬來文化伊斯蘭化的情況，也造成了兩者間的阻隔，無法有更進一步的親近。而 19 世紀以後擁抱西方文化的情況，也只發生在部分峇峇人身上。對於多數的峇峇來說，儘管在國籍上認同於英國和馬來亞本土（*tanah ayer*），但在文化歸屬感上，他們對承自父系的傳統中華文化始終抱持高度認同的態度，而這種氛圍的繼承，主要還是來自於峇峇的家庭教育。我們知道，峇峇非常重視中國文化中「家族」、「孝道」等概念，早期家族祖孫同堂也很普遍，除了長輩們的身教之外，早期的峇峇父母也讓孩子在進英式學堂之餘，接受華人的私塾教育。因此，孩子所接受到以中華傳統文化為主的家庭教育，可說是非常完整的。出身馬六甲峇峇家庭的蔡女士在接受筆者訪談時曾說：

Baba Nyonya……也是中國人[zhong guo' re'n, 按：意指華人]，所以一路來，妳要知道，我們中國人來，他…兩夫婦，那個中國人是丈夫，所以以前的男人，他們一定要他們的tradition那些東西保留下來，一定要保留下來！好像拜神啊那些東西，一定要跟著的。所以妳看Peranakan Cina的家，他們的家庭中哪些拜的東西通通很完整，跟著我們Chinese的style。不過如果妳回去中國，妳看不到這些東西，為甚麼？因為他們來那時候是早時來的，沒有換過這些Cultural Revolution（文化改革）那些東西，所以我們中國人的習慣已經換了，不過我們以前來到這邊的中國人的習慣沒有換到，因為change of government那些，葡萄牙啊那些人，通通沒有影響到我們中國人的culture，我們的culture能保留到現在，就是這樣的原因。……[拜神？]拜最多的是關公跟觀音，媽祖也是有……」³¹

延此推論，我們可以瞭解到：一、在中華文化的秉持上，峇峇人比後來的新中國移民更傳統，若從 16、17 世紀的文化背景計算，峇峇的文化是直接承自迄至明朝以前的中華文化，而非華北（中原）文化逐漸滲透後而逐漸走向精緻化、規範化的「中國文化」，因此在選擇上，他們對自古即在民間廣泛流傳的中國俗文化有更直接的喜好。二、也因為這份古早的文化維繫，峇峇人對於中國傳統（民俗）文化的親近感，相對於新客華人是更為投入的，而不是外人刻板印象中人的「因番化而疏離」。無可否認，直到 20 世紀初，許多峇峇人因「西化」而開始有與中華文化疏離的現象，然而也因此，許多年長的峇峇開始有道德淪亡、背祖忘宗的危機意識³²，而更堅持為孩子灌輸中國傳統文化思想，而中國通俗小說翻譯本，便是最好的教

語會話的需求，這有別於用以書寫馬來古典文學的「高級馬來語」，因此在語言的掌握能力上，加上不識爪夷文，新客華人不見得能讀懂馬來古典文學作品，更何況是高難度的翻譯工作？回觀馬來語能力較強的峇峇，能讀寫爪夷文的峇峇雖不乏其人，但要普遍大眾閱讀高級馬來（爪夷）文章，這著實有點強人所難。

³¹ 2003 年 3 月 17 日，馬六甲田野訪查記錄。地點：青雲亭，受訪者：蔡女士，為馬六甲著名歷史人物蔡士璋的後代。

³² 針對這些危機感，19 世紀末的尤林文慶等人所掀起的「海峽華人改革運動」便是最好的註腳。在主張剪小辮子、解放婦女纏小腳等陋俗的同時，峇峇領袖們也高度推崇儒家思想、並強調仁、義、禮、智、孝道等道德觀念的重要性。

科書。他不僅讓對中國文學逐漸陌生的峇峇可以重新接軌，更是峇峇在商場上長袖善舞可以借鑑的「兵書」。

總的而言，這些引文著實為我們釐清了一個疑問：即馬來亞的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與印尼土生華人馬來語翻譯文學之間，確實存在一定的連帶關係；惟這些敘述同時也證實了一點：即在實際的翻譯工作上，印尼土生華人翻譯文學對馬來亞峇峇馬來文翻譯文學的影響性不如想像中大，因新馬峇峇對「直接抄譯自古冊」的講究，令他們在翻譯時更傾向於直接引譯漢文原本，而非間接轉譯自印尼文本。進而言之，古冊的講究凸顯了峇峇想要閱讀中國古書的慾望，並且他們要求的是一種更直接、更親近的接觸，而這慾望，正是來自於他們本身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歸屬感與嚮往。

環視 1889 至 1929 年之間的峇峇馬來文翻譯文學概況，雖然由於年代的久遠及資料的散軼，我們無法確實掌握峇峇華人的創譯與出版工作始於何時，但就現在所能追蹤到的峇峇馬來文翻譯作品看（見附錄 2），在 1889 年出現的七部譯作，或許就是峇峇翻譯文學的開始，這其中包括六部中國通俗小說及一部民間故事翻譯作品。其中，《杏元小姐與梅良玉》、《雷峰塔》、《雜說傳——今古奇觀與聊齋》、《鳳嬌與李旦》是由陳明德（Tan Beng Teck）所翻譯，而《忠節義、賣油郎（合集）》及《三國故事薈萃》則由石瑞隆（Chek Swee Liong）和平瑞公司（Peng Swee & Co.）合譯。另外唯一的一本民間故事《憨女婿》則由Lye Kam Lim所譯³³，這本峇峇馬來語譯本，根據筆者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找到的影印本，此書內文收錄了 6 篇短篇故事，都是敘述妻子戲弄丈夫的故事，並附有插圖，其間穿插了一些班頓詩，從內容用詞看，詩歌應是譯者的創作，而非翻譯。值得注意的是《憨女婿》譯本，這書並沒有找到原著，惟筆者卻於《大甲鎮閩南語故事集第一集》一書中，找到了主題相同，內容形似的故事。該故事集乃由胡萬川所主持的「台灣地區民間文學調查、採集、整理、研究」計畫於台中大甲鎮採集而得的口述民間故事³⁴。由此看來，這故事極可能是廣泛流傳於Holo人民間的傳說故事，因相同的故事及原型，不僅在台灣民間流傳，它甚至南流到東南亞的華人社會中。

1890 年到 1899 年十年之間則出現了十部翻譯作品，平均每年一部。1890 年只有一本譯作，即由林福志（Lim Hock Chee）翻譯的《萬花樓》。1891 年除了有黃介石（Wee Kay Seck）翻譯的《岳飛的故事》，著名的峇峇翻譯家曾錦文（曾錦文）也在朋友謝子佑（Cheah Choo Yew）及陳謙福（Tan Kheam Hock）兩位朋有的協助下，以峇抵彥東（Batu Gantong）為筆名，開始自陳明德手上接下《反唐演義》第 4 卷以後的翻譯工作，並於 1892 年開始重譯前三卷，同年也開始了《三國》的翻譯，直到 1896 年。1895 年吳連柱（Goh Len Joo）翻譯了《薛仁貴征東》，此後三年並沒有任何新的翻譯作品出版。1899 曾錦文開始翻譯《水滸》，

³³ 「憨女婿」，即「憨女婿」之意，峇峇譯者以Holo音將之直譯為Gong Kiah Sie（《憨女婿》），為保持原味，本論文行文間，筆者將保留《憨女婿》之名，而不取用「憨女婿」一詞。

³⁴ 胡萬川、黃晴文主編，《大甲鎮閩南語故事及第一集》（豐原：台中縣立文化中心，1995）。

同年馮德潤 (Pang Teck Joon) 分別翻譯了《秦雪梅》及續集《秦世美》，另外還有一部譯者不詳的宗教性作品《立願寶鑒》，根據書名推測，原文應是一本佛書。

邁入 20 世紀，也隔了近五年，1904 年才有新的翻譯作品出版，即 Lau Say 翻譯之《孫龐演義》。相較於 19 世紀末出版的作品，從 1904 至 1924 年這段期間，峇峇馬來語翻譯作品的出版雖沒有像 1890 年代般集中，以每五年的間隔期來計算，其出版量雖不多，卻呈現一種持平的狀況。步入 20 年代，峇峇馬來語翻譯作品的出版事業開始出現蕭條的跡象，20 年代前期仍有四部作品出現，其中包括了《薛仁貴征西》(1921 年)、《薛仁貴征東》(1922)、《狄青五虎平南》(1922) 及《雷峰塔》(1924)，分別由蕭海炎 (Siow Hay Yam) 及蕭欽山 (Soew Chin San) 所譯³⁵。1925 年開始，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的出版業步入了將近 6 年的停滯期，直至 1931 年，完全沒有任何譯作出現。考量當時的歷史背景，這一階段峇峇馬來文翻譯文學的工作，從 1889 年興起到 1929 年呈現逐漸滑落的趨勢，主要轉折點應是由於 1914 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尤其戰爭所引發的經濟大蕭條效應，直接衝擊了仰賴商港貿易的海峽殖民地，必然也波及峇峇社會，不管是翻譯工作者、出版商或從讀者反應看，1920 年代後的翻譯出版業越顯低迷。

二、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的繁盛 (1930~1939)

步入 1930 年代，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開始復甦，在有系統翻譯及參與人數增多的情況下，甚至出現了令人驚喜的「大躍進」，把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推向顛峰。從 1930 年到 1940 年短短十年之間出版了共 40 部作品，並再版曾錦文在峇峇翻譯文學興起時期翻譯過的三部作品 (見表 2-2)。

在這段時間裡，一些峇峇開始有意識的發展新聞及文學事業。以翻譯工作而言，開始有人專門從事翻譯工作，並將譯文出售給出版商，例如黃振益 (Wee Chin Ek)，便把他的翻譯作品出賣給林榮和公司 (Lim Eng Ho Co.)。此外，1930 年代開始，峇峇馬來語翻譯工作出現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即翻譯工作的進行不再像前期一樣，從頭到腳都由譯者一個人扛，而是以合作翻譯的形式，如蕭欽山 (漢文和峇峇馬來文翻譯) 與蕭丕圖 (Seow Phi Tor，負責漢文翻譯) 的組合 (見附錄 2 書目第 40、42 項)，又或一個峇峇馬來文撰寫者，手下除了一位助理外，也兼有一位專門負責閱讀並漢文著作的口述者，例如：李成寶 (Lee Seng Poh) 與助手林振才 (Lim Chin Chye) 以及漢文閱讀者陳友益 (Tan Yew Aik) 的合作便是如此 (見附錄 2 書目第 53、57 項)。換言之，翻譯工作在 30 年代以更有條理的分工形式進行，雖然這暗示了峇峇知識份子「漢語」能力 (尤其在讀寫方面) 的下降，必須仰賴一位能閱讀漢文本的助手讀述，然而，這樣的分工無形中也加遽了

³⁵ 《薛仁貴征西》及《薛仁貴征東》的譯本上並未註明翻譯者姓名。《薛仁貴征西》譯本，根據 Claudine Salmon 的列表，譯者寫明為蕭海炎 (Siow Hay Yam)，但根據 1924 年 2 月 22 日的《日常報》(Kabar Stalu) 報載，此書譯者為蕭欽山 (Soew Chin San)，故本論文取用後者。而《薛仁貴征東》譯本從出版社、行文的拼音習慣看，極有可能是蕭海炎或蕭欽山所譯。

整個翻譯工作的步伐。

三、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的沒落（1940~1950）

相較於 30 年代的盛況空前，40 年代的峇峇馬來文翻譯事業的發展，幾乎可以「慘淡收場」這句話來形容，十年中直到 1950 年，才有唯一一部袁由文成翻譯的《牡丹公主》（或稱《三寶劍》，共 6 冊，見附錄 2，書目第 77 項）出版，此後雖有黃慶福及 Felix Chia 分別於 1963 年及 1985 年嘗試以峇峇馬來文翻譯過《三伯英台詩》（*Sha'er San Pek Eng Tai*）及《三伯英台》（*Sam Pek Eng Tai*）劇本，然而基本上，1950 年可以說已經是整個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發展的終結。對峇峇馬來語翻譯作品接觸頗多的楊貴誼曾回憶道：

50 年代期間，本地的一些小販攤上，或舊書店裡，還可零星見到此類出版物在那裡擺賣……我真正接觸到此類出版物，應該是在 60 年代初期。那時我在印尼深造，偶爾在椰加達街頭的舊書攤上買到一些諸如《西遊記》、《薛仁貴征東》……等的印尼文翻譯作品。從閱讀中才領悟到，過去在新加坡街頭見到的同類讀物，原來是馬華翻譯文學的珍品。回新後……時過境遷，再也見不到那些文學遺產的蹤影。³⁶

環視整個峇峇社會的歷史發展，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到 40 年代之所以會沒落得如此迅速，主要癥結可以從以下幾點瞭解：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不僅重挫馬來亞的經濟，1942 年至 1945 年日本的佔領馬來亞，也摧毀了峇峇社會的生活。日據期間，日本政府透過軍政監部下的教育科，推行「日語（文）」教育及日本化教育，打壓其他語言的教學³⁷。在民族政策上，則推行「親馬惡華」政策，對馬來人採取緩和及籠絡的態度，對華人及印度人則施以鎮壓與屠殺。在段黯淡的歲月裡，許多峇峇因戰爭而家道中落，四處離散，在已自身難保的情況下，實在也沒多餘的閒情去翻譯或閱讀中國通俗文學作品。更何況，以當時日本政府「親巫惡華」的態度，有華人底子的峇峇人實在也不敢過於強調本身的「中華文化」色彩。

在談及關於峇峇馬來文翻譯小說時，蔡女士曾告訴筆者：

以前這些書是很普遍的，不僅僅是一本一本書，也有在雜誌連載，這是我爸爸跟我講的，我也是沒有看過，他的放在舊家，他們通通丟掉了，所以我自己本身都沒有看過這樣的雜誌，不過那些峇峇人的屋子，一定是還有的啦！只是他們有的收起來，不要跟我們講吧了！……我們要知道，為甚麼叫Baba Nyonya？因為他們一直叫（我們）Baba Nyonya，但現在很多人都忘記其實我們是中國人，也是華人來的……

³⁶ 楊貴誼，〈峇峇翻譯文學系列之二：馬來文版的中國古典文學〉，《資料與研究》第 18 期（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1995），頁 91-92。

³⁷ 鄭良樹，《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總會，1999），頁 415-416。

以前我小時候有講是峇峇人啦，因為我們不會講中文……³⁸

從這段話中我們瞭解到，峇峇社會在政經上的優勢地位因戰爭的打擊而動搖，戰後各族民族主義的抬頭，也令融合華巫文化的峇峇人變得「裡外不是人」，在 1980 年代峇峇文化復興運動掀起前的幾十年歲月裡，峇峇人長期處在一種對本身民族文化生活不自覺的壓抑，在民族意識的認知上極度迷惘的狀態中。再加上峇峇社會網絡因戰爭的衝擊而瓦解，很多人在不斷搬遷中便丟失了前人所累積下來的文學成果，而文學工作的繼承也就在這樣的動亂中斷裂。

(二) 教育政策與語言使用的改變

多語的能力是峇峇的優勢，但長期處在各種民族語言相互消長的環境裡，這其實也是令峇峇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常常陷入無所適從窘境的重要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殖民者爲了鞏固自己在馬來亞的統治勢力，加強執行英語教育政策，而新馬兩國獨立後，前者重英語，後者推標準馬來語的教育政策，也迫使兩地峇峇必須選擇走向英語或馬來語更標準化的兩個極端道路。這使普遍上接受英語教育的峇峇更傾向於英語的接收與使用，他們其中很多人雖仍會峇峇馬來語，但基本上對馬來文的學習與鑽研不感興趣，接受過正統馬來語文教育的年輕一輩，更是瞧不起通俗、混雜的峇峇馬來語。而中文也因常被新華人移民羞辱，很多峇峇憤而與之背道而馳，即便現在許多峇峇開始接受中文教育，但同時間他們的峇峇馬來語（文）能力卻已經所剩無幾。語文讀寫能力的趨向英文單一化，也造成戰後新一代的峇峇中嚴重缺乏具備多語的翻譯人才。此外，西化的教育、英語至上的社會環境，也徹底改變了峇峇人的閱讀習慣，年輕一輩喜於閱讀英語文學作品，對祖先遺留下來的翻譯作品，除了帶有「落伍」、「低俗」的認知外，在地化的教育及轉語現象，使年輕一輩的峇峇對「中華文化」已不抱過多的「遐想」，哪份「親切感」相對於老一輩峇峇的而言，已經越見疏遠。

(三) 對峇峇馬來語（文）缺乏根本性的鑽研

在印尼，土生華人早在 1884 年就出版了第一部用印尼（馬來）文書寫的語法書——《巴達維雅馬來語》，該書作者李金福（Lie Kim Hock, 1853-1912），出生於西瓜哇，受過師塾教育，也曾隨荷人補習荷文，並且靠自修累積了深厚的馬來文根底。除了爲當地馬來文報章撰寫新聞稿，他也以馬來文翻譯和創作了近二十五部作品，更重要的是，他不但身體力行以寫作來提倡土生華人馬來文，也不斷嘗試給該語文制定一套合理的法則，其書寫文筆甚至影響了後來的土生華人作家。³⁹

³⁸ 2003 年 3 月 17 日，馬六甲田野訪查記錄。地點：青雲亭，受訪者：蔡女士。

³⁹ 參見廖建裕，〈印尼土生華人文學初探〉，《亞洲文化》第五期（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85），

反觀新、馬的峇峇人，他們所使用的混雜式馬來語雖然被視為不夠標準，但在強烈依靠地方語言維持社交活動的時代裡，尤其在和馬來民族溝通時，便不得動用通俗馬來語來充當溝通媒介，這比起完全沒有馬來語知識基礎的新客華人，則又略勝一籌。可惜的是，處在這種先天條件的優勢下，偏安於海峽殖民地城市生活的峇峇們，似乎忽略了對本民族語言的鑽研與整理，致使峇峇馬來語更多時候停留在口頭傳承的階段，並沒有出現一些因時因地制宜的革新。峇峇人掌握馬來語的時間不算短，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的發展也延續了好一段時間，然而時至今日，針對峇峇馬來語所做的蒐集和研究仍是非常缺乏，也不曾出現類似峇峇馬來語辭典的語言工具書。雖然近年，峇峇魏添福有出版過一本《足金：峇峇話精粹》，而Anne Pakir等人也開始研究峇峇馬來語，但這已經是峇峇馬來語沒落後、已欲振乏力的80、90年代⁴⁰。

（四）峇峇馬來語出版業與市場的侷限性

首先，從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的閱讀對象看，主攻的還是通曉峇峇馬來語的峇峇人。曾錦文曾在他的《三國》序文裡提到，他從事這項翻譯工作，主要是為他的「族群」提供有益的消遣讀物，此外，也希望透過這些翻譯作品，讓那些不懂漢文的峇峇、娘惹們對中國文學名著有所認識。以讀者的接受能力來看，要讀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則至少要具備「峇峇馬來語」能力，而由於峇峇馬來語主要是馬來語和Holo語的結合，加上由於翻譯的材料是中國通俗文學作品，自然的翻譯時所使用的「漢字方音」詞彙會相應增加。因此，這類翻譯作品對當時仍習慣於閱讀標準馬來語爪夷文體的馬來人來說，接受度不高。而20世紀初不斷增長的西化峇峇，也未能廣泛接受這類作品，甚至對它的評價並不高，例如陳德順在〈幾位真正的華人作家〉一文中便說：

在海峽華人當中，最近出現了一種新的文學，即用羅馬化馬來語翻譯的中國優秀小說……作為華人文學成就的代表……這些譯本是完全不夠的。我也不相信譯者會要求讀者給他們以高度的評價。⁴¹（筆者譯文）

因此，峇峇翻譯文學單靠峇峇與娘惹這批極有限人數與購買力換來的經濟收入，以維持一個龐大的翻譯出版開銷，確實有些吃力不討好。

此外，雖然峇峇們很努力的參與了馬來亞出版業的發展，但從幾份峇峇辦的報刊都壽命不長的事實看，新馬早期（甚至到了今天）的出版業並不十分發達，更確切的說，它是一個經濟效益有限的良心事業。當初曾錦

頁11-12；梅井，〈峇峇翻譯文學與曾錦文〉，《亞洲文化》第二期，同上，1983，頁4。

⁴⁰ William Gwee Thian Hock, *Mas Sepuloh: Baba Conversational Gems* (Singapore: Armour Publishing Pte Ltd, 1993). 其他相關研究如：Anne Geok-In Sim Pakir, *A linguistic investigation of baba malay* (Ann Arbor, Mich.: Univ.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1986./ Thesis (Ph.D.)--Univ. of Hawaii., 1986).

⁴¹ 原文見Tan Teck Soon, "Some Genuine Chinese Authors",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 1, No. 2, 1897, pp. 63-64.

文花了近四年的時間翻譯了共 30 冊的《三國》，由於當時章回翻譯小說的在峇峇讀者中的反應不錯，在翻譯至第二十一冊時，他便曾在卷末表示：如果這部三國《三國》有銷路，他將接續翻譯《列國》、《宋江》……等中國章回小說（見圖 2-II），然而當第二十二冊面世時，他卻感慨的說：由於《三國》的翻譯工作是一件絞盡腦汁的差事，他要求讀者原諒，因他再沒能力翻譯其他小說了。這番話引起了讀者的回應與鼓勵，在答覆一位署名為 G.G.C.S. 的信函中，曾氏表示：他如果能收回本錢，就願意繼續翻譯其他故事，因他不能繼續再蒙受虧損。雖然事後曾錦文改變了「不再翻譯」的決定，繼續翻譯了十餘部作品，但從這件事上，我們也看到了翻譯工作的難為。翻譯工作耗時費力，蕭海炎曾告訴讀者：「我是經過好幾次暈頭轉向才把這冊書（按：《狄青》）翻譯完。」⁴²鍾元文也告訴讀者：《三合寶劍》的翻譯工作停頓了，是因為他還有很多其他外務必須兼顧⁴³。要以一種正在滋長中的混雜語文翻譯中國通俗小說本就不是易事，再加上銷路不廣，因此這項「空得虛名」的翻譯工作，也吸引不了更多新進者加入，整個峇峇翻譯文學的進程因此無以為繼。

此外，早期出版業的不發達也衍生書本流通不廣的問題，也因此，如果堅持原文翻譯，翻譯者將經常面對材料匱乏的問題。例如 1930 年，《鍾無豔》的譯者便在序言透露：

許多讀者一定在舞台上看過《鍾無豔》的故事。但是，你們肯定沒有讀過這本書。那些說書人，他們能給你講許多中國古代的故事，他們肯定也沒讀過這本書，因為在新加坡你找不到這本書。我是通過一個朋友，他到中國去才幫我弄到這本書的。不過，我為了得到這本書，不得不耐心等待了四年之久。在中國許多人都想讀這本小說。這就是我們新加坡買不到這本書的原因。⁴⁴

總的而言，翻譯人才及材料的匱乏，讀者數量有限加上財力不足、戰後低迷的景氣導致銷量不臻理想等凡此種種，都是導致峇峇翻譯文學裹足不前而致衰微的原因。

⁴² “.....dengan amek banyak banting kepala baru lah dapat menjadi kan ini satu kitab”, Siow Hay Yam, *Ini Chrita dulu kala dari zaman Song Teow 宋朝 ber-nama Teck Cheng Ngo Ho Peng Lam 狄青五虎平南 (Lima harimo pergi pukul di negri s'bla s'latan)*, Vol. 1, 'Ka-nyata-an Chrita' (Singapore: Chinese Directory & Press Ltd, 1922).

⁴³ “Membritau kepada skalian Incek tuan-tuan.....ini hikayat bernama 'Sum Hup Poh Kiam', kitab ka-ampat suda terinti bagini punya lama, kerna ada perkara lain yang mesti di-jaga-kan dulu, jadi itu-lah pasal saya suda brinti-kan in buku. S'karang saya ada mulai sambongan-nya dan kasi habis sa-brapa dras saya boleh.....”, Cheong Guan Boon, *Cherita dulu-kala bernama Sum Hup Poh Kiam 三合寶劍 Di jeman "Han Teow" 漢朝*, Vol. 5, 'kenyata'an' 3 (Singapore: Kim Seck Hean Press).

⁴⁴ 參見 Lee Seng Poh, Ong Choon Teck, *Chrita dahulu-kala bernama "Cheong Moh Inn" 鍾無豔 atau "Hong Hor Muka Biru", Di zaman Choon Chew Liat Kok Buay 春秋列國末*, Vol. 1, preface (Singapore: Nanyang Romanised Book Co., 1938).

第三節 峇峇馬來語翻譯作品的展演形式

一、 翻譯題材的取捨

表 2-5：峇峇翻譯作品的主要題材

題材	數量
歷史	30
言情	17
俠義	15
志怪	11
公案	5

備註：本表統計不包括 1 部民間故事（憨子婿）、2 部宗教性作品（立願寶鑒）、1 部不確定原名（Yeo Chian）、3 部再版共 7 部譯作。另有一部合集（忠節義及賣油郎）則分別列入兩個不同的體裁。

從表 2-5 我們可以發現，峇峇所翻譯的中國通俗小說的題材主要包括歷史、言情、俠義、志怪及公案五大類。其中又以歷史小說最多，共三十部，言情小說次之，有 17 部，而俠義小說則略遜一籌，共 15 部，志怪小說有 11 部，最少的則是公案小說。

從附錄 2，三十部歷史小說中，以先秦為背景的有《封神演義》、《後列國志》、《東齊列國》、《姜太公》及《孫龐演義》等；描寫漢代歷史故事，最著名的當屬曾錦文翻譯的《三國》，另外則有《西漢》、《王昭君和番》及《三合寶劍》等。接著是唐朝的故事，包括有《反唐演義》、《綠牡丹》、《薛仁貴征東》、《薛仁貴征西》、《粉妝樓》、《紅面君主（趙匡胤）》及《羅通掃北》等。以宋朝為歷史背景的最多，包括了：《萬花樓》、《岳飛的故事》、《狄青五虎平南》、《三下南唐》、《楊文廣征南閩》及《狄青征北》。講述元朝歷史故事的有兩部，即講述女宰相故事的《孟麗君》，以及歌頌明朝開國的《臭頭洪武君》，而明朝的故事不多，只有《正德君遊江南》一部。最後清朝的歷史故事則有《洪秀全》一部。歷史通俗小說的核心內容雖然有依據史實的地方，然而，為了豐富故事的趣味性，在人物的塑造及故事的推演上，也往往會加入許多虛構因子。中國傳統文學觀認為，歷史小說具有翼史補經、勸善懲惡的作用，清代蔡元放在《東周列國志》序文有說：「顧人多不能讀史，而無人不能讀稗官，稗官固亦史之支流，特更演繹其詞耳。善讀稗官者，亦可進于讀史，故古人不廢。」可見相較於史官撰述的正史，故事性十足的歷史小說更易為普羅大眾所接受，其在民間的影響力也遠遠超越正史。在中國通俗小說中，歷史小說的數量龐大，因此，峇峇翻譯文學中歷史小說被選譯的頻率超高這不難理解。但就選材的角度，選擇了歷史題材，其主要原因可能是：

- （一） 由於這些歷史小說同時承載了許多中華文化元素，透過歷史小說的閱讀，在讀史之餘，也可直接濡沐中華文化。
- （二） 小說在補經之餘，透過故事有也闡發傳統倫理道德觀念，這尤其對

重視傳統禮教的峇峇人而言，是家庭教育中不錯的「教科書」。

被馬來文化涵化的峇峇特別喜歡吟頌馬來抒情歌曲（Dondang Sayang），或許也由於這份浪漫情懷，峇峇對言情小說似乎也情有獨鍾，尤其杏元小姐與梅良玉（附錄 2，第 1 及 49 項）、鳳嬌與李旦王（附錄 2，第 7 及 11 項）之間的愛情故事，分別有兩部不同譯本，其他言情小說還包括了《秦雪梅》、《紅面小姐》、《八美圖》和《菊花小姐》等。值得注意的是，陳志明在其列表中收錄了《三伯英台》及《陳三五娘》兩部言情小說，但譯者、出版年代及出版地皆不詳，根據陳志明所述，這兩本書目是抄自所閱讀過的廣告資料，筆者也嘗試搜尋，可惜皆無斬獲。因此，1950 年代以前除了蕭海炎曾以敘事詩體翻譯過《三伯英台》（附錄 2，第 32 項）之外，這兩部作品（小說）是否曾經被峇峇們翻譯出版過？由於無法掌握確實證據，這裡只能存疑。惟以這兩部愛情故事在通俗文學界的份量，《三伯英台》在印尼土生華人甚至爪哇民間受歡迎的程度，以及《陳三五娘》作為閩粵地區耳熟能詳的民間故事，這兩部作品在馬來亞峇峇翻譯文學中不被列入翻譯行列，才真是怪哉！弔詭的是，戰後唯一被峇峇人翻譯過的題材，卻是《三伯英台》（分別譯成敘事詩及劇本）而非《陳三五娘》。有趣的是，屬於北方故事的「山伯與英台」，在馬來亞或印尼一帶，其在華人圈中，受矚目的程度，一直是超越極具 Holo 及潮州民族色彩的《陳三五娘》故事。這現象或多或少意味著，流落南洋的華人，其本身的民族文化已在被以北方文化所侵蝕。然而這樣的侵蝕現象是早在這些漢人南來前已在華南地區發生，然後被帶到南洋，還是在南洋定居後由於「落葉歸根」的想念，誤把北方統治者的文化當成是「正統」的華人文化崇拜，而不自覺的使本身源自華南地方的民族性被掩蓋？就有待考證了。

然而，矛盾的是，談及言情小說，我們也發現了一個現象，在早期印、馬兩地的中國小說馬來文翻譯文學中，中國文學巨著《紅樓夢》，雖被譽為是小說經典，卻不曾被任何峇峇的翻譯過。這個現象或許可從以下幾點理解：

- （一） 從作者背景看，具滿族背景的曹雪芹，其著作不管從其語用習慣或文化習性看，都是屬於北方人的文化模式，這對祖源文化來自中國南方的峇峇人而言，沒有太大的投入感。換言之，《紅樓夢》比之山伯與英台的通俗性，它完全就是北方雅文化的產物，綜觀中國通俗小說的流傳，《紅樓夢》在早期似乎也很少被說書人或地方戲曲所引用，故峇峇接觸《紅樓夢》的機率不高。
- （二） 從內容看，《紅樓夢》的基調是批判中國封建社會的倫理道德觀，這對一向秉持中國傳統文化與道德觀念的峇峇而言，是較難被接受的。
- （三） 以峇峇翻譯者節譯的角度，《紅樓夢》人物的關係複雜、相互糾葛，故事的中心結構也非常強卻靈活不足，不像其他通俗文學作品，即便拆開節譯，都可以是架構完整的短篇故事。
- （四） 從題材看，《紅樓夢》雖也講述可歌可泣的愛情，但仍舊侷限於門

庭院落裡，其情感也是非常個人式的。這情況會許我們還可以從《紅樓夢》在蒙古文學的發展得到啟發：

《紅樓夢》在蒙古族作家文學發生大影響……但在說唱文學的領域裡卻找不到知音。說唱講究即興演出，沒有離奇情節很難吸引聽眾。題材不同，造成離奇情節的有無，英雄傳奇章回與家庭生活章回因此得到冷熱懸殊的待遇。事涉故事性質，無關族性，不獨蒙古族如此，漢族也如此。北京著名說書藝人在二〇年代已企圖把《紅樓夢》改編成說書故事，但終歸失敗。⁴⁵

二、 翻譯工作者與翻譯的表現手法

以翻譯工作者的角度切入分析，整個峇峇翻譯文學的發展，主要可以分為兩個階段，而分界點則在 1930 年代；換言之，峇峇馬來文翻譯工作的進行，從譯者的集叢特色看，前期以 1889 年到 1929 年為準，相等於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的興起時期。後期則介於 1930 到 1950 年之間，無論從翻譯者、翻譯的表現手法、出版者或行銷方式，都展現出於前期不同的特色，而其時間縱深也橫跨峇峇翻譯文學發展的「繁盛」和「沒落」時期。以下簡略就前期和後期的翻譯工作者之差異進行分析，並嘗試以各期具代表性的翻譯者為探討基點，以期對他們的翻譯工作和表現手法有更深一層的瞭解。

（一） 前期（1889-1929）的翻譯工作

以 1930 年為界，我們可以明顯看到，30 年代以前主要的翻譯工作者，包括了陳明德、賴甘霖、石瑞隆、平瑞公司、林福志、曾錦文、黃介石、吳連柱、馮德潤、劉西、劉金國、鍾元文及蕭海炎等 13 人，而參與協助者有陳謙福、謝子佑及謝安祥三人，都曾對曾錦文的翻譯給於校閱與評點，另外這是時期出版的翻譯作品中，兼有插畫的雖然也不少，但由於作品內未加註明，因此很多插畫作品原畫者不詳，例如 Lye Kam Lim 所譯《憨子婿》內的插畫便是，而這時期唯一知道的插畫家，就是曾為曾錦文、黃介石及馮德潤等人的譯作畫過插畫的陳璧光。總的而言，前期參與翻譯工作的，大約有 17 人，且從翻譯工作的實際操作看，除了曾錦文在譯《五美緣》、《反唐演義》及《三國》時曾得力於陳謙福等人的校稿與批評，石瑞隆與平瑞公司合譯了《忠節義、賣油郎(合集)》(1889)和《三國故事薈萃》(1889)外，這時期的翻譯工作經常是採單打獨鬥式，換言之，從漢文到峇峇馬來文的翻譯、抄寫及校對等，皆由譯者一手包辦。另外，除了曾錦文曾自己出版過《水滸》(1899-1902)及《西遊》(1911-1913)外，這時期的譯作通常都交由出版公司出版，這些出版公司包括有：寶華軒 (Poh Wah Hean Press)、金石齋出版社 (Kim Sek Chye Press)、商業出版社 (Mercantile Press)、德諾達雅出版社 (Denodaya Press)、鴻盛出版社 (Hong Shing)、江

⁴⁵ 引自林修澈、黃季平，《蒙古民間文學》(台北：唐山出版社，1996)，頁 346-347。

源興出版社 (Kong Guan Hin Press)、商輅出版社 (Siang Lok Press)、聯合出版社 (The Union Press)、叻報出版社 (Lat Pau Press)、法石齋出版社 (What Sek Chye Press)、金石軒出版社 (Kim Seck Hean Press)、中國工商名錄印刷公司 (Chinese Directory & Press Ltd.) 共 12 間，其中又以金石齋出版社和寶華軒的出版量最多，分別出版了九部和四部譯作。惟值得注意的是，從這 12 間出版公司的所在地看，這些翻譯作品幾乎全都在新加坡出版。

回到翻譯工作者的面向，這時期的翻譯者以最早的陳明德和其繼承者曾錦文的作品最多，各有五部作品，然而若從翻譯的質跟量看，曾錦文的翻譯成就又略勝陳明德一籌；至於其他譯者，除了蕭海炎可能翻譯過 5 部作品外，其他產量大都介於 1 到 3 部之間。總的而言，這時期的翻譯工作者個別的產量貴精不貴多，而其中的代表人物則非曾錦文莫屬。

曾錦文，1851 年出生於檳榔嶼一個峇峇家庭，曾氏曾以筆名峇抵彥東 (Batu Gantong) 翻譯過《五美緣》、《鳳嬌與李旦的故事》(即《反唐演義》) 和《三國》，而 Batu Gantong 據說便是其出生所在地。他的父親曾容泉經常往返於檳榔嶼與蘇門達臘的巴東之間經商。曾自小便在檳城大英義學 (Free School) 接受基礎教育，然而同時父親也為他請來私塾老師教導其漢文。此外，曾氏在威省 (Sabrang Sunghei Prye) 生活期間，由於經常與馬來朋友接觸，其馬來文造詣也比一般峇峇華人精進，凡此種種的語言經歷，都為往後他 (峇峇) 馬來語、英、漢三語通譯的成就打下深厚的基礎。1866 年曾錦文於大英義學畢業後，便轉往中國福州馬尾水師學堂 (即海軍學校) 學習軍事戰術，惟由於體能欠佳，畢業後僅能留在原校教導數學。1872 年，20 歲出頭的曾錦文，由於聽信算命先生的預言，說他活不過 25 歲，便毅然決定回到檳城母親身旁，度過餘生。然而回鄉數月後，他又因工作表現優良而被白人上司升調到新加坡工作，便從此定居於此，直到 69 歲逝世。1899 年，峇峇陳明德在翻譯了前三冊的《鳳嬌與李旦》後，便因私人業務前往日本發展，留下尚未譯完的後半部作品。而後曾錦文便在好友陳謙福 (Tan Kheam Hock, 1862-1922) 的邀請下，接手《鳳嬌與李旦》第 4 到 8 卷的翻譯工作，並在 1892 年翻譯完成後還意猶未盡的重譯了前三卷。根據曾錦文在譯本中的陳述，他在翻譯《鳳嬌與李旦》及《三國》時，曾得到陳謙福、謝子佑及謝安祥等人的協助，然而從他的所有譯作及內容看，曾的翻譯工作更多時候是獨力完成的。從《鳳嬌與李旦》開始到目前所能找到的最後一部譯作《西遊》，將近 22 年的歲月中，曾氏翻譯了包括《鳳嬌與李旦》(8 卷，1891-1893)、《五美緣》(6 卷，1891-1892)、《三國》(30 卷，1892-1896)、《水滸》(19 卷，1899-1902) 和《西遊》(9 卷，1911-1913) 共五部，總卷數高達 72 冊的中國通俗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曾錦文曾在部分《三國》的卷尾，給讀者列出了他預計要翻譯的作品，這其中包括：《今古奇觀》(Kim Kö Ki Kuan)、《聊齋》(Leow Chai)、《包公案》(Pow Kong Ann)、《施公案》(Si Kong Ann)、《藍公案》

(Na Kong Ann)、《水滸(或宋江)》(Swi Hⁿo atau Song Kang)、《金石緣(或林愛珠)》(Kim Sek Yan (Lim Ai Chu))、《齊天和尚》(Chey Tian Hoey Siö^h)、《溫如玉》(Wan Ju Yak)、《更五鐘》(Keng Gnö Cheong)、《先秦軼事》(Sian Chin Ek Su)、《粉妝樓》(Hoon Chong Lau)、《七俠》(C'hit Hiap)、《征東》(Cheng Tong)、《征西》(Cheng Sai)和《賀五太》(Hö Gnoh Tai)等16部中國通俗小說(見圖2-II),也因為這份列表,有些學者的著述曾把這其中的書目列入「已完成的譯作」處理⁴⁶,然就筆者反覆考察後,列表上除了《水滸》及《西遊》(即齊天和尚)有被譯過,而《今古奇觀》則以節譯的方式安插在《三國》的第28、29及30卷外,這裡面大部分作品截至目前我們都無法肯定它確實被翻譯出來,因此,將列表中所提及的作品都視為是「已完成的譯作」,這作法仍有商榷的餘地。

言歸正傳,以曾錦文的翻譯為例,這時期的翻譯作品,在表現手法上,主要展現出以下幾個主要特點:

1、從內容看:

這些譯作雖然不是完全按照通俗章回小說原文逐字逐句翻譯,而是節譯或意譯的方式,然而有趣的是,在形式上,卻也延續了「說話文學」體制中「篇首」⁴⁷及每回最後以「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作結的模式。首先,在「篇首」方面,早期的翻譯工作者有好幾位承繼了這個中國傳統小說中的表現手法。例如:在《雷峰塔》(1889)的開卷中,陳明德便以一首馬來詩文入話:⁴⁸

原文	意譯
Jikalau suda pulang kesana, panday panday menyimpan diri, jikalu tuan bijak laksana, saya pun ada sadia di sini.	如果已回到那裡, 請妥善隱藏自己, 如果看官智慧滿盈, 我亦有備於此矣!

同樣的,曾錦文也延續了前輩「篇首」的作法,幾乎每卷都以一兩首英詩引人入勝,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則屬他在《三國》第十二卷中的〈心聲〉與〈獨白〉:⁴⁹

⁴⁶ 見梅井〈峇峇翻譯文學與曾錦文〉《亞洲文化》第二期,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83。

⁴⁷ 中國通俗章回小說是自(講史)話本脫胎而出,自然的也延續了說書文學的一定的格式。章回小說通常全書分若干回,每回以回目(一般是對偶句)揭示本回內容,各回故事有延續性,卻也各自獨立,並且行文之間也免不了說唱文學中「看官」、「話說」等字樣。因此從翻譯本的模式看,翻譯的原文本大都是當時流行的章回小說。「篇首」乃說話體制名詞,為「說話」之開頭,通常是一首或數首詩、詞或兩者兼用。參見:王文寶、盛廣智及李英健編,《中國俗文學辭典》(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頁12-13、233。

⁴⁸ 見Tan Beng Teck, *Ini-lah buku bernama "Lwee Hong Thak" 雷峰塔 charita dahulu kala dari pasal, Oh Pek Chua 黑白蛇 sama Kho Hun Boon 許漢文 Di turon-kan dari surat China di jaman Guan Teow 元朝, Di Chnee Tong Quan 錢塘縣, Dalam prenta-an Chat Kang Hoo 浙江, Singapore: Poh Wah Hean Press, 1889, p. 113.*

⁴⁹ 原文引自Batu Gantong, *Chrita dahulu-kala nama-nya Sam Kok 三國 atau Tiga Negri Ber-Prang :*

原文	意譯
<p>I. “The Voice of Sam Kok”:</p> <p>I’ am a lovely little thing, Coming monthly from the print, In me there are to be found, Thirty volumes all well bound.</p> <p>The history that I told, Is of the Three States of Old, ‘T is household tale’ mong Babas, To children told by papas!</p> <p>In tongue-Malay I chatter, And Romans in character. Thus, you’ll not be laid astray, But known in every way.</p> <p>The money on me you spend, My contents will make it mend, For all I hold and contain, Are treasures worth to maintain!</p> <p>Thanks, friends and gentleman, do Who, their good wishes sent to Batu Gantong, my master, Whom I style a professor!</p>	<p>〈三國的心聲〉</p> <p>我是可愛的小東西， 每月刷一卷， 你會發現， 三十三卷都裝訂精美。</p> <p>我所敘述的歷史， 是關於古老的三國。 是在峇峇家庭中， 爸爸講給孩子聽的故事。</p> <p>我娓娓用馬來語道來， 透過小說人物展演， 因此，你將不會茫無頭緒， 而是瞭若執掌。</p> <p>你花在我身上的錢， 我的內容將令它物有所值， 我所掌握與包容的， 是值得珍藏的寶貝。</p> <p>感謝諸君與友好， 哪些寄上美好祝福予， 我的主人——峇抵彥東 這位我尊稱為教授者。</p>
<p>II. “Batu Gantong’s Soliloquy”:</p> <p>Light of renowned Khong Beng! May it shine On land remote- The Straits May it impart doctrines divine Or knowledge of Three States.</p> <p>Oh the times! When Siok, Gwi, Gor Played so a part On the World’s stage none of us e’er saw, Either the end or the start.</p> <p>Glorious will my service be To Straits-born foes and friends, Whose hearts will I tickle to glee If success crowns my ends.</p>	<p>〈峇抵彥東獨白〉</p> <p>願諸葛孔明的智慧之光， 照耀遙遠的馬六甲海峽旁土地， 願他授予我們真理玄機， 或三國的廣博的知識。</p> <p>在蜀、魏、吳爭鋒的哪個年代， 在我們從未見過的世界舞台上， 從故事的序幕到落幕， 他們都投入角色，各據一方。</p> <p>這將是我光榮（愉快）的貢獻， 我海峽出生的朋友和敵手們， 若我討喜的譯文能觸動你心， 這就是我最終的目的。</p>

<p>Ambition, honor, I don't seek. Nor way to fame my claim, My cherished object-plain to speak Is not money, nor name.</p>	<p>功名、利祿，非我所求， 亦非我求名的志向， 我懷抱的目的，坦白說， 不為錢財不為名。</p>
<p>Why tarry? Here then goes my pen, Here burns the mid-night oil, Hurrah! As much as volume ten, Has good fruits borne my toil.</p>	<p>我毫不遲疑振筆疾書， 挑燈夜戰也在所不惜， 萬歲！！我已譯了近十卷， 辛苦耕耘終於結成豐美的果實。</p>
<p>Praises poured in from e'vry side, Methinks, in air I stand; Brains ransacked, hundred books my guide, Great is the work on hand.</p>	<p>來自四面八方的讚美， 我感覺飄飄然如在雲端； 回頭細想，眼前待譯的書有上百本， 手頭上的工作仍異常艱鉅。</p>
<p>Speed on, Ah, how my eyes they pain, Haik! the same feels my purse. A hole, a hole! Out my funds drain, It is fortune reverse.</p>	<p>快馬加鞭，喔！我的眼睛疼痛不已。 唉呀！我的口袋也不好過， 洞，都是空洞！我的資金消耗殆盡之餘， 是我財運的退縮。</p>
<p>Friends! Readers! Please my pockets mend, Save me from bankrupt's mice; My works please largely recommend, Prove you "Sam Kok" admire.</p>	<p>朋友啊！讀者們！請修補我口袋的空洞， 把我從破產危機中解救出來， 請廣為推介我的譯作， 以證明你對《三國》的讚賞。</p>
<p>12th September 1893</p>	<p>1893年9月12日</p>

明顯的，從這些篇首詩我們知道，這些詩文並非翻譯，而是譯者自創，是譯者作為一個「引介」者的入話方式。從詩文我們也可瞭解到，曾錦文雖曾謙稱並未十分熟悉馬來語的應用，希望朋友們仍能看懂他「膚淺的馬來文」，但事實上他不僅峇峇馬來文掌握自如⁵⁰，英文也非常了得；而陳明德的詩文，詩中並未雜入任何Holo詞彙，諸如‘menimpan’，‘laksana’等的淺詞用字，同樣的也展現了他深厚的馬來文造詣。然而，以馬來文入詩並不是一件易事，因此，後期由於翻譯方式的「速食化」與「分工」，像這類的「篇首」作法相對少見。

此外，我們知道，章回小說是從宋元講史話本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早期宋元藝人的小說，故事都較短小，可一次講完，話本一般都沒有分章節，後來，由於講史的興起，歷史故事內容冗長，須分多次講說，為了讓聽眾記憶猶新、加深印象，每次講故事時便有一個中心內容，及一個醒目的標題，進而逐步形成分章立回目的體例。與此同時，為了吸

⁵⁰ 曾氏深厚的馬來文造詣，從他經常能將古典小說中的詩詞用峇峇馬來語直譯出來，並且同樣以詩文的形式出現便可明瞭，例如他在翻譯《三國》劉備三顧茅廬一節時，便把「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一聯用馬來語流暢的表達出來。(參見Batu Gantong, *Chrita dahula-kala nama-nya Sam Kok 三國 atau Tiga Negri Ber-Prang : Siok 蜀, Gwi 魏, sama Gor 吳, Di jaman "Han Teow" 漢朝* (Singapore: Kim Sek Chye Press, 1893), vol. X.)

引觀眾，每次說書人講說故事時，總在緊要關頭打住，而在末尾形成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的形式，來吸引聽眾，令聽眾欲罷不能，有興趣再聽下去。故此，「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可說是中國許多古典小說每章耳熟能詳的結尾。或許是受當時說書的影響，亦或忠於原著，無論早期或晚期的峇峇翻譯工作者似乎很自然的便接收了這套模式，例如：

Berenti-kan di sini dulu, boleh bacha di buku nombor X, nanti boleh dapat tau puas puas hati.

或

Kalau mau tau blakang punya kesah lagi, bacha lah di nombor x punya chrita boleh dapat tau sampey trus trang.”

2. 詞彙對照表

由於民族情境不同及語言轉換的問題，原文中許多詞彙並不容易以馬來語清楚表達，因此，譯者通常必須在譯文中附上漢文（尤其名詞）或附註，以曾錦文為例，他翻譯時不僅中英並用，也經常在各卷正文前附載馬英或華英對照詞彙表，如《三國》第十五卷有漢英詞彙表，《水滸》的第六、十三及十四卷也附有馬英對照詞彙表。

3. 裝訂方式與插圖

要區別早晚期譯作之不同，最大的顯像就在於作品的裝訂與內文附載的插畫上。首先，譯作各卷頁數有 40 幾頁到 150 頁不等，但以超過百頁的居多，尤其曾錦文的譯作，其譯作頁數每卷都厚達 150 頁左右。另外，早期的譯作也非常重視插畫的並用，以曾錦文為例，有時候插畫的頁數甚至佔二十到三十頁之多。然而，由於能畫插畫者不多，目前知道的插畫家來去也只有號稱蓬島的陳璧光及僅為〈宋江〉封面劃過人物像的鄭芳菁兩位，其中以陳璧光的產量較豐，不僅封面的人物像，也畫過許多具情節性的插圖，豐富了譯作的可看性，值得一提的是，在曾錦文翻譯的《五美緣》（1891-1892）第五卷的幾幅故事人物畫作中，陳璧光也翩然以近似明朝「六品芝麻官」的自畫像出現在第二頁中，形象逗趣。不讓陳氏專美於前，曾錦文也將自己戴帽留辮的照片刊載在《三國》第 15 卷和第 24 卷中，讓讀者一睹他的廬山真面目。當然，在筆者翻過的大部分的峇峇翻譯作品後，兩人者作法是較為特出的。此外，或許由於早期的翻譯工作是獨立作業，翻譯的動機也比較單存，早期的譯本除了附有出版商（通常也是經銷商）的地點外，封面或封底幾乎沒有刊登其他具商業性質的廣告。

（二）、後期（1930-1950）的翻譯工作

後期的翻譯工作筆者主要以 1930 年與 1950 年為起迄點，在這期間，主要的翻譯工作者包括有：袁文成 (Wan Boon Seng)、蕭欽山 (Seow Chin San)、周天昌 (Chew Tian Sang)、邱平炎 (Khoo Peng Yam)、蕭丕圖 (Seow Phee Tor)、黃振益 (Wee Chin Ek)、高尊尼 (Koh Johnny)、林秀興 (Lim Siew Him)、高春廣 (Koh Choon Kwang)、傅長壽 (Poh Tiang Siew)、李成寶 (Lee Seng Poh) 等 11 人，其中李成寶最初只是從旁協助袁文成與邱平炎等人的翻譯工作，直到後期，他已開始在漢文本閱讀者王春德 (Ong Choon Teck) 的協助下，嘗試翻譯了《鍾無豔》(1938-1939 年) 及《大鬧三門街》(又稱《李廣》，1939 年)。這時期除了有翻譯助理如：林振才 (Lim Chin Chye) 與李成寶外，與前期翻譯工作最大的不同在於譯者在翻譯時，多了一位「漢文本講述者」(Chinese reader) 的協助，例如：N. M. Seng 曾為袁文成讀述《粉妝樓》(1934) 及《三合明珠寶劍》(1935)，陳友益 (Tan Yew Aik) 為袁文成等人讀述《濟公活佛》(1935)、《趙匡胤》(1936)、《南極翁孫贖》、《一枝梅平山賊》及《三國因》等，另外還有陳進傳 (讀述過《天豹圖》，1935 年) 及上面提過的王春德。換言之，這時期的翻譯工作有別於前期的多非單打獨鬥，而是以各司其職的團隊模式進行。必須借助一位漢文讀述者轉譯，某程度上這也意味了峇峇社會在 1930 年代前後已進入了各語言相互消磨激烈的年代，在書寫上峇峇馬來文固守、英文抬頭，而漢文則支離破碎，因此這時期能讀懂漢文原本的譯者已相對減少。總的而言，這時期參與翻譯的峇峇共有 16 位左右，相對於前期，以僅僅十年的時間對比，譯者人數是稍多的，其中又以袁文成的產量最豐，他參與翻譯的作品共有 23 部之多，可謂這時期翻譯工作的佼佼者。

關於袁文成的生平，由於資料的亡軼，目前所知不多。袁文成真正為人所認識，是從 1920 年代他積極參與峇峇馬來文的刊物出版與翻譯開始。1924 年到 1931 年期間，袁氏曾自行或與人合作出版過幾份峇峇馬來文刊物 (詳見本章第一節)，這直接也間接的為他自己及峇峇社會的翻譯工作提供了發表的空間，也因這有利條件，他最後順利過渡到翻譯者的層面。袁文成不僅身兼出版商、翻譯者的工作，事實上他也寫得一手漂亮的峇峇馬來文詩歌，他雖不諳漢文，但其翻譯及詩歌創作再再顯示出其馬來文根底雄厚。關於袁文成的創作，我們留待第四章再談，這裡先談談由袁文成所領導的峇峇馬來文後期翻譯工作的特色：

1. 在內容上，這時期的譯作多省略了前期「篇首」入話的作法。而每章以「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的做法則某程度保留。
2. 在淺詞用字上，不知是否因譯者必須仰賴「漢文讀述者」轉譯的緣故，這時期所用的峇峇馬來文相較於前期曾錦文等人的馬來語，則更趨近 Holo 化。另外，或許個人語言能力的侷限，這時期的譯本也

省去了前期曾錦文等人附上「馬英」或「漢英」對照的詞彙表。早期的翻譯者如曾錦文，常喜歡在譯文中穿插一些趣味性評談和敘述，或乾脆在註釋上引用英文詩詞，而各卷末也經常可見一些附錄的短篇寓言、笑話或幽默故事，以滿足讀者需求。而這樣的作法在後期的譯本中較為少見，尤其皆不做如曾氏般偶爾以他濃厚的中國傳統文化觀念針對劇情進行評點。

3. 從譯作的出版模式看，這時期的譯本每卷薄薄二三十也左右，也因此，各部的卷數也較前期的譯作多，相對的，每冊價錢也較前期的一元左右低廉，介於兩毛到三毛之間，但事實上，這價錢若以「一部」計算，分冊加乘後的價格，絕對比前期來得高。而這也顯現出後期出版者的商業頭腦，以「薄價多銷」的方式，提高讀者購買的意願。在出版商方面，相對 1930 年以前，則呈現多元紛呈的局面，出版商包括出版者本身，共有約 19 家，不僅多於前期（前期譯者兼出版商的情況也較少），且幾乎與前期的出版商沒有重疊。並且，從一些譯作中，我們也瞭解到，除了在新加坡出版經銷，以和成寶發公司及 D.T. 林公司關係良好的袁文成爲例，這些譯作的發行網，甚至遠及馬六甲和檳城各地。此外，譯本各卷不僅插圖不多，且有些頁面經常用以刊登廣告，例如：袁文成的譯作經常會幫 D.T. 林公司刊登一些印尼土生華人翻譯作品的目錄廣告，這雖不足以說明印尼土生華人對新馬峇峇馬來文翻譯工作的影響力，但也意味著兩這之間一定的聯繫，更直接凸顯了後期譯作出版的商業色彩，這是否有受當時印尼蓬勃的翻譯出版業所影響，這於理可推了！

三、翻譯作品的流傳

接著，我們來簡短探討有關峇峇馬來文翻譯作品的流傳問題。由於資料的散佚不易掌握，要真正還原當時峇峇社會中翻譯作品傳佈的整體變貌，事實上並不容易。然而，作品的流傳卻往往是我們瞭解中國文學對峇峇的影響和它可能與馬來文學交流的關鍵所在，因此，我們還是有必要抽絲剝繭的探討一番。

從上述的討論中，目前我們僅確定這些在新加坡出版的譯作有傳銷到峇峇聚居的馬六甲與檳城地區，其他地方這些譯作沒有透露，我們也不得而知。但這裡筆者嘗試從袁文成身上著手，袁文成創辦的刊物，曾刊載過一些譯作，以《土生華人之星》（*Bintang Peranakan*）爲例，其經銷地除新、馬、檳三地外，也遍及吉隆坡、巴珠巴轄、新山、芙蓉、瓜拉庇勞、金保、太平、怡保、北海、亞羅士打、雙溪大年、丁加奴、古晉、納閩、廖內群島及爪哇（泗水、三寶壟）及曼谷等地。如此廣闊的一幅地圖，幾乎讓人立刻聯想到當時馬來亞的經濟命脈錫礦的開發和華人南移聚居的所在。當然，我們不能就此武斷這些譯作的讀者包括非峇

峇華人或馬來人，從當年峇峇在新馬地區商業活動上的活躍程度看，我們僅能推測有少部分峇峇因生活所需散落在這些地區⁵¹。然而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對華馬文學交流頗有研究的莊華興透露，這其中有些地區，尤其森美蘭州的瓜拉庇勞在戰前是馬來文化及馬來文學（出版業）的重鎮，例如馬來學界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札巴（Za'ba），便是生長在瓜拉庇勞附近的一個小村莊⁵²。因此，若說新客華人要讀懂峇峇馬來文翻譯作品並不容易，那流傳到這些馬來地區的翻譯作品在主攻峇峇讀者之餘，小部分馬來人是否也因為有機會接觸而拜讀呢？我們不敢確定，但峇峇馬來語文學與馬來文學之間的交流，通過這點，是可以作初步聯想的。

儘管早期這些譯作在新馬的流傳廣到甚麼程度，對其他民族是否有影響，我們無法確認？然而，透過許多峇峇人傳記或資料顯示，這些翻譯作品對峇峇社會本身而言，確實是相當受歡迎且在當時具有一定的影響力。這裡我們且聽聽他們本身的說法：

1. Though most Peranakans lost the ability to read Chinese from the late 19th century, they maintained an interest in Chinese classics and novels through translations in Baba Malay, which were published for the Peranakan community...⁵³

（譯文：儘管到了 19 世紀晚期，許多土生（華人）已經失去閱讀中文的能力，但透過這些針對峇峇社群所出版的峇峇馬來語翻譯作品，他們對中國古典文學的興趣不曾中斷。）

2. 在《一個娘惹精工圖——我母親的童年》中，魏天福的母親說道：

Father...when he was not out...he usually at home playing cher kee. Otherwise, he would be found reading. He was rather fond of reading the *Cherita Dulu Kala*...they were very popular with the Babas. Practically every home had these volumes which were highly treasure...Among the most famous of these translated works was *Sam Kok*...Among a certain section of the Baba community it was believed that because of the many intrigues and machinations in the plot of the *Sam Kok*, those who read it were pick up bad ways. As such, those who were known to have read the stories were shunned and avoided. Father never hid the fact that he had read the translated classics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fact that the womenfolk included him in their cher kee session was clear indication of the respect they had for him inspite of his having read *Sam Kok*. Occasionally, father would relate to us interesting

⁵¹ 例如筆者在馬六甲田調時，碰上一位老娘惹，便告訴我她不是馬六甲人，是來自森美蘭州的娘惹，這完全有違我們的既定印象。另外，著名的峇峇伍連德也曾經在怡保居住過一段長時期，魯白野也在怡保出生。可見，有少部分峇峇人，會因生活所需，零散移居到新加坡、馬六甲與檳城以外的馬來州屬。

⁵² Za'ba，全名Zainal Abidin b. Ahmad（1895-1973），1895年出生於森美蘭州，為近代馬來文壇有名的文學及思想家，在現代馬來語的翻譯及羅馬化拼寫上，有著舉足輕重的貢獻。關於瓜拉庇勞為馬來文化早期重鎮一點，筆者有幸於今年（2004）四月間與到台北參加東南亞學術研討會的莊華興老師見面，此乃討論時莊老師提供的靈感，特此說明，不敢居功。

⁵³ 引自Peter Lee and Jennifer Chen, *Rumah Baba: Life in a Peranakan House* (Singapore: Singapore History Museum, 1998), p. 91.

tales from some of the other translated works he had read. That was how I learned why we dubbed people with a hearty appetite Seet Jin Quee....⁵⁴

(譯文：父親不外出時，通常喜歡玩十二支，此外也喜歡閱讀，尤其是「古早故事書」(*Cherita Dulu Kala*)……這些書在峇峇之中很受歡迎，幾乎每個家庭都收藏幾冊，並珍而視之。這其中最著名的翻譯作品便是《三國》，峇峇社會中某些人認定該書情節中處處隱含的謀略詭計，會誤導它的讀者，有些人甚至會對那些讀過該書的人敬而遠之。父親從不隱瞞他讀過中國古典文學翻譯作品，而且事實上，儘管他讀過《三國》，他的那群女性牌友仍然願意和他一起玩十二支，這也意味了她們對他的尊重。有時候父親會告訴我們一些他從這些翻譯著作中讀到的有趣故事。而我就是從這裡學會管那些胃口特大的人叫薛仁貴……)

3. 峇峇魏天福回憶道：

During the Baba publications' existence, the translated works especially proved immensely popular and it was a rare exception indeed at that time to find Baba home without copies of them.⁵⁵

(譯文：當峇峇出版業仍然活絡的時候，那些(峇峇馬來語)翻譯作品非常受歡迎，而且(你)很難找到有哪個峇峇家庭中是完全不收藏翻譯作品的。)

4. 田調期間，蔡女士在談及關於峇峇馬來文翻譯小說時，也告訴筆者：

以前這些書是很普遍的，不僅僅是一本一本書，也有在雜誌連載，這是我爸爸跟我講的，我也是沒有看過，他的他放在舊家，他們通通丟掉了，所以我自己本身都沒有看過這樣的雜誌，不過那些峇峇人的屋子，一定是還有的啦！只是他們有的收起來，不要跟我們講吧了！……我們要知道，為甚麼叫Baba Nyonya？因為他們一直叫(我們)Baba Nyonya，但現在很多人都忘記其實我們是中國人，也是華人來的……以前我小時候有講是峇峇人啦，因為我們不會講中文……⁵⁶

談及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的影響性和價值問題，一些英式教育出身的峇峇知識份子有對其嗤之以鼻者，例如方寶成(Png Poh Seng)便曾在其文章中表示：

Baba Malay was little more than a spoken language. When it came to reading and writing the Straits Chinese turned to English. A few did try their hand at writing in Romanized Baba Malay, including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historical romances such as the *San-kuo* and Christian hymns for use in Protestant churches, but no substantial literature emerged in that medium. A spoken language without a literature is not creative or self-perpetuating, and is less likely to

⁵⁴ Gwee Thian Hock, *A Nonya Mosaic: My Mother's Childhood* (Singapore: Times Book International, 1985), pp. 107-108.

⁵⁵ 引自William Gwee Thian Hock, *Mas Sepuloh: Baba Conversational Gems* (Singapore: Armour Publishing Pte Ltd., 1993), p. xxxiii.

⁵⁶ 2003年3月17日，馬六甲田野訪查記錄。地點：青雲亭，受訪者：蔡女士。

survive.⁵⁷

(譯文：峇峇馬來語比較屬於口語形式，當需要閱讀或書寫時，海峽華人會轉向英語。有少部分人嘗試用羅馬化峇峇馬來文書寫，包括翻譯像《三國》這類中國歷史小說以及用在教堂中讚誦的聖詩等，然而，這個媒介語並沒有產生過較具文學份量（價值）的文學（作品）。缺乏文學（性）的口語是沒有創造力的，也沒有自力更生的力量，而且繼存的可能性也小。)

無可否認，口語的繼存確實需要文學的支撐，這點筆者認同方氏的看法；但是就峇峇馬來語而言，並不是它所書寫的文學沒有價值，而是客觀事實或環境的改變，使這些文學作品不被重視或珍惜，乃至沒落。而這樣的沒落，即峇峇馬來語的變相沒落，「缺乏有價值」的文學不應為此負上全部責任，個人認為，反而是峇峇文學的式微，峇峇馬來語的失傳該負上絕大部份的責任。此外，回到當時的時空背景，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不僅是峇峇閒餘的消遣品，更是峇峇譯者或讀者們賴以與中華文化銜接的重要橋樑，透過故事闡述中國傳統價值觀念，已涵化的峇峇因而重新與漢系文化接軌，它不僅是峇峇借以瞭解祖先文化的入門，更是許多峇峇家庭教育中的活教材。除了因為馬來伊斯蘭化的隔閡，當初峇峇沒有進一步往更深層的馬來化方向走，這些峇峇馬來語中國通俗小說翻譯作品，我想或多或少產生過一些拉拔作用。

第四節：峇峇馬來語的籤詩翻譯

2002 年筆者於馬六甲進行調查時，在當地最古老的宮廟——青雲亭中發現了一本用峇峇馬來語翻譯的手抄解籤書（見圖 2-III），在筆者跑過新馬各地的大小廟宇之餘，這個發現著實讓我喜出望外，筆者不敢斷言它是世上唯一的籤書譯本，但就筆者看來，這本手抄本絕對是新馬絕無僅有的峇峇馬來語籤詩翻譯本。雖然，經過筆者長時間的觀察，這本陳舊的峇峇馬來語解籤書在當今的使用率微乎其微，甚至不如另一本用英文翻譯的解籤書，偶有一兩位善信前來翻閱，但就青雲亭和峇峇之間的歷史淵源，它的意義是不容小覷的⁵⁸。我們知道，籤詩與中國民間信仰以及俗文學之間的關係密切，將「籤詩」帶入本論文探討，除了基於籤詩也是「民族文學」的一種形式之外，筆者認為，這樣的籤詩翻譯作品，無疑

⁵⁷引自Png Poh Seng, "The Straits Chinese in Singapore: A Case of Local Identity and Socio-Cultural Accommodatio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10(1) (Singapore: Dep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Malaya in Singapore, 1969), p. 108

⁵⁸ 馬六甲的青雲亭，是馬來西亞歷史最悠久的華人廟宇，建於 1673，在當地歷史上一著團結華人，領導華社的積極作用，並且在 300 多年的歲月中，一直是峇峇民間信仰中非常重要的參拜地。2003 年農曆正月初九至十六日筆者正於馬六甲調查，其實正是該廟香火鼎盛的日子，在正月求籤問事者也異常熱絡，據觀察前來拜拜的峇峇人也不少，但一個星期下來，筆者峇峇馬來語跟英語籤書抄完，其間除了兩位操英語的華族男性翻過英譯本外，峇峇馬來語譯本則始終只有筆者一人在翻閱。

也是一種峇峇對中國傳統宗教和文學吸收的另類反映。

圖 2-III：《青雲亭六十甲子籤詩解》原文本及譯本



說明：第 1 及第 4 本為漢文、第 2 本（小、綠）為峇峇馬來文譯本、第 3 本為英譯本。

（黃慧敏，攝於：2003/2/14，馬六甲青雲亭。）

有需求才會有供給，出現這樣一本峇峇馬來語的籤解譯本，其原由不難理解，而英譯本根據筆者向廟方瞭解，是近幾年應善信（更確切說是旅客）需求，才從峇峇馬來語籤書譯本轉譯過來的。那究竟峇峇馬來語的解籤譯本是甚麼時候出現，又是由誰翻譯出來的呢？最初廟內的工作人員皆稱：「不清楚，只知道很久了。馬來文的是峇峇人翻譯的，[懂不懂漢文？]這個不知道，只知道他看很多古書。」一些年老長輩也告訴筆者：「[譯本在他]小時候就有了」。

首先，關於翻譯的時間問題，或許我們可以透過籤的內在行文去瞭解，例如，在「解曰」項中（見表 2-6），譯者把「行人」或「來人」項譯為 Orang Belayar(航行的人)，“layar”馬來文為布帆、帆船的意思，加上動詞前綴“ber-”則意為揚帆行駛，回歸歷史背景看，人們遠行普遍以（帆）船代步的，應是在非常早的時期。另外，“Berchara”(官事)也是譯者選譯的熱門問題，十八世紀以前，由於華人人數少，生活單純，要面對訴訟問題的機會不大，況且馬來文“bicara”一詞也隱有「法院訟辯」的意涵，往上推溯，峇峇會碰上「法庭訴訟」，這應該是西方殖民者到來以後的事情。因此，根據以上兩點，我們可以推測，該籤書的峇峇馬來文翻譯本大約產生於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這段時間。

再者，若以籤的原文與譯文對照（見表 2-7），我們會發現，在多項籤解項目中，譯者並不是全盤照搬，而是挑了其中幾大項目翻譯，其中在譯文本出現過的

「解曰」包括了表 2-6 所列的幾大項：

表 2-6：籤「解曰」原文與峇峇馬來文對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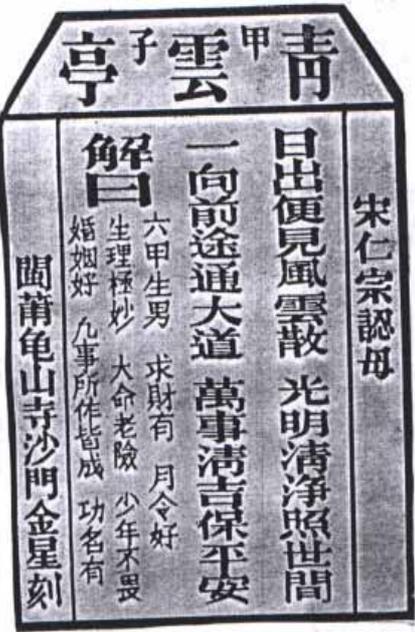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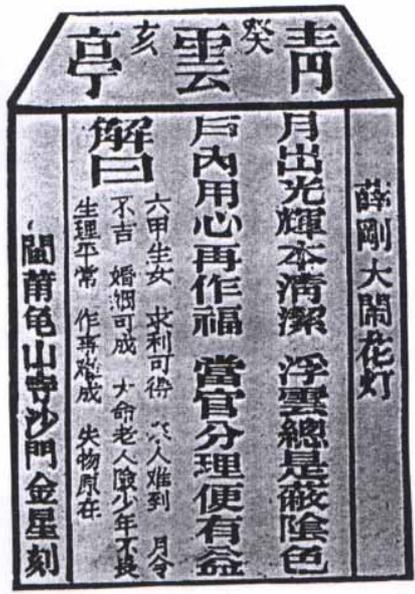
解曰項	峇峇馬來語譯文
六甲	Perempuan Bunting
作事	Chari Kerja
婚姻	Jodoh Kawin
失物	Hilang Barang
治病	Orang Sakit
行人 / 來人	Orang Belayar
經商	Buka Kedai
官事	Berchara
家運	Woon Nasip
墳墓	Hong Swee Kubor

宗教的最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滿足人們的心靈需求，而籤可視為是一種人神溝通的靜態媒介。籤的解釋所反映出來的，往往是信徒最想瞭解的疑問，反過來看，信徒的疑問也常常牽引著籤所要羅列的解釋項。因此，從表 2-6 譯者所羅列出來的籤解項目看，峇峇們生活中最常關心的議題是甚麼？單看解曰項便可一目了然；而這，也讓我們有機會透過籤文側面去瞭解早期峇峇人的生活面貌與精神意識。

籤的結構中，除了「解曰」項，與文學較有關係的，則屬「籤的詩文」與「解籤典故」兩大項。籤詩一般分為古體、五言絕句和七言絕句三種，其中又以七言最多，根據台灣三縣廟籤的分析，其比例甚至高達 95%。⁵⁹這裡我們且不談籤詩本身的評價問題，我們直接轉入籤詩譯文看：

⁵⁹ 參考林修澈，《廟全記錄：台灣省廟呈現出來的文化資產與生活意義·研究篇》（台北：台灣省政府文化處，1998），頁 188。

表 2-7：《青雲亭六十甲子籤書》原文與峇峇馬來文譯文對照

原文	譯文
<p>例一</p> 	<p>No: 1 Kak Choo 甲子</p> <p>Raja Song Jin Chong pergi jemput dia punya mak (Li Sim Wee) bawa pulang. Mata hari sudah keluar, angin sama awan sudah hilang dia punya terang cahaya satu dunia saperti satu jalan terus tidak ada bengkok, yang kemintahan semua-nya sela-mat dan pengaman.</p> <p>Perempuan Bunting- Beranak Jantan dan selamat. Chari Kerja- Nanti dapat. Jodoh Kawin- Baik boleh hup. Tahun kuda tabaik Hilang barang- Chari nanti dapat. Orang Sakit- Tua rusa baik. Muda taberapa Orang Belayar- Nanti sampai. Buka Kedai- Baik untong. Berchara- Boleh menang. Woon Nasip- Baik untong. Hong Swee kubor mengadap sbala mata hari idop baik.</p>
<p>例二：</p> 	<p>No: 60 Kwi Hye 癸亥</p> <p>“Seet Kong Tye Law Wah Teng dia sudah mabok kasi raja terperanjat” Bulan keluar terang tentu baik selamat. Awan kepong bulan tentu tidak terang. Di-dalam rumah tarok niat bikin hati baik. Kalau pergi berchara tentu nanti menang. Ini chiam see bulan terang ameh.</p> <p>Perempuan Bunting-Beranak Perempuan. Chari Kerja- Susa dapat. (Ini bulan dapat) Buka Kedai- Nanti rugi. (bulan terang untong) Jodoh Kawin- Boleh Hup. Berchara- Nanti menang. Hilang Barang- susa dapat. (bulan terang bolah dapat) Orang Belayar- Lambat pulang. Orang Sakit- Lambat baik. (bulan terang baik) Woon Nasip- Tak baik. (Baik untong) Hong Swee kubor- baik.</p>

首先，我們從籤詩典故看：

例一：

典故是「宋仁宗認母」，原出自的包公案中著名的「狸貓換太子故事」，籤原文全篇並未提及仁宗生母之名，但峇峇馬來語譯文卻加入了仁宗母親的名字“**Li Sim Wee**”（李宸妃）。

例二：

典故是「薛剛大鬧花燈」（“**Seet Kong Tye Law Wah Teng**”），然而峇峇馬來語譯文卻補充說明“**dia sudah mabok kasi raja terperanjat**”（他（薛剛）醉了讓皇帝嚇了一跳）。

再來看「解曰」內文：

例一：

以婚姻(Jodoh Kawin)的「解曰」為例，原籤文僅解說「婚姻好」，峇峇馬來語譯文則是：“**Baik boleh hup. Tahun kuda tabaik**”（好可以合。馬年不好）

例二：

問「失物」(Hilang barang)，原文解曰：「失物原在」，譯文則說：“**susa dapat. (bulan terang bolah dapat)**”（難得。（月明可得））

沿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知道，譯者不僅對漢書典故瞭若指掌，對漢詩文的理解能力更是高深，因此我們可以推測，這位峇峇譯者不僅峇峇馬來文了得，其漢文造詣必定也頗為深厚，更確切說一定是一位具備深厚中國通俗文學根底的峇峇，不然他不可能在譯文中對典故加以解說。有趣的是，在訪問期間，筆者碰上一位當時（2003年3月）仍在英語源流國小三年級唸書的小峇峇，他不懂得說漢語，但在峇峇長輩的教導下，卻看得懂古漢文，且還當場用瑑刻篆書的方式把他的漢文名字寫下贈送給筆者，而這個小插曲，則印證了不會講漢語不見得不懂漢文的推理。

再者，青雲亭所用的這套籤源自「天上聖母六十甲子籤」，這套籤種在台灣非常普遍，以台灣縣三籤為例，「天上聖母六十甲子籤」便佔了全數籤種的41%⁶⁰。因此，和Holo文化淵源頗深的峇峇，他用的籤詩所反映出來的宗教意緒，必然與台灣各縣民信仰的宗教意義有某程度的共通性，故此筆者在這裡嘗試以峇峇人所用的這套籤詩與台灣籤詩（典故）研究的成果作一比較：

⁶⁰ 參考林修澈，《廟全記錄：台灣省廟呈現出來的文化資產與生活意義·研究篇》，台北：台灣省政府文化處，1998，頁188；林修澈，〈宜蘭縣內廟籤的運籤〉，收入《「宜蘭研究」第三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宜蘭：宜蘭文化局，1990），頁21-62。

表 2-8：馬六甲青雲亭之峇峇馬來語解籤書

原文籤詩	峇峇馬來語翻譯 CHIAM SEE	解籤典故
第一首籤詩 甲子	No: 1 Kak Choo	宋仁宗認母
第二首籤詩 甲寅	No: 51 Kak Inn	薛交兄弟奪繡毬
第三首籤詩 甲辰	No: 41 Kak Sin	周德武夫妻相認
第四首籤詩 甲午	No: 31 Kak Goh	大舜耕田
第五首籤詩 甲申	No: 21 Kak Sing	逃入招國關
第六首籤詩 甲戌	No: 11 Kak Soot	烏精亂宋朝
第七首籤詩 乙丑	No: 2 It Tiew	鏢國公賞月暗察薛仁貴
第八首籤詩 乙卯	No: 52 It Baw	石朋貴回家認妻
第九首籤詩 乙巳	No: 42 It Soo	河東龍虎鬥
第十首籤詩 乙未	No: 32 It Bee	秦檜請鬼入宅
第十一首籤詩 乙酉	No: 22 It Yew	韓文公過秦嶺白虎攔路
第十二首籤詩 乙亥	No: 12 It Hye	劉智遠戰瓜精
第十三首籤詩 丙子	No: 13 Phia Choo	劉物歲行船沖山
第十四首籤詩 丙寅	No: 3 Phia Inn	桃園三結義
第十五首籤詩 丙辰	No: 53 Phia Sin	姜太公釣魚老婆送飯
第十六首籤詩 丙午	No: 43 Phia Ngoh	李世民遊地府
第十七首籤詩 丙申	No: 33 Phia Sing	姜太公卜卦定吉凶
第十八首籤詩 丙戌	No: 24 Phia Soot	翠玉徹散遇貴人
第十九首籤詩 丁丑	No: 14 Teng Tiew	良女試雷武陞
第二十首籤詩 丁卯	No: 4 Teng Bau	孫悟空過火燄山大難險死
第二十一首籤詩 丁巳	No: 54 Teng Chee	朱壽昌母子相認
第二十二首籤詩 丁未	No: 44 Teng Bee	文王請姜太公為軍師
第二十三首籤詩 丁酉	No: 26 Teng Yew	姜太公渭水釣魚
第二十四首籤詩 丁亥	No: 25 Teng Hye	楊廣追趕太子李世民
第二十五首籤詩 戊子	No: 26 Boh Choo	鳳嬌母子誤中奸計
第二十六首籤詩 戊寅	No: 15 Boh Inn	范丹妻殺九夫後得范丹為夫
第二十七首籤詩 戊辰	No: 5 Poh Sim	胡完救鳳嬌母子
第二十八首籤詩 戊午	No: 55 Boh Ngoh	李存孝五龍會
第二十九首籤詩 戊甲	No: 45 Boh Sing	關公斬蔡陽
第三十首籤詩 戊戌	No: 35 Boh Soot	豬八戒過糞灘
第三十一首籤詩 己丑	No: 26 Kee Tiew	狄仁傑送書請鮑自安
第三十二首籤詩 己卯	No: 16 Kee Bau	韓信九里山埋伏
第三十三首籤詩 己巳	No: 6 Kee Chee or Kee Soo	洛陽橋浮觀音
第三十四首籤詩 己未	No: 56 Kee Bee	潼關遇馬超
第三十五首籤詩 己酉	No: 46 Kee Yew	吳漢殺妻
第三十六首籤詩 己亥	No: 36 Kee Hye	蘇秦落祠堂
第三十七首籤詩 庚子	No: 37 Kang Choo	正德君新入白牡丹
第三十八首籤詩 庚寅	No: 27 Kang Inn	三請孔明先生
第三十九首籤詩 庚辰	No: 17 Kang Sim	楊文廣被困柳州城
第四十首籤詩 庚午	No: 7 Kang goh	三元會
第四十一首籤詩 庚申	No: 57 Kay Sing	包龍圖審月英

第四十二首籤詩 庚戌	No: 47 Kay Soot	孟姜女送寒衣
第四十三首籤詩 辛丑	No: 38 Sing Tiew	迫父歸家
第四十四首籤詩 辛卯	No: 28 Sin Baw	益春留傘
第四十五首籤詩 辛巳	No: 18 Sin Chee	孔子與小兒論答
第四十六首籤詩 辛未	No: 8 Sim Bee	江中立得妻
第四十七首籤詩 辛酉	No: 58 Sing Yew	劉永作官福蔭妻兒
第四十八首籤詩 辛亥	No: 48 Sin Hye	包龍圖審郭懷
第四十九首籤詩 壬子	No: 49 Jin Choo	佛印禪師與船婆答詩
第五十首籤詩 壬寅	No: 39 Jin Inn	斷機教子
第五十一首籤詩 壬辰	No: 29 Jim Sim	宋太祖被困河東城
第五十二首籤詩 壬午	No: 19 Jin Nghoh	蘇秦假不第
第五十三首籤詩 壬申	No: 9 Jim Sing	聖母壽誕諸仙慶賀
第五十四首籤詩 壬戌	No: 59 Jin Soot	呂玉為父母求壽
第五十五首籤詩 癸丑	No: 50 Kwi Tiew	背義僥金
第五十六首籤詩 癸卯	No: 40 Kwi Baw	楊瑄得病
第五十七首籤詩 癸巳	No: 30 Kwi Chee	蔡坤投入吳小姐花園
第五十八首籤詩 癸未	No: 20 Kwi Bee	白蛇訢言到南海
第五十九首籤詩 癸酉	No: 10 Kwi Yew	皇都市送麟兒
第六十首籤詩 癸亥	No: 60 Kwi Hye	薛剛大鬧花燈

表 2-9：台灣籤詩典故來源研究⁶¹

《廟全記錄：台灣省廟呈現出來的文化資產與生活意義·研究篇》	《台灣地區舊廟籤詩文化之研究——以南部地區百年寺廟為主》
<p>三縣共 1140 條典故（其中 25% 未能辨識出處，35% 出自三十種故事）</p> <p>數量性排行：</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東周列國志〉（10%） 2. 三國演義（9%） 3. 楚漢相爭（7%，包括漢朝故事最多，昭君和番） 4. 薛家故事 5. 楊家故事 6. 〈封神榜〉（姜子牙故事） 7. 明朝故事（正德君、萬曆帝、海瑞） 8. 孔子故事 9. 三代故事 10. 八仙故事（韓愈） 11. 西遊記 12. 唐朝故事（隋唐演義） 13. 宋朝故事（趙匡胤故事與包公案） 14. 民間故事（孟姜女、山伯英台、白蛇傳、董永七 	<p>典故來源分為三大類：</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正史史事：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虞舜、夏禹、商朝、周朝、秦朝、西漢、東漢、晉朝、北朝、隋朝、唐朝、五代、宋朝、明朝） 2. 民間流傳故事：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I：長篇小說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i) 講史話本（東周列國誌、封神演義、三國演義、兩漢演義、隋唐演義、楊家將演義、孔子演義、月堂演義、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說岳全傳、薛剛鬧花燈、前後七國志） (ii) 神魔小說（西遊記） (iii) 公案小說（海公大紅袍、海公小紅袍、包公案） (iv) 俠義小說（綠牡丹、粉妝樓） II. 短篇故事：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i) 明之擬宋市人故事（今古奇觀、醒世恆言、警世通言）

⁶¹ 本表乃筆者根據以下資料整理而得：林修澈，《廟全記錄：台灣省廟呈現出來的文化資產與生活意義·研究篇》（台北：台灣省政府文化處，1998），頁 209-210。王文亮，《台灣地區舊廟籤詩文化之研究——以南部地區百年寺廟為主》，（台南：撰者[國立台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2000），頁 126-170。

仙女、陳三五娘、桃花過渡、鄭成功)	(ii) 愛情性質故事 (喻世明言、二度梅、白兔記、孟姜女、留鞋記、白蛇傳、琵琶記、漢宮秋、風雪破窯記、陳三五娘、西廂記、梁山伯祝英台) (iii) 神鬼志怪故事 (八仙故事、神仙傳、搜神記) III. 傳奇、傳說、掌故： (周朝、漢朝、唐朝、宋朝、明朝、清朝) IV. 佛教故事 (佛祖、觀音故事) 3. 戲劇故事： (宋元戲文、元雜劇、明戲文、明雜劇、明傳奇、清雜劇、清傳奇、國劇 (平劇)、布袋戲、皮影戲)
-------------------	--

峇峇在宗教信仰上，在 20 世紀中葉以前，除了少數西化峇峇改信西方宗教，傳統上，峇峇家庭對於承自父系的漢人民間信仰仍是非常堅持的，神明祖先的祭拜幾乎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各種節慶祭祀活動更是峇峇文化的重要命脈。回歸到歷史現場，峇峇馬來語中國通俗文學翻譯出現在峇峇文化最鼎盛的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峇峇信仰重鎮青雲亭內的峇峇馬來文解籤書也在這個時候翻譯出來，再與籤詩典故的出處研究相比較，三者疊合，我們有理由相信，中華文化中的文學與價值觀念，除了透過實質的文學作品（書面翻譯和說唱文學），也間接透過俗民的信仰，隱性的向峇峇作「置入性」灌輸。換言之，中國通俗文學的接觸，不僅透過書面翻譯文學，也藉由傳統民間信仰與峇峇人溝通。

最後，筆者嘗試歸納出幾點這本峇峇馬來文解籤書的價值所在：

一、從文學與宗教學的角度看

它說明了中國文學對峇峇的影響，不僅是文學性，也帶有宗教的深層意緒。同樣的，集合了儒、釋、道三教的漢人民間信仰對峇峇的潛移默化，除了宗教性，也或多或少帶有中國文史性質。換言之，峇峇透過中國通俗小說的翻譯去瞭解中華文化之餘，他們在傳統民間信仰上的傳承，也使他們對中華文化和傳說故事的瞭解不曾中斷。

二、峇峇生活中關心的議題

從解籤書譯本內選譯的「解曰」項目，可從中窺見早期峇峇的生活面貌，即在峇峇生活中，他們最常面對或與他們生活息息相關的事情是甚麼？早在原始宗教時期，宗教與文學之間已開始互有牽連，尤其在初民對自然的崇拜中，便已初步形成了祭祀歌、神話、史詩和古老的傳說。此後，宗教作為人類思維發展的一種型態又以其「感染力」在不同程度上支配著文學的精神及價值觀念。在文學的流佈過程中，宗教又常擔任文學之先導，例如印度文學因著佛教的傳入而對中國各民族的文學產生影響，而中國西北民族的文學也因著伊斯蘭教的傳入而得到深

化。同理觀之，自唐宋發展興盛的中國通俗文學亦因其隱性架構中所蘊含的「宗教意識」而廣被民眾接納，進而成爲日常生活之餘的重要寫照（文學），給予庶民沒一般的「望想」。與此同時，在相同的社會文化中，這樣的民族宗教意識亦穿透了傳統社會階級，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文字掌控階級（尤其傳統儒家教育下的文人）之思維，以通俗小說創作中的神仙謫凡度脫的敘述爲例，其架構安排往往受中國的土產宗教（道教）意識所影響，在正史與民間文學材料的取捨之間，作者與讀者心中的哪一點「共鳴」，正是貫穿作品架構、影響敘述安排的有機樞紐。也因此，透過這本峇峇馬來語籤文譯本，我們可以瞭解到，在峇峇的日「常」生活中，他們的「非常」嚮往究竟是甚麼？⁶²是重男輕女的生育觀？是盼望遠航親人早日平安歸帆？還是堅持門當戶對的嫁娶觀？

三、峇峇涵化現象的反映

若從民族學的角度切入，籤詩譯文反映出了峇峇的涵化現象。在籤文抄寫其間，筆者赫然在譯文中翻現了伊斯蘭名詞 “Allah”，分別出現在 No: 2 It Tiew 乙丑、No: 7 Kang Goh 庚午、No: 8 Sim Bee 辛未、No: 14 Teng Tiew 丁丑、No: 19 Jin Ngoh 壬午、No: 41 Kak Sin 甲辰、No: 49 Jin Choo 壬子及 No: 59 Jin Soot 壬戌等籤詩譯文中。

列一：

No: 7 Kang Goh 庚午（原文本：第四十首籤詩）

典故：

三元會

（Sam Guan Hong satu orang dapat tiga pangkat Chong Guan, Huay Guan, Pong Guan）

⁶² 所謂「常S非常」之間，大略可歸納出以下幾點對比：

常	非常
人（凡）間	域外之境（仙界、陰間）
無常（變）（虛）	不變（實）
有限	無限
正史	野史
後代（子孫繁衍）	自身生命精神延續

參考李豐楙教授相關文章：〈崑崙、登天與巫俗傳統——楚辭巫系文學論之二〉，「第二屆中國詩學會議」，1994；〈由常入非常——中國節日慶典中的狂文化〉，刊《中外文學》，22卷3期，第十七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論文，1993，頁116-154；〈節慶祭典的供物與中國飲食文化——一個「常與非常」觀的節慶飲食〉，第四屆中國飲食文化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國飲食文化基金會與漢學研究中心主辦，1995）；〈屈原《離騷》中的服飾象徵：一個非常觀的考察〉，中國文學研討會，1997。〈中國服飾文化的「常與非常」結構〉，「思維方式及其現代意義：第四屆華人心理與行爲科際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及臺大心理系主辦，1997）；〈嚴肅與遊戲：道教三元齋與唐代節俗〉，收入《傳承與創新：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十周年紀念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9），頁53-110。

詩文：

平生富貴成祿位	Idopan jerki tentu daripada Tuah Allah
君家門戶定光輝	Lu punya rumah tangga ada selamat
此中必定無損失	pengalaman ini pasal tentu tidak nanti pergi
夫妻百歲喜相隨	Laki bini dua orang bersuka hati sampai tua

在籤詩翻譯行文中，譯者經常把與「神明」保佑相關的運氣或福氣譯成“**Tuah Allah**”(阿拉的祝福或保佑)。從“**Allah**”一詞出現在峇峇民間信仰中漢文化色彩非常強烈的籤書這一事實看來，峇峇不僅受原始馬來文化涵化，在早期漢人、馬來人交流異常“*laissez-faire*”(自由放任)的情況下，連排他性強烈的伊斯蘭文化，峇峇都可以跨越包容。從民族關係的角度看，在沒有政治因素、現代民族主義等意識的干擾下，民族邊界的靈活度其實是非常大的，涵化的現象也特別容易發生。

圖 2-II：《三國》譯本預告及《西游》譯本封面

KALU INI CHRITA SAM KOK,
 suda di tulis-kan habis, saya mau tulis ini
 chrita chrita ka-bawa, nama-nya :—
 Chrita pasal Ter-tawa (Twan Karot & Co.)
 Do. Kim Kō Ki Kwan (smua).
 Do. Leow Chai (lābeh korang,
 yang ada ber-guna).
 Do. Pow Kong Ann (Pow Chin).
 Do. Si Kong Ann (Si Soo Loon).
 Do. Na Kong Ann (Na Teng Gwan).
 Do. Swi Hoo, atau Song Kang.
 Do. Kim Sek Yan. (Lim Ai Chu.)
 Do. Chey Tian Hoey Siūh.
 Do. Wan Ju Yak.
 Do. Keng (Gū Cheong).
 Do. Sian Chin Ek Su.
 Do. Ho m Chong Lan.
 Do. C'hit Hiap.
 Do. Cheng Tong.
 Do. Cheng Sai.
 Do. Hō Gūh Tai.

INI CHRITA CHRITA MANA YANG SUDA DIKIN, SUDA BULEH
 DAPAT BLI DI SINGAPORE.
 Ruma No. 55, UPPER CHIN CHEW STREET.
 Gudang Twan Donaldson, No. 19, COLLYER QUAY.
 Kongsì-Madat No. 33, TELUK AYER STREET.
PENANG, Messrs. Thean Chee & Co.
 Chop "Loon Hong," BEACH STREET.
BATE GANTONG,
Sole Proprietor.
SINGAPORE, 15th December, 1892.

遊 西
 CHRITA
 (SEH YEW
 PASAL
KOU CHEY THIAN
 天 齊 猴
 DI ZAMAN TANDUN,
 DAN
TONG THYE CHU
 子 太 唐
 PERGI DI NEGRI
SEH THIAN C'HU KENG
 經 取 天 西

 DI ZAMAN
TONG TEOW
 VOLUME V

 BY
CHAN KIM BOON
 PENANG & SINGAPORE
 Printed at the "KOH'S PRESS," Press, 174, Teluk Ayer Stre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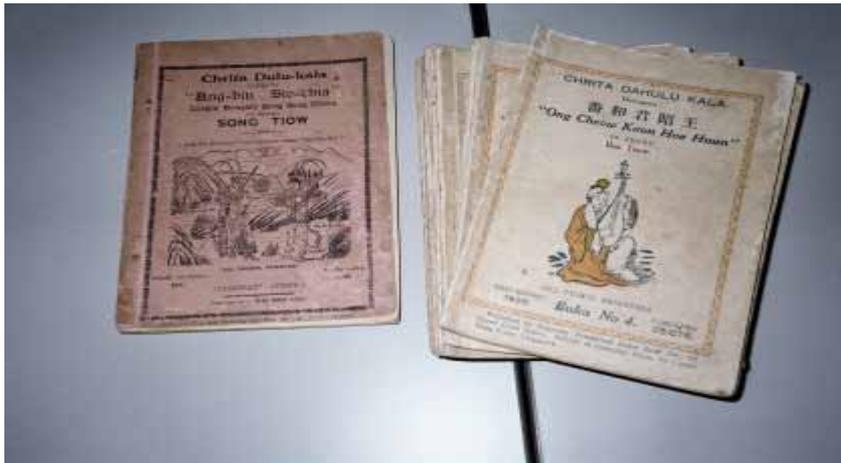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新加坡國家圖書館館藏

圖 2-IV：峇峇馬來語報章 *Bintang Timor* (《東方之星》)



資料來源：新加坡國家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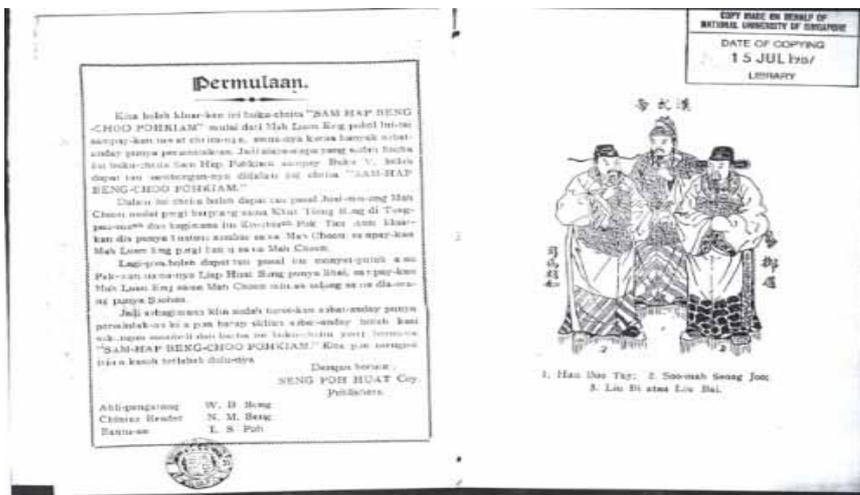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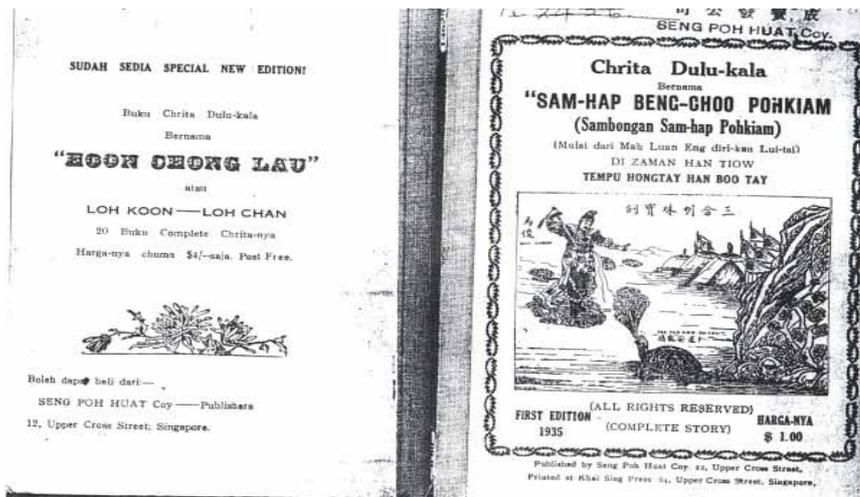
圖 2-V：峇峇馬來語譯本：《紅面小姐》(左) 及《王昭君和番》(右)



資料提供：Persatuan Peranakan Cina Melaka (馬六甲州峇峇公會)

照片拍攝：黃慧敏，2003/03/17，於馬六甲州峇峇公會會館

圖 2-VI：峇峇馬來語譯本：《三合明珠寶劍》(上：封面，下：序言&插圖)



資料來源：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館藏

第三章 峇峇的馬來語創作文學

峇峇的馬來語文學，除了大家所熟知的翻譯文學之外，其實也有峇峇的馬來語創作文學的存在，主要展現在韻文學和劇文學兩個文體上，茲分為兩小節敘述。

第一節 詩歌

一、Pantun（班頓詩）

所謂班頓（Pantun），是馬來民間文學中流傳廣泛的韻文體。最初是用一種譬喻的方式表達某種思想感情的韻文，後來則演變成馬來古典文學中轉喻式古體四行詩歌的專有名詞。班頓的結構可以有 2 行、4 行、6 行、8 行甚至 10 行不等，但一般以四行為主，故又俗稱四行詩，前兩行為用作暗喻的起興句（稱為 *pembayang*），而後兩行則是傳達原本題義的主要部分（*pemaksud*）。一般來說班頓的韻腳多為「平仄平仄」（即 *abab*）形式，第一和第三行、第二及第四行各押一韻，即使四行同押一韻也無不可。

荷蘭及印尼的學者皆認為，班頓發源於蘇門達臘中部的米南加保地區（*Minangkabau*）而後逐漸流傳到馬來群島各地。而馬來西亞學者如札巴或吳天才則認為，馬來班頓是道地的馬來民族的寶貴文化遺產，是純粹的馬來文學，絕沒有受到印度或爪哇文化的影響¹。在長久的流傳中，班頓已成為馬來社會各階層人士喜聞樂見的通俗詩歌。他既是群眾性娛樂和交際的媒體，同時也是當地習俗各種儀式上不可或缺的內容。英國學者 R. J. Wilkinson 及 R. O. Winstedt 皆認為：只有瞭解班頓，才能真正瞭解馬來人的思想感情。班頓詩過去一直在民間以口頭方式流傳，直到 13 世紀才首次以書面的方式被紀錄在 *Sejarah Melayu*（《馬來紀年》）裡，這可說是班頓詩由口傳文學轉為書面表達，成為定型的文學形式的開端。²

班頓詩「和樂而歌」的馬來民謠，則稱為咄噹撒央（*Dondang Sayang*），或就字意，我們可解之為「情歌」，換言之，（*Pantun*）*Dondang Sayang* 就是一種結合詩文與音樂藝術的文學創作，並且經常以對唱的形式出現，而對歌的主題（*tajuk*）不僅僅限於愛情，也包括了日常生活中的所有內容與喜怒哀樂的感受。在情歌傳唱的過程當中，由於從葡萄牙人統治開始，咄噹撒央音樂演奏借用了西方的樂器，如小提琴和手風琴等，因此它也可以說是本土馬來文化與葡萄牙文化融合而成的傳統馬來歌謠；在吟唱會上，並且配合音樂節奏，也衍生出簡單的舞蹈動作。

¹ 參見 Za'ba, *Ilmu Megarang Melayu* (Singapore: Malay Publishing House, 1962), p. 7; Goh Thean Chye, *An Intruduction to Malay Pantuns* (Kuala Lumpur: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1980), p. 2.

² R. J. Wilkinson, dan R. O. Winstedt, *Pantun Melayu* (Singapore: Malaya Publishing House, 1957), p. 3; Low Kim Chuan, *Dondang Sayang in Melaka* (with recorded example), BA(Hons) thesis (Monash University, 1976), p. 57.

二、Syair（沙雅爾敘事詩）

Syair（沙亞爾）是馬來古典文學中另一種詩歌文體。它是隨著伊斯蘭教在13世紀經由阿拉伯傳到馬來亞。每首 Syair 往往由數十甚至數百節集合而成。每節雖亦多分四行，但行數與字數未必完全一律，同時也不講究韻律，吟唱時都採用伊斯蘭教吟誦可蘭經文的腔調。Syair 的內容一般以歌頌帝王功德或對民間讚神說教為主，是馬來人接受伊斯蘭教後所產生的冗長史詩或「敘事詩體」。

沙雅爾文體雖然是隨伊斯蘭教傳入，但在地馬來化後，也深為峇峇人接受。或許由於行文不夠簡潔明快，峇峇的 Syair 創作相對於能即席對唱、娛樂性較強的班頓創作，數量上確實少了很多，但並不表示完全沒有，尤其在表達深層的情感和故事性的書寫上，沙亞爾詩體往往會是優先的選擇，例如在附錄 6 筆者所收得的 214 筆詩歌主題當中，以沙雅爾體入詩的便有大約 48 筆（約 22%）。整體而言，峇峇的沙亞爾創作呈現一種貴精不貴多的情況，在後世的流傳當中，也更顯突出，例如藍天筆（Na Tian Piet）在 1896 為悼念已故柔佛州蘇丹所寫的長篇敘事詩：*Shaer almarhoem Beginda Sultan Abubakar di Ngeri Johor*（已故蘇丹阿布峇卡之歌）在峇峇文學當中便非常著名³，而在翻譯諸如《山伯英台》這類愛恨糾葛的故事時，蕭海炎（Siow Hay Yam）及吳福慶（Wee Hock Keng）兩人，也都不約而同選擇以沙雅爾體敘事。

班頓與沙雅爾作為馬來民間文學重要的文學形式，深受馬來文化涵化的峇峇，自然也繼承了這點馬來文化精髓，峇峇 Khoo Kim Bok 在接受美國學者 James M. Amend 的田野訪談時便說：

in fact...the Malay blood is in us, we follow some Malay, what you call, habits, and way of life. Now that's why these *pantuns*, and *dondang sayang*, is part of our life...⁴

（譯文：事實上……我們體內有馬來血，我們承襲了一些馬來人的生活方式和習俗，時至今日，這就是為甚麼這些班頓和咚噹撒央，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份……）

峇峇之愛吟唱班頓，不亞於馬來人本身，尤其在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中期的黃金歲月裡，它可以說幾乎是與峇峇娘惹生活相結合的：

Joo Gim has had a great love for *pantun* ever since she was ten. She memorized them whenever she heard them being recited or sung...I was pleasantly surprised to find that by the time she had

³ 藍天筆，1836 年出於荷屬本庫連（Bencolen），中年後與家人移居新加坡，經常以 Kalam Langit 這筆名為宋旺相的《東方之星》（*Bintang Timor*）寫稿，詩歌作品尤其多，他同時也供稿給 *Pembrita Betawi*《巴達維通訊》。長篇敘事師《已故蘇丹阿布峇卡之歌》為 1896 年的作品，前半部敘述 1894 年參加柔佛公主婚禮的見聞，後半部則憶述蘇丹從得病到隆重喪禮的情況，翔實的記錄了十九世紀末柔佛馬來皇室奢華的生活與文化，頗具歷史價值。從藍天筆好幾首以柔佛蘇丹為主題的詩中，我們也可以瞭解到，早期一些峇峇與馬來皇室（或馬來人）一直維持著密切的友好關係，而這是後來的華人新移民難以企及的。另外關於峇峇人與馬來人的友好，也可見 Queeny Chang 的自傳：*Memories of a Nyonya*（*Petaling Jaya: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1981*），pp. 95-99。來自棉蘭的這位娘惹，從小便經常到日里皇宮（Deli's palace）玩，而蘇丹也把她當女兒看待。

⁴ 引自 James M. Amend, *Negotiation of Identity as Theme and Variation: The Musical Art of Dondang Sayang in Melaka, Malaysia*（Florida: The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1998），p. 304.

come to the end of the tape in the recorder she had recited more than 50 pantun- 'antiques' of varying themes- from her 73-year-old memory!⁵

(譯文：打從十歲開始，珠金便深深喜愛班頓詩。一旦她聽到別人朗誦詩歌，她都會把詩文背誦下來……當我發現這位 73 高齡的女子，在錄音帶的已近錄完的當兒，他已經吟誦了超過五十首古早時不同主題的班頓詩，這讓我驚喜萬分。)

在被第二次世界大戰摧毀以前，咄噠撒央吟唱不僅經常透過電台放送或登上各大遊樂場的表演舞台，在峇峇社會裡，它更是峇峇人節慶活動（新年、喜宴或壽宴等）不可或缺的餘興節目。當然，也由於咄噠撒央在峇峇社會中極盛一時，它也成了峇峇文化原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從峇峇的涵化歷史追溯，峇峇最遲在 19 世紀中期以前就已對馬來詩歌口頭創作有所接觸。但峇峇的馬來語韻文學創作卻直到 1890 年代才開始被記錄下來，其中原因，或許我們可以比照幾乎與其同時興起的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的產生作聯想。就筆者目前所得資料分析，1900 年以前的韻文學創作非常蓬勃，尤其在 *Bintang Timor*（《東方之星》，見附錄 3）這份峇峇馬來語報上，便經常有 Fathol, Kalam Langit 及 Mastari 等人發表詩歌作品。1900 至 1938 年之間也陸續有作品出現，尤其承繼了前人的創作成果，加上出版事業的（時機）成熟，開始有詩集的出版，例如曾錦文在 1908 年出版了 *Pantun Champor-Bawor*（班頓雜集），1911 年到 1916 年之間 Koh Hun Teck 連續編輯了五冊峇峇咄噠沙央詩集：*Panton dondang Sayang baba baba pranakan, Vol I-V*，前三冊甚至還分別於 1915、1916 及 1922 年再版。1938 年開始直到 1949 年，峇峇馬來語詩歌創作的發表或出版每況愈下，幾近銷聲匿跡，目前幾乎找不到這時期有任何韻文學的書面記錄。1950 年至 1966 年期間，許多峇峇嘗試恢復峇峇馬來語韻文學的創作，然而面臨整個大時代客觀環境的迅速改變，1966 年以後，峇峇的班頓的吟唱只出現在一些文化場合，書面作品通常也只是透過研究者的採集而出現在他們的論著當中（見表 3-1）。直到 1999 年，才有馬六甲峇峇公會出版了 *Panton dulukala peranakan Cina* 這一部詩集，但內裡所收錄的班頓詩歌，則也是已故峇峇 Lee Chee Lin 在 70 年代以前的作品。

從作品的出版地（包括了馬六甲、新加坡、檳城、吉隆坡等）看，峇峇馬來語的詩歌創作不像翻譯文學，出版地僅侷限在新加坡，這也說明了峇峇詩歌創作文學面積的廣泛。當然，站在民間文學的角度看，詩歌傳唱雖然具有集體及傳承性質，但其變異性也不小，峇峇詩歌的流行創作更多時候是靠咄噠撒央的即席對唱及腦力激盪，並且，這類的口頭文學也沒有即席紀錄的傳統，因此很容易隨客觀環境而改變。而有幸被記錄下來者，也因戰亂、搬遷、不受當代重視及西方殖民者的「大量出口」國外等種種因素，導致文獻散落各地，迅速亡佚。將近四年的時間，筆者所收集到的峇峇詩歌，主要透過表 3-1 所列來源取得：

⁵ Lee Joo Gim 為新加坡著名峇峇作家 Felix Chia 的母親，此為作者在憶述當年向母親討教關於 pantun 作品的情形，詳見 Felix Chia, *Ala Sayang*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1983), pp. 67-68.

表 3-1：峇峇馬來語詩歌（書面作品）來源

年代	資料源	出版項	作者 / 編者
1???	Pantun dondang sayang dengan cerita berakal	Singapura	Encik Bulat
1889	Ini Pantun karang-karangan	Singapura: Koh Yew Hin Press, 1889, 100 頁	Mohamad bin Moor Ta Kup
1890	Buku shayer dan pantun Melayu, Sahyer burung, Sahyer mimpi, dan sahyer malam siang, S'klian Bunga di ranchak jadikan satu panyanyi-an sahyer buat penghiboorkan hati	Singapura: Denodaya Press, 1890, 89 頁	Lim Hock Chee
1894	Bintang Timor (1894/07/02-1895/07/02)	Singapura: Song Ong Siang, Tan Boon Chin	
1896	Shaer almarhoem Beginda Sultan Abubakar di Ngeri Johor.	Singapura, 1896, 200 頁	Na Tian Piet
19??	Ratapan hati seorang ibu	Kenangan untuk anakku	Lim Eng Teik
19??	Bulan Bahasa Kebangsaan	Dewan UMNO Pulau Pinang	Lim Eng Teik
19??	Pantun dondang sayang, Vol. II.	Melaka: News & Stationary, 19--, 99 頁	Lim Hock Choon
19??	Pantun dondang sayang, Vol. IV	Melaka: News & Stationary, 19--, 25 頁	Lim Hock Choon
19??	Tambahan yang diuchapkan di City Stadium, Pulau Pinang	Pulau Pinang: City Stadium Pulau Pinang	Lim Eng Teik
1908	Pantun Champor-Bawor (A Variety of Malay Quatrains)	Singapura, 1908	Chan Kim Boon
1910	Buku Sa Li Chua dan Sha-el Singapura: Miniaga gutta dengan pantun menyanyi	1910	Tan Hin Liang (@ Tan Bulat)
1911	Pantun dondang sayang baba baba pranakan Vol. I	Singapura: Koh & Co, 1911(1st. ed.); 1915 (2nd. ed.), 106 頁	Koh Hun Teck
1912	Inilah Shak-yer Cheki, or the evils of gambling in Romanized Malay	Pulau Pinang: The Criterion Press 1912, 103 頁	Aboo & Pinch
1912	Inilah shakyer Sinyor Layla	Pulau Pinang: The Criterion Press 1912, 107 頁	Aboo & Pinch
1912	Pantun dondang sayang baba baba pranakan Vol. II	Singapura: Koh & Co, 1912 (1st. ed.); 1916 (2nd. ed.), 99 頁	Koh Hun Teck
1916	Cherita rampay rampay dan pantun dondang sayang	Singapura: Koh & Co., 1916, 32 頁	Koh Hun Teck
1916	Pantun dondang sayang baba baba pranakan Vol. III	Singapura: Koh & Co, 1916 (1st. ed.); 1922 (2nd. ed.), 100 頁	Koh Hun Teck
1916	Pantun dondang sayang baba baba pranakan Vol. IV	Singapura: Koh & Co, 1916, 113 頁	Koh Hun Teck
1916	Pantun dondang sayang baba baba pranakan. Vol. V	Singapura: Koh & Co, 1916, 117 頁	Koh Hun Teck
1916	Pantun dondang sayang, Vol. I	Melaka: News & Stationary, 19--, 25 頁	Lim Hock Choon
1916	Pantun-pantun dondang sayang	Singapura: Koh & Co, 1916. 29 頁	Baba Kim Teck (@Chia Ah Chin, 口述); Chia Chui Li (孫子; 記錄)
1916	Shair Renchana Piatu dan pantun dagang karangan bahru, nyanyian budak-budak, teka-teki, Senh orang China etc.	Kuala Lumpur: The Khee Meng Press, 1916	Tan Pow Tek

1924	Kabar Slalu (1924/01/05-1924/05/16)	Singapura	
1924	Khabar Uchapan Baru (1924/02/04-1931/01/15)	Singapura	
1924	Kronchong Preganger	The Criterion Press 1924	Lim H Louis
1924	Pantun Melayu dari dahulu kala sampei skarang.	Penang: The Criterion Press, 1924	Yeoh Eng Seng, Lim Eng Siang Lim Eng Hock.
1924	Penghiboran hati – Malay songs	Penang: The Criterion Press , 1924. 118 頁	H. T. L.[Boey Teik Huat, Lee Eng Seng; Lim H. Louis]
1924	Susu Chap Prompuan	The Criterion Press 1924	Lim H Louis
1924	Syair dan panton	The Criterion Press 1924	Lim H Louis
1924	Tepung Susu Lactogen	The Criterion Press 1924	Lim H Louis
1929	Malay pantun book	Singapura: Hussain bin Haji Mohd Said, 1929	Lim Hock Soon; T.T. Wee (ed.)
1930	Bintang Peranakan (1930/10/11-1931/06/31)	Singapura: Wan Boon Seng	
1931	Panton dondang sayang & nyanyi-an lain-lain	Singapura: Chew Yow Press, 1931. 60 頁	Wan Boon Seng
1932	Sri Peranakan (1932/05/14-	Singapura	
1933	Nyanyian extra-turns & pantons, keronchongs, stambols	Singapura: Chin Inn Co., 1933. 53 頁	Wan Boon Seng
1933	Panton sha'er Nyai Dacima	Singapura: Chin Inn, 1933. 54 頁	Wan Boon Seng
1933	Sha'er pranakan kawin	Singapura: Chin Inn Co., 1933. 50 頁	Wan Boon Seng
1934	Story Teller (1934/06/30-	Singapura	
1938	Shaer puji-pujian	Singapura: Sing Brothers & Co, 1938. 62 頁	Wee Chin Kam
1950	Panton dondang sayang baba baba peranakan, vol. I	Melaka: Tan Seng Poh, 1950. 49 頁	Chia Kim Teck
1957	Syairan Malaya Merdeka	Jamuan 17 September 1957	Lim Eng Teik
1959	Syairan ulang tahun ke2 hari Malaya Merdeka	Dewan UMNO 4 Oktober 1959	Lim Eng Teik
1961	Uchapan untuk Datuk Wong pada hari ulang tahun keputeraannya	Pulau Pinang 10 September 1961	Lim Eng Teik
1962	Kenangan atas perbuatan baik dari Rotary Club Penang	E & O Hotel 23 Oktober 1962	Lim Eng Teik
1962	Syairan meraikan ulang tahun ke10 dari Persekutuan Perkumpulan Perempuan	Residency 23 Oktober 1962	Lim Eng Teik
1963	Syair San Pek Eng Tai	Singapura: Pustaka Melayu 1963	Wee Hock Keng
1965	Syair Hari Wanita	Dewan Rakyat 25 Ogos 1965	Lim Eng Teik
1965	Syairan Hari Raya dan Tahun Baru China	Radio Malaysia 15 Februari 1965	Lim Eng Teik
1966	Panton hiburan	Pulau Pinang 4 Julai 1966	Lim Eng Teik
1966	Pantun hiburan	Pulau Pinang: , 1966. 84 頁	Lim Eng Teik
1966	Sajak (Melayu+Inggeris)	Muktamar Negeri 26 Mac 1966	Lim Eng Teik
1983	Pantun (in <i>Ala Sayang</i>)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1983, 頁 70-82	Lee Joo Gim (口述); Felix Chia (紀錄)
1984	Dondang sayang – seni tradisi negeri Melaka	Melaka: Majlis Kebudayaan, 1984.	Madulara
1986	Like tigers around a piece of meat : the baba style of dondang sayang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6	Thomas, Phillip Lee, 1943-
199?	Panton baba peranakan	Melaka: Radio Service(Malaysia), 199-, 4 頁	Koh Kim Bok

1999	Pantun dulu-kala peranakan Cina	Melaka: Persatuan Peranakan Cina Malaysia, 1999. 40 頁	Lee Chee Lin
------	---------------------------------	---	--------------

搜索峇峇馬來語韻文體作品，其難度比之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作品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目前筆者僅能從以上 57 個源頭搜集，蒐集工作主要先從 Claudine Salmon、Tan Chee Beng(陳志明)、William R. Roff 等人的研究成果出發，再親往新馬各地相關單位（圖書館、峇峇公會、私人收藏）挖掘。值得一提的是，在工作進行的第二年，2002 年馬來西亞國民大學馬來世界與文明研究院在陳祖明(Ding Choo Ming)教授的主持下，同樣也以上述學者的目錄出發透過 35 個書面源頭，集得共 11,204 首左右的詩歌，並製作成峇峇班頓電子資料庫(Pantun Digital Retriever System)，這絕對是一個前所為有的創舉，更重要的是，它勢必也將推動前此因為資料蒐集困難而長期停滯不前的峇峇馬來語韻文創作的研究工作，尤其對筆者這身在國外的學生而言，在資料的比對考證上，提供了很大幫助⁶。以四行一首詩的方法計算（不按主題），該資料庫 35 個源頭有約 11,204 首詩，若加上筆者零散收得的一些作品，估計峇峇馬來語的韻文體創作會超過 15000 首。若以主題看，以筆者搜得的 214 筆，此數目相較於峇峇翻譯文作品，不可謂不小。

從作者的角度切入（見表 3-2），根據峇峇班頓電子資料庫整理所得的數據，目前「確知」編寫過班頓或沙雅爾詩的共有 36 位（Na Tian Piet 及 Kalam Langit 為同一人，其他作者不詳者不列考量）。其中創作量最豐的有 Na Tian Piet 及 Lim Hock Choon 兩人，有超過一千首的詩作。五百首以上者則有 Aboo & Pinch、Lee Chee Lin 和 Lim Hock Chee，五百以下但超過百首者有 Baba Chia Kim Teck、Bateck、Cheong Tat、H. T. L.、Kalam Langit、Lim Eng Teik、Lim H Louis、Mohamad bin Moor Ta Kup、Siow Hay Yam、Wan Boon Seng 和 Wee Chin Kam。其他作者除了 Koh Kim Bok，幾乎都不超過 50 首。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蕭海炎(Siow Hay Yam)及袁文成(Wan Boon Seng)也同時參與中國通俗文學峇峇馬來語翻譯工作，證明峇峇馬來語（文）已經發展到兼具創作與翻譯能力的階段，能書能言，已是完整的語言，只可惜這股語言創造力戰後並沒有延續下去。而其他署有「馬來名」如 Abdul Laziz bin Abas 及 Mohamad bin Moor Ta Kup 者，推測為已皈依伊斯蘭教

⁶ 相關參考資料可見：

(1) Claudine Salmon, "Writings in Romanized Malay by the Chinese of Malaya: a Preliminary Inquiry.", in *Literary migrations: traditional Chinese fiction in Asia (17-20th centuries)* (Beijing: International Culture Pub. Corp., 1987), pp. 466-487. (初稿以法文發表於法國的 Archipel 14, 1977, pp. 79-110)

(2) Tan Chee Beng, "Baba Chinese Publication in Romanized Malay," in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No.22, 1981, pp. 158-193.

(3) William R. Roff, *Bibliography of Malay and Arabic Periodicals Published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Peninsular Malay States, 1876-1941: With An Annotated Union List of Holdings in Malaysia, Singapore and the United Kingdo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4) Yoong Suan Kui, *A bibliographic survey on baba literature focus on Chinese literary translated works into Baba Malay*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2001), pp. 101-174.

(5) <http://www.atma.ukm.edu.my/pantun.htm> (Pantun Digital Retriever System) (2002-2003 年瀏覽)

的峇峇，同樣的，這也證實了筆者在前一章（峇峇馬來文籤詩翻譯）中所說，在沒有政治因素干擾下，早期華、馬之間的交流，並沒有一處是絕對無法相容、壁壘分明的，包括了峇峇最堅定的民間信仰。

表 3-2：峇峇馬來語韻文學創作者⁷

作者	數量(首)
Abdul Laziz bin Abas	8
Aboo & Pinch	824
Ah Fat	7
Baba Chia Kim Teck	116
Bateck	212
British Subject	5
Buroang Teong	13
Chendor Mata	12
Cheong Tat	150
Fathol	49
Goo Batong	32
H Leng Ann	11
H. T. L.	213
HA Mohd Ibrahim	48
Kalam Langit	470
Koh Kim Bok	75
Kota Piliang	12
Lee Chee Lin	617
Lim Eng Teik	396
Lim H Louis	225
Lim Hock Chee	538
Lim Hock Choon	1050
Madulara	48
Mastari	87
Mohamad bin Moor Ta Kup	397
Na Tian Piet	1400
Panah Pranakan	48
Peranakan Perak	10
Si Ah Fah	6
Si Melata	18
Sin Chia Jui	21
Siow Hay Yam	562
Song Seck Kum	4
Wan Boon Seng	404
Wee Chin Kam	224
Wee Hock Keng	608
Wong Boon Seng	10
合計	8930

峇峇作品的散落與不被珍惜，反映了峇峇馬來文韻文創作的每況愈下，新加坡著名的咚鐺沙央演唱家 Baba Boon Kim Yew 在 1982 年逝世前便曾感嘆道：

In those days we used to be like tigers around a piece of meat, but today I think of quitting. There

⁷ 本表為筆者根據Pantun Digital Retriever System 提供資料整理而成 (<http://www.atma.ukm.edu.my/pantun.htm> , 2002-2003 年瀏覽)

are no young people coming to Gunong Sayang to learn how to sing. There is no longer any challenge. Always same people come forward.⁸

(譯文：在那些日子裡，我們就像在塊肉週邊的餓虎，然而今天我只想到離開。都沒有年輕人到愛之山協會來學習吟唱詩歌。不再有任何挑戰，來的都是同一群人。)

從 20 世紀初期前後眾人對詩歌創作的「虎視眈眈」，到今天的「虎落平陽」，峇峇的韻文體創作的起落走過了與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相似的道路，所幸的是，或許由於創作無須多語能力、也不一定需要書面創作、詩歌體的影響層面也更廣泛等等因素，峇峇馬來語的詩歌創作並沒有像峇峇馬來文翻譯文學一樣，在 1950 年過後幾近銷聲匿跡，而是仍在緩慢的走著。因此，相較於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峇峇人對詩歌的創作是更投入的，正如許多峇峇所認知的，班頓等詩歌（體）是他們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峇峇馬來語詩歌創作的自然產生（從口頭文學的自然轉借看，而不是看詩歌的書面文體的記錄出版）也顯現民間文學交流的活力，這有別於必須賴仰文人撰寫的俗文學（作品），俗文學在文人不斷精緻化下會變成僵死的案頭文學，但詩歌只要仍在民間存活，其生命力仍可以延續。

峇峇馬來語韻文體也因馬來語的俗、雅之分而分成峇峇馬來語文體和標準馬來語文體兩個系統：

例一：⁹

Pagi-pagi bukak pintu,	清晨打開門，
Pasang teng, gantong chye-kee,	吊上花燈，掛上綵旗，
Uchapan Tahun Baru,	恭賀新的一年，
Panjang-kan Umor, Murah-kan jerki.	延年益壽，財源廣進。

例二：¹⁰

Ayam berkokok hari nak siang,	公雞輕啼白日已近，
Murai bunyi pagi hari,	鵲鳥在晨間鳴叫，
Sedeh hati kaseh nak pulang,	愛人要歸去我心感傷，
Bila ka boleh berjumpa lagi?	到何時才能在相見？

⁸ 引自Thomas, Philip Lee, *Like Tiger Around a Piece of Meat: The Baba Style of Dondang Sayang*,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6, p. 1. Gunong Sayang Association(愛之山協會)成立於 1910 年，為目前新加坡僅存的峇峇詩歌創作團體，在假日或節慶時會舉辦Dondang Sayang 吟唱會，並且也積極參與峇峇戲劇的創作（詳見本章第二節）。

⁹ William Tan 吟誦，1986。引自Tan Chee Beng, “Baba Malay Poetry Publications and Babas’ Contribution to Malay World Studies”, presented at the Colloquium on Chinese Scholarship on the Malay World: A Reevaluation of a Scholarly Tradition, organized by the Institute of the Malay World and Civilization,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16-17 September 2002, p. 10.

¹⁰ Lee Joo Gim 吟誦。引自Felix Chia, *Ala Sayang*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1983, p. 71.

例一為一首歌頌農曆新年的詩歌，詩中夾雜了一些福建話詞彙（teng燈、chye-kee綵旗，即門綵），而末句“Panjang-kan Umor, Murah-kan jerki.”則帶有非常濃重的華人文化意涵，從詩歌的行文看，這是一首典型的峇峇班頓詩。例二為一首情詩，相較於前一首詩，其遣詞用字則比較趨向於標準馬來語，但仔細觀察，其詞彙的拼寫與標準馬來語的寫法仍稍有差異，如：“sedeh”(傷心)，馬來文應為“sedih”；“kaseh”(愛人)，馬來文應為“kasih”。換句話說，峇峇儘管也能在行文中創出接近標準馬來語文體的詩歌，但就文字的拼寫上，我們仍能夠據此分辨出該詩是峇峇班頓與否？當然，別具峇峇特色也意味著它是讓馬來人摸不著頭腦的峇峇馬來語詩文¹¹，然而，也因有著接近「高級馬來語」的峇峇詩文創作，我們可以推測峇峇文學與馬來文學之間溝通的可能性。

此外，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的運作當然也是靈活的，尤其我們可以看到在譯文中，譯者興之所致，還會在起首、結尾加入自己的班頓作品，又如曾錦文甚至因其深厚的韻文體功力，恰到好處的把通俗小說中的漢詩用馬來班頓翻譯出來。從這點看，漢文學與馬來文學之間的交流，顯然只侷限在峇峇文學裡，並未推及馬來文學或中國文學。而交流點，也僅展現在韻文體。只不過是，弔詭的，峇峇用馬來文翻譯的中國古典詩文寥寥可數，這或許可從民間文學與作家文學的角度理解，中國古典詩詞經歷唐宋元明時期以後，已經從民間歌謠過渡到經典化的作家文學，而我們所看到的峇峇文學對中國文學的接受度，更多是在具民眾活力的通俗文學作品上，說明了(中華)北方的精緻文化與南方的俗民文化仍有些不同。總而言之，較之翻譯文學，峇峇馬來語的韻文體創作更具峇峇特性，在研究上，它應該受到如「峇峇翻譯文學」般的禮遇，只是，或許由於「漢文化特質」不如前者顯著，可以凸顯中國文學的「偉大」，它被大部分漢文研究者漠視，同時，卻又因詩歌的表達手法或內在思想具中華文化性質(單是用夾雜大量Holo語匯的峇峇馬來語就已夠讓絕大部分的馬來人無法進入峇峇的詩文世界)而長期被馬來文學界拒於門外。惟可喜的是，在陳志明及陳祖明等人的努力下，峇峇馬來語韻文體創作文學的存在漸被(馬來)學界接受，並且，值得注意的是，我們雖然無法確知中國文學與正統馬來文學之間是否有透過峇峇文學交流的事實¹²，但可以

¹¹ 這點可從陳志明所撰“Megenai Sebuah Pantun Baba dan Perkahwinan dulu-kala Orang Cina”(關於一首峇峇詩和華人的傳統婚禮)一文看出，單是分析一首(18節)不太長的峇峇婚禮詩：“Pantun Penganten”(作者：Si Melata, 原載：Bintang Timor(jilid 1, no. 10), 1894/07/12.)，就用了洋洋灑灑5頁篇幅來解釋文意。該詩遣詞用字及文意的推衍上，都充分展現出峇峇馬來語的特色及文化意涵，若非陳氏的詳加解說，一般人，即便具備深厚的標準馬來文造詣，也不見得能讀懂該詩。詳見Tan Chee Beng, “Megenai Sebuah Pantun Baba dan Perkahwinan dulu-kala Orang Cina”, in *Jurnal Sejarah Melaka*, No. 7, Melaka: Persatuan Sejarah Malaysia (Cawangan Melaka), 1982, pp. 42-53.

¹² 當然，近幾年開始有一兩位中國學者如許友年及北京大學的盧麗燕等人，從馬來班頓入手(非峇峇班頓)重提「中國詩經VS馬來班頓牽連論」，然由於這其中牽涉的層面極廣，歷史縱深也深不見底，此類論調在筆者看來仍是也些牽強，因此在談峇峇詩歌這章，筆者暫不贅述之。當然，以筆者才疏學淺，斷不敢就此推翻前輩的研究成果，況且在民族文化的交流當中，歷史的因緣際會也提供無限可能，這些學者的貢獻，便在於為學界提供一種「研究觀點」，至於定論如何？則有待有心人去論證了。(詳見：許友年，《馬來民歌研究》(香港：南島出版社，2001)；盧麗燕，

肯定的，峇峇（文學）本身與馬來人之間確實曾透過峇峇馬來語韻文學溝通，除了少部分馬來人會讀峇峇的高級馬來語詩文外，雙方的接觸更展現在詩歌的吟誦會上：

normally we sing or we organize these *dondang sayang* session[s], they call it, through various occasions, like weddings...So, when the organize they [are] used to mix[ing] with Malays. Sometimes the violinist will be a Malay. And then the one who hits the *rebana* [按：馬來傳統樂器，單面鼓]—Malays. And the singers, also, we intermix, Malays and Chinese. But normally [when we] do this *dondang sayang* we have got *dondang sayang* Baba groups. And then. They used to sing [i. e., they are used to singing together]. When they sing, the Malays, due to our language—our Malay language is not what you call solid Malay language. It's mixture of Hokkiens and Malays. So that's why our intonation, our grammatical parts, and many aspects, is different from the real Bahasa Melayu¹³

（譯文：通常我們歌誦或組織「咚噹撒央」，有時候會被請到諸如婚宴喜慶的場合表演助興，因此，當組織成立時，一般都會有馬來人的參與。有時候小提琴師是馬來人，另外負責打鼓的也會是馬來人。同樣的，演唱者中也是華人夾雜馬來人。但在舉辦咚噹撒央會時，他仍算是一個峇峇咚噹撒央團。當他們一起吟唱詩歌，那些馬來團員會遷就以我們的語言，而不是以所謂的「純馬來語」吟唱。這是一種混和福建話及馬來話的語言。這就是為甚麼我們的語調、文法及許多方面，都有別於真正的馬來語。）

透過在馬六甲紮實的田調，研究當地 *Dondang Sayang* 音樂文學的 James Amend 發現，馬來人唱的 *dondang sayang* 雖源自馬來文化，但也是峇峇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份（integral part），他並認為：

Dondang sayang is discussed extensively as music in conjunction with its speci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poetic quatrain form of pantun, a form of Malay poetry with a musical tradition dating back to the first royal Malay court of Melaka; through this association it represents an important identity marker of 'traditional' Malay identity. It also connects to the Peranakan Chinese people, because of their adoption and adaptation of *dondang sayang* for their own purposes and occasions, a prime example of the 'catalyst' function of music in identity. For these reasons, *dondang sayang* serves as a 'border' (separator) and as a 'bridge' (connector) between Melakan communities.¹⁴

（譯文：咚噹撒央普遍上被認為是一種與傳統馬來班頓（四行詩）關係密切的音樂形式，馬來詩與傳統音樂的結合可上溯到馬六甲王朝最初出現時期。這樣的組合便是辨識傳統馬來文化的重要表徵。它和土生華人也有牽連，因咚噹撒央已被他們吸納並轉化為適合自己生活中各種活動的音樂，在文化認同上，音樂也具有「催化」的功能，這便是最佳的例子。基於這些理由，咚噹撒央在（多元的）馬六甲社會中，是劃分各族的民族邊界，也是溝通

〈馬來西亞的班頓和中國的詩經〉，《人文雜誌》[2000年5月號]（吉隆坡：華社資料研究中心，2000，頁80-95。）

¹³ Baba Khoo Kim Bok口述，James Amend紀錄（1995年6月30日）。引自James M. Amend, *Negotiation of Identity as Theme and Variation: The Musical Art of Dondang Sayang in Melaka, Malaysia* (Florida: The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1998), p. 304. 訪談詳見同書，Appendix B: Interview3, pp. 490-491.

¹⁴ 引自同上，p. XX, 另參見同書“Chapter 3: Cultural Identity and Environment of Dondang sayang”, pp. 65-97.

各族的橋樑。)

從峇峇馬來語韻文學創作的角度看，峇峇文學之於印尼土生華人文學，峇峇文學並不像後者，有大量的翻譯文學支撐進而轉向其他的散文體創作，峇峇文學雖然也借助印尼土生華人馬來語翻譯文學的（研究）氣勢，而受到矚目，但畢竟兩者的客觀發展不同，在筆者看來，新馬峇峇文學反應以詩歌創作為大宗，因它更能凸顯峇峇文學在地化的本質¹⁵，而非如相對有限的翻譯作品一直仰望中國文學，戰後卻因客觀條件的遽變而無以為繼。況且，我們也無法抹殺峇峇馬來語詩歌創作豐富馬來文學資產的貢獻。

第二節 戲劇及其他

一、峇峇馬來語劇文學

峇峇的戲劇，馬來文稱為 *Wayang Peranakan*，英文稱為 *Peranakan Plays* 或 *Baba Plays*，中文方面筆者且稱之為「峇峇戲劇」。由於客觀條件的侷限，各語種的戲劇文學在新馬地區的發展並不蓬勃，而峇峇戲劇也僅是固守在峇峇社會裡的「小眾文學」，經過戰後亂局的洗禮，峇峇的戲劇也一蹶不振，一直要到 1980 年代，峇峇的劇文學才真正冒出頭來。在筆者看來，在其他峇峇文學類型相對對沒落的今天，融合了馬來、中華與西方文化藝術的峇峇戲劇，正是峇峇社會文化展演的最佳文學場域。當然，近幾年在新馬文化界頗受歡迎，甚至可以代表本土文化搬上國際舞台的峇峇戲劇，也是在經過長時間的沈潛與吸收後，才在 80 年代開花結果。

從史料的耙梳看，19 世紀末期，峇峇對戲劇文學的接觸，已經有跡可尋：
[鍾安美(Cheong Ann Bee)1896 年逝世]……遺下兩個兒子，坤成(Koon Seng)和坤豐(Koon Hong)，他們在北橋路(North Bridge Road)建築了著名的大劇院(Theatre Royal)並且是星劇院公司(The Star Opera Co.)的所有人。這個劇院(除星期四外)夜夜用馬來語演出著名的劇本，從莎士比亞的劇本哈姆雷特(Hamlet)，到天方夜譚。到中國的傳奇故事如梁山伯、祝英台(Sam-pek Eng-tai)等等……1877 年……華社在甘榜馬六甲(Kampong Malacca)公演盛大的華人地方戲(Chinese Wayang)……當安順上校閣下……來到劇院門前……陳明

¹⁵ 從比較文化學的角度看，事實上峇峇詩歌比峇峇翻譯文學更具「本土性質」，陳志明教授便指出：“The Babas had not just learned Malay poetry, they had incorporated that part of the Malay heritage into theirs.....Nowhere in their poems can we see any nostalgia for China or for ancestral places in China. Where China is mentioned, it is about goods from China (such as preserved vegetables) or things that have symbolic meanings to them as ethnic Chinese (such as the peony flower). Their descriptions are largely based on places, plants, animals, events and cultural features of the Malay world. In this respect, the *pembayang* (first two line of *pantun*) is interesting for it is here that many aspects of the Malay Archipelago are described.” (詳見 Tan Chee Beng, “Baba Malay Poetry Publications and Babas’ Contribution to Malay World Studies”, presented at the Colloquium on Chinese Scholarship on the Malay World: A Reevaluation of a Scholarly Tradition, organized by the Institute of the Malay World and Civilization,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16-17 September 2002, pp. 23-24.) 翻閱峇峇的詩文創作，其表現形式（比喻、遣詞用字）及內在意象確如陳氏所言；顯然，走入峇峇詩歌的世界，「中國」之於峇峇，已經只剩「物質意象」而非「精神認同」。

水先生、陳金鐘先生……和其他華人居民的領導人以極隆重的禮節來迎接他們。¹⁶

回溯峇峇戲劇的源頭，應是從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的英語戲劇開始（見表 3-3）。換言之，峇峇在創作（峇峇）馬來語戲劇以前，其實已經有了以英語編導演出的經驗。峇峇最早的戲劇表演，根據目前掌握的資料看，應是 1904 年在新加坡公演的喜劇 *A Race for a Dinner*（趕赴晚宴），這次的演出主要是為籌募「海峽華人休閒俱樂部」（Straits Chinese Recreation Club）會所整修基金，而參與演出的包括了宋旺裕、蕭保齡等人。接著 1905 年，海峽華人休閒俱樂部戲劇組以英語演出了 *Cherry Bounce*。之後 1910 年 2 月華人農曆新年期間，為籌募新加坡華人女子學校基金，則有喜劇 *Look before you leap*（三思而後行）的演出，由劉溪士（Low Kway Soo）擔綱演出。1913 年劉溪士編著的獨幕劇 *After the Battle*（作戰以後）在新加坡維多利亞劇院（Victoria Theatre）公演，敘述紅十字會工作人員在戰場上的工作情形，在這次演出是由海峽華人休閒俱樂部（Straits Chinese Recreation Club）舉辦，主要是為上海華人紅十字會（Chinese Red Cross Society）籌募資金。在同一個場合上，峇峇第一次以馬來語演出了另一部戲劇：*Mustapha*，這是一部喜劇，由劉溪士及李珠娘兩人合作編導並親自演出¹⁷。這些戲劇的演出，可視為峇峇對西方戲劇藝術接觸的成果。此外，宋旺相的歷史紀錄也告訴了我們，峇峇對華人地方戲也有所接觸。關於馬來亞地區華人地方戲演出，早在 1842 年到過新加坡的美國軍官 Charles Wilkes 便在他的文章（1845 年出版）中提及了當地華人在農曆新年期間的戲劇演出。另外，英國殖民官 Jonas Daniel Vaughan 在他的著作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海峽華人的風俗習慣）中也告訴了我們 1850 年代海峽殖民地華人對傳統戲的風靡，幾乎每晚都到戲臺前報到¹⁸。

然而，要瞭解峇峇的戲劇，除了中西方的戲曲藝術，也必須從峇峇對「馬來歌劇」孟沙灣（Bangsawan）產生興趣開始談起。Bangsawan，馬來文原意為貴族、名門。馬來學界（如 Rahman Bujang 及 Mustapha Kamil Yassin 等人）一般認為，孟沙灣是「馬來傳統戲劇」（traditional Malay theatre），但 Tan Sooi Beng 卻反駁道：孟沙灣事實上是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崛起的新劇種，雖然看出過去的遺緒，但它擁有有別於傳統馬來劇的特徵，特別是它的商業取向且經常會為了符合觀眾口味而做出調整的作法，它是摩登、跟得上潮流的，並且融合了馬來、西方及其他外來（文化）元素。正由於它的「多元性」，它成了 20 世紀初馬來亞各族喜聞樂見的本土戲劇，甚至那些被捧為明星的演員，也都有不同民族背景，孟沙灣展現了社會多元民族的特性。陳氏並進一步認為，1970 年代開始，馬來西亞政府為孟沙灣杜撰了「傳統的歷史背景」，在國家的提攜下，這個備受歡迎的戲劇類

¹⁶ 引自宋旺相，《新加坡華人百年史》，新加坡：新加坡中華總商會，1993（英文原著 1923），頁 161。原文可參見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1967, p. 94.

¹⁷ 英語戲劇演出，可參見宋旺相，同上，頁 215、392-393、404。

¹⁸ 詳見 Gretchen Liu, Angeline Philips, *Wayang: A History of Chinese Opera in Singapore* (Singapore: The National Archives, 1988), pp. 21-32; J. D. Vaughan,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 (Kuala Lumpur and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1879)), pp. 85-87.

型被重塑、馬來化，以符合新（建構）的國家文化需求¹⁹。陳氏的說法毫不客氣的點明了當代馬來學界對孟沙灣界定的盲點。觀察陳氏的研究重點，是 20 世紀初到 1980 年代的孟沙灣，因此她對該戲劇的解讀也僅從這段歷史出發。然而，一個新劇種畢竟不可能憑空而來，那 20 世紀以前有沒有孟沙灣呢？如果是新劇種，它也總該有一個發展的原型吧？而這點「過去的遺緒」究竟是什麼呢？

「早在波斯人的文化藝術被直接或間接傳入馬來社會時，由於波斯人的『門都劇』(wayang mendu) 故事和馬來貴族社會的事物有許多相同的地方，深深吸引了他們，於是馬來社會的貴族們便模仿「門都戲」演出，作為本身的精彩文娛節目，也正因為這樣，才產生了孟沙灣歌劇的名堂，意思就是貴族戲……初期的孟沙灣歌劇演員，一律必須熟悉宮廷俗例……這不但是指馬來宮廷和王室而已，同時也包括波斯、印度、土耳其等王室和宮廷在內……在時代的躍進聲中，孟沙灣歌劇終於衝出了宮廷和貴族社會的圍牆，而流入廣大的馬來民間，在馬來民間受到熱烈的歡迎……」²⁰

對馬來文化頗有研究的梅井在 1963 年的這段說詞，正好銜接上這段歷史的斷線。我們知道，馬來文化受印度及中東伊斯蘭文化影響頗深，這點單看馬來古典文學巨著 *Sejarah Melayu* (《馬來紀年》) 便可體會到。孟沙灣歌劇的多元性質是「與生俱來」的，然而，長期呆在庭台樓閣裡，文學的活力必定會因為參與者有限和不斷的精緻化而消耗殆盡，走向死路。因此，要發展下去它就必須走入民間，尋找更廣大的文學土壤，也由於先天包容異文化的特質，孟沙灣很快便能融入社會大眾，廣被各族接受，根據梅井的說法，最早的職業性孟沙灣歌劇團，是一位出身貴族的波斯人在 1885 年於檳榔嶼成立的。可見，Tam Sooi Beng 所看到的「新劇種」，便是已經走入民間的孟沙灣，筆者認為，所謂「新」，就在於馬來亞民間前此不曾接觸過早已存在於宮廷中的「舊」劇種。

19 世紀末孟沙灣劇種崛起成為城市生活的摩登娛樂，絕大部分住在城市的峇峇，必定也跟得上潮流。許多史料顯示，峇峇人不僅是忠實觀眾，且經常資助歌劇的演出，但早期為何不見他們親身上陣演出屬於自己的峇峇孟沙灣呢？1898 年 Shaik Othman 在《海峽華人雜誌》上，便提出了他的觀察心得，峇峇不設立戲劇公司或投入演出行列，主要的癥結在於漢人「戲子低賤」的傳統觀念，並且，峇峇人雖有錢有閒，但基本上對於哪些勞心勞力的工作興趣不大²¹。的確，從劇本、演員、舞台佈景、道具、音樂、燈光到服裝等，一部歌劇所要兼顧的東西非常龐雜，實事求是的峇峇最初寧願選擇當一位觀眾或贊助人，然而，直到 1920 年代孟沙灣歌劇在馬來亞與印尼等地的發展到達巔峰時，峇峇已必不可免的捲入這股流行潮中，從一些峇峇俱樂部開始漸漸出現了峇峇自編自演的戲劇，被稱為「峇峇孟沙灣」(baba bangsawan)。1913 年，我們看到了第一部用峇峇馬來語演出的戲劇——慕斯打法 (Mustapha) (見表 3-3)，1918 年開始，新加坡與檳榔嶼

¹⁹ 見 Tan Sooi Beng, *Bangsawan: A Social and Stylistic History of Popular Malay Opera* (Penang and Kuala Lumpur: The Asian Centre, 1993), pp. vii-viii.

²⁰ 引梅井，《馬來風俗與文化》，新加坡：新加坡國家語文局，1963，頁 231-232。

²¹ 參見 Shaik Othman bin Sallim, 'The Malay Opera',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 2(8), pp. 128-132.

等地也陸續上演了好幾場峇峇孟沙灣，例如Princess Nilam Chahaya (1918年)、Ginufifah or Hertto Brabant (1920年)及A Merchant of Bagdad (1926年)等，直到1940年，共演出了11部戲。值得一提的是，檳榔嶼甚至在1920年代出現了「檳城娘惹孟沙灣歌劇團」(Penang Nyo Nya Bangsawan)，一改女性不能拋頭露面的傳統，由娘惹親自粉墨登場²²。從表3-3我們可以瞭解到，1940年代有5部左右，其演出年份雖然無法確定，但推測應為戰後作品，1950年代則增加到14部，可視為峇峇戰後嘗試復興峇峇孟沙灣的努力。可惜敵不過大時代環境的急速轉變，步入1960年代，峇峇戲劇開始式微，十年間僅有6部戲劇作品，直到1970年代則只剩下1部，也宣告了檳城峇峇孟沙灣劇界的曲終人散。

1980年代之後，隨著峇峇文化漸漸受到矚目，峇峇戲劇也趁著這一股「文化振興」潮異軍突起，成為80年代以降峇峇文學最主要的類型。只是這次的戲劇發展重心已轉移到新加坡，並且雖然有受到早期的峇峇孟沙灣的影響，且戲劇的演出偶有穿插歌舞，但基本上已不是以傳統歌劇的形式呈現。談及這股峇峇馬來語戲劇的復興，Stella Kon、Felix Chia及愛之山協會(Gunong Sayang Association)等人或團體的積極創作功不可沒。需強調的是，峇峇戲劇(Baba Plays)指的峇峇人用峇峇馬來語(主要，其他語言為輔)演出的戲劇，因此，Stella Kon的戲劇由於都屬英語創作，且參與戲劇演出的人員絕大部分都不是峇峇，因此，以Stella Kon創作的劇本演出的戲劇，嚴格上不能算是峇峇戲劇²³；然而，站在廣義的峇峇劇文學角度，我們無法抹殺Stella Kon這位娘惹創作的存在，尤其她被視為經典的劇本——《翡翠山的愛蜜麗》(*Emily of Emerald Hill*)更是讓峇峇社會引以為榮的峇峇文學作品。《翡翠山的愛蜜麗》的成功，不僅在於它的廣受歡迎，更重要的是，它讓峇峇們重拾向他族展現自己獨特文化的信心，如何透過戲劇或文學，建構屬於自己的論述(can speak)，而不再「失語」(cannot speak)。

一位娘惹(Emily)的故事，讓峇峇人重拾往日情懷，而1984年開始Felix Chia則陸續創作出諸如Pilih Menantu(選媳婦，1984)Laki Tua Bini Muda(老夫少妻，1985)和Sam Pek Eng Tai: Butterfly Lovers(三伯英台，1986)等峇峇馬來語戲劇作品並搬上舞台，戲劇在風趣幽默的敘述風格之中，真實的呈現出了典型峇峇生活寫照與文化習性，引起了尤其峇峇娘惹觀眾們的熱烈迴響。此外，從1985年開始，以Henry Tan、William Tan及William Gwee等人為主導的Gunong Sayang Association，更是幾乎每一年都推出至少一部峇峇戲劇作品，使峇峇戲劇成為峇峇社會的常年性文娛活動。從表3-3看，1984年開始到1989年僅5年的時間就有9部戲劇公演，90年代始則平均每一年至少有一部戲劇出現，而1999年則有

²² 關於峇峇孟沙灣，可參見Tan Sooi Beng, *Bangsawan: A Social and Stylistic History of Popular Malay Opera* (Penang and Kuala Lumpur: The Asian Centre, 1993), pp. 25-27.

²³ 或許因這點小小遺憾，新加坡學者Anne Pakir建議把*Emily of Emerald Hill*翻譯成峇峇馬來文，並由峇峇人自導自演，以原汁原味(峇峇味)呈現，或許會在峇峇社會中引起更大的迴響。詳見Anne Pakir, "Peranakan in Plays: Cultural Record or Compelling Drama?", *Perceiving other Worlds*, ed. Edwin Thumboo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1), pp. 396-397.

3 部作品，步入 21 世紀直到 2003 年短短三年時間，卻有共 7 部戲劇的編演，這是否也意味著峇峇文學的復甦呢？則有待後續幾年的觀察，就目前而言，峇峇戲劇在峇峇文學晚近的發展上，其價值與地位是可以肯定的。

表 3-3：峇峇的馬來語戲劇表演

日期 (y/m/d)	作品	編劇	導演	負責團體	公演(場合)	地點	語言
1913	Mustapha	Lee Choo Neo, Low Kway Soo	Lee Choo Neo, Low Kway Soo	Straits Chinese Recreation Club	維多利亞劇院 (Victoria Theatre) (由海峽華人休閒俱樂部 (Straits Chinese Recreation Club) 舉辦，為上海華人紅十字會 (Chinese Red Cross Society) 籌募資金。	S	BM
1918/05	Princess Nilam Chahaya				檳榔嶼英華學校校友會 (Anglo-Chinese School Union Building) (籌募中國水災救濟金)	P	BM
1919/10	Nyai Dasima					P	BM
1920/07	Ginufifah or Herto Brabant (又名 Dinofifah)					P	BM/M
1926/12	Jula Juli Bintang Tiga			Penang Nyo Nya Bangsawan		P	BM
1926/12	Nya Dasima			Penang Nyo Nya Bangsawan		P	BM
1926/12	A Merchant of Bagdad			Penang Nyo Nya Bangsawan		P	BM
1920s	The Fortune Teller			The Merrilads			BM
1930/04/13	The Exile Prince			The Merrilads	Star Opera		BM
1934/08; 1935/01	Greed, Repentance			Wales Minstrels			BM
1934/08; 1935/01?	Nyai Dasima			?			BM
1940s/50s	Gong Kianh Sai						BM
1940s/50s	Boo Siong Sai Soh						BM
1940s/50s	Lian Chi Kai Tan (Lotus Seed with Hardboiled Egg)						BM
1940s/50s	Blind Marriage				New World (為救濟中國揚子江水災募款)		BM
1947/11/01	Kurang Preksa & Ah Fatt the Pork Seller				New World (籌募 Oleh Oleh Party 復興基金)		BM
1950	Bawang Putih Bawang Merah			Kumpolan Peranakan	Happy World	S?	BM
1950(?)	Kisah Si Buta			?	?		BM
1956(?)	Li Ko Mia (A Nun's Fate)			Gan Teck Hock			
1957/04/20	Bunga Tratay			Malacca Chinese Dramatic Association	Singapore Badminton Hall (為馬六甲佛寺籌建募款)	S	BM

1957/12/07	Tidak Berdosa (Not Sinful)	Ong Chwee Kim		Kumpulan Peranakan Singapura	Singapore Badminton Hall (救助 Red Cross Cripple Children & Cheshire Home 「紅十字會殘障兒童之家及慈氏護養院」)	S	BM
1958/05/08	The Secret (Rusiah)				Happy World		BM
1958/07/05	Hanyut Diri (Losing Oneself)	Thomas Wu		Hiboran Peranakan Singapura	Singapore Badminton Hall (in aid of Singapore Anti-Tuberculosis Association & Society for St. Vincent De Paul)	S	BM
1958/09/13-14	Satu Darah (One Blood)	Ong Chwee Kim		The St. John Council (St. John Ambulance Association and Brigade)	Happy World Stadium (為聖約翰救傷隊 (St John Ambulance) 募款)		BM
1958/10/06	Lian Chi Kai Tan			Kumpulan Peranakan Singapura	Happy World (為 Kumpulan 籌款)	S	BM
1958/12/04-05	Nyai Dasima			Singapore Peranakan Amateur Dramatic Party (新加坡土生華人業餘劇團)	Singapore Badminton Hall (in aid of YMCA Youths' Club Fund and in aid of the Building Fund of the Party)	S	BM
1959/04/25	Janda Kaya (Rich Widow)	Ong Chwee Kim			Happy World (In aid of International Charity Committee) 國際慈善機構		BM
1959/06/25	Naga Berapi			Peranakan Singapura	Happy World (in aid of After Care Association)		M
1959/10/03-04	Kaseh Ibu Tiri (The Love of a Stepmother)	Ong Chwee Kim		St. John Council (St. John Ambulance Association and Brigade)	Singapore Badminton Stadium (in aid of St. John Building Fund)		BM
1960/02/27	Oh Chua Peck Chua (Black Snake and White Snake/Madam White Snake)			Oleh Oleh Party	Happy World (in aid of 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		BM
1960/07/16	Ayer Mata Ibu	William Tan		St. John Council (St. John Ambulance Association and Brigade)	Singapore Badminton Hall (in aid of St. John Building Fund)		BM
1960/10/15-16	Ta' Sangka (Unexpected)			Oleh Oleh Party	Happy World Stadium		BM
1965/08/28	Menyesal (Regrets) (not identical with the <i>Menyesal</i> of 1986)			Nonya and Baba	National Theatre (in aid of local Charities and Party Fund)		BM
1968/02/10	Malam Peranakan			YWCA & Persatuan Wanita Singapura	Victoria Theatre		BM/E
1972/02	Lady Precious Stream			State Chinese		P?	E

				(Penang) Association			
1984/06	Pileh Menantu	Felix Chia	Cecilia Ong	FOA sub-committee	Festival of Arts (FOA) Drama Centre	S	BM
1985/03	Buang Keroh Pungot Jernih	Henry Tan	William Tan	Gunong Sayang Association	Community Chest Victoria Theatre	S	BM
1985/06	Laki Tua Bini Muda	Felix Chia	Goh Guan Siew & Navaroo Choo	Peranakan Place	Peranakan Place Opening (Bibi's Restaurant)	S	BM
1986/01	Sam Pek Eng Tai: Butterfly Lovers	Felix Chia	Chua Soo Pong	Chinese Theatre Circle	Drama Centre	S	BM
1986/06	Menyesal	Henry Tan	William Tan	Gunong Sayang Association	Victoria Theatre (Festival of Arts)	S	BM
1986/11	Kachang Lupakan Kulit (The Ingrate)	Henry Tan	William Tan	Gunong Sayang Association	Peranakan Place	S	BM
1987/09	Zaman Sekarang (Times have changed)	Henry Tan	William Tan	Gunong Sayang Association	Victoria Theatre (Drama Festival)	S	BM
1988/06	Gong Kia Sai	Henry Tan	William Tan	Gunong Sayang Association	Festival of Arts (Fringe) &endash;Sentosa	S	BM
1989/08	Biji Mata Mak (Mother's Pet)	Henry Tan	William Tan	Gunong Sayang Association	WTC Auditorium (Drama Festival)	S	BM
1990/06	Tak Sangka (Unexpected)	Henry Tan	William Tan	Gunong Sayang Association	Kallang Theatre (Festival of Arts)	S	BM
1991/11	Sudah di-Janji (Fated, 命中注定)	Henry Tan	William Tan	Gunong Sayang Association	2nd ASEAN Theatre Festival &endash;WTC Auditorium	S	BM
1992/06	Nasib (Fate)	Henry Tan	William Tan	Gunong Sayang Association	WTC Auditorium (Festival of Arts)	S	BM
1993/11	Salah Sangka	Henry Tan	Charles Koh	Gunong Sayang Association	WTC Auditorium (Festival of Asian Performing Arts)	S	BM
1994/08	Mari Kita Main Wayang	Felix Chia		The Necessary	Raffles Hotel, Jubilee Hall	S	BM
1995/05/10-13	Manis Manis Pait (Bittersweet)	William Gwee Thian Hock		Gunong Sayang Association	World Trade Centre Auditorium	S	BM
1996/08/29-09/08	Kalu Jodoh Tak Mana Lari (Love's Destiny)	William Gwee	Richard Tan	Gunong Sayang Association	World Trade Centre Auditorium	S	BM
1997/10/15-19	Bulan Pernama (An Auspicious Full Moon)	William Gwee	Richard Tan	Gunong Sayang Association	World Trade Centre Auditorium	S	BM
1999/06	Janji Perot	William Gwee	Richard Tan, Benny Tan	Gunong Sayang Association	World Trade Centre Auditorium (Arts Festival Baba play)	S	BM
1999/08	Dah Sa Chupak Tak Boley Sa Gantang		Kenny Chan	Persatuan Peranakan Cina Melaka	Persatuan Peranakan Cina Melaka, Clubhouse	M	BM
1999/10	Let Him Dream A Little Longer (改編自 Mari Kita Main Wayang)	Felix Chia	Alvin Tan	Theatre Studies students of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Lecture Theatre 13 of the NUS	S	BM

				Singapore (NUS)			
2000/04	Dah Sa Chupak Tak Boley Sa Gantang		Kenny Chan	Persatuan Peranakan Cina Melaka	Persatuan Peranakan Cina Melaka, Clubhouse	M	BM
2000	Chueh-It, Chap Goh		GT Lye	Gunong Sayang Association		S	BM
200-	Wayang peranakan: Hujan balek ke langit			Gunong Sayang Association		S	BM
2001/03	Dah Sa Chupak Tak Boley Sa Gantang: You Can't Change Destiny		Kenny Chan	Persatuan Peranakan Cina Melaka	World Trade Centre Auditorium (in aid of Asian Women's Welfare Association (AWWA) through Community Chest.	S	BM
2002/08	Bibiks behind Bars	Richard Tan	Richard Tan	The Peranakan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Kallang Theatre	S	BM
2003/09/25-27	Kipas Chendana (The Sandalwood Fan)	GT Lye	GT Lye	Gunong Sayang Association	Victoria Theatre	S	BM
2003/11	Bibiks Go Broadway: A Peranakan Musical Comedy Revue	Richard Tan	Richard Tan	Dover Park Hospice (委任, 可見峇峇戲劇的成功)	University Cultural Centre Hall (In aid of raise funds of Singapore's first purpose-built facility looking after patients with terminal illness.)	S	BM/E

備註：S=新加坡，P=檳城，M=馬六甲；BM=峇峇馬來語，E=英語

總而言之，筆者認為，所謂峇峇戲劇是峇峇人以峇峇馬來語創作的戲劇文學，但其他語言的兼用也是特色之一。狹義的峇峇戲劇，指的是 1980 年代以降由新加坡峇峇主導發展出來的戲劇文學，而廣義上，則可上推到 20 世紀初期峇峇的馬來語戲劇演出。峇峇的主要女性角色通常由男演員反串，這點課看出傳統係劇的遺緒。而內容題材上，幾乎都以反映峇峇的社會文化生活為主，例如有講述父母為孩子終身大事煩惱的 *Pileh Menantu* (選女婿)、有講述峇峇傳統節慶的 *Chueh-It, Chap Goh* (初一、十五)，也有講述娘惹們因好賭十二支 (Cher-ki) 而受牢獄之苦的 *Bibiks behind Bars* (《獄中的大孀》，bibiks 為峇峇人對年長娘惹的尊稱。) 在傳統的道德價值觀的秉持備受肯定之餘，峇峇人的道統價值難免會因墨守成規而變得迂腐及偏頗，尤其在重男輕女的觀念上，同樣的，峇峇文化作為峇峇城市生活的寫照之一，也必然會因生活的富裕和開放性，而染上一些「墮落」因子，如年輕峇峇的好吃懶做、娘惹們沈迷於打四色牌賭局等。因此，這些負面生活寫照被搬上舞台，儘管已經過喜劇包裝，但過於頻繁的展現，也引起部分峇峇不滿，當然，也有些持包容態度的峇峇認為，不管喜不喜歡，這些情節就是最真實的呈現，因它確實發生過²⁴。在我看來，把這類情節搬上舞台，不見得是自

²⁴ 討論詳情可參見 peranakan@yahoo.com，主題：“Kipas Chendana”（按：《葵扇》，2003 峇峇戲劇）及“Re: Plays can also register a bit of history”相關討論串（發表及回應日期：2003/08/29）（筆者 2003/08/30 瀏覽），該論壇為新加坡土生華人公會（The Peranakan Association，

曝其短，重點在於演出的呈現及觀眾接收的問題，何不將它看成是一個反思或批判點，今天的峇峇社會文化走向沒落，除了是因為許多外在因素的打擊外，許多峇峇本身何以逃不過「富不過三代」的宿命？或許答案就在這些情節裡。

必須強調的是，儘管充斥著這類負面情節，但大部分峇峇戲劇的基調仍是正面積極的，例如 *Dah Sa Chupak Tak Boley Sa Gantang*（一銖扒不可以是一干冬，2000）²⁵及 *Buang Keroh Pungot Jernih*（去濁存清，1985）等劇，在嬉笑怒罵之間，也充滿了文化價值觀傳承與反省的正面意味。更重要的是，以峇峇馬來語演出的這些戲劇，對那些已無法完整承接峇峇文化的後代，則不失為一個語言與文化教材。峇峇戲劇大部分都是幽默的戲劇類，這顯現峇峇人天性中的樂天風趣，然而客觀環境的改變，也經常讓峇峇陷入離散的迷惘與矛盾中，而這點這經常是峇峇表面幽默下的內在意緒，因此，可以說峇峇戲劇是「浪漫與現實糾葛的（文學）結晶」。

二、峇峇馬來語散文學

表 3-4：峇峇馬來語創作文學(散文體)

序號	作品	詞義	作者	時間	出版商	地點
1	Cherita Abu Nawas satu orang yang bijak.	機智人物：Abu Nawas 的故事	-	1916		S
2	Cherita Abu Nwas dan Cherita Rampay rampay	Abu Nawas 的故事及其他故事	-	1917	Koh & Co.	S
3	Chreta Fasal Towchang 頭髻, Being no. I of the Series of the Straits Chinese Reforms Issued by the Straits Chinese Philomatic Society.	辮子 (Towchang, 頭髻), 馬來亞僑生華人改良主義者出版的叢書第一冊。一本鼓勵華人剪掉辮子的宣傳手冊。	-	1899	Straits Chinese Printing	S
4	Taman mimpi (composed story)	夢境	Lim Soon Seng	1931	-	P
5	Melor Peranakan	僑生茉莉花	-	1933	Taman Penghiboran Co.	M
6	Bergaul Dengan Ke-Malangan			1927		

關於峇峇馬來語的散文體創作（見表 3-4），目前能找的作品只有寥寥 6 部。從時間上看，第一部峇峇馬來語的散文體作品應是 1899 年海峽華人俱樂部所寫的宣傳冊子：*Chreta Fasal Towchang 頭髻*，惟這只是篇議論性文章，文學價值不高。另外，1916 年及 1917 年之間，則分別有兩本以機智人物 Abu Nawas 為題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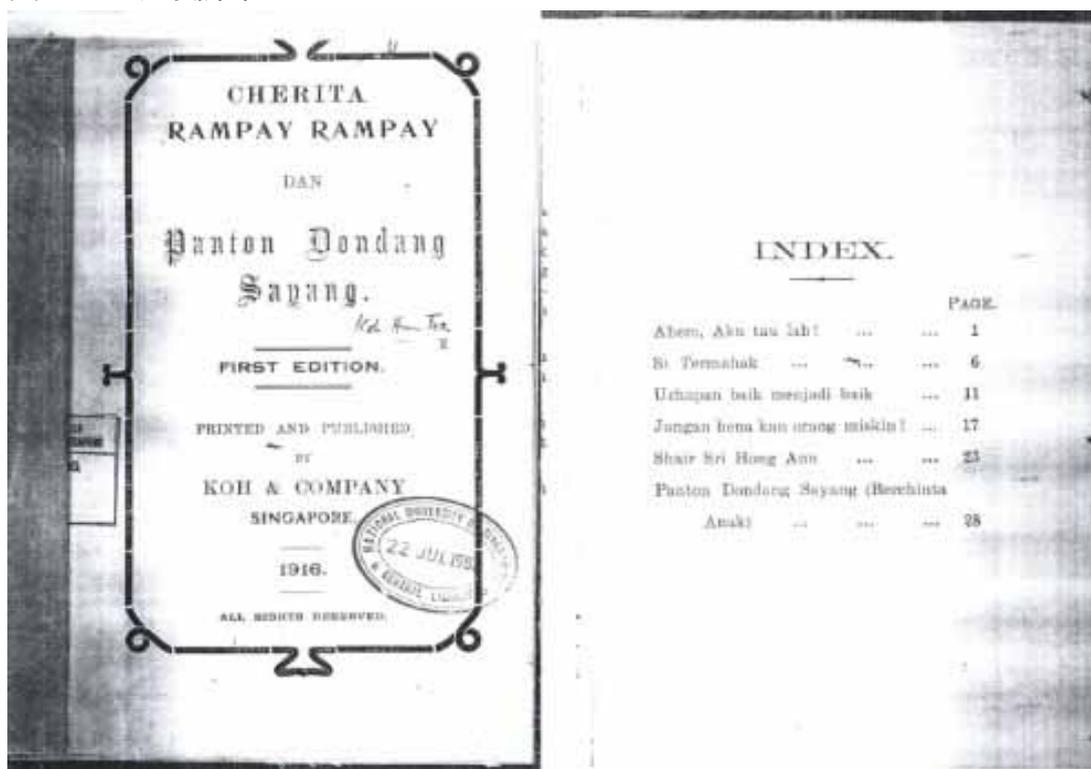
Singapore) 的附屬討論群 (Egroup)。

²⁵ *Gantang*，圓筒形量米器；*chupak*，容量單位 (= 1/4 *gantang*)。

的故事書出現，也說明了除了中國通俗文學，峇峇對馬來民間文學的接觸與興趣是存在的。而真正具有文學創作性的作品則要待 1930 年代才出現，可惜目前具體能找到的只有 1931 年由 Lim Soon Seng 創作的 *Taman mimpi* (夢境) 以及 1933 年由馬六甲 Taman penghiboran 出版 (作者不詳) 的 *Melor Peranakan* (僑生茉莉花) 僅僅兩部作品。

從發表時間看，真正的散文體 (或小說) 創作，都集中在 19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初期，此後便沒有任何作品，相較於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和峇峇馬來語詩歌與戲劇創作，峇峇馬來語散文體創作顯見乏善可陳；再與同時期已經創作出大量作品的印尼土生華人散文學 (尤其小說) 比較，兩地土生華人文學對所在地主體馬來文學現代化的影響為何如此懸殊？就不難理解了。

圖 3-I：班頓詩集



資料來源：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館藏

圖 3-II：Felix Chia 的文學作品



(黃慧敏，攝於 2002/10/15 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

圖 3-III：峇峇戲劇 *Dah Sa Chupak Tak Boley Sa Gantang* 宣傳海報



資料提供：Persatuan Peranakan Cina Melaka (馬六甲州峇峇公會)

照片拍攝：黃慧敏，2003/03/17，於馬六甲州峇峇公會會館

圖 3-IV：峇峇戲劇 *Bibiks behind Bars!* 宣傳海報



資料來源：<http://www.peranakan.org.sg/BBB/index.html> (2004/02/14 瀏覽)

第四章 峇峇的漢語文學與英語文學

峇峇有漢語文學或英語文學嗎？面對這個問題，不管是峇峇本身，或他者，給筆者的答案不外乎：「是有峇峇在用英語寫東西啦！」、「[尤其新加坡]有啊！峇峇有出很多書，都是英文的」、「[華文創作?] 沒聽說過……嗯！好像也沒有人問過這問題唷！為什麼妳會這樣問？」皆是些似是而非的答案。進一步思考，峇峇若真的有漢語文學和英語文學，這兩個語種的文學能否被納入「峇峇文學」裡？種種問題，都是筆者在研究過程中不斷反覆思考的。當然，過程中得到的答案往往莫衷一是，有很多人抱懷疑態度，也有學者在肯定有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的同時，否定峇峇有英語或漢語文學的存在，理由？「那不算峇峇的文學」，或許也因為這個理由，長久以來，在談及峇峇文學時，很多人幾乎都把全副心力放在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身上，不自覺間也始終不提峇峇之於馬（新）華文學或馬（英）文學的問題。

為什麼要談峇峇的漢語文學或英語文學？理由無他，就跟談峇峇語言的使用一樣，在談論峇峇馬來語之餘，我們無法擺脫其他英語及漢系語言的糾纏，同樣的，要談與語言文字息息相關的文學，作為一個多語的民族，要全面瞭解峇峇文學的發展概況，我們在重視峇峇的馬來語文學之餘，似乎也沒必要忽略峇峇之中有用漢語或英語寫作的事實。因此，在著重探討峇峇文學的核心——峇峇的馬來語文學之後，我們也該對峇峇的漢語及英語文學的創作面貌有最低限度的認識。

第一節 峇峇的漢語文學

從早期的馬華文學到新、馬分家後兩國華文文學的各自發展，由於「峇峇不懂中文、華語」的刻板印象，峇峇的漢語文學作品長久以來一直沈潛於芸芸馬華文學作品中。固然峇峇用漢文書寫的作品，是馬華文學的一部份，然而，也由於長期以來許多研究者「漢文等同華語」的籠統概念，尤其在泛華語中心(主義)的籠罩下，馬華文學界中對於峇峇作者的存在一直是以不疑有他的「同化手法」處理，當然，這除了是因為由新客華人所主導的馬華文壇對峇峇瞭解不深外，也在於能以漢文創作的峇峇，其本人的中華文化內涵較為深厚使作品所表現出來的「馬來峇性」不夠強烈所致，讓人不易察覺，加上整個馬華文學（史）的研究還未臻完善，傳統寫史者一直重 1910 年代以降的新文學而輕古典文學，因此，要在馬華文學界中抽釋出峇峇作者和作品，著實有些難度。有鑑於此，筆者企圖透過表 4-1 所列的篩檢方式，以馬崙的《新馬文壇人物掃瞄，1825-1990》、《新馬華文作者風采，1875-2000》和柯木林的《新華歷史人物列傳》等書所收入的人物為考核重點，並輔以其他資料（見本章註 2）旁徵博引¹，企圖把相關的峇峇作

¹ 這三本書為工具性書籍，以人物詞條的方式，收入了絕大部分的馬華相關人物的簡介與生平，概況入下：

者從中篩檢出來，以期對馬華文學中更具本土色彩的峇峇的參與及創作有一個初步性瞭解。

表 4-1：峇峇作家身份的考核原則

篩檢方式	重要性
1. 出生地 ：鎖定新加坡、馬六甲、檳城。 (南來作家一律剔除)	★
2. 語言 ：(峇峇)馬來語、英語?(教育經驗。)	★
3. 血緣 ：有混馬來血。(按：但這特徵尤其在漢文資料中很少被提及。)	★
4. 專有名詞 ：僑生、海峽華人、土生(華人)	★
5. 祖籍 ：尤其福建地區	
6. 姓氏 ：幾個大姓，如陳、林、李、魏等。	
7. 族譜 ：從作者的家族成員下手。	
8 出生年代 ：年代越早，「峇峇性」越明顯。	Esp. 漢語文學

經過以上的考核程序，筆者確切掌握的峇峇中曾以漢文創作者，主要包括有林瑤圃、陳省堂、李清輝、曾錦文、魯白野和陳育崧等六人。以下便以漢語古典文學和新文學兩個範疇分別敘述。

一、古典文學

從表 4-2 和表 4-3 中，我們可以瞭解到，峇峇的漢語古典文學作者中，以陳育崧和陳省堂的作品最多，但必須注意的是，從創作時間來看，陳育崧本身應屬 1919 年以後新文學的範疇，然而由於其詩文創作屬古體詩，故筆者將其詩作擺在古典文學談論，至於他本人，則留待馬華新文學時期討論。這裡筆者將專注於陳育崧以外的其他作者，並以散文體和韻文體兩個體裁逐一介紹。

書目	人物數量	備註
《新馬文壇人物掃瞄，1825-1990》	3,223	
《新馬華文作者風采，1875-2000》	2,948	重複《新馬文壇人物掃瞄，1825-1990》者有 860 位 (兩者重複 0.14%)
《新華歷史人物列傳》	1,198	

表 4-2：峇峇的漢語古典文學作品²

作者	署名	作品	發表刊物	發表日期	體裁
林瑤圃 (生卒年不詳)		檳榔嶼李成茂園涼亭楹聯：「蒲雨聲 添琴榻潤，蘭風香送酒廉清。」		1856	詩（古體）
陳省堂	閩漳陳恭三省堂	越南游記自序		1888	序文
陳省堂 (1861-?)		越南游記	叻報	1888/05/08~ 05/18	遊記
陳省堂		敬訪良醫	叻報	1888/08/10	啓事
李清輝 (1830-1896?)		東游記略	叻報	1889/02/12~ 03/05	遊記
李清輝		贈日本友人倉辜作詩	叻報	1889/02/12	詩（古體）
李清輝		奉和鑄生詞兄見贈原韻	叻報	1889/10/23	詩（古體）
林瑤圃		浮羅池滑福建公冢涼亭石柱題詩		1892	詩（古體）
陳省堂	敏求齋主人及諸全人	天人交眷	星報	1892/04/22	論說
陳省堂	省堂陳希曾	論婚姻注冊（原題：來稿照登）	叻報	1892/11/29	論說
陳省堂	實叻敏求齋主人省堂 陳希曾	恭賀新禧	星報	1893/02/23	啓事
陳省堂	星江居士	重游越南記	叻報	1893/08/25~ 09/06	遊記
陳省堂	敏求齋主人	觀蛇者說	叻報	1893/09/21	論說
陳省堂	敏求齋主人	稱名宜正	星報	1893/10/17	論說
陳省堂	省堂陳希曾	游鳳山寺	星報	1893/12/16	遊記
陳省堂	敏求齋主人	本坡華人飲食失宜失所亟宜整頓說	星報	1894/01/20~ 01/22	論說
陳省堂		敏求齋集自序（原題：文集擇豔）	星報	1894/02/21	序文
陳省堂	敏求齋	幻劇述奇	星報	1894/02/24	遊記
陳省堂		清娛軒記	星報	1894/03/06	遊記
陳省堂	敏求齋	攜眷游檳	星報	1894/03/09	遊記
陳省堂	敏求齋	日落洞記	星報	1894/03/22	遊記
陳省堂	敏求齋	祀非其鬼	星報	1894/03/30	論說
陳省堂	敏求齋主人	游蘇門達臘記	星報	1894/05/17~ 05/21	遊記

² 表 4-2 及表 4-4 為筆者根據以下（主要參考）資料整理而成：

本章註 1 三部參考書。

陳育崧，《椰陰館文存》（卷一～三）（新加坡：南洋學會，1983）。

陳育崧，（魏維賢、許蘇我編），《椰陰館文存補編》（新加坡：南洋學會，1987）。

張少寬，《檳榔嶼福建公冢暨家冢碑銘集》（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7）。

葉鐘鈴，《陳省堂文集》（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4）。

莊欽永，《新呷華人史新考》（新加坡：南洋學會，1990）。

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1881-194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叻報》：<http://www.lib.nus.edu.sg/lebao/index.htm>（2003/02/05-15 瀏覽）

《星報》：1890-1898。

陳省堂	敏求齋主人	重游檳城記	叻報	1894/06/05	遊記
陳省堂	敏求齋主人	浮羅訪友	星報	1894/06/08	遊記
陳省堂	敏求齋主人	游董里記	叻報	1894/06/12	遊記
陳省堂	敏求齋主人	端陽浴海記	星報	1894/06/12	遊記
陳省堂	敏求齋	寥海叢島記	叻報	1894/06/26	遊記
陳省堂	敏求齋	隆游記略	叻報	1895/11/30	遊記
曾錦文 (1851-1919?)	檳榔嶼半老叟介田曾 錦文	他騎駿馬我騎驢， 仔細思量我不如， 回頭又見推車漢， 上雖不足下有餘。	《三國》	1896	詩（古體）
陳省堂		辭行晉越	叻報	1896/12/22	啓事
陳省堂	敏求齋主人	割辯通議	叻報	1899/05/22	論說
陳省堂	敏求齋	西貢花園記	叻報	1899/07/17	遊記
陳省堂		哭洪君兆元哀詞	叻報	1899/10/23	論說
陳省堂	閩漳陳省堂	越南地輿記	叻報	1902/03/27~ 04/07	遊記
陳省堂		越南風俗論	叻報	1902/08/18	遊記
陳省堂		莫分畛域	叻報	1910/09/26	論說
陳省堂		外甥娶姪咏	叻報	1911/09/19	論說
陳省堂	省堂	義僕能幹？	叻報	1911/10/10	論說
陳育崧 (1903-1984)		戊戌重周檳城懷康南海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花朝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戊戌寒食清明花盛開檳城小住懷南海康先生清明花即安山那先生極愛之名曰一日黃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和陳振賢先生感懷一律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過七洲洋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廈大同學倡辦中正中學舉林惠祥教授為校長有謀以擠之者林君聞之拂袖而去詩以慰之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鎮北關吊魯迅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蓮花河訪張觀察故宅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夜泊龍牙門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從巴力至木歪渡霹靂河道中即景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泳（俗稱少婦曰音雅湯平）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題翁占秋畫孫陵子丈珠簾圖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寄檳城故人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贈愚趣園老人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金山懷古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訪唐人街遺址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歐遊心影梵蒂岡謁教宗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羅馬鬥獸圈巡禮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漢堡不夜城驚豔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夜出巴黎凱旋門有感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倫敦玫瑰園聽樂隊演奏花叢假寐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康橋訪德坤夫婦下榻木扉書屋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飛渡阿爾卑斯山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遊日光憇鬼怒川酒家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自江之島至湖尻下車箱根信宿乃去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乙巳初秋有北國之行八月十日抵鷺門聞新洲獨立喜而賦比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廣州看東方紅演出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題中華兒女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乙巳除夕訪嘉定邊和忽傳陳橋之變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士林河吊白思華迂政信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檳城花岬春潮館看落日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贈紅頭軍代表潘惠珍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訪船業重鎮挪威豪義山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挪京奧斯陸街頭偶見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訪東柏林忽傳艾森豪將軍噩耗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東京新宿御苑看落櫻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京都二條城懷古德川歸政明治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台北聽歌仔調憶陳少蘇夫子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訪安哥窟嚮者指點遺跡輒引周達觀風土記相佐證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重遊箱根景物全非感慨繫之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讀詩隱梅花三弄愛其「天上有星皆北拱人間無水不東流」句感賦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豆腐街訪葉季允故宅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表 4-3：峇峇的漢語古典文學作者：

作者	散文體	詩體	作品數
林瑤圃	-	2	2
陳省堂	33 (2 序+17 遊+3 啓+11 論)	-	33
李清輝	1	2	3
曾錦文	-	1	1
陳育崧	-	42	42
合計	34	47	81

(一) 韻文學：古體詩

從第一章的語言使用討論我們已經瞭解到，早期有許多峇峇都曾接受過「漢文方音」的私塾教育，因此，峇峇之中不乏漢文掌握能力不賴者，不僅能看懂古書，也能用漢文寫作，要吟詩作對？當然也難不倒他們。從表 4-3 看，五人之中，除了陳省堂，其他幾乎都有至少一首韻文體作品，且在總合數量上（47 首），也較散文體作品（34 篇）為多。

首先談談**林瑤圃**，根據張少寬的資料顯示，林氏為祖籍漳州澄邑鰲冠社，為海峽峇峇，「平生未曾回國讀書，其人的學問成就非凡，不論詩詞，書法均臻妙境。生前遺作，散見于峇都眼東福建公塚涼亭、浮羅池滑福建義塚、李成茂園等處。」³可能受早期根深柢固的漢古文教育影響，他的作品幾乎是古體韻文作品，且皆非一般文學印象中的書面作品，而是散見於檳城幾個主要墓園中的碑銘瑒刻中，例如：1856年題於檳城李成茂園涼亭上的楹聯：「蒲雨聲添琴榻潤，蘭風香送酒廉清。」（橫扁：「蘭軒」）和1892年浮羅池滑（福建義塚）涼亭上的五言古詩；另外他也曾幫別人在亭碑上代書，例如：檳城峇都眼東（福建公塚）涼亭中的楹聯（1886年，陳寶琛撰）和涼亭碑記之三（1888年，陳寶琛撰）⁴。惟由於年代久遠，截至目前我們仍無從知道林氏有任何書面的撰寫，不過可以肯定的，他不僅能文，且也舞得一手好書法，這從一些碑銘中他幫其他撰寫人在石碑涼亭上題書便可知道，其中文造詣不淺，若有作品也不足為奇。

接著**李清輝**則有兩首詩作，第一首〈贈日本友人倉辜作詩〉摘自其遊記〈東游記略〉（詳見本節第二項），為李氏在前往中國上海旅途中，因在德國郵輪上結識了兩位日本朋友，尤其賞識留德、也通華語的倉辜作，因此而賦詩七絕贈予：

生平有志欲壯遊、今日何期得同舟；

訂交文字恨見晚，我懷更竊盜瀛洲。⁵

第二首為〈奉和鑄生詞兄見贈原韻〉，1889年10月23日刊載於《叻報》：

快哉宗國見耆英，何幸披雲見客里。天老奇材成晚節，人逾花甲等青年。馳觀異域曾滄海，涉盡山河若戶庭。他日條陳中外事，群公推許法先型。

瀛寰欲遍戒征塵，閱歷蒐奇迥邁倫。筆氣縱橫青媿勇，風流跌宕玠前身。山川圖畫羅胸底，人物詩囊大雅輪。漫以珠璣持贈我，陽春豈易和頻頻。

和鑄生，為李清輝之詩友，1889年應當時駐新加坡的中國領事左秉隆之邀，到訪新加坡，在新遊歷四個月期間，經常與左秉隆、葉季允和李清輝等人以詩互唱⁶。從李清輝與這些中國南來官員和文人的交往看，其詩文何以心

³ 見張少寬《檳榔嶼福建公冢暨家冢碑銘集》（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7），頁82。這文內的地名「峇都眼東」即曾錦文的出生地Batu Gantong的譯名，曾氏自己音譯為「峇抵彥東」，並以之為筆名，可見當時Batu Gantong在早期應是檳城地區峇峇的聚居地。

⁴ 張少寬，《檳榔嶼福建公冢暨家冢碑銘集》（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7），頁55、93、141、147。

⁵ 《叻報》第2162期，新加坡，1889年2月12日，頁5。

《叻報》創刊於1881年12月10日，報名乃取自「石叻」（新加坡俗稱，轉譯自馬來文Selat）一詞，單從報名看就非常具有當地文化特色。該報是東南亞、也是世界上在中國以外辦的第一份華文報章。其創辦者薛有禮，為五代峇峇，由此可見峇峇華人的早期新馬華人史上在各領域的領導角色。然而，薛有禮的角色更多是在「投資」上，報章編寫工作還是由總編兼主筆葉季允主導，葉氏為中國南來文人，因此報章難免具有中國意識，但基本上，《叻報》仍可說是早期用漢文書寫的峇峇的主要發表園地。

⁶ 左秉隆（1850-1924），祖籍遼寧瀋陽，清代隸漢軍正黃旗人。1881年被清政府委派為駐新第一任總領事官。在任期間曾創立「會賢社」，按月擬出詩文課題，招攬文人前來作業，經他評定後

懷「宗（中）國」，何以顯現不出南洋色彩，這是可以理解的。李清輝的例子也反面的告訴了我們，早期的峇峇在涵化之餘，同時也透過私塾教育、和新客華人的交流以及家族裡仍與中國宗族緊密聯繫等管道，持續鞏固著其文化內在中的「漢本質」。同樣的，比李清輝更顯現出其峇性，卻曾到過中國留學的曾錦文，在以他的母語（峇峇馬來語）進行文學翻譯的同時，也在期間小露了一手他的中文造詣，例如《三國》譯本中（1896），便有一首他自嘲式的七言絕句：〈檳榔嶼半老叟介田曾錦文〉。（見表 4-2）

最後要談到陳育崧，以陳的創作年代來看，他應屬於馬華新文學時期的作家，更確切的說，他是一個學者型創作者，其生平成就事實上更在對當地文史研究的論著上，然而，在這之餘，他卻也以他在馬、英語之外的漢語能力，為馬華文壇留下了一些文學性作品。陳氏生平的詩文創作都集結在他的《柳影潮聲》詩集中，該詩集在陳生前一直以手抄本形式由作者本人和友人柯木林私藏，未曾出版。之後經友人整理，收入在其紀念文集《椰陰館文存》第二卷裡，根據筆者推斷，這 42 首詩作大約產生於 1950 年代到 70 年代之間。（見附錄 5）

陳育崧為檳城峇峇，祖先來自福建海澄，1903 年在檳城喬治市出生，「高堂膝下，課讀甚嚴，五歲畢四子書，送修道院英校習外語，民國初年，詔安陳少蘇長中華學校，先生遵父命師事之，授業請益，課餘，師親授以古文詞章之學。先生九歲，所為文，斐然成章。師嘗以「千條柳岸溪邊路」囑對，先生答曰：「萬點花飛雨外村」；師喜曰：此子他日必為吾文教中人。後先生視學三州，為星、馬出版業先導。果如其言。」⁷ 從其生平看，陳氏算是峇峇中重新「漢化」的典型，且教育經歷正好就碰上華語教育在新馬如火如荼展開的時代，身處在新華人移民眾多的檳城，其日常語用和思想意識必定會受到影響。也因此，可以說陳的詩作，雖然經常以南洋在地的事物或他遊歷東西方各地的經驗為題材，然其表現出的內在思想，仍是非常漢性、非常中國化的僑民意識，如果不瞭解其生平，單看其文學作品，我們似乎不可能對其峇峇的身份一目了然。

（二） 散文學：遊記和其他

在早期的峇峇漢語文學創作中，整體而言，峇峇的散文學在量質上，皆比韻文學更更豐富。這時期能找到的散文體作品共有 34 篇，分別是陳省堂的 33 篇（其中包括了 2 篇序文、17 篇遊記、3 篇啓事及 11 篇議論文）和李清輝的一篇遊記。

從兩者的創作篇數看，這時期的作者偏愛遊記，這或許跟早期峇峇多

按名次發給獎金。該社與峇峇薛有禮在 1881 年創辦的《叻報》關係密切，該社詩文經常刊登在該報上。詳見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頁 65-66、93-95。

⁷ 參見陳育崧，《椰陰館文存》（卷一），新加坡：南洋學會，1983，頁 1-5。

從事商業活動，有機會遊歷各地有關。相較於當年一貧如洗，抱著就死一生湧到南洋打拚的新客華人，峇峇的出洋則多是旅遊經商性質，在遊走各地的同時他們更有閒情逸致去觀察周遭，並附庸風雅的把沿途所見記錄下來。也因此，若談及峇峇的漢文創作，其中最為人稱道的便是他們的遊記，而其價值便在它為後人留下了南洋各地甚至中國、日本各族（尤其華族）生活的第一手史料。

首先，我們先談談李清輝唯一的一篇散文體創作——〈東遊記略〉，這篇遊記於 1889 年 2 月 12 日在《叻報》第 2162 期中開始連載，直到同年 3 月 5 日第 2180 期為止，內容主要記錄了作者在 1888 年 5 月至 7 月遊覽中國與日本期間的所見所聞。關於李的這篇文章的評論，目前僅見 1984 年梁元生的介紹，相較於李鍾珪的《新加坡風土記》在新馬文史上所受到的重視，梁氏曾感慨道：

〈東遊記略〉……其文字雖不如鍾珪之雅馴，而敘事之翔實，描寫之生動，卻有過之而無不及。雖然一般新加坡人對百年前一個中國人訪新的記錄能耳熟能詳，但對百年前一個新加坡人訪華的紀錄則鮮有所聞，誠是厚此薄彼，實在是件即為可惋惜的事。

梁氏並且認為，這篇遊記的意義在於：

1. 帶領我們遊覽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和日本某些地區的風光景色。更重要的是它記風物，敘人情，尤其是社會的生活細節，有翔實的描繪，特別是上海洋場的生活，更是刻畫細緻，大大提高了它的歷史價值。〈記略〉中許多的人和事，都可以成為寫上海社會史或中國近代史的精彩註腳。
2. 可從中窺見當時新加坡華族商人的聯絡網，以及他們生活和心態的一斑。比如說李清輝每到一處，其所要做的事，所要問的問題，所要見的地方，都很可反映出一個僑商的興趣和習慣。……使我們對當時的社會情調有更深的體會。⁸

筆者認為，不僅梁氏以上所提這兩點，從〈記略〉的遣詞用字看來，他也讓我們看到了早期在南洋生長的華人被涵化的現象。其一，作者常會不自覺的用漢字音譯的方式直接把英文詞彙融入到在行文中，例如：「冥律」（即 minute）、夢（即 bank）等；其二，行文中也常會現一些閩音漢字，例如：濛霧（即濃霧）、哥嗎（即 Kobe）、烏沙膠（即 Osaka）、生理（即生意）等。因此，若能仔細看，李清輝的遊記其實帶有濃厚的峇峇色彩與思考方式，站在民族文學的角度，它的價值應比他的詩作更勝一籌。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活躍於新馬漢語文壇的作家，絕大部分都是從中國南下宦遊或作短期寄寓的文人墨客，真正土生土長的，寥寥可數。相對於當時的南來作家如：左秉隆、葉季允、黃遵獻及邱菽園等人所受到

⁸ 參見梁元生，〈李清輝與《東遊記略：百年前一個新加坡人訪問中國的記錄》〉，刊於《南洋學報》，新加坡：南洋學會，1984，頁 33-47。

的關注，在往後的馬（華）文學史中，許多研究者對峇峇漢文作家在當時文壇的參與和貢獻也多有忽略。李清輝的作品直到 1984 年才有梁元生予以肯定，同樣的，20 世紀初期的多產峇峇作家陳省堂，其作品也遲至 1984 年經由莊欽永第一次在報刊介紹了《越南遊記》後才開始引起注意，10 年後也才有新加坡學者葉鐘鈴將其作品集結成《陳省堂文集》出版。

陳恭三，自省堂，自號敏求齋主人，祖籍福建漳州，根據其 1888 年 8 月 2 日在《叻報》發表的〈敬訪良醫〉推測，他應出生於 1861 年，出生地有說是馬六甲，也有說是在新加坡⁹。從〈星報〉上所刊登過的〈敏求齋自序〉和何漁鼓為文集所撰的序文，陳氏應曾經著有《敏求齋集》一書，惟該書是否曾經出版，之後失傳？以目前僅有資料，加上沒有實質書籍的發現，這問題至今存疑。然而，陳著的另一部作品《越南遊記》，除了曾連載於《叻報》，至今大英圖書館東方部的收藏，也告訴了我們它曾付梓出版，並且被視為是新馬現存最早的華文文學創作單行本。值得一提的是，清代文人王錫祺在編纂《小玉壺齋輿地叢鈔》時亦有將該書收錄其中，惟文字多有刪撤處，作者也只記姓不著名¹⁰。陳省堂生前作品幾乎都發表在《叻報》（19 篇）及《星報》（17 篇）上，從列表 4-3 中，我們可以瞭解，在總共 33 篇的作品中，以遊記（17 篇）最多，次為論說文（11 篇），之後是啓事（3 篇）與序文（2 篇）。李清輝因其商人身份，為我們留下到訪中國日本的見聞，同樣的十九歲「棄儒從賈」的陳省堂，在著名峇峇陳金聲創辦的豐興行供職期間，遊蹤也踏遍新馬、越南、暹羅及荷印等地區，透過遊記為我們留下了早期南洋各地風土人情，尤其是早期華人在東南亞生活的歷史面貌。較之李鍾珪的《新加坡風土記》，他的點線面更廣，更重要的是，他提供了一種在地視野，有別於其他中國南來作家的異國情調式觀點。

此外，雖然陳省堂和李清輝一樣，生平對中華文化仰慕有加，也由於儒家教育使然，他比當時一般峇峇更顯「漢性」，然而，無論是遊記或論說文，其行文中的「海外遺民」心態，仍然掩蓋不了他文化母體中與生俱來的「峇峇本質」。尤其在描寫南洋各地華人的生活習俗時，或許由於生活中對峇峇的接觸更多，陳氏在敘述的華人生活之餘，也必定會帶上一些峇峇社會的生活風貌。例如在遊記《越南風俗論》中，他會忍不住批評從新加坡當地的富裕峇峇中爾虞我詐的行徑，又如在《重遊檳城記》裡，他會盛讚檳城土生華人遵守漢儀的民風，再來的多篇論說文中，表面談論的雖是華人的衣食住行各面向，實質上所徵用的卻是峇峇社會的生活藍圖。例如

⁹ 關於出生年代，〈敬訪良醫〉文中有言：「弟自十餘齡實，迄今二十八歲，屢染喉痛之症……」，該文日誌明為「大清光緒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即 1888 年 8 月 2 日），據此上推，則他應出生在 1861 年。至於出生地，目前有兩種說法：

一、《叻報》主筆葉季允，在介紹〈越南遊記〉時說：「友人省唐陳子，生長叻中，幼誦儒書，酷耽翰墨。性好風雅，與諸名士遊，而且關懷時務，固亦斯世之有心人也。」

二、《星報》主筆何漁鼓，在〈敏求齋集序〉中言：「……其人君之先世，賈于南洋，即寄籍麻六甲，君即長于甲埠者……」

¹⁰ 詳見莊欽永，《新呷華人史新考》（新加坡：南洋學會，1990），頁 113-127。

在《天人交眷》中，他敘述馬六甲陳金聲的喪禮，而這正是典型的峇峇喪俗，又如〈稱名宜正〉中，他要釐清親屬關係中的一些稱謂，也連帶告訴讀者峇峇社會在稱謂上如何應用「峇峇」一詞¹¹。再如〈割辯通議〉中談及南洋華人有倡議割辯者，他又言：

生長南洋華婦，從頭到腳，周身都是巫來由番裝，此等服式，據理直評，誠不合式，止宜設法改服華裝，始見端正，亦且美觀。……¹²

陳的行文中具有非常濃厚的儒家道統思想，然而，這也反證了峇峇在涵化之餘不曾放棄中華文化的某些精神本質。與此同時，排除其內容中的思想意識不談，陳省堂確實以其作品，在早期馬華文壇中國「遺民」、「僑民」風味瀰漫中，注入了一股熱情洋溢的南洋本土風味，而這正是新馬漢語古典文學中非常匱乏，甚至在步入馬華新文學時期也完全被抹殺的重點。

二、新文學（1919 以後）：

表 4-4：峇峇的漢語新文學作品

作者	署名	作品	發表刊物	發表日期	體裁
魯白野 (1923-1961)		獅城散記		1953	雜文（文集）
魯白野		馬來散記		1954	雜文（文集）
魯白野	威北華	春耕		1955	散文（集）
魯白野	威北華	流星		1955	小說（集）
魯白野		馬來亞		1958	雜文（文集）
魯白野		印度印象		1959	遊記（文集）
魯白野	威北華	黎明前的行腳		1959	詩（集）
陳育崧		《馬來亞潮僑印象記》序	《馬來亞潮僑印象記》	1951	序文
陳育崧 (1903-1984)		「聖經與中華」評介	星洲週刊（第 83 期）	1952/11/13	雜文
陳育崧		椰陰館讀書記	南洋學報（第十卷第一輯）	1954	雜文
陳育崧		「開吧歷代史記注本目次」序	南洋學報（第九卷第一輯）	1955	序文
陳育崧		《社會科學研究集刊》代序	南洋大學《社會科學研究集刊》	1957	序文

¹¹ 陳省堂言「峇峇」：「男子之通稱也，非為生於南洋而稱，亦非尊長之稱也。欲以斯二字釋我華言，實屬難解，只可舉其稱呼處，略指一二而言……如父呼子、兄呼弟、老喚少、長喚幼、賤稱貴、僕稱主，皆可以峇峇稱。若子者，欲以峇峇呼其父，則必有父命，喚其兄必有兄命，乃可，否則不能。至如少稱老、幼稱長、貴呼賤、主呼僕者，均非可以峇峇稱也。所謂娘兄者亦然。」（參見葉鐘鈴編，〈稱名宜正〉《陳省堂文集》（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4），頁 95。）本文原載 1893 年 10 月 17 日《星報》，陳省堂對「峇峇」的解釋，充滿一種君臣、父子等上對下的階級意味，卻不失為一種內部觀點。1893 年正值峇峇文化的典型期，因此這段話可說是「峇峇」一詞在第一場域的使用實紀，綜觀所有嘗試對峇峇定義的討論或研究，至目前似乎未有人引用其說法，故筆者特此記下。

¹² 引自敏求齋主人，〈割辯通議〉，《叻報》，1899 年 5 月 23 日。

陳育崧		葉季允先生——第一報人、海國詩宗	南洋第一報人	1958	論說
陳育崧		記林文慶以狗肉起黃遵憲沉疴事	南洋學報（第 17 卷第 2 輯）	1961	雜文
陳育崧		林文慶論	南洋學報（第 19 卷第 1、2 輯）	1964	論說
陳育崧		以史報故國——悼葉華芬先生	南洋學報（第 19 卷 1、2 輯）	1964	悼文
陳育崧		南渡衣冠此一人——紀念趙泰先生	中國學會年刊	1964-1967	悼文
陳育崧		陳嘉庚研究計畫序	陳嘉庚（陳著）	1965	雜文
陳育崧		東南亞華人歷史文獻展覽會啓	星洲日報（文藝副刊）	1965	序跋
陳育崧		陳嘉庚先生傳		1965	傳記
陳育崧		林文慶博士傳		1965	傳記
陳育崧		《東南亞古代史論叢》序	南洋學會叢書第 8 種	1969	序文
陳育崧		談談「翻譯的困難問題」	新社文藝（第 12 期）	1970	雜文
陳育崧		新加坡華文碑銘集錄緒言	南洋學報（第 20 卷第 2 輯）/ 香港中文大學《新加坡華文碑銘集錄》	1971	序文
陳育崧		《行隱集》序	南洋學會叢書第 14 種	1972	序文
陳育崧		《石叻古蹟》序	南洋學會叢書第 13 種	1973	序文
陳育崧		《新加坡會館志》序	南洋學會叢書第 16 種	1973	序文
陳育崧		「新加坡淪陷三年半」讀後	南洋商報（商餘）	1973/07/30-31	雜文
陳育崧		懷念百扇齋老人	黃曼士紀念文集	1976	悼文

進入馬華新文學時期，則只有魯白野和陳育崧兩位寫作者。魯白野，原名李學敏，但經常用筆名魯白野、威北華、樓子牧等發表文章。李學敏 1923 年出生於怡保，祖籍廣東梅縣，據說只唸過小學五年級，1961 年於新加坡逝世。在民族屬性上，除了他的馬來文造詣了得外，這樣的背景不易讓人察覺他的峇峇身份，惟他在〈峇峇社會〉一文中卻透露：「也許因為自己也是峇峇的緣故，我要再寫一點關於峇峇的故事。」¹³從收集所得的 7 部作品看來，魯白野的寫作體裁非常廣泛，包括了詩歌、小說、散文三大類，其中尤以《獅城散記》、《馬來散記》及《馬來亞》等書記錄新馬當地的民情風俗的作品最為讓人注意。此外，他也積極參與華巫語文交流的工作，曾編纂過一本語言工具書《實用馬華英大辭典》跟《馬來語月刊》¹⁴，在新馬馬來文化研究上有一定的地位。而在文學成就上，他的詩作〈石獅子〉（1952），也曾被陳應德評為是第一首馬華現代詩。¹⁵只可惜

¹³ 參見魯白野，《獅城散記》（星州：世界書局，1953）。

¹⁴ 魯白野，《實用馬華英大辭典》（*Kamus Berguna Bahasa Melayu-Tionghoa-Inggeris: A practical Malay-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星州：世界書局，1959）。

¹⁵ 參見陳應德〈馬華詩歌發展簡述〉，收入（戴小華、柯金德編）《馬華文學七十年的回顧與前瞻：第一屆馬華文學研討會論文集》，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協會，1991（1989），頁 121-153。另見陳應德，〈馬華文壇早期的現代詩〉，《國際漢學研討會論文集》，吉隆坡：馬來亞大學中文系

其生命歷程僅匆匆 39 年，若有幸跨越壯年，在獨立前後民族問題異常尖銳的衝擊下，我們可以想像，他或許會有更多關於「華、馬」的精彩作品。

從表 4-4 所列的作品看，陳育崧的作品除了古體詩，散文類皆是些雜感式文章或公文性質的悼序文，若從純文學觀點看，文學性比較不強。更確切的說，陳氏的成就，更多展現東南亞文史研究上，因此，他的散文類寫作都是硬性的議論性文章。撇開純文學的論述爭議，無疑的，從民族文學的角度看，以上兩人（尤其魯白野）的著作，確實做到了我手寫我地（鄉土）、我人的程度，即便是至今的馬（新）華新文學文壇，這類能兼及描寫當地其他民族生活習俗的文章仍是乏善可陳，相形之下，兩人論述中兼及各族各語言的內容，較之新文學圈中哪些主流「泛華族主義」的故步自封、「中原（北方）文化」獨大的思想，則更為可取。

值得思考的是，在整合分析了這一連串作品之後，我們發現峇峇華語新文學作品及作家相對峇峇馬來語文學顯得異常匱乏，深究其因，大略可歸納出以下幾個思考點：

- （一）、峇峇涵化（馬來化和西化）更深，與「華語」文學更行疏遠。
- （二）、前期（古典文學）時期的作家太少，且非「專業作家」，在當代發揮的影響力有限，也缺乏繼承，之後「華語」的南進，也導致峇峇漢語的斷層。老一輩峇峇無從以「華語」創作新文學作品，年輕一輩對華語更是陌生，能用華語創作者，機率幾乎微乎其微。
- （三）、南來（新客）作家的壟斷。換句話說，新客華人大量湧到南洋後，文化上強烈的對比造成的隔膜，峇峇幾乎不參與新馬華文文學的活動，即便有參與者，但為避免被已壯大的「中華人民」歧視，通常不會凸顯甚至隱藏峇峇的身份。戰後有少部分峇峇接受華文教育，在華語（官話）教育及中華文化的長期薰陶下，已「漢化」，缺乏峇峇意識，所以即便擁有「峇峇身份」，一般「檯面上」很少會提及，外人也很難察覺，作品通常也很難以肉眼看出「峇峇特色」。這在「身份界定」上經常會造成研究者很大的困擾，必須反覆敲方能認定（見表 4-1）。此外，整個馬華文壇（新、馬），基本上仍是中國月亮還是特別圓的「僑民」心態，本土經驗及南洋色彩要遲至 1920 年代末期才被注意，但遲至 20 世紀末，「中國人」、「華人」意識仍是主導。¹⁶

與馬大中文系畢業生協會，1994，頁 184-192。

¹⁶ 筆者在本論文所為的「南洋色彩」，更多是指在地人的情懷，而非「異國情調」式的撰寫。關於馬華文學史上「馬華化」的過程，或長久以來馬華文壇「中國派」與「本土派」之間的論爭與相互消長，可參考：方修編，《馬華新文學大系》（卷一）所收入的相關文章（新加坡：星洲世界書局公司，1972；[日本]荒井茂夫，〈馬來西亞華文文學「馬華化」的心理路程〉，收入《走向 21 世紀的世界華文文學：第九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文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頁 353-376。

第二節 峇峇的英語文學

一、 海峽華人雜誌

談及峇峇的英語文學，首先我們就不得不提及早期峇峇英語文章創作發表的第一個溫床：*Th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A Quarterly Journal of Oriental and Occidental Culture* (中譯：《海峽華人雜誌》，簡稱 *S.C.M.*，下同) (見圖 4-1)。《海峽華人雜誌》於 1897 年 3 月在新加坡創刊，直到 1907 年停刊，為峇峇辦過刊物中，壽命最長的雜誌。雜誌的主要編輯者是林文慶和宋旺相兩人，因此該雜誌可說是兩人抒發己見的主要據點，由於兩人皆是當年峇峇社會改革主要的倡導者，因此它被視為是研究早期峇峇社會的重要刊物，是峇峇改革運動的喉舌，也是早期英語文學作品主要發表地。整體而言，《海峽華人雜誌》屬學術性刊物，收入的多為較嚴肅的論說文，作者除海峽華人，也有當地英國學者的文章。這裡我們將主攻談論《海峽華人雜誌》中所收錄過由峇峇所發表的文學作品，並排除林文慶及宋旺相兩人的著作，留待本章第三節再談。

表 4-5：《海峽華人雜誌》中峇峇的英語文學作品

作者	作品	刊載期刊	體裁
Lew See Fah	Wedded by a Matron	<i>S.C.M.</i> , 1897, Vol. I, p. 149-151	小說
Nai Chun (The Story Teller)	Origin of the sole and the Ring-dove	<i>S.C.M.</i> , 1897, Vol. I, p. 12, 49, 86, 125; Siam 的傳說故事	民間故事 (翻譯)
N. Kim Leong	Book Reading	<i>S.C.M.</i> , 1897, Vol. I,	論說文
Lew See Fah	"Awakening of Oh Seng Hong"	<i>S.C.M.</i> , 1898, Vol. II, p.108-111	小說
Chia Cheng Sit	"Story of the framed passage ticket"	<i>S.C.M.</i> , 1898, Vol. II, p.166-169;	小說
Lew See Fah	"Victim of Chap-ji-ki"	<i>S.C.M.</i> , 1898, Vol. II, p.70-72	小說
不詳	Rudyard Kipling's poetry (註：詩歌評述)	<i>S.C.M.</i> , 1898, Vol. II, p.15	論說文
不詳	What the orange seller says 「賣柑者言」	<i>S.C.M.</i> , 1898, Vol. II, p.18-19;	翻譯
Chia Cheng Sit	"Her one redeeming feature"	<i>S.C.M.</i> , 1899, Vol. III, p.59-61;	小說
T. B. G.	"The President's Ball (A Complete Story In Two Parts.)"	<i>S.C.M.</i> , 1899, Vol. III, pt. I: pp.91-96, pt.II: p.156-162;	小說
不詳	"Rodney's Salvation"	<i>S.C.M.</i> , 1899, Vol. III, p.7-11;	小說
Chia Cheng Sit	"The Language of the Babas"	<i>S.C.M.</i> , 1899, Vol. III, p.11-15	論說文
Wee Tong Poh	Is Revenge sweet? (A Story of a Confession)	<i>S.C.M.</i> , 1900, Vol. IV, p.100-102;	小說
Lew See Fah	Lost and Found	<i>S.C.M.</i> , 1900, Vol. IV, p.174-178;	小說
Lew See Fah	The Vision of Bong Khiam Siap	<i>S.C.M.</i> , 1900, Vol. IV, p.102-108;	小說
Lew See Fah	The Death of the Reform Martyrs	<i>S.C.M.</i> , 1900, Vol. IV, p.9-10	詩歌
P.C. Tsao	The Wars of the Gods (Being A Short Account of the "Feng Shen Chuan")	<i>S.C.M.</i> , 1901, Vol. V, p.147-151;	翻譯
Datoh	Ways and Means: A New Year Story	<i>S.C.M.</i> , 1901, Vol. V, p.20;	小說
K. T. T.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i>S.C.M.</i> , 1901, Vol. V, p.108-111;	論說文

Chia Cheng Sit	From My Father's Diary: The Story of Bunga, The Suicide	S.C.M., 1903, Vol. VII,	小說
Gak-chok-sin	Autumn in Japan	S.C.M., 1904, Vol. VIII, p.211;	詩歌
Tan Tek Soon	National struggles in Chinese History	S.C.M., 1905, June, Vol. IX, No. 2, p.49-58;	論說文
Gim Ah Choon	Personal Experiences in South Africa	S.C.M., 1905, Sept., Vol. IX, No. 3, p.93-97	論說文
Pun Lun	The "Wangkang" Procession in Malacca	S.C.M., 1905, Sept., Vol. IX, No. 3, p.119-123	論說文
MAYO	The Religious ideal	S.C.M., 1905, Sept., Vol. IX, No. 3, p.123-125	論說文
Levitas	In Lighter Vein	S.C.M., 1905, Sept., Vol. IX, No. 3, p.127-129	論說文
Choo Sian Kim	Mosquitoes as disease carries. (A lecture with illustrations delivered to the Chinese Philomathic Society.)	S.C.M., 1905, Dec., Vol. IX, No. 4, p.178-181	論說文
Wen Li	The anti-OPIUM movement in Malaya	S.C.M., 1907, March, Vol. XI, No.1, p.3-8	論說文
Gak Tsok-Sin	As I Choose (Suggested by "The Case for Determinism," S.C.M. December 1906)	S.C.M., 1907, March, Vol. XI, No.1, p.9-11	論說文
不詳	The Travels of Chang Ching Chong: An autobiography	S.C.M	自傳
Homo	The Old Story	S.C.M	小說

從表 4-5 我們可以看到，在《海峽華人雜誌》所發表過的文學性作品是非常多元的。除了一些論說文，較具文學性的作品，根據體裁主要可分為以下幾大類：

(一) 散文學：

《海峽華人雜誌》所發表過的散文體作品主要以短篇小說為主，約有 14 篇之多，另有一篇自傳性文章，即 *The Travels of Chang Ching Chong: An autobiography*，此文作者不詳，但根據內容看，作者應是海峽華人。從時間看，我們可以發現，小說作品的發表從該季刊第一期逐漸增多：1897 年有一篇、1898 年兩篇、1899 年和 1900 年個別有 3 篇、1901 年有 2 篇，1903 年僅一篇，之後小說類文學作品直到 1907 年停刊，幾乎都沒有出現在《海峽華人雜誌》上。若從作者的角度切入，Lew See Fah 可說是這其中最多產的作家，他幾乎可說是《海峽華人雜誌》文學作品的御用作者，從 1897 年第一期到 1900 年第四期，他共發表了 5 篇小說。次為 Chia Cheng Sit 有 3 篇作品，其他則各有一部。

表 4-6：《海峽華人雜誌》中峇峇的英語散文學作品

作者	作品	類型
Lew See Fah	Wedded by a Matron	小說
Lew See Fah	Awakening of Oh Seng Hong	小說
Chia Cheng Sit	Story of the framed passage ticket	小說
Lew See Fah	Victim of Chap-ji-ki	小說
Chia Cheng Sit	Her one redeeming feature	小說
T. B. G.	The President's Ball (A Complete Story In Two Parts.)	小說
不詳	Rodney's Salvation	小說
Wee Tong Poh	Is Revenge sweet? (A Story of a Confession)	小說
Lew See Fah	Lost and Found	小說
Lew See Fah	The Vision of Bong Khiam Siap	小說
Datoh	Ways and Means: A New Year Story	小說
Chia Cheng Sit	From My Father's Diary: The Story of Bunga, The Suicide	小說
不詳	The Travels of Chang Ching Chong: An autobiography	自傳
Homo	The Old Story	小說

(二) 韻文學：

詩歌作品只有兩首，即 Lew See Fah 的 “The Death of the Reform Martyrs” (1900, Vol. IV) 以及 Gak-chok-sin 歌頌日本秋天美景的 “Autumn in Japan” (1904, Vol. VIII)。

(三) 翻譯文學：

關於翻譯作品，除了林文慶曾翻譯過不少的中國文學中較具思想性的文章外，《海峽華人雜誌》上發表過的翻譯作品還包括了兩部中國文學作品，即譯者不詳的 “What the orange seller says” (〈賣柑者言〉, 1898, Vol. II) 和 P.C. Tsao 翻譯的 “The Wars of the Gods (Being A Short Account of the "Feng Shen Chuan")” (〈封神傳〉, 1901, Vol. V)。另外還有一篇由 Nai Chun 譯述的 暹羅民間傳說故事 “Origin of the sole and the Ring-dove” (1897, Vol. I)。

二、 峇峇的英語寫作者及作品¹⁷

語言雖然是區別民族重要條件，但以峇峇多元的語用經驗，加上英語並非峇峇的族語，因此作者族屬的條件似乎更有助於筆者去釐清這些英語作品是否可視為是峇峇文學一環。故在這一節中，筆者將嘗試從峇峇英語寫作者的角度切入，以期對峇峇的英語文學創作有更全面滲透的瞭解。

¹⁷ 英語作者及作品列表，詳見附錄 6。

從作品的發表年代看，峇峇的英語文學作家可分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與戰後兩群：

(一) 戰前的峇峇英語文學作家：

無疑的，戰前峇峇的英語作家必定包括前述《海峽華人雜誌》中的作者，甚至辜鴻銘、林文慶以及宋旺相等人。這裡則主要介紹三位曾在《海峽華人雜誌》以外發表過作品的峇峇與娘惹，而前三者則留待本章第三節詳談。首先，是陳合隆（Tan Hup Leong）的遊記。陳合隆之父親陳金殿為船務公司之股東，也因此 1895 年 3 月 6 日他有機會啓程作環球旅行，歷時三個月，對英國印象尤為深刻，他是第一位作這樣旅行的海峽華人，其旅途見聞錄“A globe-trotting Voyage”隨後便發表在新加坡的英文報《海峽時報》（*Straits Times*）上。

另一位要提及的是李珠娘(1895-1947)，李氏是新加坡首位華族女醫生，自小受英文教育，1913 年在新加坡維多利亞劇院曾與劉溪士等人合作編寫舞台劇，並以馬來語演出喜劇《慕士打法》，為上海紅十字會籌募基金。其傳記性作品 “*The Life of the Chinese girl in Singapore*” (新加坡華族女孩的一生) 1913 年第一次發表於英國 *Queen* 雜誌上，精湛的描述深受好評，更是瞭解早期新馬娘惹生活的重要記錄。

最後則是新加坡早期著名的藝術家劉溪士（Low Kway Soo），在作畫之餘，他也經常與李珠娘等人一起參與戲劇的創作，1913 年也在維多利亞劇院（Victoria Theatre）上發表了自己編導的戲劇作品——“*After the Battle*”（作戰以後），以協助海峽華人休閒俱樂部（Straits Chinese Recreation Club）籌募上海華人紅十字會（Chinese Red Cross Society）資金。

(二) 戰後的峇峇英語作家：

1. Chin Kee Onn (1908-?)

根據筆者所收集的資料顯示，戰後第一位峇峇英語作家是 Chin Kee Onn，他在二戰結束後第二年便在新加坡出版了他的回憶錄 *Malaya Upside Down*，以日記的方式記錄了馬來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經歷的人事起伏，這可說是新馬最早一部敘述馬來亞日據時期（1942-1945）的作品，出版初期在市場上引起很大的迴響，1946 年 1 月初版兩千本，不到一個月便銷售一空，之後第二版的五千本也在短期內售空，該書 1976 年又於吉隆坡第三次出版。同樣以日本佔領馬來亞為題材，1952 年 Chin Kee Onn 於英國倫敦發表了他的小說創作——*Ma-rai-ee*，1954 年並更名為 *Silent Army* 於倫敦由其他出版公司出版，1981 年又復名 *Ma-rai-ee* 在新加坡出版。1961 年 Chin 又以馬來亞緊急狀態時期馬共的鬥爭為題材，在倫敦出版了 *The grand illusion: A story of terrorism in the jungles of Malaya* 這部小說，該小說 1984 年於吉隆坡再版。此後一直到 1984 年，Chin Kee Onn 才有另一部小說出版，

即敘述娘惹家庭生活的 *Twilight of the Nyonyas*。

2. Lee Kok Liang (李國良, 1927-1992)

李國良 1927 年出生於馬來西亞的亞羅士打 (Alor Star)，是第四代峇峇華人，母親除了華巫血緣，也混有暹羅人血統。從 1930 年代到 1940 年代期間，他經歷了從華語、日語、英語以至馬來語四個教育階段，之後更負笈英國留學，也因此造就了往後他的多語及多元文化的才能。他生平的創作以小說為主，他的第一部小說集 *The Mutes in the Sun and Other Stories*，1974 年在香港出版，之後其他的小說作品 *Flowers in the Sky* (1981)、*Death is a Ceremony and Other Short Stories* (1992)、*London does not belong to me* (2003) 則分別於新馬兩地出版。

3. Ee Tiang Hong (余天洪, 1933-1990)

Ee Tiang Hong，1933 年出生於馬六甲，1975 年移居澳洲，在 1990 年過世。他是馬來西亞英語文壇上有名的詩人，在整個大英文學圈中也頗具詩名，尤其在後殖民論述興起之後，其充滿離散意識、身份屬性衝突的詩文更是評論者愛研究的對象。同樣屬於 80 年代以前的作家，有別於 Chin Kee Onn 及 Lee Kok Liang 主攻小說，Ee Tiang Hong 則以詩歌創作為主。從 1960 年到 1985 年其間，他共出版過五部詩集，且出版地也不局限在新馬，其他單篇詩作，則散見於一些英語文學刊物，尤其澳洲的 *Westerly* 雜誌。Ee Tiang Hong 最有名且最具峇峇色彩的作品，當屬他 1960 年在馬六甲發表的第一部詩集：*I of the Many Faces*，深入的刻劃了二戰前後峇峇在面對大時代轉移時的徬徨與對自我民族屬性的遊移。這本薄薄的詩集對當地 80 年代以前的英語文壇頗有影響力，著名的英語作家人兼文學評論家 Shirley Lim (林玉玲) 便曾在其回憶錄中提到她閱讀余天洪的詩集後所產生的共鳴（其實就是「族屬」背景的相通）：

我們從來就不純……早期有一位以英文寫作的土生華人作家，余天洪，第一本詩集就叫《多重面貌的我》，意圖藉書名透露他滿腹的憂鬱與悲歎。土生華人有多重心境……這是中國和馬來、亞洲和西方之間一種複雜的文化遊戲。他們、我們，既非此也非彼，是道地的土生華人複製品、混雜種，除了自己，看起來和世上其他人都不一樣。¹⁸

4. Robert Yeo (1940-)

Robert Yeo, 1940 年出生於新加坡，根據他回憶，由於母語是峇峇馬來語，卻擁有華人屬性，因此對家人來說，念華校或馬來語學校從來都不是

¹⁸ 本譯文引自林玉玲著，張瓊惠譯，《月白的臉：一位亞裔美國人的家園回憶錄》(*Among the white moon faces: An Asian American Memoir of Homelands*) (台北：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2001)，頁 40。

被考慮的問題，很自然地，他延續的是大多數峇峇的英語教育背景¹⁹。Robert Yeo可說是才華洋溢的作家，其創作幾乎涵蓋文學的三大文類詩歌、小說及戲劇，並且是當地知名的文學評論家。他的創作生涯從詩開始，60年代末卻以充滿批判性與社會關懷的戲劇作品成名，當然，正如他說詩才是他的最愛²⁰，因戲成名，他的其他文類作品也從此受到矚目，其詩作尤其出色，經常散發出一種鄉愁與緬懷交雜的遊離情緒，而這也正是他字裡行間不經流露的峇峇氣質。Robert Yeo的創作頗為豐富，目前收集所得，其正式出版過的作品包括有：三本詩集（即*And Napalm Does Not Help*, 1977; *A Part of Three: Poems*, 1989; *Leaving Home, Mother: Selected Poems*, 1999）、三部戲劇作品（即*One Year Back Home: A Play in 5 Scenes 1966-1988*, 1990; *Second Chance: A Cross Cultural Theatre Casebook*, 1996; *The Singapore Trilogy : Are you there, Singapore? One Year Back Home; Changi*, 2001）以及一部小說（*The Adventures of Holden Heng*, 1986）。

5. Stella Kon (1944-)

由於父母早年因工作旅居英國，Stella 是在英國愛丁堡出生，童年之後才回到新馬兩地生活。雙親皆為峇峇華人，父親 Lim Kok Ann 為林文慶之孫，母親 Rosie Seow Guat Kheng 則為陳篤生之曾孫。

相較於前三位男性作者，Stella Kon 的創作活力更為豐盛，且體裁也擴及戲劇、小說及詩歌三大類，其中又以其在劇本創作上的成就最受人矚目。從目前所得資料看，Stella 的創作生涯應是從小說開始，從 60 年代末期她已開始創作短篇小說，直到 80 年代末，他陸續發表過不下 12 部作品。而詩歌目前採集到的有 11 篇，大部分零散穿插於他的戲劇作品 *Trial* 和 *Dragon's Teeth* 之中。

在戲劇方面，她最早的劇本創作應是 1971 年的 *A Breeding Pair* (comprising *Z is for Zygote; To Hatch A Swan*)，該劇並於 1973 年在怡保公演，為直到 2000 年劇本才正式於新加坡出版。Stella Kon 的作品中，尤以獨幕劇 *Emily of Emerald Hill* 最為著名，且多次搬上舞台，在國內外各地公演（見表 2-6），並在 1983 年榮獲新加坡國家戲劇獎（Singapore National Playwriting Competition）首獎。也因這部劇的廣受肯定，奠定了她在新馬英語文壇的地位。Richard Lord 給她及該劇的評語道：

Stella Kon is perhaps Singapore's most famous playwright, one whose renown spreads far beyond these shores. Kon has written and published dozens of plays, poetry, short stories and novels, but her fame rests largely on one work – *Emily of Emerald Hill*. This play is frequently referred to as *the* Singapore theatre classic.²¹

¹⁹ 參見 Ronald D. Klein ed., *Interlogue: Studies in Singapore Literature Volume 4: Interviews*, (Singapore: Ethos Books, 2001), p. 129.

²⁰ 同上，p. 134.

²¹ Richard Lord, "Konfrontation and Konversion: Stella Kon gets her groove back", QLRs (Quarterly

(譯文：聲名遠播的 Stella Kon 可說是新加坡最著名的劇作家。她創作並出版過許多戲劇、詩歌、短篇及長篇小說，但她的成名最主要還是來自於《翡翠山的愛蜜麗》。這部作品經常被視為是新加坡戲劇經典。)

Stella Kon 的愛蜜麗有多受歡迎，這點從該劇不斷被搬上舞台的高頻率便可略知一二，短短 20 年間，該劇本便有超過 41 場的演出，且演出地點不僅在新、馬各大城市，也曾多次遠征世界各地。(見表 4-7)

表 4-7：Stella Kon 的戲劇(已公演)²²

日期 (y/m/d)	作品	導演	負責團體	公演 (場合)	地點	語言	備註
1973/04/12,14	<i>A Breeding Pair</i> (comprising <i>Z is for Zygote; To Hatch A Swan</i>)	Chin San Sooi		Ipoh Players	Ipoh	E	創作：1971；出版：Singapore: Raffles, 2000。
1979	<i>Zeep</i>			Anglo Chinese Junior College (Singapore Youth Festival)	Singapore	E	劇本收入於 <i>The Immigrant & Other Plays</i> (comprising <i>The Immigrant; Runner of Marathon; Hideout in Geylang; The Eldest Brother; Zeep; Birds of a Feather</i>). Singapore: Heinemann Asia, 1975.
1979	<i>The Eldest Brother</i>			Anglo Chinese Junior College (Singapore Youth Festival)	Singapore	E	同上
1980	<i>Birds of a Feather</i>	Leow Puay Tin		Dept. of English, University of Malaya	Singapore	E	同上
1987/04/04-05	<i>The Bridge</i>	Geetha Nair		Raffles Institution (Youth People's Theatre)	Singapore	E	→ 1977 年新加坡國家戲劇獎 (Singapore National Playwriting Competition) 首獎。 → 創作：1977. Singapore: Federal, 1980; Singapore: Constellation, 1992.
1989	<i>Trial</i>	Lee Yew Moon		Drama Centre. (Jurong Junior College. Young People's Theatre)	Singapore	E	→ 1982 年新加坡國家戲劇獎 (Singapore National Playwriting Competition) 首獎。 → 創作：1982. Singapore: Federal, 1986.
1990	<i>Trial</i>	Christine Lim		Theatre Works (Retrospective Programme)	Singapore	E	同上

Literary Review Singapore) Vol. 1 No. 4 Jul 2002,
<http://www.qlrs.com/issues/jul2002/interviews/stellakon.html> (2003/12/21 瀏覽)

²² 本表資料參考來源：

Stella Kon, *Emily of Emerald Hill* (Singapore: SNP Edition Pte Ltd., 2000).

<http://www.emilyofemeraldhill.com> (Stella Kon's Homepage) (2003/6/01-05 瀏覽)

<http://emilyofemeraldhill.cjb.net> (Chin San Sooi's Homepage) (2003/6/01-05 瀏覽)

<http://www.kakiseni.com> (2003/6/01-05 瀏覽)

<http://www.peranakan.org.sg> : (Quarterly Newsletter: *The Peranakan* (Oct -- Dec 1999), "A Season of Drama". *The Peranakan* (2000 Jan -- Mar), "Ivan to be Emily") (2003/6/01-05 瀏覽)

<http://www.qlrs.com/issues/jul2002/interviews/stellakon2.html> (2003/6/01-05 瀏覽)

<http://www.stageleft.com.au/2002/emily.html> (2003/6/01-05 瀏覽)

本表「語言」欄，E=英文，C=華文，其他表亦同。(有者 M=馬來文，BM=峇峇馬來文)

第四章 峇峇的漢語文學與英語文學

1984/11/07	<i>Emily of Emerald Hill</i>	Chin San Sooi (演出：Leow Puay Tin)		Five Arts Centre	Seremban; Kuala Lumpur	E	→1983 年新加坡國家戲劇獎 (Singapore National Playwriting Competition) 首獎。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89 (Reprint:1990,1991) ; Singapore: SNP Editions Pte Ltd., 2000.
1985/09/04-05	<i>Emily of Emerald Hill</i>	Max Le Blond (演出：Margaret Chan)		Drama Centre (Singapore Drama Festival)	Singapore	E	
1986/07/11-12	<i>Emily of Emerald Hill</i>	Max Le Blond (演出：Margaret Chan)		Drama Centre	Singapore	E	
1986/07/21-24	<i>Emily of Emerald Hill</i>	Max Le Blond (演出：Margaret Chan)		Commonwealth Arts Festival Assembly Rooms	Edinburgh (Scotland)	E	
1986/08/19-23	<i>Emily of Emerald Hill</i>	Max Le Blond (演出：Margaret Chan)		The Traverse Theatre (Edinburgh Arts Festival Fringe)	Scotland	E	
1987/04/28-29	<i>Emily of Emerald Hill</i>	Chin San Sooi (Leow Puay Tin)		East West Centre	Honolulu, Hawaii	E	
1987/05/14-15	<i>Emily of Emerald Hill</i>	Chin San Sooi (Leow Puay Tin)		East West Centre	Honolulu, Hawaii	E	
1987/10/31-11/01	<i>Emily of Emerald Hill</i>	Chin San Sooi (Leow Puay Tin)		Sabah Chinese High School	Tawau	E	
1987/11/07-08	<i>Emily of Emerald Hill</i>	Chin San Sooi (Leow Puay Tin)		E & O Hotel (Five Arts Theatre)	Penang	E	
1987/11/15	<i>Emily of Emerald Hill</i>	Chin San Sooi (Leow Puay Tin)		Anglo-Chinese School Hall	Ipoh	E	
1987/11/16	<i>Emily of Emerald Hill</i>	Chin San Sooi (Leow Puay Tin)		Tasik Hotel	Seremban	E	
1987/11/19-21	<i>Emily of Emerald Hill</i>	Chin San Sooi (Leow Puay Tin)		British Council	Kuala Lumpur	E	
1987/11/23-24	<i>Emily of Emerald Hill</i>	Chin San Sooi (Leow Puay Tin)		Five Arts Centre. Drama Centre	Singapore	E	
1988/03/17-20	<i>Emily of Emerald Hill</i>	Max Le Blond (演出：Margaret Chan)		DBS Auditorium. (Rotary Club of Marina City Production Charity Performance)	Singapore	E	
1989/06	<i>Emily of Emerald Hill</i>	Excerpts performed by Claire Wong		Practice Theatre Ensemble Dramatic Encounters	Singapore	E	
1990/03/13-18	<i>Emily of Emerald Hill</i>	Chin San Sooi (Pearly Chua)		DBS Auditorium (The Lions Club of Singapore and Singapore Action Group of Elders.)	Singapore	E	
1990/12/28-1991/01/06	<i>Emily of Emerald Hill</i>	Ng Sin Yue (Jalyn Han Practice Theatre Ensemble)		The Substation	Singapore	C	Mandarin Performance. Translation by Ng Sin Yue and Fok Yit Wai
1991/03/16-18	<i>Emily of Emerald Hill</i>	Louise Henriette Fernandez (Aileen Lau Guek Lin)		DBS Auditorium. (In aid of St. Theresa's Convent School Building Fund.)	Singapore	E	
1992/01/21-25	<i>Emily of Emerald Hill</i>	Chin San Sooi (Pearly Chua)		Panggung Bandaraya (The Old Town Hall)	Malaysia	E	
1992/05/06-09	<i>Emily of Emerald Hill</i>	Louise Henriette Fernandez (Aileen Lau Guek Lin)		DBS Auditorium. (AWARE)	Singapore	E	
1993/08/24-29	<i>Emily of Emerald Hill</i>	Margaret Chan (Margaret Chan)	Raffles Hotel	Jubilee Hall, Raffles. (Tribute performance to President Wee Kim Wee)	Singapore	E	

新馬峇峇文學的研究

1996/06/13	<i>Emily of Emerald Hill</i>	Chin San Sooi (Pearly Chua)		Kelab Golf Sultan Abdul Aziz Shah. (Kiwanis Club of Damansara)	Malaysia	E	
1996/08/15-17	<i>Emily of Emerald Hill</i>	Lim Kay Siu (Neo Swee Lin)		Kho Auditorium. (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 in aid of school building fund.)	Singapore	E	
1998/01/08	<i>Emily of Emerald Hill</i>	Chin San Sooi (Pearly Chua)		Auditorium Perdana Siswa, University of Malaya. (Asian Women's Conference)	Kuala Lumpur	E	
1998/12/05	<i>Emily of Emerald Hill</i>	Chin San Sooi (Pearly Chua)		British Council. (The Association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Studies.)	Kuala Lumpur	E	
1998/12/12-14	<i>Emily of Emerald Hill</i>	Chin San Sooi (Pearly Chua)		Old China Café	Kuala Lumpur	E	
1998/12/20	<i>Emily of Emerald Hill</i>	Chin San Sooi (Pearly Chua)		Old China Café	Malacca	E	
1999/02/05-07	<i>Emily of Emerald Hill</i>	Chin San Sooi (Pearly Chua)		Kapitan's Club	Kuala Lumpur	E	
1999/02/26	<i>Emily of Emerald Hill</i>	Chin San Sooi (Pearly Chua)		University Malaya Sarawak	Kuching	E	
1999/03/06-07	<i>Emily of Emerald Hill</i>	Chin San Sooi (Pearly Chua)		Kiwanis Club (Auditorium A Komtar)	Penang	E	
1999/03/14	<i>Emily of Emerald Hill</i>	Chin San Sooi (Pearly Chua)		Holiday Inn Crown Plaza	Johore Bahru	E	
1999/04/01-05	<i>Emily of Emerald Hill</i>	Chin San Sooi (Pearly Chua)		Five Arts Centre, British Council.	Kuala Lumpur	E	
1999/05/14-23	<i>Emily of Emerald Hill</i>	Chin San Sooi (Pearly Chua)	LK Lifelinks	SPH Auditorium. YMS Arts Centre. (opening night corporate function for IBM)	Singapore	E	
1999/10/6-17	<i>Emily of Emerald Hill</i>	Krishen Jit (Ivan Heng)			Kuala Lumpur	E	The Peranakan (OCT -- DEC 1999) : 這部峇峇有參與 : "Consultants included GT Lye and Baba William Gwee." The Peranakan (2000 Jan -- Mar)
2000/01/20-25	<i>Emily of Emerald Hill</i>	Krishen Jit (Ivan Heng)		Hongkong's City Festival	Hong Kong	E	
2000/04/26-05/10	<i>Emily of Emerald Hill</i>	Krishen Jit (Ivan Heng)	Sharksfin Asia	Jubilee Hall, Raffles Hotel	Singapore	E	
2001	<i>Emily of Emerald Hill</i>	Chin San Sooi (Pearly Chua)		Old China Café	Kuala Lumpur	E	
2002/09/12-15	<i>Emily of Emerald Hill</i>	Chin San Sooi (Pearly Chua)	Tan Tok Seng Hospital	TOUCH Community Theatre (in aid of Patient Care Centre	新加坡	E	
2002/10/10-20	<i>Emily of Emerald Hill</i>	Chin San Sooi (Pearly Chua)		The Actors Studio Bangsar, Bangsar Shopping Centre.	Kuala Lumpur	E	
2002/10/29-11/02	<i>Emily of Emerald Hill</i>	Krishan Jit (Ivan Heng)		George Fairfax Studio, Victorian Arts Centre	Melbourne	E	
2004/Nov 23-25, 30 & Dec 02	<i>Emily of Emerald Hill</i>	Chin San Sooi (Pearly Chua)		Old China Café	Kuala Lumpur		預定演出
1986/06/14-19	<i>Dragon's Teeth Gate</i>	Lim Siau Chong		Victoria Theatre (Singapore Arts Festival)	Singapore	E	創作 : 1986. Singapore: Constellation, 1990
1989/04/27-28	<i>Butterflies Don't Cry</i>	Daniel Kohl		Drama Centre. (Arts & Acts.)	Singapore	E	<i>Butterflies Don't Cry and Others.</i> Singapore: Raffles, 2000.

1990/07/30	<i>The Towkay's Daughter</i>	Sharon Rodrigues		Botanic Gardens. (Stars Festival.)	Singapore	E	
2002/06	<i>Human Heart Fruit</i>			Action Theatre	Singapore	E	獨幕劇

5. Shirley Geok-lin Lim (林玉玲, 1944-)

林玉玲可說是當代新馬英語文壇最著名的作家兼文學評論家。林氏 1944 年出生於戰亂的馬六甲，父親為土生土長，生活西化的新客第二代，母親則為典型的娘惹。雖然父親祖家中的母語為福建話，但林玉玲小時候更常用母親的語言（馬來語）交談，根據她在自傳 *Among the White Moon Faces: Memoirs of a Nyonya Feminist* 中透露²³，她的福建話程度僅停留於 5 歲階段，六歲開始接受英式教育以後，英語則成為生活中（家庭與社交）的第一語言。林氏 1964 年考上馬來亞大學英文系，於 1969 年完成英國文學碩士學位。同年轉赴美國深造，於 1973 年獲得英美文學博士學位，之後一直定居美國，現為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女性研究及英文系專任教授，兼具詩人、小說家及學者的身分。學術上作者早期專攻英美文學，近年則專注於美國亞裔文學及東南亞文學的研究，編著過不少文學合集和文學評論專書。

回到其文學創作上，林玉玲的創作以詩歌為主，從 80 年代開始至今已出版過五部詩集，其中 1980 年出版的詩作 *Crossing the Peninsular and Other Poems* [跨越半島]，曾獲頒 Commonwealth Poetry Prize (大英國協文學獎)。此外她也嘗試小說和散文的創作，出版過一部散文集 *Another Country and Other Stories* (1982)、兩部短篇小說集 *Life's Mysteries: the best of Shirley Lim* (1995) 和 *Two Dreams: New and Selected Stories* (1997)，以及一部長篇小說 *Joss and Gold* (2001)。1996 年林玉玲在美國出版了她的自傳：*Among The White Moon Faces: An Asian-American Memoir of Homelands*²⁴，同年並改名為 *Among the White Moon Faces: Memoirs of a Nyonya Feminist* 在新馬兩地出版，強化了這本書作為娘惹自傳的定位。在這本自傳中，作者以他慣有的詩性筆觸，深刻的描繪了她在馬來西亞的童年生活，以及在美國求學的生命歷程。該書於 1996 年曾榮獲美國書卷獎 (The American Book Award) 的肯定。美國 Kirkus Reviews 曾評論該書道：

「本書對殖民主義、不同種族之間的關係、以及『他者』的觀念，都有深入的觀察。……是一本非常引人的回憶錄。」²⁵

2001 年，筆者第一次深入閱讀該書，欣喜發現在這部「東方女性」的筆錄的背後，是娘惹的一次對「我族」（自我、峇峇）深刻的反思和敘述；在個人、家族、民族關係的回憶中，在東方與西方的文化之間，一位「娘惹」（女

²³ 參見 Shirley Geok-lin Lim, *Among the White Moon Faces: Memoirs of a Nyonya Feminist*, Singapore: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1996。

²⁴ 美國版的自傳。另有中譯本，張瓊惠譯，《月白的臉：一位亞裔美國人的家園回憶錄》，台北：麥田，2001。

²⁵ 引自張瓊惠譯，《月白的臉：一位亞裔美國人的家園回憶錄》，台北：麥田，2001，封底。

性)、「華族」、「亞洲人」在不同時空中，如何因身份屬性的多重而陷入長期的認同游離中，惶惑不已。就筆者目前所見對本書的評介，多只限於從一個「東方女性」、「亞裔美國人」的觀點著手，然而實質上許多學者所忽略的正是本書最珍貴之處：在作者多重身份和「華人」多重屬性的反映當中，作者傾吐出一個更微弱的聲音——我姑且稱之為「一個『峇峇社會』的女性發聲」²⁶。

6. 其他的峇峇英語寫作者：

其他曾以英語寫作的峇峇或娘惹，就筆者所收集的資料，除了Aileen Lau Guek Lin有一部詩集：*Face to Faith* (1994)、Josephine Chia有小說*My Mother-In-Law's Son* (1994)、Walter Woon Cheong Ming有小說*The Advocate's Devil* (2002)及Yeap Joon Kim 分別有兩部小說*Of Comb, Powder & Rouge* (1992)和*Moon Above Malaya* (1991)之外，其他的作品幾乎都集中在傳記或回憶錄的撰寫上，數量超過19部之多。從題材看，這些作品有些縱然文學性不強，卻是最能體現峇峇生活與思想意識的撰述。再從寫作時間看，這些傳記性作品除了Wu Lien-Teh(伍連德, 1879-1960)的自傳*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和Ruth Ho Gek Lian (1927-?)的傳記*Rainbow Round My Shoulder*分別於1959年及1975年出版外，其他的作品幾乎都集中在80年代以後才發表。就筆者看來，這或許跟峇峇在80年代興起的文化復興，開始在戰後長期被忽略的境況中尋求自我定位有關。面對峇峇社會與文化的逐漸凋零，峇峇們在展望未來的同時，也常不自禁的透過緬懷過去峇峇文化的輝煌時代來聊以自慰、肯定自我的價值；也因此，許多以英語（此時已只能用英語了）撰寫的峇峇回憶錄或傳記，在80年代後如雨後春筍般冒現。

第三節 辜鴻銘、林文慶、宋旺相的角色定位

爲什麼要談辜鴻銘、林文慶及宋旺相三人？因爲他們在峇峇社會舉足輕重的地位（尤其後兩者），也因爲他們在新馬華人社會歷史上深遠的影響力，甚至他們在東西方交流史上曾扮演的角色（尤其辜鴻銘）。嚴格來說，他們的著作都屬於議論文性質，若按現代與社會科學分家的「純文學」概念，把他們的著作併入文學範疇談論，似乎有欠妥當，然而，有鑑於這些著作對該社會的影響力，筆者還是決定另立一節進行探討。在筆者看來，這情形就像《聖經》之於西方文學、《論語》、《左傳》及《史記》之於中國文學之樣，或許有些人會用純文學的觀念

²⁶ 參見黃慧敏，〈尋訪《月白的臉》中的馬來西亞民族圖像——兼談一位東方女性的認同游移〉，政大民族系碩士班：「民族關係研究」課程期末報告（未刊稿），2001。

去質疑它們列入西方或中國文學史的正當性，然而，在整個（民族）文學發展的舞台上，他們卻是個強而有力的「布景」，也因此大家也理所當然的接受了這類著作在相關文學史書中出現。同樣的道理，談論峇峇文學若不提及這三人，則勢必會有遺珠之憾。

一、 辜鴻銘（Ku Hung-Ming / Koh Hong Beng）生平及其著作

辜鴻銘，名湯生（為其英文名Tomson音譯），在檳榔嶼為人熟知的原名是Koh(Kaw) Hong Beng²⁷，晚年在到中國後，著作皆誌Ku Hung-Ming，別署漢濱讀易者。1857年出生於檳榔嶼的峇峇望族，曾祖父辜禮歡1786在萊特正式登陸檳榔嶼時，首任當地華人甲必丹。辜的父親辜紫雲當時是英國人經營的橡膠園的總管，操流利的馬來語，也能講英語、福建話。他的母親則是金髮碧眼的西洋人，講英語和葡萄牙語。生長在這種多語的家庭環境下的辜鴻銘，對語言的學習自然比他人更多了份優越的領悟力。而這個幾輩子習慣與西方人打交道的家庭，也讓辜鴻銘繼承了西方人的潛質，橡膠園主布朗先生(Forbes Brown)對他疼愛有加，加上沒有子女，便將他收為義子。辜氏自幼接受西式教育，詳閱莎士比亞、培根等人的作品。1869年前後，十三歲的辜鴻銘被義父帶往英國。辜氏在歐洲先後留學英、德、法、義等國，並憑著自己的天才和勤奮，掌握了包括英語、德語、法語、義大利語、拉丁語、希臘語、俄語等十來門外語。

據悉，辜氏于24歲時（1880年）返回檳榔嶼，後被派往新加坡殖民地政府任職。三年後，辜在新加坡認識南來辦公的馬建忠（《馬氏文通》作者），經三日深談後生活方式及人生觀遽變，從此蓄髮留辮，改穿長袍馬褂，醉心于中華文化。不久後更轉赴香港，在那裏學習中文，苦讀漢學著作和中國經典，並開始以英語發表文章，概述西方十九世紀以來的漢學發展情況，並嚴厲批評西方漢學家們的治學態度和學術不足。之後轉赴中國，曾長期擔任張之洞的幕僚，清末時任外務部郎中等職。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他還將《論語》、《中庸》譯成英文，相繼在海外刊載和印行。後來又翻譯了《大學》，雖為翻譯，實質也是一種創作，因他經常在古老的東方理論中加入了歌德、席勒、羅斯金及朱貝爾等人的啟發性妙語，在中國古經典的翻譯上這樣的創造性可說是空前的。

辜鴻銘的生平著作詳見表4-8。從表中我們可以瞭解，辜的著述語言主要以英語為主，此外也有以日文、德文及中文發表過文章。此外，其著作發表地幾乎都集中在東北亞的中國和日本，以及歐洲等地。其中如《中國牛津運動故事》（德文譯本名《為中國反對歐洲觀念而辯護：批判論文》，1910）、《春秋大義》（英文版名為《中國人的精神》1915）等論文，在嚴厲批判西方文明的同時，也以理想主義的熱情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其作品在歐洲尤其是德國產生巨大

²⁷ 參見伍連德(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Cambridge: W. Heffer, 1959), pp. 305-306.

的影響。

晚年辜鴻銘任教於北京大學，主講英文詩，經常將西方文學與中國文學以融匯貫通的方式講課，並且讓學生嘗試翻譯《三字經》、《千字文》。這位民國時代仍穿長袍、拖長辮的「怪老頭」成為當年北大一景，也吸引了許多外國名士慕名拜訪，其中包括英國作家毛姆、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印度詩人泰戈爾、俄國皇儲等人。當然，傲氣十足的辜氏也毫不客氣地以其淵博的西洋學術涵養「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令外賓折服。但對內，同時代的胡適、陳獨秀等人，卻把守舊的辜鴻銘立為論戰的靶子，其特立獨行的行事風格也成了時人的笑柄。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辜鴻銘名聲益隆，在日本還出現過「辜鴻銘熱」，曾於1924年到1927年期間被邀赴日本講學。1928年4月30日，潦倒的辜鴻銘病故北京，結束了他奇異的一生。在近代東方歷史上，辜鴻銘因其特異思想與氣質（在筆者看來，其個性的矛盾與與眾不同的氣質，大部分正來自於他多元文化交雜的峇峇背景）或許在當時的中國不被認同，但這位曾被中國人視為狂人的學者，在東西方文明交流的舞台上，卻著實是個響叮噹的「大思想家」。然而，可惜的是，也由於他下半輩子對中華的擁抱，在故鄉馬來亞各（東方）民族文化思想的交流上，他的角色始終缺席。

表 4-8：辜鴻銘著作一覽表

著作	發表刊物	出版地	年代	語言	備註
張文襄幕府紀聞			1910	C	今人馮天瑜曾將兩者合輯為《辜鴻銘文集》
讀易草堂文集			1922	C	
痴漢騎馬歌 (William Cowper 原著 The Diverting History of John Gilpin)		上海	190?	C	漢譯英詩，五言舊體詩。
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ous (《論語》英譯，副標：引用歌德和其他西方作家的話注解的一種新的特別翻譯)		上海	1898	E	根據各資料記載，提及辜鴻銘翻譯中國四書五經的作品極多，但都未曾正式出版或僅是節譯，本表所列書目則以確實出版為準。)
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 (直譯：總都衙門來書，原書封面漢文名為《尊王篇》)		上海	1901	E	1923 再版
Latter-day Notes on the Chinese Question (中國問題的最近札記)		香港	1901	E	本篇原收入於 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
ET Nunc, Reges, Intelligite! The Moral Cause of the Russa-Japanese war (當今，統治者，請深思！日俄戰爭的道德原因)	日本郵報	日本	1904	E	於1906年在上海集結出版
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 (《中庸》英譯，宇宙秩序或人生之道)	日本郵報	日本	1904	E	於1906年在上海集結出版，後並於倫敦多次再版，題為：The Conduct of Life or the Universal Order of Confucius
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 (直譯：中國牛津運動故事)		上海	1910	E	1912 再版，並有德譯本。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漢文名：《春秋大義》，又名《原華》、《中國人的精神》)		北京	1915	E	1922 再版；有德、法、日多種譯本。
Vox Clamantis (《吶喊》，副標：「辜鴻銘碩士關於戰爭及其他的觀察和思考」)		萊比錫 (德國)	1920	E / G	論文集
Articles That All English Educated Chinese Should Read (所有受過英語教育的中國人應讀之文)		北京	1922	E	為《君子之道》和《中國人將變成布爾什維克嗎？》兩文合集
辜鴻銘演講集		日本	1925	J	為辜氏在日本演講的論文合集，主講東西文化問題、日本對保存東方文化的責任。
辜鴻銘論集		日本	1941	J	日人薩摩雄次編譯，主要篇目選譯自《辜鴻銘演講集》及《春秋大義》。

二、 林文慶 (Lim Boon Keng) 生平及其著作

林文慶，字夢琴，1869 年在新加坡出生，為第二代峇峇華人。祖父來自福建海澄縣，祖母是檳榔嶼娘惹，母親則是馬六甲娘惹。由於從小在峇峇家庭環境中長大，林文慶對峇峇馬來語並不陌生，而也由於從小有祖父撫育，祖父的福建話和對中國鄉土的緬懷，對林文慶產生一定的潛移默化作用。林氏從小接受正統英式教育，然幼年時也曾在當地福建會館附設的書院唸過幾年四書五經。1879 年升入萊佛士書院，1887 年獲女皇獎學金而有機會到英國愛丁堡大學攻讀醫科。英國的留學生涯對林文慶往後的思想產生重大影響，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文化氛圍加深了他對英國政權和西方文化的認同，另一方面在異民族的接觸經驗中，由於無法以華語和中國同學溝通，也無法為講師翻譯中文習卷，加上看到中國人受到白人的欺凌，他開始強烈意識到本身內在思想中的民族意識與文化根源。從此發憤學習中華語言和文化，接觸中國儒家思想並注意中國近代的政治改革。

林文慶返回新加坡後，便活躍於海峽殖民地的政界、醫學界、商場和華社，19 世紀末更極力推廣海峽華人文化改革運動，在他的領導下，海峽華人成立了海峽華人改革黨 (Straits Chinese Reform Party)，展開世紀交替間的文教與社會改革，比較具體的活動包括了：成立華人好學會 (Chinese Philomathic Society, 1896 年)、創辦英文的《海峽華人雜誌》(1897 年) 和中文的《日新報》(1899 年)、創立新加坡華人女子學校 (1899 年)，提倡女學、組織華語學習班並展開儒教復興運動 (1899 年始)、發動反鴉片運動 (隨 1906 年戒煙所的創設而推行)、提倡剪辮運動 (1898 年為該議題爭辯最活躍時期) 並宣傳破除舊習惡俗等等²⁸。此外，在受英國殖民者重用的同時，林文慶也與當時中國的政治發展保持聯繫。1900 年以前，他受南來宣傳維新運動的中國保皇黨所感招，1901 年後則逐漸傾向由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思潮。1921 年在陳嘉庚的邀請下，他攜家帶眷前往中國廈

²⁸ 參見李元瑾，《東西文化的撞擊與新華知識份子的三種回應》(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八方文化企業，2001)，頁 43-52。

門大學出任校長，積極參與該校的創設工作。1937 年則因陳嘉庚財力不支，大學轉交政府續辦，加上政局混亂，他才返回新加坡直至 1957 年 1 月 1 日過世。

林文慶的生平著作以論說文和翻譯為主（詳見表 4-9），除了本名，他也用過諸如 Lin Meng Ching、Wen Ching、W. C. Lin 和 Historicus 等筆名發表文章。其作品散見於《海峽華人雜誌》、《海峽華人年刊》、《海峽哲學學會年報》、《天南新報》、《日新報》、《南洋商報》、《星洲日報》及廈門大學的重要刊物。其專書多抒發對時事發展的觀點，或倡導儒家文化思想。此外，他也投入翻譯中國經典如《左傳》、《離騷》等書，希望透過翻譯，積極的向已經不認得漢語的族人介紹中國的文化與思想。

表 4-9：林文慶著作一覽表²⁹

著作	發表刊物	出版地	年代(y/m/d)	語言	備註
Educational for the Chinese	Straits Times	新加坡	1895/08/31	E	
The Influence of Religion in China	Transactions of the Straits Philosophical Society (T.S.P.S.), Vol. 3	新加坡	1895/10/12	E	
The Diamond Jubile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S.C.M., 下同), Vol. 1, No. 1	新加坡	1897/03	E	
Our Enemies	S.C.M., Vol. 1, No. 2	新加坡	1897/06	E	
Infectious Diseases ans the Public	S.C.M., Vol. 1, No. 4	新加坡	1897/12	E	
National Greatness	Straits Times	新加坡	1898/04/23	E	
The Renovation of China	S.C.M., Vol. 2, No. 6	新加坡	1898/06	E	
The Attitude of the State towards the Opium Habit	S.C.M., Vol. 2, No. 6	新加坡	1898/06	E	
The Doctrine of Feng-Shui	S.C.M., Vol. 2, No. 6	新加坡	1898/06	E	
防疫說	天南新報	新加坡	1898/06/07	C	
Japanese Woman	S.C.M., Vol. 2, No. 7	新加坡	1898/09	E	
Chinese Woman	S.C.M., Vol. 2, No. 8	新加坡	1898/12	E	
Deformity as an Element of Beauty	S.C.M., Vol. 2, No. 8	新加坡	1898/12	E	
Straits Chinese Reform 1 - The Queue Question	S.C.M., Vol. 3, No. 9	新加坡	1899/03	E	峇峇改革運動
募創本坡女子學堂緣起	天南新報	新加坡	1899/04/18	C	
Straits Chinese Reform 2 - Dress and Costume	S.C.M., Vol.3, No. 10	新加坡	1899/06	E	
Contemporary Review, Aug., 1899	S.C.M., Vol. 3, No. 11	新加坡	1899/09	E	
Digestion	S.C.M., Vol. 3, No. 11	新加坡	1899/09	E	
Some Local Chinese Worthies: I. Seah Eu Chin	S.C.M., Vol. 3, No. 11	新加坡	1899/09	E	
Straits Chinese Reform 3 - The Education for Children	S.C.M., Vol. 3, No. 11	新加坡	1899/09	E	
「格物雜說」之〈論流星〉	日新報	新加坡	1899/11/15-16	C	

²⁹ 本表「語言」欄，E=英文、C=華文

防疫說	日新報	新加坡	1899/11/17	C	
譯西報載馬也實論日本人治台事	日新報	新加坡	1899/11/18	C	
譯西報載班邁利論英直戰事	日新報	新加坡	1899/11/21	C	
譯西報載班君論英直戰事感而書此	日新報	新加坡	1899/11/22	C	
譯西報論中英商務	日新報	新加坡	1899/11/23	C	
譯西報記羅欽使在英京游覽事	日新報	新加坡	1899/11/28	C	
Straits Chinese Reform 4 - Religion	S.C.M., Vol. 3, No. 12	新加坡	1899/12	E	
論儒教	日新報	新加坡	1899/12/13-15	C	
「格物雜說」之〈釋名〉	日新報	新加坡	1899/12/19	C	
Straits Chinese Reform 5 - Filial Piety	S.C.M., Vol. 4, No. 13	新加坡	1900/03	E	
His Imperial Majesty Kwang-su	S.C.M., Vol. 4, No. 13	新加坡	1900/03	E	
The Persecution of the Refomers	S.C.M., Vol. 4, No. 13	新加坡	1900/03	E	
Straits Chinese Reform 6 - Funeral Rites	S.C.M., Vol. 4, No. 14	新加坡	1900/06	E	
The Pekin Coup D' etat of 1898	S.C.M., Vol. 4, No. 15	新加坡	1900/09	E	
Straits Chinese Hedonism	S.C.M., Vol. 4, No. 15	新加坡	1900/09	E	
The Soul	S.C.M., Vol. 4, No. 16	新加坡	1900/12	E	
Undelivered Letters from Nowhere I. On Friendship	S.C.M., Vol. 4, No. 16	新加坡	1900/12	E	
On Simplicity of Language	S.C.M., Vol. 4, No. 16	新加坡	1900/12	E	
Canon Doyle's The Great Boer War	S.C.M., Vol. 4, No. 16	新加坡	1900/12	E	
The Chinese Crisis from Within		倫敦	1901	E	專書
Her Majesty the Queen Empress	S.C.M., Vol. 5, No. 17	新加坡	1901/03	E	
Mr. Ku Hung Ming's Apotheosis of Tsu-His	S.C.M., Vol. 5, No. 18	新加坡	1901/06	E	
Suggestion Reform of the Chinese Marriage Customs	S.C.M., Vol. 5, No. 18	新加坡	1901/06	E	峇峇改革運動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1 - Kung Chi Chi's Protest (譯述：《左傳：宮之奇諫假道》)	S.C.M., Vol. 5, No. 18	新加坡	1901/06	E	
The Responsibility of Chinese Parents (With Reference to the Marriage Question)	S.C.M., Vol. 5, No. 19	新加坡	1901/09	E	
Reflections on Biblical Teaching and Christian Practice	S.C.M., Vol. 5, No. 19	新加坡	1901/09	E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 - Chia Chi Tui's Modesty (譯述：《左傳：介之推不言祿》)	S.C.M., Vol. 5, No. 19	新加坡	1901/09	E	
Consumption or the Great Scourge of Civilization	S.C.M., Vol. 5, No. 20	新加坡	1901/12	E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3 - Chi Wen Tzu's Condemnation of P'u (From the Tso Chuan) (譯述：《左傳》：〈季文子論出莒僕篇〉)	S.C.M., Vol. 6, No. 21	新加坡	1902/03	E	
The Role of the Baba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S.C.M., Vol. 7, No. 3	新加坡	1903/09	E	

Select Anecdotes from the Records of Famous Women	S.C.M., Vol. 7, No. 4; Vol. 8, No. 1-4; Vol. 9, No. 1	新加坡	1903/12-1905/03	E	
Straits Chinese Educational Needs	S.C.M., Vol. 8, No.1	新加坡	1904/03	E	
Ethical Education for the Straits Chinese	S.C.M., Vol. 8, No.1	新加坡	1904/03	E	
Confucian Cosmogony and Theism	S.C.M., Vol. 8, No. 2	新加坡	1904/06	E	
Physical Culture	S.C.M., Vol. 8, No. 3	新加坡	1904/09	E	
Confucian View of Human Nature	S.C.M., Vol. 8, No. 3	新加坡	1904/09	E	
Thinking and Observation in Relation to National Progress	S.C.M., Vol. 8, No. 4	新加坡	1904/12	E	
The National Strength of Japan (translated from the Japanese of Shakushiu Baisen)	S.C.M., Vol. 8, No. 4	新加坡	1904/12	E	
The Basic of Confucian Ethics	S.C.M., Vol. 8, No. 4	新加坡	1904/12	E	
The Confucian Code of Filial Piety	S.C.M., Vol. 9, No. 1	新加坡	1905/03	E	
Race Deterioration in the Tropics	Straits Chinese Annual	新加坡	1905/03	E	
The Confucian Ideal	S.C.M., Vol. 9, No. 3	新加坡	1905/09	E	
The Confucian Doctrine of Brotherly Love	S.C.M., Vol. 9, No. 4	新加坡	1905/12	E	
The Tendency to Over-Legislation	T.S.P.S., Vol. 14	新加坡	1906/07/13	E	
The Opium Question	S.C.M., Vol. 10, No. 4	新加坡	1906/12	E	
The Status of Women under a Confucian Regime	S.C.M., Vol. 10, No. 4	新加坡	1906/12	E	
The Confucian Code of Conjugal Harmony	S.C.M., Vol. 11, No. 1	新加坡	1907/03	E	
The Confucian Ethics of Friendship	S.C.M., Vol. 11, No. 2	新加坡	1907/06	E	
Female Education for Straits Chinese	S.C.M., Vol. 11, No. 2	新加坡	1907/06	E	
What is to be Done with the Incapables	T.S.P.S., Vol. 16	新加坡	1908/06/12	E	
Opium Versus Alcohol	T.S.P.S., Vol. 16	新加坡	1908/07/10	E	
Confucianism in the Far East	T.S.P.S., Vol. 17	新加坡	1909/06/11	E	
The Chinese in British Malaya	Proceedings of the Straits Philosophical Society (P.S.P.S.)	新加坡	1910/02/10	E	
Criticism on 'Malthus on Population' by Rev., W. Drury	P.S.P.S.	新加坡	1910/05/13	E	
Darwinism and Religion	P.S.P.S.	新加坡	1910/06/10	E	
普通衛生講義		新加坡	1911	C	專書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Malaya	P.S.P.S.	新加坡	1913/07/12	E	
Socialism among the Chinese	P.S.P.S.	新加坡	1913/12/12	E	
Duty to the British Empire. Being an Elementary Guide for Straits Chinese during Great War		新加坡	1915	E	爲一本戰時手冊，有五位作者，共 21 篇文章，林氏佔 10 篇。
The Confucian Conception of the State	P.S.P.S.	新加坡	1915/01/08	E	

The Principle of Education from the Confucian Standpoint	P.S.P.S.	新加坡	1915/06/11	E	
The Chinese in Malaya	Present Day Impressions of the Far East and Prominent and Progressive Chinese at Home and Abroad	倫敦	1917	E	
The Great War from the Confucian Point of View		新加坡	1917	E	專書
人類種族問題	廈門大學季刊, 第一卷, 第一號	廈門	1926	C	
林文慶先生在中華俱樂部的演說詞	南洋商報	新加坡	1926/02/02, 02/04	C	
本校五週年紀念會林校長之演說辭	廈大週刊, 第 145 期	廈門	1926/04/10	C	
大學畢業生之責任	廈大週刊, 第 155 期	廈門	1926/06/19	C	
恭祝聖誕之盛況—林校長言說紀略	廈大週刊, 第 158 期	廈門	1926/10/09	C	
The Tragedies of Eastern Lif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oblem of Social Psychology		上海	1927	E	專書
林校長講演進化論之科學及哲學觀	廈大週刊, 第 177 期	廈門	1927/11/26	C	
大學責任觀	廈大週刊, 第 192 期	廈門	1928/01/05	C	
The Li Sao by Chiu Yuan, English Translation (離騷英譯)		上海	1929	E	專書, 1972 再版
林校長撰贈奉安挽辭	廈大週刊, 第 207 期	廈門	1929/06/08	C	
陳嘉庚先生與本校	廈門大學九週年紀念刊	廈門	1930/04	C	
廈大十週年紀念的意義	廈大十週年紀念刊 (1921-1931)	廈門	1931	C	
The Quint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廈門	1931	E	專書
L.B.K., On the Ten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Amoy		廈門	1931	E	專書
廈門大學十年報告書		廈門	1931	C	專書
大學生應有之態度	廈大週刊, 第 12 卷, 第 1 期	廈門	1932/09/26	C	
敬告全國同胞固有民族精神應付國難	廈門大學十二週年紀念專號	廈門	1933/04	C	
大學生活的理想	廈大週刊, 第 13 卷, 第 1 期	廈門	1933/09/30	C	
科學在現代文化上的地位	廈大週刊, 第 13 卷, 第 9 期	廈門	1933/11	C	
中國如何救亡圖存	廈大週刊, 第 13 卷, 第 15 期	廈門	1934/03/17	C	
廈門大學最近一年來之回顧及其感想	廈大週刊, 第 13 卷, 第 19 期	廈門	1934/04/06	C	
此次募捐經過情形	廈大週刊, 第 14 卷, 第 23 期	廈門	1935/04/15	C	
本校第十屆畢業典禮盛況	廈大週刊, 第 14 卷, 第 30 期	廈門	1935/06/24	C	
林校長演講救國問題	廈大週刊, 第 15 卷, 第 16 期	廈門	1936	C	
Amoy or the Island that Remembers the Mings		廈門	1936	E	專書
犧牲自己建設國家	廈大校刊, 第一卷, 第 10 期	廈門	1937/03/01	C	
中國文明的倫理根據	南洋商報	新加坡	1938/05/14	C	
中國的進化	南洋商報	新加坡	1938/08/19	C	
人生的哲學	南洋商報	新加坡	1939/07/13	C	

馬來亞之華人	南洋商報	新加坡	1940/11/06	C	
混亂之世界	南洋商報	新加坡	1940/12/01	C	
人格修養	南洋商報	新加坡	1941/02/23	C	
廣播七七紀念	南洋商報	新加坡	1941/07/07	C	
孔子學說真諦	星洲日報	新加坡	1941/08/16	C	
日人在中國的暴行	南洋商報	新加坡	1941/09/17	C	
中國民主之復興	星洲日報	新加坡	1941/09/19	C	
三民主義救國真詮	廈大週刊，第 10 卷，第 1 期 (總第 237 期)	廈門		C	
三民主義之心裡的基礎	廈大週刊，第 10 卷，第 14 期 (總第 250 期)	廈門		C	
個人修養論	廈大週刊，第 11 卷，第 16 期 (總第 279 期)	廈門		C	
Confucianism, Buddhism, Taoism	20th Century Impression of British Malaya	?	?	E	
孔教大綱			?	?	找不到書，恐已失傳。
李鴻章雜記譯本			?	?	找不到書，恐已失傳。

三、 宋旺相 (Song Ong Siang) 生平及其著作

宋旺相 1871 年誕生於新加坡 (死於 1941 年 9 月 29 日)，父系祖先來自福建靖南，為第四代土生華人。祖父宋英宗 (1799-1875 年) 及父親宋佛儉 (1830-1900 年) 皆為馬六甲峇峇。宋氏從小在基督教家庭中成長，母親馮芳蓮 (Phan Fung Lean) 是能讀寫馬來文的娘惹，為他往後在萊佛士師院學習馬來文打下良好基礎。也由於從小接受英語教育並曾獲女皇獎學金赴英留學，其英語造詣也非常深厚。至於中文，根據現有的資料顯示，他沒學過華語，也幾乎不講福建話，是個相當西化的基督教峇峇。

宋旺相編著過的刊物有：1894 年創辦的馬來文日報 *Bintang Timor* (《東方之星》)、1894-1899 年助編《海峽殖民地法律報告書》、1902 年主持的《七弦琴報》(Lyre)、1897-1907 年與林文慶合編《海峽華人雜誌》、1909 年主編《海峽華人年刊》和 1908-1916 年主編《磐石堂信息》。其作品散見於以上刊物 (見表 4-10)，初步統計作品有《海峽華人雜誌》12 篇、《海峽華人年刊》2 篇、《磐石堂信息》有 11 篇、《海峽時報年刊》(1936 年) 1 篇。單行本或專書則有：《大戰期間對英帝國的責任——海峽華人的基本指南》(1915 年與林文慶合著)、《海峽華人與當地愛國同盟》(1915 年) 及《新加坡華人百年史》(1923 年) 等。其中《新加坡華人百年史》雖說是「華人史」，但事實上，檢視其內容 (人物及歷史事件) 及充滿維多利亞時代英式風格，這本書其實就是一本不折不扣的「新加坡海峽華人史」。惟站在新加坡華人第一部史書的角度看，他的價值是值得肯定的³⁰。

³⁰ 對於歷史的著述 (尤其在民族稱謂及族源探究上)，歷史的再現很大部分非取決於一般平民，而是在領導階層的那群人身上 (像宋旺相)，透過他們的眼光去決定了這一群人的歷史、族源和

值得注意的是，宋旺相不僅用英語，他也使用羅馬拼音的峇峇馬來文在《磐石堂信息》(*Prinsep Street Church Messenger*)發表文章，並且創辦《東方之星》(*Bintang Timor*)報刊。此外他也曾經在《海峽華人雜誌》中(*S.C.M.*, Vol. 8, No. 4; *S.C.M.*, Vol. 9, No. 3) 馬、英交替撰寫 “An Hour with Hikayat Abdullah”及 “Abdullah Munshi and the Early Christian Missionaries in Malacca”兩篇文章，向海峽華人介紹著名的馬來文學家文西阿都拉及其作品。這說明了(海峽)華人與馬來人之間不僅有語言的交流，在(書面)文學上即便不多，也曾經有過溝通的事實。

表 4-10：宋旺相著作一覽表

著作	發表刊物	出版地	年代 (y/m/d)	語言	備註
The Position of the Chinese Women	S.C.M., Vol. 1, No. 1	新加坡	1897/03	E	
Are the Straits Chinese British Subjects?	S.C.M., Vol. 3, No. 10	新加坡	1899/06	E	
Legislation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on Banishment	S.C.M., Vol. 3, No. 11	新加坡	1899/09	E	
Our Aims as a Society	S.C.M., Vol. 4, No. 13	新加坡	1900/03	E	
Prince Chun & the Kowtow Ceremony	S.C.M., Vol. 5, No. 19	新加坡	1901/09	E	
Life in Alexandra Palace Camp	S.C.M., Vol. 6, No. 24	新加坡	1902/12	E	
Chinese Second Marriage	S.C.M., Vol. 7, No. 3	新加坡	1903/09	E	
Adoption among the Chinese	S.C.M., Vol. 7, No. 4	新加坡	1903/12	E	
The Late Mr. Charles Phillips	S.C.M., Vol. 8, No.2	新加坡	1904/06	E	
An Hour with Hikayat Abdullah	S.C.M., Vol. 8, No. 4	新加坡	1904/12	E, M	
Abdullah Munshi and the Early Christian Missionaries in Malacca	S.C.M., Vol. 9, No. 3	新加坡	1905/09	E	
In Memoriam : Mrs. Lim Boon Keng	S.C.M., Vol. 9, No. 4	新加坡	1905/12	E	
Introduction	Straits Chinese Annual	新加坡	1909	E	
The 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	Straits Chinese Annual	新加坡	1909	E	
Marilah kapada-ku	Prinsep Street Church Messenger, Vol. 1, No. 11	新加坡	1909/08	BM	
Ta'da ditolak	Prinsep Street Church Messenger, Vol. 3, No. 2	新加坡	1910/11	BM	
Tahun Baru	Prinsep Street Church Messenger, Vol. 3, No. 4	新加坡	1911/01	BM	
Sedikit menjadi chukop	Prinsep Street Church Messenger, Vol. 4, No. 6	新加坡	1912/03	BM	

族稱，在集體歷史記憶的建構上，形成一種「典範觀點」，可見歷史很多時候是少數上層人的歷史，這是無可否認的，然這卻不失為一種反應當代史觀的最佳解讀材料，尤其在教育不普及的古代，我們不可能叫每個人都自己撰寫歷史！在為後世留下接近翔實的紀錄上(在個人及社會意識的架框下，不可能有真實的歷史)，史料的價值仍是不可抹殺的，「邊緣觀點」重要，「典範觀點」也不應被忽略。因此，對於史料主客觀與否的盲點，則有賴後世讀者如何去排除、評斷了！所以，在沒有其他選擇下，閱讀《新加坡華人百年史》，或許我們可以嘗試透過宋的峇峇背景去解讀他筆下的新加坡華人史。

Doa kerna negri China	Prinsep Street Church Messenger, Vol. 5, No. 8	新加坡	1913/04	BM	
Ingat hal istri Lot	Prinsep Street Church Messenger, Vol. 8, No. 1	新加坡	1915/10	BM	
Seratkan jiwa angkau	Prinsep Street Church Messenger, Vol. 8, No. 2	新加坡	1915/11	BM	
Perkerjaan yang terutama	Prinsep Street Church Messenger, Vol. 8, No. 8	新加坡	1916/05	BM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新加坡	1923	E	有中譯本
The Tribute to Mrs. J.A.B. Cook	Prinsep Street Church Messenger, Vol. 16, No. 7	新加坡	1924/04	E	
Christian Fellowship	Prinsep Street Church Messenger, Vol. 18, No. 8	新加坡	1926/05	E	
Fishers of Men	Prinsep Street Church Messenger, Vol. 18, No. 10	新加坡	1926/07	E	
Lovest thou Me more than These	Prinsep Street Church Messenger, Vol. 18, No. 12	新加坡	1926/09	E	
The King's Chinese : Their Cultural Evolution from Immigrants to Citizens of a Crown Colony	The Straits Times Annual	新加坡	1936	E	

四、辜鴻銘、林文慶及宋旺相角色定位之比較

表 4-11：辜鴻銘、林文慶及宋旺相之比較

人物	背景	語言能力	文學語言	作品發表地	文化交流	民族意識
辜鴻銘 (1857-1928)	→ 出生 P → 土生第二代 → 教育背景：英語	英語、華語、德語、 法語、義大利語、拉 丁語、希臘語、馬來 語、日語、俄語	英、華、日、 德	上海、北京、 日本、德國	中西	狂熱擁華(派)
林文慶 (1869-1957)	→ 出生 S → 土生第二代 → 教育背景：「方 言」私塾、英語	BM、漢語（包括華 語）、英語、淡米爾 語、日語、法語、德 語、希臘語	英、華	新加坡、廈 門、上海、倫 敦	中西	華西無間(派)
宋旺相 (1871-1941)	→ 出生 S → 土生第三代 → 教育背景：英語	BM、英	BM、英	新加坡	馬(峇)西	馬西兼得(派)

從表 4-11 看，可以說，三者之間從身份背景、教育經驗到創作的語言，都存在大同小異的狀況。然而也因為這「小異」，則導致往後三人境遇的大大不同。首先三者之間共同處在於，都是峇峇出身，教育背景皆以英式教育為主，並曾負笈英國，學成後再返回故鄉，並曾於新加坡工作。

然而在教育背景上，雖然都同樣留英，但有別於辜、宋兩人，林文慶小時候曾接受過漢文私塾教育。而成年後辜、林兩人則先後自修華語，並開始研讀漢文著述，接受中華文化的洗禮，宋則始終沒接觸過中文，並與中華文化保持一定的距離，同時也比前面兩人接觸更多的馬來文文書。

辜鴻明精通將近十種語言，而寫作上以英文為主，另華文、日文與德文交替運用，然而或許由於太早離開家鄉使然，辜的馬來語掌握能力似乎不如後者（林、宋）出色。其作品發表地主要在東南亞以外在東北亞（中國和日本）及歐洲地區，新馬地區談論他的人不少，但辜本人卻從來沒在故鄉發表過任何文章。回觀其文學成就，最被後世肯定的應是其在近代東西方文化與學術思想交流上的貢獻。辜鴻銘 1883 年因受馬建中影響而「回歸中國」後，畢生未再回到東南亞，直到過世，他在中國的言行而至思想意識的闡發，對中國傳統文化習俗乃至官僚帝制的捍衛，再再都表現出他對中華文化義無反顧的擁抱，筆者且稱之為「狂熱擁華派」。

相較於辜鴻銘的語言能力，林文慶也毫不遜色，除了母語峇峇馬來語之外，他對福建話、華語及淡米爾語等東南亞民族語言並不陌生，可以說，林氏的語言能力是更具本土色彩的。然而其文學語言並不如前者多元，只專注於英、華兩語。以林文慶曾用英語大量翻譯中國儒家著作和少部分中國文學作品看，他的角色定位應也在東西方的文化交流上，惟較之辜氏更多了點文學性，且其作品雖也曾在中國及英國發表，但仍以新加坡為據點，也因此，做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樑，他更直接碰觸到多元文化交集的新馬地區。林文慶雖也曾因熱愛中華文化而遷居中國進行文教事業，但同時他也不曾放棄過他認同意識中的大英思想。或許由於語言的溝通，相較於峇峇的身份，林文慶所展現的民族思想更具華人屬性，由於內心中的民族意識、中華文化情懷的交織使然，中年時候他甚至捨棄在新馬的優越社會地位和名利，滿懷抱負的奔向中國廈門大學。然而在中國辦學近 16 年的歲月中，他所面對諸如政局混亂、財政拮据、學潮澎湃乃至學府內的人事鬥爭等問題，再再都讓他心力交瘁。1937 年他離開中國回到新加坡後，便不曾到過中國。跟辜鴻銘盲目擁護中華文化鞭撻西方文化不同³¹，林文慶一生遊走於中西文化之間，他是既想更靠近中華文化，也不願捨棄西式思想的典型，他的華與西之間似乎沒有界線，卻不如宋旺相般與馬來文化親近，因此筆者將之歸類為「華西無間派」。

相較於前面兩人，宋旺相的語言教育背景則更為單純，英語之外就只有馬來語，其文學語言亦是如此。著作發表園地也只侷限於新加坡，畢生不曾真正碰觸中國，在文化認同上，也較前兩者更親英，民族認同上也更顯峇峇馬來色彩。在文化交流上，宋旺相的角色更多在於峇峇本身西方文化與馬來文化的交流上，對於中華文化，宋氏畢生未曾真正投入過，相較於前兩者的「華」，宋則是始終於華無緣的「馬西兼得派」。

縱而言之，這三人所代表的三種不同典型，透露出峇峇本身所處時代與環境的複雜，而三人的著作正好就是峇峇人在面對中華、馬來、西方文化碰撞下三種不同的回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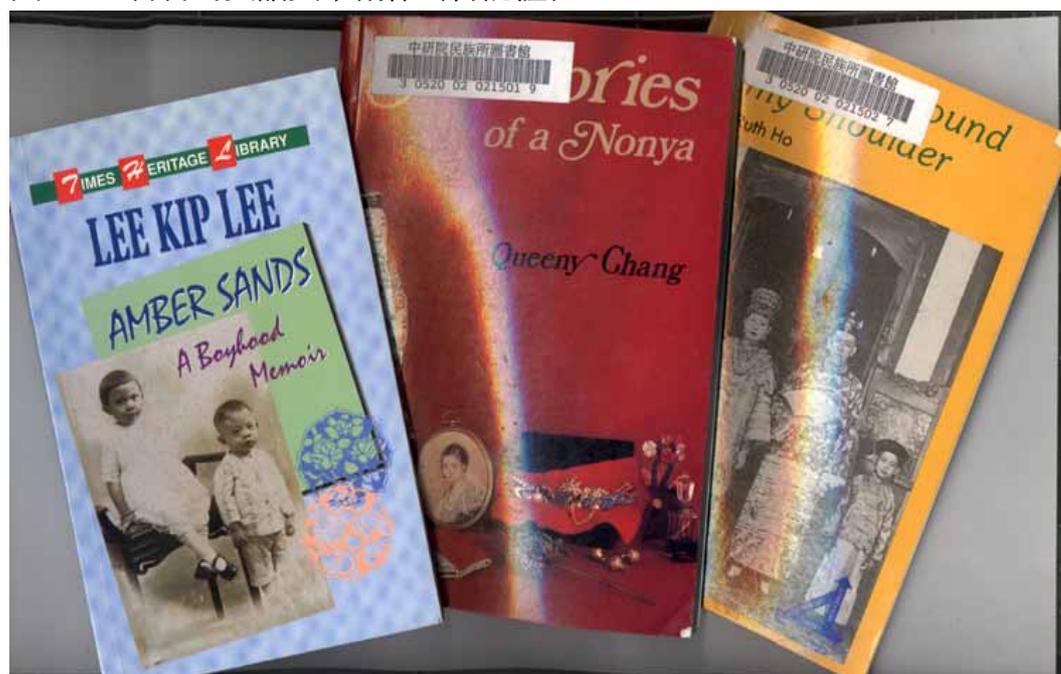
³¹ 關於這一點，林文慶便曾經撰文針對辜鴻銘擁護慈禧抨擊維新派的言論，做出強烈的批評，詳見Historicus, "Mr. Ku Hung Ming's Apotheosis of Tsu-Hsi", (辜鴻銘對慈禧的崇拜, S.C.M., Vol. 5, No. 18, June, 1901, pp. 51-53)。

圖 4-I：《叻報》及《海峽華人雜誌》封面



資料來源：新加坡國家圖書館館藏

圖 4-II：峇峇的英語文學創作（傳記體）



資料來源：筆者個人藏書及中央研究員民族所圖書館館藏

第五章 峇峇文學的定位與價值

第一節 峇峇馬來語文學與印尼土生華人馬來語文學之比較

在第一章筆者已點明峇峇馬來語（通俗馬來語）與高級（標準）馬來語之間的差異，同樣的，早期馬來亞與印尼兩地土生華人所用的通俗馬來語，因客觀環境的不同，也發展出兩個不同的馬來語文體系。因此，兩者之間不同的歷史發展條件，必然會導致不同的語文發展結果。在比較兩者的文學之前，我們先來釐清新馬峇峇與印尼土生華人之間的區別。

一、兩地土生華人分佈

新馬	印尼
馬六甲、檳城、新加坡	蘇門達臘（Medan, Padang, Palembang）
	爪哇島：Jakarta, Cirebon, Pekalongan, Lasem, Semarang, Surabaya, Malang...

在新馬，峇峇主要聚居於馬六甲、檳城、新加坡，而峇峇馬來語文學的發展重鎮則在新加坡。印尼的土生華人除了少部分零散分佈在蘇門達臘島及婆羅洲之外，大部分都聚居於爪哇島各大城市，尤其以舊稱巴達維亞的雅加達最多，而土生華人文學的重鎮則是集中在爪哇島上的 Jakarta（舊稱 Betawi）和 Surabaya。

二、兩地人口結構的不同

（一）、海峽殖民地：¹

表 5-1：三州府華人人口佔該府總人口的百分比（1871-1947）（%）

三州府	1871	1881	1891	1901	1911	1921	1931	1947
新加坡	59	62	69	72	68	72	74	74
檳城	62	52	56	55	49	37	47	55
馬六甲	18	21	19	20	24	29	35	40

¹ 資料來源：麥留芳，《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5），頁 52-53。

表 5-2：擁有 30%以上中國人口的三州府

年代	31%~50%	51%~70%	71%以上
1871		P, S	
1881		P, S	
1891		M 市, P, S	
1901		M 市, P	S, S 市
1911	M 市, P	P 市, S	S 市
1921	P	M 市, P 市	S, S 市
1931	M, P	P 市	M 市; S, S 市
1947	P 縣		M 市; P 市; S, S 市

(二)、印尼：²

1、巴達維及其城郊居民統計：1671 年華人(包括土生華人)佔總人口 8.56%，1815 年上升為 25.1%，1893 年佔 24%。(李如龍，1999：94)

2、1930 年荷屬東印度人口調查：僑生佔全國華僑總人口 63.5%

地區	爪哇及馬都拉	蘇門達臘	西加里曼丹	其他地區	總計
僑生人數	462226	189089	49969	54888	756172
佔印尼華僑總人口的百分比	79.4%	42.4%	74.9%	59.4%	63.5%

從人口結構看，在新馬，峇峇華人比新客華人少。新客華人的數目遠遠超過前者，連帶的在新馬華文教育及文學、傳媒（報刊）上，20 世紀以後，華語成強勢語言，峇峇在戰後戰後有被「拉回去」（漢化）的趨勢。

而印尼則剛好相反，印尼各地至 1930 年，其土生華人人數都佔總華人人數超過一半以上在，換言之，土生華人的口數遠多於新客華人，因此，不論是戰前或戰後，新華人移民只要移入印尼，都會被「帶進」土生圈中。

三、兩地殖民政府對土生華人的差別待遇

(一)、新馬峇峇：

基於統治利益考量，英國殖民政府扶持。其時，海峽殖民地教育重點在英語教育及馬來語教育，峇峇多受英語教育，很多變成「西化土生華人」。雖然有諸如宋旺相等人嘗試出版峇峇馬來文刊物，但基本上辦報（刊）情況並不理想。基本上，早期新馬峇峇並沒有特別熱中於峇峇馬來語的改進與規範化。

(二)、印尼土生華人：

荷蘭殖民者統治在印尼初期，設立了荷蘭學校（專供荷蘭兒童就讀）及

² 吳鳳斌，《東南亞華僑通史》（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頁 595。

印尼學校（專供印尼兒童就讀），卻沒有設立專供華人子弟接受語文教育的學校，甚至不允許他們進入前兩種學校。土生華人只好轉往荷蘭人主持的私塾就讀，學習閱讀及書寫拉丁拼音的「高級馬來語」，也學習少許荷文。20世紀初，雅加達中華會館創辦華人學校，教授華文及英語，1908年荷蘭政府才開始辦「荷華學校」。教育機會的提高，不僅擴大了華人子弟的視野，也豐富了他們日用語的詞匯。那些由荷蘭中學或外地英文中學畢業的印尼土生華人子弟，之後逐漸把當華人社會通用的「低級馬來語」帶上發展軌道，終形成一種以拉丁拼音形式特殊的華巫語文（Bahasa Melayu Tionghoa）。

此外，相較於馬來亞峇峇馬來語的「自由放縱」，印尼土生華人有將語言系統化的努力：

1. 李金福：提倡「華人馬來語」，並嘗試制訂合理的法則，本身是作家暨新聞工作者。
2. 吳炳亮：繼承前者，並改善拼音法，推行之。往後許多土生華人報紙都運用他的拼音法。本身是作家暨新聞工作者。³

反觀新馬峇峇社會，從來沒有出現過這種系統化努力，翻譯也是「各自為政」。必須強調，印尼土生華人雖有少數接受過荷文教育及高級馬來語教育，但基本上生活中書寫與閱讀用語從沒離開過「華人馬來語」。但新馬情況不同，英文教育成熟後，峇峇生活中的閱讀及書寫傾向英語。

四、新馬馬來語與印度尼西亞語之比較

（一）、新、馬：

在馬來亞獨立前後馬來人一直是主體民族。在這一區，本身就是正統馬來語（即後來被引借作為印尼語的基礎語言）的大本營，加上英國殖民者的扶植及當地馬來人的保護，馬來語的地位尤其在書寫閱讀上，在海峽殖民地或各大城市，高級馬來語口語上雖受「共通語」（巴利馬來語）影響，但書寫閱讀不會被強力撼動。

此外，峇峇馬來語雖通行於海峽殖民地，但對內地的影響仍有限。戰前文化經濟中心在新加坡，峇峇馬來語仍有地位。戰後至獨立後，政治、經濟及文化中心移向吉隆坡（非峇峇聚居地），在新加坡的峇峇人難發揮作用。1969年新馬赫然分家，削弱峇峇的實力，峇峇文化大本營新加坡迅速西化，而馬來亞則則走「標準」馬來化的路線。

（二）、印尼：

印尼本身的民族成分比新馬更複雜，馬來人不是主體民族，尤其在爪哇，有更強勢的爪哇語等民族語言。1916年，荷蘭統治後，當地人紛紛外流，統治者

³ 廖建裕，〈印尼土生華人文學初探〉，收入《印尼華人文化與社會》（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3），頁135-137；廖建裕，〈吳炳亮與印尼新文學〉，同上，頁152。

從印度、緬甸引入外勞，帶來參合了波斯、印度、馬來和葡萄牙語的「混合語」。18 世紀轉從馬來群島大量引入外勞，這些人都講各沿海港口通行的「馬來語」，加上土生華人漸多，通俗馬來語成交際用語。

1928 年，印度尼西亞青年大會通過決議，明確提出以蘇門達臘廖內島的馬來語（也就是附近馬來亞當地馬來人長期使用的高級馬來語）作為全國通用語，並強調「一個民族、一個語言、一個祖國」。必須注意的是，以廖內馬來語為基礎的印度尼西亞語，是從從政治、經濟及文化中心「巴達維雅」（今之雅加達，土生華人大本營）推行發展，因此，它必定會受到在當地通行的巴達維雅語（也等同於華人馬來語）影響，更何況當時的馬來語報刊等平面傳播媒體幾乎都掌控在土生華人手中。

從以上四項兩地（語言）客觀條件的比較中，我們沿此推論出（新馬）峇峇文學與印尼土生華人文學的差異（如表 5-3 所示）：

表 5-3：（新馬）峇峇文學與印尼土生華人文學之比較⁴

文學 比較項	新馬峇峇（馬來語）文學	印尼土生華人（馬來語）文學
參與人數	約 60 （包括譯者及作家，所有都是兼職）	約 806 （包括譯者及作家，近 9 成專職）
文學作品數量	1899~1950 年 80（翻譯），214（詩歌及長篇敘事詩）（按：筆者估算）	1877~1950 年代 3005（包括 248 部佚名作品。有 183 部長篇敘事詩（syair）、233 部西方文學作品翻譯、759 部中國文學作品翻譯、1398 部長及短篇創作小說。）（按：Claudine Salmon 統計） 1942~1983： 初估：約 69 部武俠小說翻譯、武俠小說創作單許平和就有 125 部（按：此乃筆者根據廖建裕的相關研究所做的估算）
報刊雜誌	包括中英文：7 份報紙、5 份雜誌	數量龐大，不包括小報，土生華人的單較大型的就有 31 份（1901-1936），超過新馬，且以「華人馬來語」為主，報人皆專職，且多是作家。

⁴ 關於印尼土生華人文學，詳見：Claudine Salmon, *Literature in Malay by the Chinese of Indonesia: A Provisional Annotated Bibliography* (Paris: Editions de la maisons des Science de l'homme, 1982); Leo Suryadinata, "From Peranakan Chinese Literature to Indonesian Literature: A Preliminary Study", in *Chinese Adaption and Diversity: Essays on Society and Literature in Indonesia, Malaysia and Singapor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01-119; 廖建裕, 《現階段的印尼華人族群》(新加坡: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及八方文化企業, 2002); 廖建裕, 《印尼華人: 文化與社會》(新加坡: 亞洲研究學會, 1993); 廖建裕, 〈華文文學翻譯在印馬〉, 《亞洲文化》(第 15 期 1991 年 5 月)(新加坡: 亞洲研究學會, 1991), 頁 65-76 等。

馬來語現代文學	→馬來語現代文學之父 Munshi Abdullah(1796~1854)，其創作有遊記、自傳、翻譯等，提倡馬來文，使馬來文學的現代化進程提早到峇峇文學興起之前。 VS 峇峇文學（1880~1950），目前能掌握的白話文學創作不超過 3 部，影響力有限。(vs 印尼生華人：1398 部小說)	→（荷）阿第奧博士編《印尼現代文學》：1969 年版：175 名土著作家，400 部作品。1979 修訂，248 名作家，700 不作品。 →早期荷蘭學者及大部分印尼土著學者把印尼現代文學分界定在 1920 年代，無視「土生華人文學」的存在。但 60 年代後 Claudine Salmon、阿蘭達·杜爾及梁友蘭等人的研究，卻證實了，土生荷人及土生華人的白話、具新文學特質的文學作品在 1900 年代已出現，且影響深遠。
讀者	峇峇華人	土生華人及當地土著

從以上（表 5-3）比較分析，我們會發現，基本上新馬峇峇馬來語文學與印尼土生華人馬來語文學之間是有所區別的。因此，兩者的文學發展史也不盡相同，以（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比較，新馬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不僅參與翻譯的人數僅寥寥 26 人左右，且基本上發展到 1950 年已經停止，弔詭的是，戰後隨著反殖民聲浪及本土認同意識的高漲，許多新客華人紛紛投入馬來語的學習，此後的華、馬文學翻譯的工作已漸漸轉嫁到新客華人身上（見表 5-4），非峇峇華人不僅翻譯中國古典文學，也大量的介紹了中國現代文學及馬華新文學作品（當然，站在非峇峇華人與馬華（新）文學的發展史看，出現這樣的翻譯趨勢是可以理解。）顯然，在馬來語文及馬來文學現代化的建設上，峇峇的實質參與非常有限，因此不能比照印尼土生華人文學對於印尼語的貢獻等同視之。

表 5-4：非峇峇華人的馬來語翻譯（華→馬）⁵

年代	漢文原著	馬來文譯作	譯者
1961	浮生六記	Hidup Bagaikan Mimpi	李全壽
1966	生與死	Hidup Dengan Mati	陳達昌
1975	中國新詩選	Puisi Baru Tiongkok	吳天才
1976	一個醫生的道路	Riwayat Hidup Seorang Doktor	葉新田
1980	春水（冰心著）	Air Musim Bunga	陳應德
1981	中國詩詞選	Puisi Dan Lirik Tiongkok Klasik	吳天才
1981	郭沫若詩集	Ibuku Sang Bumi	吳天才
1984	長明燈（魯迅短篇小說集）	Lampu Yang Tak Kunjung Padam	李全壽
1986	孫子兵法	Seni Ketenteraan	葉新田
1975	馬華新詩選	Puisi Mahua Moden	吳天才
1978	現代馬華詩歌選集	Antologi Puisi Mahua Moden	葉新田
1979	馬華文藝思潮的演變	Evolusi Aliran Pemikiran Kesusasteraan Mahua	曾榮盛、

⁵ 本表主要參考以下資料製作而成：楊貴誼，〈華、馬譯介交流的演變〉，《亞洲文化》（第 9 期 1987 年 4 月）（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1），頁 167-176；廖建裕，〈華文文學翻譯在印馬〉，《亞洲文化》（第 15 期 1991 年 5 月）（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1），頁 65-76 等。

			張永新
1979	打破鏡子的女人	Perempuan Yang Memecahkan Cermin	陳祖明
1980	霹靂河呵，母親的河！（戴清壽詩集）	Oh Sungai Perak, Sungai Ibu	吳天才
1980	望子成龍	Anakku, Harapanku	鄧盛民
1982	馬華短篇小說選	Cerpen Pilihan Mahua	巫運才
1986	相逢怨	Pertemuan Yang Dikesalkan	鄧盛民

反觀印尼的土生華人馬來語文學，在翻譯文學上，從 19 世紀中期的爪哇語翻譯轉到 19 世紀末的土生華人馬來語翻譯，翻譯的工作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暫時受到打擊，但戰後 60 年代又憑中國武俠小說再掀翻譯熱潮並一直延續至今，且這些翻譯作品影響所及，不只是土生華人，也曾經風靡廣大的爪哇各族讀者。此外，透過翻譯文學的養分吸收，許多土生華人從 19 世紀末開始就已大量創作白話小說，例如 1884 年到 1913 年期間，李金福除了翻譯中國及西方小說，也創作了以新聞故事為題材的小說——《報仇》、《壞人集團》和《大老千》等，1903 年有吳炳良 (Gouw Peng Liang) 的《羅芬貴》(取材自當地新聞故事)及張振文 (Thio Tjin Boen) 的《黃西的故事》、另外較著名的還有陳文金 (Tan Boen Kim) 的《顏燕娘》(1914 年)和候善良 (Hauw San Liang, 原名Tjoe Bou San) 的《被阻擾的緣分》(1917 年) 等等。自 20 年代趨向成熟的土生華人馬來語創作，形式多樣，小說 (長、中、短) 與劇本兼有，題材擴及社會倫理、愛情及民族關係，背景也不侷限在印尼。戰後的創作量雖大不如前，但仍不時可在土生華人的報刊上看到文學作品的發表。印尼獨立後，土生華人報刊雖受到 1965 年的「九卅政變」封殺，但這些土生華人作家及創作活力並沒有消失，反是逐漸印尼化，打入印尼文壇中⁶。由此可見，印尼土生華人文學在戰後仍然透過「武俠小說翻譯」及「土生馬來語創作」兩條線路繼續生存，並影響印尼文學的發展。換言之，從當時印尼的民族及語言結構、印尼土生華人文學在作者及作品量上遠遠超過土著作家及作品，到土生華人在當地新聞媒體工作上龐大的勢力等等客觀條件看，印尼土生華人馬來語和文學能影響到印尼語及文學的發展，實不足為奇。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 1920 年代民族主義興起時，馬來知識份子就已經對印尼的語言和文學傾心不已，戰後在馬來語言及文化的建設上，許多馬來知識份子也愛向南 (印尼) 看齊⁷，因此，若沿此線探索，與其如先前一些學者認定的馬來亞峇峇馬來語文學對馬來新文學有重大貢獻，倒不如說，土生華人語言對馬來語文的影響性，很有可能是承自印尼土生華人文學。當然，站在兩地語言發展條件及拼音系統相異的角度看，峇峇馬來文對馬來文羅馬化的實踐性貢獻是可以肯定的，但在文學的影響上？抱歉！推理及此，筆者實在無法「自圓其說」。總而言之，我想強調的是，觀乎兩地語文發展條件的不同，在研究印尼與新馬兩地的

⁶ 詳見廖建裕，〈印尼土生華人文學初探〉，《亞洲文化》(第 5 期 1985 年 4 月)(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85)，頁 10-17。

⁷ 參見陳妙華，《島國馬來風》(新加坡：新加坡文藝協會，2003)，頁 108-109：馬來亞大學馬來文系前主任依斯邁胡申教授 (Prof. Ismail Hussein) 的說法。

「土生華人文學」時，我們不能以「廣義馬來語」模式比照辦理，而這其中的差異性，單看兩地語文最後結成不同的果實——「馬來語(文)」VS「印尼語(文)」，便可以得到證實，橘枳之間雖同源（廖內馬來語），但本質已有所不同。

第二節 峇峇的馬來語文學與馬來文學發展的聯繫

峇峇的馬來語文學與新馬馬來文學之間，是否有某程度上的交集？由於資料的亡佚，散落各地，以目前有限的資料，我們完全無法找到有力的證據證明。然而，從當時出版過的一些峇峇馬來語作品推敲，我們似乎可以找到一點蛛絲馬跡。首先，正如第三章中筆者有提過，從當時一些峇峇馬來語刊物的經銷地看，一些峇峇馬來語作品的經銷網絡甚至抵達了新加坡、馬六甲與檳城以外的馬來人腹地，以《土生華人之星》(*Bintang Peranakan*) 為例，其經銷遍及吉隆坡、巴珠巴轄、新山、芙蓉、瓜拉庇勞、金保、太平、怡保、北海、亞羅士打、雙溪大年、丁加奴、古晉、納閩、廖內群島及爪哇（泗水、三寶壟）及曼谷等地。換言之，馬來人其實是有機會接觸到這些作品的，只是實際情況以現有的資料，我們無法還原。

然而，許多事實告訴我們，峇峇馬來文的創作在超過半個世紀（1880 年代至 1950 年代）的蓬勃發展階段中，與同時代的馬來文學無論是在藝術水平、思想取向乃至發展演變上都無法取得有利的聯繫或溝通。以被譽為馬來新文學之父的文西阿都拉（Abdul Kadir Bin Abdullah Munshyi）為例，他擺脫古典馬來文學專於神話傳說、帝王將相的撰寫，在 19 世紀中晚期便提出來的反封建、反君主，推崇西學的思想啓蒙意識等，雖然有宋旺相在《海峽華人雜誌》上推崇過他的文學美，但在峇峇文學中，其無論形式或內在意識上，似乎未有跡象證明 Munshi Abdullah 對峇峇文學有所影響。另一方面，排除中國通俗小說翻譯作品中附帶的大量中國文化意象不談，若單從語言著手，在第一章中筆者已經提過峇峇的「通俗馬來語」和馬來人的「標準馬來語」之間的區隔，若進一步將之書面化，馬來人要讀懂隱含大量 Holo 語詞匯的峇峇馬來文，著實有其困難度，歸根就底，峇峇馬來語始終沒有像印尼土昇華人馬來語那樣，往精緻化、雅語化(*Bahasa Halus*) 或規範化的方向發展，相反的，以峇峇馬來語翻以文學為例，發展到 1930 年代以後，或許其中翻譯工作需要仰賴漢文閱讀者轉述，諸如袁文成等人的中國通俗文學翻譯作品，甚至湧現更多的 Holo 語借詞，語文的使用相對於馬來文更顯駁雜、異質。同樣的，以峇峇馬來語創作的詩歌文學也有類似情況，即便是為「大眾」而寫，使用趨近「正統」的馬來語，其詞彙運用及思維模式仍與別（馬來人）不同，凡此種種原因，都或多或少把峇峇馬來語和傳統馬來語之間的距離拉遠。

李全壽博士在其馬來語著作 *Ikhtisar Sejarah Pergerakan dan Kesusasteraan Melayu Modern (1945-1965)*（馬來現代文學發展史概論）曾界定道：

馬來新文學的時間範圍涵蓋了自文西阿都拉（Munshi Abdullah）作品的誕生到日本發動太

平洋戰爭的1941年8月12日。而馬來亞日據時期(1942年2月-1945年8月)的文學(包括當時被日本統治者劃入馬來亞行政區下的蘇門達臘),則是現代性種子根植的開始。」(筆者譯文)⁸

馬來現代文學誕生的時間點,雖有1946、1948或「五十年代作家行列」(Angkatan Sasterawan '50, 簡稱ASAS '50)成立的1950年開始的爭議,李氏則認為日據時代就是馬來現代文學的開始⁹。當然,從文學產生的時代背景與文本的表現形式看,馬來現代文學的確立,大概不出李氏的界定點,但一個的新文學體系產生,必有其「醞釀期」,而這就得回溯到1920年代馬來民族主義的興起,除了內部的推動因素,這股思潮也深受西亞伊斯蘭教改革運動及印尼民族主義運動影響,其間馬來知識份子翻譯了許多阿拉伯文的中東作品,以及一些具現代思想的歐洲作品,例如,「馬來報業之父」Abdul Rahim Kajai便曾於1928年翻譯了阿拉伯文作品《杜魯海音的故事》(Cerita Dhul-Ruhain)及《拉卓伯》(Pak Lacok)。此外,1930年代馬來出版業的發展異常蓬勃,主要的馬來報刊發行量一般都有三五千份,這樣的數量除了華文報刊能與之匹敵外,峇峇馬來語報刊則付之闕如¹⁰。這些報刊除了新聞、社論及專欄等,也連載小說,且廣受歡迎,每期必載,例如單主筆Abdul Rahim Kajai本人,便至少寫過48篇短篇小說¹¹。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各族民族主義及反殖民思潮風起雲湧,許多馬來知識份子,如Abdul Samad bin Ismail, Shahnnon bin Ahmad, Usman Awang等人,紛紛振筆急馳,抒寫平民百姓的生活、馬來人的覺醒及戰後爭取國家獨立的鬥爭。當然,響應這股反殖民洪流,許多華人也開始感受到認識本土文化的需要,50到60年代之間,以新家坡南洋大學為首,華人學界也掀起了一股學習馬來語,瞭解馬來文化的熱潮,在積極以華文翻譯馬來文學作品的同時,也出現以馬來語翻譯漢文文學作品,企圖和馬來文學交流的努力(見表5-4)¹²。可惜步入70年代以後,隨著新馬分家(1965年,馬華文化圈力量被切斷,馬來語文的發展重心也遷離往後偏英語文發展的新加坡)以

⁸ 原文及討論詳見, Li Chuan Siu, *Ikhtisar Sejarah Pergerakan dan Kesusasteraan Melayu Modern (1945-1965)* (Kuala Lumpur: Penerbitan Pustaka Antara, 1967), pp. 1-10.

⁹ Angkatan Sasterawan '50, 1950年8月在新加坡在當時的馬來語言與文學發展重鎮新加坡成立,其中的靈魂人物: Abd. Samad Ismail (當時為《馬來前鋒報》(Utusan Melayu)及《時代前鋒報》(Utusan Zaman, 為前者的星期刊)的主筆。)在馬來現代文學的產生上,曾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還有一點必須注意的是,在日據時期的馬來文學發展中,滯留在馬來亞印尼作家如Masuri S. N.等人,透過參與報刊的編寫與出版,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尤其是他們帶社會批判及愛國色彩的新詩創作,(雖有點近似「皇民文學」),更廣受馬來年輕讀者的歡迎,這種對馬來新詩體的接受度,可說是前所未有的。

¹⁰ 關於華文報刊的發行量,以1932年的日銷售數據為例,《民國日報》有3500份,《新國民報》有5026份,《南洋商報》有7000,而《星洲日報》的年銷售數字也高達100000份。詳情請參閱:何舒敏,〈新加坡最早的華文日報——叻報〉,「附錄四:1881-1932年叻報及同時期華文報章的銷售數」,收入《南洋學報》(第34卷的1、2期)(新加坡:南洋學會,1979),頁76-77;葉觀仕,《馬、新新聞史》(1806-1996)(吉隆坡:韓江新聞傳播學院新聞傳播學系,1996)。

¹¹ 1930年代37篇,1940-41年有11篇,詳見陳妙華,《馬來文壇群英》(Wajah Sasterawan Melayu)(吉隆坡:學林書局,1994),頁1-6。

¹² 另見第二章,峇峇魯白野也曾經參與這行列,編寫過馬-華辭典,也以華文撰寫介紹馬來文化。必須注意的是,在這股譯介風中,有馬來文作品譯成華文的工作,遠遠超過漢文作品譯成馬來文的數量。

及 80 年代南大的關閉，這股學習馬來語文的熱情迅速冷卻，此後兩族文學之間嚴重缺乏聯絡，更互不瞭解。

總而言之，印尼土生華人的語言文學始終緊緊牽引著當地馬來文報刊媒體及印尼語言文學的發展，而馬來亞峇峇，在語言的羅馬化上雖有先見之明，又或在峇峇馬來語詩歌創作方面與馬來民間文學有些微接觸，但整體上，在新馬當地的馬來語、文的現代化發展史上，峇峇人始終缺席。

關於峇峇文學與馬來文學之間，學者莊華興便曾明確點出了這其中的曖昧：實際上，對海峽華人作者來說，其作品能否納入馬來文學系統的問題根本就不存在。仔細閱讀他們的作品，當可發現無論在取材立意、背景設置、情感筆調等具體的創作層面皆不脫海峽華人社會。新客華人偶爾以陪襯的角色出現在他筆下，但不外以Anak China(秦那之子)名之，他的界限毫不含糊。反之，對馬來文學與馬華文學亦然，……峇峇文學成了名副其實的他者。¹³

第三節 峇峇文學與「馬（新）華文學」之間的聯繫¹⁴

承接上一節的討論，回到「馬華文學」的面向，我們知道，長久以來，馬來西亞華人學界一直將「馬華文學」的定義限制在「馬來（西）亞華文文學」的框框，與馬華文學唇齒相依的新華文學亦復如此。當然，語言作為民族最主要的表徵，以語言去劃定文學的範圍並無不可，然而，站在多元的民族語境和社會環境看，這樣的劃分必定會受到華文以外的語言干擾，問題出在「華語」本身非新馬各漢系民族的母語外，也出在華人本身多重的語言書寫上。另外，也因為華族主義者強烈的「華語＝（華）民族」的中心論，賦予華文過度的神聖性，常導致馬華文學界無法以一種更宏觀的視野來觀照生活在多元民族、文化中民族本身的所思所感，也不可能去瞭解這種因語言分歧而造成的生活體驗的差異。更弔詭的是，認定源自北方民族語言的「華語」，就是幾乎族源都來自中國南方的東南亞各漢系民族的「母語」或「民族語言」，這本身便是一種錯置。¹⁵

峇峇長期被認定是「不會講華語」的半唐番，這或多或少阻礙了由非峇峇華人所主導的馬華文學去深入瞭解峇峇「華語」文學存在的可能性。華語的霸權地位也使峇峇文學與馬華文學長久以來得不到「人和」交集，峇峇文學從來不曾出現在任何馬華文學史書當中，當然，充滿「異質性」的峇峇文學，也從不被方修等學者主導的「馬（新）華文學史」[按：此「新」可以有兩層意思，「新加坡」或「新文學」]學界注意¹⁶。同樣的，也因為「華語」對「馬華文學」的定位，馬華文學也

¹³ 莊華興，〈遺失的鏈結：海峽華人的峇峇馬來文創作〉（吉隆坡：「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百年：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2003/11/22-23），頁 14。

¹⁴ 「馬（新）華文學」分家以前的「馬華文學」，並延續到之後的「馬華文學」及「新華文學」。

¹⁵ 當然，我們肯定這些人在以「華語」建構（/團結）「華族」以對抗其他民族（尤其馬來人）威脅的努力。但這點貢獻僅能從政治與意識型態上解讀，不能以偏蓋全的放在文學的建構與界定上。

¹⁶ 目前新馬及中國學界的「馬華文學史」撰述，其時間縱深幾乎都限定在 1919 年以後的文學發

總是無可避免的要被「中國文學」輕而易舉的以「海外華文文學」收編，始終擺脫不了「中國文學支流」的魔杖。「馬華文學」的定義、定位始終是自家人爭論不休、歷久彌新的話題，因為「華語」，「馬華文學」在茫茫華語文學界中，始終找不到「斷奶」的出口¹⁷。尤有進者，這類內部只有爭論而沒有結（理）論的問題，最後卻落入一些馬來學者的口柄：

以中華作家(Sasterawan-sasterawan Tionghua)為例，他們經常著迷於外來自中國(Tjongsok)的所有傳統與形式，也因此，他們經常被迫活在自認劣等、對自我缺乏自信的複雜情境中。」
(筆者譯文)¹⁸

無疑的這些都是馬華文學何以被主體馬來民族拒於「國家文學」之外的理由（藉口）。當然，這其中曖昧不明的政治性因素是問題的根源，但是，值得馬華文學內部自我反思的是，在埋怨他族有意無意的排拒之餘，是否有撫心自問，我們的文學之於「國家」的代表性在哪裡？我們的「個性」是否有被鮮明的突顯出來？還是僅靠少數作家在默默苦撐，還要被自己內部的「中華主流派」邊緣化，甚至對外，在許多年後的今天仍要莫名的被納入「海外華文文學」的「一支」而啞口無言？（失語？）套一句學者黃錦樹的話：「從中國人→華僑→華人（華裔）可以理解為是一種『淨化』的過程，那是在歷史中完成；被去除的是所謂的『中國本質』，尤其是指對「中國」的政治效忠……」¹⁹透過這些話語進行反省，馬來西亞華族在民族屬性與認同上，尚且能如此，為甚麼文學不能（落葉生根）？歸根就底，問題的癥結就在於馬來西亞的多元情境，文化的屬性與討論經常被政治化，馬華文學落得「裡外不是人」，則語言多元而相對異質的「峇峇文學」就更苦不堪言了。

然而，若回歸民族文學的角度看，筆者認為「馬（新）華文學」就是「馬來西亞（新加坡）華族文學」，是操不同民族語言（Holo 話、客家話、廣府話、峇峇話）的各系漢民族在南洋這片土地上所創造出來的文學。若透過「民族文學」的三條件去檢視，首先在題材上，它必定是能反映南洋生活經驗的。次言民族語言，正如前面所說，若從民族學的角度看，「華語」並不是大部分東南亞華人的民族語言，所以它根本構不成界定「馬華文學」的絕對條件。排開「華語」的干

展，直言之，這是種變相的馬華「新文學」史，完全抹殺了馬華古典文學的存在，具體而言，現在的「馬華文學」，只有「新文學史」，而沒有整體的「馬（新）華文學史」。因此，在這種種「中華」、「白話」的界定條件中，與中國古典文學接觸較深的峇峇文學，不管是漢語或馬來語書寫，則絕對會被外放到「華夏邊緣」以外的邊疆去，眼不見為淨。

¹⁷ 「斷奶」，即斷去「母體」中國文化（主要是文學）奶水之意，此論述於1990年代由馬華青年學者林建國提出，旨在「反奴役、反收編、反大漢沙文主義」。當然，如此「新穎」的論調一經提出，必然受到當地中華文化衛道者的倒戈。（相關論述可參考：張永修、張光達及林春美主編，《辣味馬華文學：90年代馬華文學爭論性課題文選》（吉隆坡：雪蘭莪中華大會堂、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2002）。此書收錄了多篇黃錦樹、林建國及張錦忠等學者對馬華文學的定位、經典缺席及文學史的問題進行反思的文章。）筆者認為，一個論述的提出旨在提供更多元的思考與觀點，因此沒必要背負「不『溫柔敦厚』」、「不尊師重道」或「背祖望宗」的罪名。

¹⁸ 詳見Ismail Hussein, "Kesusasteraan Nasional Malaysia", *Sekitar Pemikiran Kesusasteraan Malaysia (1957-1972)*(di susun oleh Anwar Ridhwan) (Kuala Lumpur: DBP, Kementerian Pelajaran Malaysia, 1976), pp. 238-250.

¹⁹ 詳見黃錦樹，《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台北：元尊文化，1998），頁53。

擾，進入民族文學的最後一道防線，即「作家本身的民族屬性」，無疑的，長期被排拒在外的「峇峇文學」，也應是馬華文學的有機結構之一。若從題材和民族語言兩個條件去檢視，峇峇文學也該是「馬華文學」得以去中國性、斷中國奶水，自立本身品牌的最有利「賣點」。

第四節 峇峇文學在「國家文學」之定位與價值

在談及「語言—民族—國家」的對應關係時，林修澈教授提到：

民族是用國家來運作，國內各民族文學都應是國家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是國家運作上常是一個主體民族率同不成比例的少數民族來運作，主體民族耀眼熠熠，而少數民族就相對的黯然失色。在文學的領域裡，這種現象更明顯。由於一般認知裡文學即是作家文學，而把民間文學排除在外，於是無文字民族自然就成為『非文學民族』，有文字而欠缺眾所皆知的作家文學的民族，他們的文學似有若無，就成為『似文學民族』。如此，國家文學的標準模式，即是由一個居主體的文學民族與一群非文學民族共同組成的國家，所呈現出出來的文學面貌……²⁰

若根據這套模式對馬來西亞的「國家文學」進行檢視，我們會發現，馬來西亞的所謂「國家文學」的界定是非學術性的，因在國家文化計畫「一體性的虛構」下，「國家文學」僅能有馬來文學，而其他國內不管「似」與「非」的文學民族都被排除在外。

馬來亞 1957 年獨立，1965 年新、馬分家；獨立前十年，英語及馬來語並列官方語言，然 1967 年後，馬來西亞則獨尊馬來語（國語）為國家唯一的官方語言²¹。在文學上，其他民族以英語文學為主與馬來人（文學）在「國家文學」的議題上爭論不休。大部分馬來學者認為，用馬來文創作的文學作品才是國家文學，凡是馬來文以外的文學創作都不被納入國家文學的範疇；而英語作家們，在英語地位失勢後，強烈的失落與危機感也讓他們開始思考本身的位置，1950 年代他們以馬來西亞人的身分自居，在馬來亞多元民族的情境中以超族群的思考模式而深感自豪，但是也因英語背後的殖民淵源，他們被指缺乏本土性根基，且缺乏時空感，凡此種種都被認為是獨立前馬英作家的致命性弱點。此外，馬英作家提倡文學語言的多元的觀念，也被馬來民族視為是企圖以多元來鞏固英語作為文化和溝通語言的原有地位，所謂國際主義（kosmopolitanisme）只是借口，崇洋守舊才是真正用意，況且英文在馬來文化藝術的發展上根本沒有過任何影響。這兩股勢力的爭論至 1968 年達到高潮，直到 1971 年，在馬來西亞文化、青年暨體育部的主導下，馬來知識份子透過「國家文化大會」（Kongress Kebudayaan

²⁰ 林修澈，〈民族文學VS 國家文學〉，磺溪文藝營—「第一屆台灣民間文學學術研討會」，1997，頁3。

²¹ 在草擬憲法時，馬來亞各民族的語文地位在憲法第 152 條中由所規定，馬來語（Bahasa Melayu）是馬來西亞的國語。但是沒有人會被禁止使用（除了官方用途以外）、教導及學習其他語文。

Kebangsaan)，確立了國家文化三大原則：

- 一、國家文化應以本地土著文化為基礎。
- 二、其他文化中適宜與恰當之元素，亦可接受為國家文化。
- 三、伊斯蘭為塑造國家文化之要素。

換言之，在文學上，國家強調「國語文學」（馬來文學）為國家文學基礎，至於其他被考慮的民族文化，實質上仍會被第三原則所牽制而被阻擋在外。對於馬來文學在國家文學中的定位，以及它和其他民族文學的關係，Ismail Hussein 曾分析道：

只有以（馬來西亞的）馬來語創作的文學作品才可稱為馬來西亞的「國家文學」。以其他原住民語文（如伊班、馬拉腦、比沙雅、姆魯、科拉畢、加央、肯雅、普南等等）書寫的文學作品，可被視為『地方文學』（Sastera Daerah）；而其他諸如華文、淡米爾文以及其他種族語文書寫的文學作品亦可納入『馬來西亞文學』；然而，由於這些作品的讀者僅限於某些特定民族集體，因此無法把它視為國家文學。無論如何，這些地方文學和族群（sukuan）文學能給國家文學作出的貢獻明顯地是非同小可的。

若從民族（原住民）及「馬來西亞VS國家」的觀點切入思考，我們會發現，這些馬來學者的說法本身就是矛盾而模糊的，這類於理說不清的論述，最終的目的旨在把馬來文學推向等同「國家文學」的唯一地位，無怪呼學者張錦忠會認為，「國家文學」原是文化計畫的產物²²。值得讓人思考的是，以峇峇馬來語創作的文學作品，又該如何定位呢？峇峇文學尤其創作文學，對一個擁有多元民族的國家而言，它的涵容多元民族色彩，絕對是建構「國家文學」的材料，它所體現的，正是外來移民立足本土，認同本土馬來文化的最佳寫照。然而，若馬來學界仍固守其「三合一」標準，儘管本土的文化屬性鮮明，峇峇文學勢必也會被這套荒謬的「國家文學」邏輯排除在外。

另一方面，新加坡在過去建國的歷程當中，一直以最「中性」的英語為連結各族的第一選擇，新加坡的英文文學可以是新加坡的國家文學嗎？以該國的文學發展看，答案似乎是肯定的，林玉玲曾說過：

In asking where the Chinese ethnic English-language writer is headed.....One place where this writer can find a home is in the peranakan....²³

²² Ismail Hussein的引文及說法參見，“Kesusasteraan Nasional Malaysia”，*Sekitar Pemikiran Kesusasteraan Malaysia (1957-1972)*(di susun oleh Anwar Ridhwan) (Kuala Lumpur: DBP, Kementerian Pelajaran Malaysia, 1976), p. 241. 關於「國家文學」、「國家文化」的相關論辯，除了該文，也可參考：張錦忠，《南洋論述：馬華文學與文化屬性》（台北：麥田，2003）；Mohd. Taib Osman，“Konsep Kesusasteraan Malaysia”，*Sekitar Pemikiran Kesusasteraan Malaysia (1957-1972)*(di susun oleh Anwar Ridhwan) (Kuala Lumpur: DBP, Kementerian Pelajaran Malaysia, 1976), pp. 251-278；Yahaya Ismail，“Persoalan Latar Belakang Sastra Malaysia”，同上，pp. 279-283；M. Noor Azam，“Forum Kesusasteraan Malaysia”，同上，pp. 234-237. 莊華興，〈馬來文壇巡禮之四（上）：國家與文學的糾葛——對「國家文學」論述的初步思考〉，《星洲日報》（文藝春秋版），2001/12/30。林開忠，《建構中的『華人文化』：族群屬性、國家與華教運動》（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1999），頁 118-123。

²³ 參見Shirley Geok-Lin Lim，“The Peranakan Tradition in English-language Writing from Malaysia and Singapore”，in *Solidarity* (No. 104 & 105)(ed. Mochtar Lubis, F. Sionil Jose) (Manila: Solidaridad Publishing House, 1985), p. 51.

(譯文：若(有人)問華人英語寫作者的源頭在哪裡……有一個地方可以讓他找到歸宿，那便是土生華人……)

的確，從的四章峇峇英語文學的分析中我們已瞭解到，新馬英文文學的源頭在峇峇英語文學，可見要納入國家文學，西化頗深的峇峇所創作出來的英語文學作品，當然是當之無愧。另外，在華文文學方面，由於新加坡積極塑造新加坡國家認同，基本上相對於鄰國(馬來西亞)的華人，其中國認同或意識是較為薄弱的，例如新華作家駱明便在《新加坡當代華文文學大系·散文卷》的序文中便有說：

我們將這兒當為自己的國家，當為自己的祖國……我們生於斯、長於斯，也應死於斯。我們已經變落葉歸根為落葉生根……我們都有一致的認同。²⁴

華族做為新加坡的主體民族，以及華語作為官方語言之一，因此，新華(文)文學被政府重視並接納為「國家文學」一環，是毫無異議的。然而，在同樣的條件下，峇峇(馬來語)文學是否也可以比照辦理呢？這似乎從來沒有人考慮過，若從「民族語言」或「母語」的角度，峇峇馬來語文的存在會否出現像在「雙語教育政策」中被排除掉的情況呢？這是絕對可以想像的。然而，作為民族文學的存在，峇峇的馬來語文學才是峇峇文學的核心，若排除峇峇的馬來屬性，而以英語(或華語)文學去代表之，這似乎也說不過去。在旅遊業的催鼓下，新加坡政府大肆向國外展演峇峇文化，儼然以之代表新加坡文化的獨特性，然而文學上呢？是否也該對之重新評估？

²⁴ 參見駱明編，《新加坡當代華文文學大系·散文卷》(北京：中國華僑出版公司，1991)，頁8。

結論

談及峇峇，不論是從民族社會本身出發，或從該族的文化生活著手，要瞭解該族團的本質，我們似乎永遠排不開峇峇社會多重民族認同意識、多重語言使用的糾纏與牽引。而從語言文字衍生而來的峇峇文學作品亦是如此，無可否認，用峇峇馬來語書寫的作品，是峇峇文學的母體，然而有鑑於峇峇實質上的雙語或多語現象，也使我们不得不考慮母語之外，峇峇其他語種文學作品收編與否的問題。

無疑的，對峇峇的漢語文學及英語文學的認識，尤其在身份考核及作品鑑定上的困難度，也讓我們瞭解到峇峇馬來語文學之於峇峇文學的重要性。可以說，漢語文學及英語文學凸顯了峇峇文學的多而不專，導致個語源創作力被分薄，最後各自離散，無法像印尼土生華人文學那樣，始終以土生華人馬來語寫作，最後以大量的土生華人馬來語作品集結成一股強大的文學勢力，也成功吸引了土生華人以外的廣大讀者群，影響所及，在國家語言（印尼語）的建設中，土生華人馬來語成了能被各族瞭解並直接學習的「馬來語」範本，甚至帶領印尼（馬來）文學跨入現代文學的領域。

此外，我們也必須承認，從民族文學的角度解讀，峇峇文學的精髓就在峇峇馬來語文學上。首先，峇峇的馬來語翻譯文學展現了峇峇文化中的涵化現象，它是華馬文化交流的最佳寫照。與此同時，透過這些中國通俗文學翻譯作品，峇峇本身也進一步鞏固了他們文化根源中的漢文化本質，而不至於因長期處於馬來文化圈、遠離中華文化中心而對父祖的文化意識有所疏遠。另一方面，峇峇的馬來語創作文學，也讓我們進一步看到峇峇落地生根後對馬來文化熱情的擁抱。因此，如果我們反問？峇峇有文學嗎？絕對有，答案就在峇峇的馬來語文學上。峇峇不僅有仰賴中國文學的翻譯作品，也有足以讓他自立民族文學品牌的峇峇馬來語創作文學，這不管是從民族語言、作家的民族屬性或內容題材檢視，都是經得起這三個「民族文學界定條件」考驗的。然而，必須強調的是，由於客觀歷史條件與發展的不同，我們瞭解到新馬峇峇文學與印尼土生華人文學之間本質上是兩種不同的文學模式，同樣的，我們也必須有這樣的認知，即印尼土生華人的馬來語文學曾經在印尼語的推行和印尼文學的現代化上扮演過舉足輕重的角色，但這樣的「功德」，若放在新馬的峇峇文學之於馬來（西亞）語或馬來文學的現代進程上，在有限的客觀條件下，這確實讓人有無福消受之憾。因此，在研究馬來（西）亞與印尼等地的「土生華人」文學時，研究者們必須小心處理，才不至於出現以偏蓋全研究結果，誤導他人。

基本上，本論文希望做到從先前學界零散、片段的峇峇文學研究中，建構出一個「峇峇文學全貌」，進而以此去釐清峇峇文學與印尼土生華人文學、馬來語言和文學、馬華文學及國家文學之間的關係。可以說，在給峇峇定位及肯定其歷史價值之餘，筆者也希望透過文學的呈現，給大家提供另一個認識峇峇社會文化與認同遊移的思考角度，峇峇是華父馬來母的結晶，語言和生活習慣上受馬來文化涵化，但在宗教與精神文明上，卻繼承了父親的漢文化傳統，之後在西方殖民

者的統治下，他們又接受了西方近代化思想的薰陶，因此，他們的民族屬性本身就是一個頗值得玩味的研究點。再看看峇峇在新馬現代化進程上曾扮演的角色，因為涵化，他們介於華人與當地其他民族之間，得以成為各族溝通的「仲介」，在廣義的華人範疇下，華人移民對現代東南亞的發展影響深遠，則峇峇絕對是當地國華族歷史開疆闢土的先鋒隊伍之一，因此峇峇的相關研究亦可算是對東南亞的一個基本性研究。回歸到東南亞的文學研究，這論文也算是一個投石問路的工作，期待在劃出峇峇文學輪廓之後，也能帶出更多相關領域的思考與研究之可能性：

- 一、峇峇文學是「他者」的文學，這點在筆者這些年來投入研讀峇峇文學作品時感受特別深刻。然而，也因為這個「他者」的冷眼旁觀，他們的文學始終呈現一種游離(移)的狀態，峇峇實體是從父系祖先的遷移而來，而不管是語言、文化及認同意識上，也一直遊走在馬來文、中文、英文文明中，最後因客觀環境的迅速改變，飽受衝擊的峇峇，許多人又開始遷移，有如英語作家余天洪及林玉玲等人的憤而出走，也有無奈選擇「回溯漢源」者，在面對現實之餘，又忍不住回頭緬懷過去。因此，往後用「遊移」、「遷移」或「離散」等意識去研究峇峇文學，或會是個有趣的構思。
- 二、先前馬華學者張錦忠教授提出了以「文學複系統」(literary polysystems)研究馬華文學或(馬來西亞)國家文學的觀點。以華族文學為例，其無論在漢語文學、英語文學乃至馬來語文學的開啓上，峇峇不僅出錢出力辦報，也身體力行參與創作，從文學史的角度看，峇峇文學無疑是「馬華文學史」的第一章。再者，若單純就「峇峇文學」看，它也可以是一個小小的文學複系統研究模型；而這個小模型，在中國南來作家的勢力逐漸式微的當兒，對將來研究新馬土生土長華人的文學而言，也將是一個不錯的參照點。
- 三、必須強調的是，礙於資料的散佚、掌握困難及個人能力有限，本論文僅能是峇峇文學全貌的素描，算是一種整合性的工作，然而資料的分析與累積工作的結束，也同時讓我們看到學界在峇峇研究上的不足，尤其在英語文學和峇峇馬來語創作文學的研究上，這兩個領域的創作材料可說是非常豐富的，也非常具有研究價值，卻仍有待深耕。峇峇的文學發展與語言的使用更迭，始終是的僅僅相依的，峇峇馬來語翻譯文學在 Claudine Salmon 及陳志明教授等人的開創與研究下，已日漸成熟，因此也期待在往後的日子裡，峇峇文學中其他語體文學的研究，也能經此拙著拓展開來。

值得一提的是，在研究中筆者發現，峇峇的文化經常是從「家」這概念衍生出發的。早期南來的漢人因娶了馬來婦女而在當地成家立業，進而有了一群「混

血後代」，再從家出發到家族不斷的擴大，因聯姻而形成一個自別於他族的社會。峇峇文化上最精髓之處都展現在居家生活的衣、食、住、行上，而文學也正是為應和峇峇的家庭教育及居家娛樂需求而出現的。早期的峇峇在家庭教育中因有機會接觸「漢文」教育，可以直接閱讀或以漢文寫作。隨著涵化越深，峇峇要接觸中華文化則必須求助峇峇馬來語的翻譯。直到 20 世紀中期以前，許多峇峇求諸英文翻譯以瞭解中華文化或儒家思想，則說明了峇峇的閱讀人口中，其語言已經起了革命性的轉變。

綜而言之，從峇峇的馬來語文學、英語文學到漢語文學觀察，峇峇文學是隨住峇峇社會文化的變遷而起伏的，同時「峇峇的語言使用史」也可以是一部「峇峇文學史」。當峇峇的漢語（福建話等，而非華語）及漢文能力在 19 世紀中葉逐漸衰弱時，我們看到了峇峇馬來語文學的隨之而來的崛起。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峇峇社會文化的黃金歲月，也正是峇峇馬來語文學蓬勃發展的時期；在這期間漢語文學的創作雖然不會完全中斷，20 世紀初期當地華社鼓吹華語教育的熱絡雖對峇峇重拾漢文有提協作用，但基本上漢文文學創作在峇峇社會卻始終難成氣候。此後直到 20 世紀中期，峇峇社會文化開始沒落，但峇峇的英語文學卻在此時開始嶄露頭角。步入 1980 年代，隨著峇峇文化復興潮流的出現，峇峇馬來語文學有敗部復活的跡象，這主要展現在峇峇（馬來語）劇文學的創作上，然而由於先前語言的斷層，峇峇馬來語文學似乎已很難回到從前的盛況。與此同時，「妾身未明」的英語文學，在等待被認可為峇峇文學的一環的當兒，則仍在穩健成長；而漢語文學，卻仍舊是處在一種「霧裡看花」的狀態，沈潛在華語文化圈裡，讓人難尋蹤跡。換言之，峇峇的社會（文化）、語言及文學的發展是緊密相聯的，而峇峇的馬來語文學、英語文學及漢語文學在發展上的連帶關係，之間的起落，也是環環相扣的。

附錄 1：峇峇人創辦的報刊(據年代)

刊物	創辦人或參與者	發刊時間 (年/月/日)	語文*	內容	備註
叻報	薛有禮	1881/12/10~ 1932/03/31	C		最早由葉季允主筆
Straits Chinese Herald (or Surat Khabar Peranakan) (中譯：土生華人報)	不詳	1894/01/22~ 1894/05/07	BM, E	以本地新聞及廣告為主。間插一些特別報導及故事。	→日報(除星期日不發刊) →出版地：S →自 1894/05/07 併入英文報 <i>The Daily Advertiser</i> (於 1894 年停刊)。
Bintang Timor (中譯：東方之星)	Song Ong Siang; Tan Boon Chin	1894/07/02~ 1895/07/02	BM	社論、新聞及一些文藝作品	→出版地：S →馬來亞第一份羅馬化馬來文報刊。
Th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 A Quarterly Journal of Oriental and Occidental Culture. (中譯：海峽華人雜誌)	Song Ong Siang, Lim Boon Keng, etc.	1897/03~ 1907/09	E	屬學術性刊物，收入的多為較嚴肅的論說文。	→報紙。 →出版地：S
日新報	林文慶	1899/10/05~ 1901	C		合辦人：黃乃裳
The Friend of Babas: a magazine for the social and moral progress of the Straits Chinese (a monthly magazines for Straits-Chinese People, 中譯：峇峇之友月刊)	Chew Cheng Yong (Ed.), Goh Hood Keng (As. Ed.), Goh Leng Inn (As. Ed.)	1906/07~ 1908/01 (?)	E, BM	廣告、小說、基督教故事、社論等	→雜誌 →出版地：S
Malaysia Advocate (中譯：馬來西亞提倡者)	Goh Cheng Lim	1910~ ?	BM	內容不詳，此報紙記載於 Song 1967:348，找不到實際資料。	→報紙。 →出版地：S
Kabar Slalu (or Daily News, 中譯：日常報)	Goh Cheng Lim, Wan Boon Seng	1924/01/05~ 1924/05/16	BM	商業新聞、廣告、國內外新聞、社論、故事、中國翻譯小說(連載)。	→日報(除星期日不發刊)，每份 12 頁。
Kabar Ucapan Baru (or Eastern Weekly Review, 中譯：新新聞)	Siow Hay Yam	1926/02/04~ 1931/01	E, BM		→雙語週報，1927 年後改為雙週刊。
Perdagangan (中譯：商業報)	Wan Boon Seng, Lim Koon Liang	1928	M, C		→報紙。
Malacca Guardian (中譯：馬六甲衛報)	不詳	1928/01~?	E	國內外新聞、社論、廣告、專欄	→報紙。 →在馬六甲出版。

Bintang Pranakan: Straits-born Chinese Romanized Malay Weekly (中譯: 土生華人之星)	Wan Boon Seng	1930/10/11~1931/06	BM	中國小說翻譯(連載): "Ow Liat Kok Chee" (trans. by Seng & San)、廣告、社論、國內外新聞、體育活動、讀者回應幽默小品、詩歌等。	雜誌。
Kabar Bintang Timor News (中譯: 東方之星報)	Siow Hay-Yam, O.S. key	1931/10~?	?	?	→Roff (1972:46)的記錄 →報紙
Sri Pranakan (中譯: 土生者之光)	Wan Boon Seng	1932/04~?	BM	內容與 Bintang Pranakan 相似,但用於連載中國通俗小說翻譯作品的篇幅更多。另有幽默小品(笑話)、詩、歌謠、新聞、體育活動及廣告等。	→雜誌。 →出版地: S
Story Teller (中譯: 講故事者)	不詳	1934/06/30~1935/10/12	BM	專用於連載中國翻譯小說 "Beng Leh Koon" (由 Khoo Peng Yam 翻譯)	→雜誌
The Peranakan Association newsletter (中譯: 土生華人公會通訊)	The Peranakan Association (Singapore)	1995/09~1996/06	E		→會訊。 →出版地: S
The Peranakan :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Peranakan Association (中譯: 土生華人公會季刊)	The Peranakan Association (Singapore)	1996/09~	E		→會訊。 →出版地: S

*備註: BM=峇峇馬來文, M=馬來文, E=英文, C=華文; S=新加坡

附錄 2：峇峇馬來語翻譯作品一欄表

序號	原作品	中譯名	編譯者	年代	冊數	出版地	出版社	故事背景	內容題材	參考根據	備註
1	Chreta dolu kala dari pasal Heng Guan Seo-Chia 杏元小姐 sama Mwee Liang Giok 梅良玉, di jemun Tong Teow 唐朝, Raja Seok Chong 肅宗 (Jee Thoe Moey 二度梅). [OR Chreta dari pasal Heng Guan Seo-Chia 杏元小姐 sama Mwee Liang Geok 梅良玉, Dari jemun Tong Teow 唐朝, Raja Seok Chong 肅宗.]	《杏元小姐與梅良玉》或《二度梅》	Tan, Beng Teck (陳明德, tr.)	1889	4 (合訂本)	S	Poo Wah Hean Press. (621, North Bridge Road.)	唐代 (江南)	言情	CS, TCB, KTSLS, YGY, TLT.	事實上本書譯本並無註明譯者姓名, 但 Salmon 根據 The Straits Settlement Government Gazette, 2 Aug. 1889, p.1462 內容, 推論譯者為 Tan Beng Teck。其後研究者皆從此說, 經筆者查照, 亦認同此說。本書名字有兩個版本稍有出入, 或因各人參照之「冊名」不同所致 (CS 參第 II 冊, TCB 參合訂本)。(參 NLB 收藏, 書名與後者同。)
2	Eni-la kitub dolu kala dari pasal Gong Kiah Sie 鸞子婿, Charita eni suda dikarang dari Negri China, Pasal orang yang talalu bodoh di dalam dunia. Charita eni suda di tiroonkan dari surat China yang bolay panglibor-kan ati orang.	《憨女婿》	L. K. Lim (tr.) [Lye Kam Lim]	1889	1	S	Kim Sek Chye Press	?	勸世 (民間故事)	CS, NUS-L, YSK, TCB, YGY, TLT.	此書目原只收入於 CS 的列表中, 且表中並無註明譯者姓名, 本項 TCB 則參照 CS 之表。2002 年 9 月, 筆者於新大圖書館 (NUS-L) 尋得此書, 為 1998 年翻印自大英博物館收藏之翻印本, 封面有譯者名為 L. K. Lim, 出版社為 Kim Sek Chye Press。2003 年 2 月於馬大圖書館查 YSK 之列表, 譯者補充為 [Lye Kam Lim], 出版社為 Lye Kim Lim, 13, Kim Seng Road. 唯本列表仍從所見實物為依據。
3	Ini-lah charita dahulu kala yang bernama Teong Chiat Ghee 忠節義, Kesah Pek Lee Hey 百里奚 dengan anak bini-nya. Disatukan dengan Kesah Sey Oh Sip Wee 西湖拾遺, Charita Mai Yeu Long 賣油郎	忠節義 & 賣油郎	Chek, Swee Liong (石瑞隆) and Peng Swee 平瑞 & Co (tr.)	1889	1	S	Mercantile Press	先秦; 宋代	歷史; 愛情	CS, YSK, TCB, YGY, TLT.	
4	Ini-lah yang inya punya kasatu bijak lahsana dari charita kesah Sam Kok 三國	《三國故事薈萃》	Chek, Swee Leong (石瑞隆) and Peng Swee & Co (tr.)	1889	1	S	Mercantile Press	東漢	歷史	CS, YSK, TCB, YGY, TLT.	CS 及 TCB 皆未列冊數。YGY 列 6 冊, YSK 列 1 冊, 筆者查證 UML 館, 藏書僅一冊 (故事完整, 並另有同一本書的微卷), 書目稽核項並註明: 146p. : ill. ; 21cm。猜測此為 YGY 參考 CS 說明: 「1889, 1st ed., VI, 146 p., 40 illustr.」誤以 VI 為 6 冊; 根據 CS 的寫法, 個人認為「VI」乃正文 (146 頁) 之前 i-vi 的頁數, 並非 6 冊之意。
5	Ini-lah buku bernama "Lwee Hong Thak" 雷峰塔 charita dahulu kala dari pasal, Oh Pek Chua 黑白蛇 sama Kho Hun Boon 許漢文 Di turon-kan dari surat China di jaman Guan Teow 元朝, Di Chnee Tong Quan 錢塘縣, Dalam prenta-an Chat Kang Hoo 浙江	《黑白蛇與許漢文》/ 《雷峰塔》	Tan, Beng Teck (陳明德)	1889	3	S	Poo Wah Hean Press. (621, North Bridge Road.)	元代; 浙江 (杭州)	志怪	TCB, YSK, YGY, NLBS, CS, KTSLS, TLT.	本書冊數 TCB 言只見冊 1, 應有冊 2。YGY 列為 1 冊。本表取最新 YSK 及筆者於 NLB 查得之資料, 3 冊。
6	Ini chrita dulu kala di turun-kan dari buku yang bernama Kim Ko Kee Quan 今古奇觀, Pou Kong Ann sama Leou Chay 聊齋 yang ada jaman skarang yang suda jadi di negri Shanghai, Ini buku nama-kan Chup Swat Tuan 雜說傳	《十傳說》—《今古奇觀》與《聊齋》	Tan, Beng Teck (陳明德)(tr.)	1889	1	S	Poo Wah Hean Press	宋代	志怪; 公案	CS, NUSL, YSK, TCB, YGY, TLT.	
7	Chreta dulu kala dari pasal Hong Keou 鳳嬌 sama Lee Tan 李旦, Turun-kan dari buku "Whan Tong" 反唐, Di Jaman "Tong Teou" 唐朝 sama "Chew Teou" 周朝	《鳳嬌與李旦》	Tan, Beng Teck (陳明德)(tr.)	1889	3	S	Poo Wah Hean Press	唐代	言情	CS, TCB, NLBS, YGY, TLT.	1889 年陳明德譯完前三卷後便赴日本發展。其後 1891-1893 年由曾錦文接棒翻譯, 並重譯前三卷。

新馬峇峇文學的研究

8	Ban Wah Lau 萬花樓, Charita dahulu kala pasal Tek Cheng 萬花樓 狄青, Zaman Hongtay Song Chin Chong 皇帝宋真宗 dan Jin Chong 仁宗, Turunan Song Teow 宋朝 yang ka-dua		Lim, Hock Chee (林福志) (tr.)	1890	8	S	Denodaya Press	宋朝	歷史	TCB, YSK, CS, UML, YGY, TLT.	本書出版社 TCB 及 YSK 皆註為 Sam Kong Cheah & Co. (5-24, River Valley Road) .CS 之表則列為: Singapore, Denodaya Press. 經筆者於馬大 Za'ba 紀念書館 (UML) 微捲查照, 取後者。
9	Chrita dahulu kala nama-nya Gnoh Bee Yean 五美緣 atau Orang Lima Bini, Di jaman Beng Teow 明朝	五美緣	Batu Gantong 峇抵彥 東 (tr.); Tan Kheam Hock(he.); Tan Phiak Kong(ill.)	1891- 1892	6	S	Kim Sek Chye Press. (98-99, Cross Street.)	明朝: 浙江	言情	CS, TCB, YSK, NLBS, KTSL, YGY, TLT.	Batu Gantong 為曾錦文 (Chan, Kim Boon)之筆名。
10	Charita Gak Wee 岳飛 di zaman Song Teow 宋朝.	岳飛的故事	Wee, Kay Seck (黃介石)(tr.)	1891	1	S	Hong Shing Press	宋代	歷史	CS, TCB, YGY, TLT.	
11	Chrita dahulu kala dari pasal Hong Keow 鳳嬌 same Lee Tan 李旦, turon-kan dari buku "Hwan Tong" 反唐, Di jaman Tong Teow 唐朝 sama Chew Teow 周朝	鳳嬌與李旦的故事	Batu Gantong (峇抵 彥東)(tr.)	1891- 1893	8	S	Kim Sek Chye Press(v.1-3) ; Lat Pau Press (v.4-8)	唐代、先秦 (周朝)	言情	CS, TCB, YSK, NLBS, KTSL, YGY, TLT.	1889 年陳明德譯完前三卷後便赴日本發展。其後 1891-1892 年由曾錦文接棒翻譯第 4 至 8 卷。 1892-1893 並重譯前三卷, 但曾錦文在序言中解 釋, 為符合原書卷的頁碼編號, 他決定不再補譯陳 氏之前刪掉的章節。曾氏在翻譯的過程中曾得到兩 位朋友的協助: Cheah Choo Yew 謝子佑(v.4-5), Tan Kheam Hock 陳謙福 (v.6-8 & 3)。
12	Chrita dahulu-kala nama-nya Sam Kok 三國 atau Tiga Negri Ber-Prang : Siok 蜀, Gwi 魏, sama Gor 吳, Di jaman "Han Teow" 漢朝	三國	Batu Gantong (峇抵 彥東)(tr.) ; Chia Ann Siang 謝安祥 (he.) ; Tan Kheam Hock(he.)	1892- 1896	30	S	Kim Sek Chye Press	東漢~晉	歷史	CS, TCB, NLBS, YSK, KTSL, SHM, YGY, TLT.	
13	Ini Chrita dulu kala dari mula pertama di jaman Tong Teow bernama Seeh Jin Quee Cheng Tang (pukol negri sebla timor)	薛仁貴征東	Goh Len Joo	1895	7	S	Kong Guan Hin Press. (1, Kim Seng Road.)	唐代	歷史	KTSL, YSK.	本書藏於 USM。
14	Chrita dahulu-kala yang ber-nama Chin Suat Buay 秦雪梅 Mak-Tiri Siang Loh 商略, Pada zaman "Beng Teow" 明朝	秦雪梅	Pang, Teck Joon (馮 德潤)	1899	2	S	Kim Sek Chye Press	明代	言情	CS, TCB, YSK, NLBS, UML, KTSL, YGY, TLT.	
15	Chrita dahulu-kala yang ber-nama Chin See Bee 秦世美, Pada zaman "Song Teow" 宋朝, Sambong-an deri Chrita Chin Suat Buay	秦世美	Pang, Teck Joon (馮 德潤)	1899	1	S	Kim Seck Chye Press	宋代	公案	CS, TCB, YSK, NLBS, UML, KTSL, YGY, TLT.	本書出版一卷, 作為續 Chin Suat Buay 的第三冊。
16	Lip Guan Poh Kuan: Kitab ber ka-siat dari Niat Tan Ati	立願寶鑒	-	1899	1	S	-	-	宗教	YSK, UML, CS, TCB.	本書僅存於馬來亞大學, 但封面已遺失, 且並未著名 出處, 從書名「Kitab ber ka-siat dari Niat Tan Ati」, 「Poh Kuan」推測, 應為宗教 (極可能是佛教) 性 作品的譯本。
17	Chrita dahulu-kala di triak Song Kang 宋江 atau 108 p'rompak, atau Swui Hnoh 水滸, di zaman "Song Teow" 宋 朝	宋江 / 水滸	Chan, Kim Boon (曾 錦文)	1899- 1902	19	S	Batu Gantong (Chan Kim Boon)	(北) 宋	俠義	CS, TCB, YSK, NLBS, UML, KTSL, YGY, TLT.	1899=v.1-2, 1900= v.3-10, 1901= v.11-16, 1902=v.17-19.

附錄 2：峇峇馬來語翻譯作品

18	Soon Bang Yan Chee	孫龐演義	Lau Say	1904	4	?		戰國春秋	歷史	YGY	本書中譯名為筆者自譯。《孫龐演義》主要講述春秋戰國時期孫龐鬥龐涓的故事，原出處應為以東、西周朝歷史為本的前、後列國誌。查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明清小說研究中心文學研究所編《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0，頁 259)，本書原名《孫龐鬥志演義》(別名《前七國孫龐演義》)，現存二十卷(回)之明末刊本，著述者題為「吳門嘯客述」。
19		立願寶璽	-	1906	1	-	-	-	宗教	YGY	
20	Chrita dulu kala bernama Loh Thong Sau Pak 羅通掃北 (Perang Utara) ,Di zaman Tong Teow 唐朝 (Lee See Bin 李世民)	羅通掃北	Lau, Kim Kok (劉金國)	1907	3	S	Siang Lok Press (v.1); Kim Sek Chye Press (v.2-3)	唐代	歷史	CS, TCB, YGY.	
21	Hikayat ini bernama "Ban Wha Law" 萬花樓, Cherita yang susa dari hal Teck Cheng 狄青, Di zaman "Song Tiaw" 宋朝, Raja Jin Chong 仁宗	萬花樓	Pang, Teck Joon (馮德潤)	1910-1912	10	S	Kim Seck Chye Press	宋代	歷史	CS, TCB, YSK, NLBS, UML, KTLS, YGY, TLT.	
22	Hikayat ini bernama "Lwee Hong Thak" 雷峰塔, Cherita yang ajahep dari hal "Oh Pek Chua" 黑白蛇 sama Kho Han Boon 許漢文, Di zaman "Guan Tiaw" 元朝, Raja "Guan Si Cho" 元世祖	雷峰塔	Pang, Teck Joon (馮德潤)	1911	2	S	Kim Seck Chye Press	元代	志怪	CS, TCB, YSK, NLBS, UML, NUSL, YGY, KTLS, YGY, TLT.	
23	Chrita She Yew 西遊 pasal Kou Chey Thian 猴齊天 di zaman tandun, dan Tong Thye Chu 唐太子 pergi di negeri Seh Thian C'hu Keng 西天取經, di zaman Tong Teow 唐朝	西游或猴齊天	Chan, Kim Boon (曾錦文)	1911-1913	9	P, S	Chan Kim Boon	唐代	志怪	TCB, CS, NUSL, UML, YSK, KTLS, YGY, TLT.	v.1-v.4=1911; v.5-8=1912; v.9=1913. 第 9 冊的書名略有不同：Chrita da-hulu-kala pasal Kou Chey Thian blakang ter-sabot pasal Tionh Seng dan Eng Eng Sio Chea di dalam masjid Pho Kiu Si 普救寺.
24	Cherita dulu-kala bernama Sum Hup Poh Kiam 三合寶劍, Di jeman "Han Teow" 漢朝	三合寶劍	Lau, Kim Kok (劉金國)	1912	8	S	The Union Press	漢代	公案	CS, TCB, YSK, UML, YGY, TLT.	
25	Chrita dulu kala bernama Mai Yew Long 賣油郎 di-salinkan dari Kin Koh Khi Kwan 今古奇觀 Di-zaman Song Teow 宋朝	賣油郎	Cheong, Guan Boon (鍾元文)	1915	1	S	What Seck Chye Press. (20, Mansur Street.)	宋代	言情	CS, YSK, TCB, YGY, TLT.	
26	Chrita dulu kala bernama "Tiong Chiat Ghee" 忠節義, di-salin-kan dari Liat Kok 列國 di-zaman "Chew Teow" 周朝	忠節義	Cheong, Guan Boon (鍾元文)	1915	1	S	What Seck Chye Press	春秋(周朝)	歷史	CS, TCB, NLBS, YSK, KTLS, YGY, TLT.	
27	Cherita dulu-kala bernama Sum Hup Poh Kiam 三合寶劍, Di jeman "Han Teow" 漢朝	三合寶劍	Cheong, Guan Boon (鍾元文)	1916	>5	S	Kim Seck Hean Press	漢代	公案	TCB, NLBS, UML, CS, KTLS, YGY, TLT.	
28	Ini Chrita dulu kala dari zaman Tong Teow 唐朝 bernama Seeh Jin Quee Cheng Say 薛仁貴征西 (Pukol Negri S'bla Barat)	薛仁貴征西	Stow, Hay Yam (蕭海炎)	1921	10	S	Chinese Directory & Press Ltd	唐代	歷史	CS, YSK, NLBS, UML, TCB, KTLS, TLT.	

新馬峇峇文學的研究

29	Ini Chrita dulu kala dari zaman Tong Teow 唐朝 bernama Seeh Jin Quee Cheng Tang 薛仁貴征東 (Pukol Negri S'bla Timor)	薛仁貴征東	-	1922	7	S	Chinese Directory & Press Ltd	唐代	歷史	CS, TCB, YSK, UML, NLBS, KTSL, YGY, TLT.	本書或為 1895 年同名書之再版。(YSK : 2nd edited)
30	Ini Chrita dulu kala dari zaman Song Teow 宋朝 ber-nama Teck Cheng Ngo Ho Peng Lam 狄青五虎平南 (Lima harimo pergi pukol di negri s'bla s'latan)	狄青五虎平南	Siow, Hay Yam (蕭海炎)	1922	7	S	Chinese Directory & Press Ltd	宋代	歷史	TCB, YSK, NLBS, UML, CS, KTSL, YGY, TLT.	
31		雷峰塔	Siow, Hay Yam (蕭海炎)	1924	1	S		元代	志怪	YGY	
32	Sam Pek Eng Tai - hikayat oleh satu anak laki laki sama satu prompuan ber-ati suchi pergi mangaji di s' kolah Hang Chew.	三伯英台 (敘事詩)	Siow, Hay Yam (蕭海炎)	1924	連載	S		-	言情	NLBS	本譯文於 <i>Kabar Slalu</i> 報上連載 (1924/01/17 至 1924/04/14), 目前未發現有單行本出版。
33	Chrita dulu-kala "Ow Liat Kok Chee" 後列國誌 atau Peng-habisan Liat Kok 列國, Di zeman Chin Kok 秦國, Chin Si Ong 秦始皇 menjadi raja, Dewa Hye Tiow Seng Jin 黑潮聖人 ber-prang besar sama Lam Koon Ong Soon Pin 南極翁孫臏	後列國誌	Wan, Boon Seng (袁文成) 、 Seow, Chin San (蕭欽山)	1931	4	S	Wan Boon Seng	戰國~秦代	歷史	TCB, UML, NBLS, YSK, CS, KTSL, YGY, TLT.	袁文成在本後記寫道:「本故事取材自中文書, 是由兩個人翻譯; 一位叫峇峇成 (Baba Seng), 另一位是峇峇山 (Baba San), 兩位都是土生土長的峇峇。」
34	Chrita dulu-kala bernama "Say Han" 西漢, Mulai-an zeman Han Tiow 漢朝 (Han Koh Cho Low Pang 漢高祖劉邦 Bukak Negri).	西漢	Wan, Boon Seng (袁文成) 、 Seow, Chin San (蕭欽山)	1931	5	S	Wan Boon Seng	漢代	歷史	TCB, CS, UML, NLBS, YSK, KTSL, YGY, TLT.	
35	Chrita dulu-kala bernama "Tang-Chay Liat Kok" 東齊列國 Di zeman Chin Kok 秦國, Chin Si Ong 秦始皇 menjadi raja.	東齊列國	Wan, Boon Seng (袁文成) 、 Seow, Chin San (蕭欽山)	1931	2	S	Wan Boon Seng	秦代	歷史	CS, TCB, YSK, NLBS, KTSL, YGY, TLT.	
36	Chrita dulu-kala bernama "Wakang" 瓦崗 atau Chap-puck Loh Huan Ong 十八路反王 Di zeman Swee Tiow 隋朝 (Swee Yam Tay 隋煬帝 menjadi Hongtay 皇帝)	瓦崗或十八路反王	Wan, Boon Seng (袁文成) 、 Seow, Chin San (蕭欽山)	1931	3	S	Wan Boon Seng	隋代	俠義	TCB, YSK, CS, NLBS, YGY, TLT.	
37	Chrita dulu-kala "Ang-bin Sio-chia" 紅面小姐 Tempu Hongtay Song Seng Chong 皇帝宋成宗 Di zeman Song Tiow 宋朝.	紅面小姐	Wan, Boon Seng (袁文成)	1931	1	S	Wan Boon Seng	宋代	言情	TCB, CS, YSK, NLBS, KTSL, YGY, TLT.	
38	Chrita dulu-kala ber-nama Pat Bee Tor 八美圖 di jeman Song Teow 宋朝	八美圖	Chew Tian Sang (周天昌) 、 Khoo Peng Yam (邱平炎)	1931-1932	4	S	Sang & Yam	宋代	言情	CS, TCB, YSK, NLBS, KTSL, SHM, YGY, TLT.	v.1-2 = 1931, v.3-4 =1932。本書並未註明譯者, 但推測極有可能是出版者 Sang (Chew Tian Sang 周天昌, publisher)和 Yam (Khoo Peng Yam 邱平炎, assistant publisher) 兩人所譯。
39	Chrita dulu-kala "Sam Ha Lam Tong" 三下南唐 Di zeman Song Tiow 宋朝 (Song-tye-cho Tio Kong Inn 宋太祖趙匡胤 jadi Hongtay 皇帝)	三下南唐	Wan, Boon Seng (袁文成)	1931-1932	3	S	Wan Boon Seng	宋代	歷史	CS, TCB, YSK, NLBS, KTSL, YGY, TLT.	v.1=1931, v.2-3=1932

附錄 2：峇峇馬來語翻譯作品

40	Chrita dulu-kala bernama Hong Sin 封神 Di zaman Siong Tiow 商朝, Tempu Tiew-Ong 紂王 menjadi Hongtay. 本書從第三冊開始改名為"Chrita dulu-kala bernama "Hong Sin Ban Sian Tin" 封神萬仙陣 Di zaman Siong Teow 商朝, Boo Ong Huat Tiew 武王伐紂(sambongan dari buku chrita Hong Sin no.2)."	封神(演義); 封神萬仙陣	Seow, Phee Tor (蕭丕圖; C tr.)、Seow, Chin San (蕭欽山; C & Rm. Tr.)	1931-1937	17	S	Wan Boon Seng (v.1, 1931); Chin Inn & Co. (v.2, 1932); D. T. Lim & Co., (353, North Bridge Road.) (v.3-17, 1933-1939)	春秋戰國	志怪	NLBS, YSK, UML, CS, TCB, YGY, TLT, SHM	v.1=1931, v.2=1932; v.3-v.4=1933, v.5-v.10=1934, v.11-v.13=1935, v.14-v.15=1936, v.16-v.17=1937。封神(第二冊)續集的「萬仙陣」,在第三冊序言中有說,乃封神故事發生之地點。
41	Chrita dahulu-kala namanya Sam Kok atau tiga negeri ber-prang Siok, Gwi, sama Gor di jaman Han Teow.	三國(再版)	Batu Gantong (峇抵彥東)	1932	30	S	Fang Heng Printing Press	東漢~晉	歷史	CS, YSK, YGY, TLT.	初版翻譯於1892-1896年。後又於1932年由曾錦文之長子 Chan Yen P'ai(曾衍派)提議再版。
42	Chrita dulu-kala bernama Ngo-Chu Low-Tang-Kia 五鼠鬧東京 atau Lima Ekor-Tikus pergi mengacho di kota Kia-Seah, Di zaman Song Teow 宋朝, Song Jin Chong 宋仁宗 dudok karajaan punya tempu.	五鼠鬧東京	Seow, Chin San (蕭欽山; C & Rm. tr.)、Seow, Phee Tor (蕭丕圖; C tr.)	1932	1	S	Seow Chin San. (14, Upper Cross Street.)	宋代	志怪	CS, TCB, YSK, YGY, TLT.	
43	Chrita dulu-kala bernama Raja Lee Tan 李旦, Di zaman Tong Tiow 唐朝 Dalam kraja-an-nya Hong Hor Oh Hong Kiow 鳳嬌 kerna korek mata	李旦王	Wee, Chin Ek (黃振益)	1932	2	S	Lim Eng Hock	唐代	言情	TCB, YSK, CS, UML, NLBS, KTSL, YGY, TLT.	李旦與鳳嬌的故事原出自《薛剛反唐》, (查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明清小說研究中心文學研究所編《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0, p. 517), 又名《反唐演義傳》, 著述者題為「姑蘇如蓮居士編輯」, 原為歷史小說, 唯本書著重講述李旦與鳳嬌之愛情故事, 故按題材列為世情小說。值得注意的是, 在中國福建、潮州等地方戲甚至侗族戲曲中, 「鳳嬌與李旦」的故事是非常流行的劇目, 反而通俗小說中少見專以「李旦鳳嬌故事」為主軸者(多列入「反唐」故事中), 因此推測若排除故事是譯者本身節譯自《薛剛反唐》的可能性, 本書的原文(古冊)極有可能是更為流行的說唱劇本, 而非通俗小說。
44	Chrita dulu-kala bernama "Siang-Ha Ngo-Liong-Huay" 上下五龍會一瓦崗續集 Di zaman Tong Tiow 唐朝 (Tong-koh-cho Lee Yan 唐高祖李淵 jadi Hongtay 皇帝).	上下五龍會一瓦崗續集	Wan, Boon Seng (袁文成)	1932	2	S	Wan Boon Seng (v.1); Chin Inn & Co. (v.2)	唐代	俠義	TCB, YSK, NLBS, UML, CS, KTSL, YGY, TLT.	
45		西游(再版)	Chan, Kim Boon (曾錦文)	1933	9	S	D. T. Lim	唐代	志怪	CS, YGY, TLT.	初版翻譯於1911-1913年。後又於1933年由曾錦文之長子 Chan Yen P'ai(曾衍派)提議再版。
46	Chrita dulu-kala bernama "Cheng Teck Koon Yew-Kang-Lam" 正德君遊江南 atau Pek-Botan 白牡丹, Di zaman Beng Teow 明朝	正德君遊江南	Seow, Chin San (蕭欽山)、Seow Phi Tor (蕭丕圖; C tr.)	1933	4	S	Seow Chin San.	明代	歷史	CS, TCB, YSK, NLBS, KTSL, YGY, TLT.	根據該書序言, 本故事曾於 Bintang Pranakan 及 Sri Peranakan 報上連載。
47	Chrita dulu-kala bernama "Kek-Hua Siochia" 菊花小姐, Di zaman Liat Kok 列國 tempo Tioh Hoon Ong 趙雲王 menjadi raja di Tioh Kok 趙國.	菊花小姐	Wan, Boon Seng (袁文成)	1933	1	S	Sing Seng Book Co., (12, Upper Cross Street.)	春秋	言情	CS, TCB, YSK, NLBS, UML, NUSL, KTSL, YGY, TLT.	本書 YGY 之表列為 8 冊。但 YSK 表只有 1 冊。筆者查證 NLBS, NUSL, UML 等, 藏書僅一冊, 並註明: [viii], 104 p. : ill. ; 17 cm ; complete story。猜測此為 YGY 參考 CS 說明: 「1933, 1st ed. VIII, 104 p., illustr.」誤以 VIII 為 8 冊, 根據 CS 的寫法, 個人認為「VIII」乃正文(140頁)之前 i-viii 的頁數(筆者於 NUS 見原書故事完整一冊), 並非 8 冊之意。

新馬峇峇文學的研究

48	Chrita dulu-kala bernama "Lee Lo-Chia" 李哪吒 Di zaman Siong Tiow 商朝. Tempu Tiew Ong 紂王 menjadi Hongtay.	李哪吒	Wan, Boon Seng (袁文成)	1933	1	S	Sing Seng Book Co.	春秋	志怪	CS, TCB, YSK, NLBS, NUSL, KTSL, YGY, TLT.	
49	Cherita dahulu kala Heng Guan Seo-Chia 杏元小姐 sama Mwee Liang Giok 梅良玉.	杏元小姐與梅良玉	Koh Johnny	1933	1	S	Malaya Press	唐	言情	CS, TCB, YGY, TLT.	
50	Chrita dulu-kala bernama "Chit-Sih Pat-Meng-Su" 七屍八命事 atau Tuju Mayat Lapan Jiwa punya pasal: Neo Thian Lye 梁天來 dan Leng Kwi Hin 凌貴興 punya perkara-besar di negri Canton, Hong-tay Yong Cheng Koon 皇帝雍正君 punya tempu, Di zaman Cheng Teow 清朝.	七屍八命事	Seow, Chin San (蕭欽山 ; C & Rm. tr.)、Seow Phi Tor (蕭丕圖 ; C tr.)	1933	3	S	D. T. Lim & Co.	清代	俠義	TCB, YSK, CS, NLBS, UML, YGY, TLT.	原書註明譯者為 Tor & San, 應為此兩人。
51	Chrita dulu-kala bernama "Yeo Boon Kong Cheng Lam-Ban" 楊文廣征南閩 atau Yeo Boon Kong 楊文廣 pukol 18 Tong 洞 di zaman Song Tiow 宋朝. Tempu Song Jin Chong 宋仁宗 jadi Hongtay 皇帝.	楊文廣征南閩 或 楊文廣掃十八洞	Wan, Boon Seng (袁文成)	1933-1934	4	S	Sing Seng Book Co.	宋代	歷史	TCB, CS, YSK, KTSL, SHM, YGY, TLT.	v.1-v.2=1933, v.3-v.4=1934
52	Song Kang atau perkumpulan 108 p'rompak yang paling gaga di zaman Song Teow tempu karajaan Jin Chong.	宋江 (再版)	Chan, Kim Boon (曾錦文)	1934	19	S	D. T. Lim & Co.	(北)宋	俠義	CS, YGY, TLT.	本書初版翻譯於 1899-1902 年
53	Chrita dulu-kala bernama "Hoon Chong Lau" 粉粧樓 Di zaman Ow Tong Tiow 後唐朝 tempu Khian Tek 乾德 jadi Hongtay 皇帝.	粉粧樓	Wan, Boon Seng (袁文成 ; achli pengarang) 、Lee, Seng Poh (李成寶 ; he.) 、N. M. Seng (C. re.)	1934	20	S	Seng Poh Huat Coy. (12, Upper Cross Street.)	唐代	歷史	CS, YSK, TCB, NLBS, KTSL, YGY, TLT.	
54	Chrita dulu-kala bernama "Khang Tai Kong" 姜太公 Di zaman Siong-chiu 商朝.	姜太公	Wan, Boon Seng (袁文成)	1934	1	S	Wah Seong Press	先秦	歷史	CS, TCB, YSK, YGY, TLT.	
55	Chrita dahulu kala bernama Beng Leh Koon 孟麗君 atau Cha Boh Chai Siang 查某宰相 di zaman Guan Teow 元朝.	孟麗君 / 女宰相	Khoo, Peng Yam (邱平炎) 、Lee, Seng Poh (李成寶; he.)	1934-1935		S		元代	歷史	CS, TCB, TLT.	本故事於 1934/06/30-1935/10/12 其間，連載於羅馬化馬來文雙週刊 <i>The Story Teller</i> (說故事的人)，共 32 期。本書於 1936 年出版 (共 14 冊)
56	Chrita dulu-kala bernama "Cheng Tiong Suat Gak" 精忠說岳 atau Gak Hwee 岳飛 di zaman Song Teow 宋朝, Hwi 徽, Khim 欽, Ji-Tay 二帝 duduk karajaan punya tempu.	精忠說岳 / 岳飛	Seow, Chin San (蕭欽山 ; C & Rm tr.)、Seow Phi Tor (蕭丕圖 C tr.)	1934-1938	10	S	D. T Lim & Co.	宋代	歷史	TCB, CS, NUSL, YSK, YGY, TLT.	v.1-v.4=1934, v.5-v.8=1935, v.9=1937, v.10=1938
57	Chrita dulu-kala bernama "Chay Kong Wak-Hood" 濟公活佛 Di zaman Lam-Song 南宋, Tempu Hongtay Koh Chong 皇帝高宗.	濟公活佛	Lee, Seng Poh (李成寶 ; tr.)、Lim, Chin Chye (林振才 ; he.), Tan Yew Aik (陳友益 ; C. re.)	1935	10	S	Chop Seng Poh Huat	宋代	志怪	CS, TCB, YSK, KTSL, SHM, YGY, TLT.	

附錄 2：峇峇馬來語翻譯作品

58	Chrita dulu-kala bernama "Lek Bohtan" 綠牡丹 atau Pau Choo Ann Tah Lui-Tai 鮑自安打擂台, Di zaman Tong Tiow 唐朝, tempu Boo Chek Tian 武則天 jadi Hongtay.	綠牡丹 / 鮑自安打擂台	Wan, Boon Seng (袁文成) · Tan, Yew Aik (陳友益 ; C. re.)	1935	11	S	Chin Ho Bros. (56, Upper Cross Street.)	唐朝	俠義	CS, TCB, YSK, NLBS, KTSL, YGY, TLT.	
59	Chrita dulu-kala bernama Nah Kong 藍光 — Tong Pak Han, Di zaman Liat Kok 列國, tempu Soon Tio Ong jadi raja di Tio Kok.	藍光—唐北漢	Wan, Boon Seng (袁文成)	1935	4	S	Seng Poh Huat Coy.	先秦	俠義	NUSL, UML, NLBS, YSK, CS, TCB, KTSL, YGY, TLT.	CS, 1989, p. 361 : 「這是一本無作者的武俠小說。」
60	Chrita dulu-kala bernama "Sam Hap Beng-Choo Pohkiam" 三合明珠寶劍—三合三合明珠寶劍 (Sambongan Sam-hap Pohkiam 三合寶劍); mulai dari mah Luan Eng diri-kan Lui-tai, di zaman Han Tiow 漢朝 Tempu Hongtay Han Boo Tay 皇帝漢武帝.	三合明珠寶劍—三合寶劍續編	Wan, Boon Seng (袁文成) · L.S.Poh (L.S. 傳 ; he.) · N.M.Seng (N.M.成 ; C. re.)	1935	1	S	Seng Poh Huat Coy.	漢代	公案	UML, NUSL, CS, TCB, YSK, NLBS, YGY, TLT.	
61	Chrita dulu-kala bernama "Tek Cheng Cheng Pak" 狄青征北 Di zaman Song Tiow 宋朝 tempu Song Jin Chong 宋仁宗 jadi Hongtay.	狄青征北	Wan, Boon Seng (袁文成 ; ed.)	1935	5	S	Chin Ho Bros.	宋代	歷史	TCB, NUSL, NLBS, CS, YSK, KTSL, YGY, TLT.	
62	Chrita dulu-kala bernama "Tian Pah Tor" 天豹圖 (Seeh Pek Ha 施碧霞—Seeh Pek Hian 施碧顯), Di zaman Beng Teow 明朝, Tempu Seng Hua 成化 jadi Hongtay.	天豹圖	Tan, Chin Thuan (陳進傳 ; C. re.) · Lee Seng Poh (李成寶 ; he. tr.) · Wan, Boon Seng (袁文成 ; he. pub.)	1935	20	S	Seng Poh Huat Coy 成寶發公司.	明代	俠義	CS, TCB, YSK, NLBS, KTSL, YGY, TLT.	
63	Chrita dahulu-kala bernama "Khian Leong Koon Yew Kang Lam" 乾隆君遊江南, Di zeman Cheng Teow 清朝.	乾隆君遊江南	Khoo, Peng Yam (邱平炎) · Lee, Seng Poh(李成寶; he.)	1935-1936	27	S	Nanyang Romanised Malay Book Co.(10 &12, Upper Cross Street.)	清代	俠義	CS, TCB, YSK, NLBS, SHM, KTSL, YGY, TLT.	
64	Chrita dahulu kala bernama "Ong Cheow Koon Hoe Huan" 王昭君和番, Di zaman Han Teow 漢朝.	王昭君和番	Khoo, Peng Yam (邱平炎) · Lee, Seng Poh(李成寶 ; he.)	1935-1936	14	S	Nanyang Romanised Malay Book Co.	漢代	歷史	CS, TCB, YSK, MBA, KTSL, YGY, TLT.	
65	Beng Leh Koon 孟麗君	孟麗君	Khoo, Peng Yam (邱平炎) · Lee, Seng Poh(李成寶; he.)	1936	14	S	Nanyang Romanised Book Co.	元代	歷史	CS, TCB, YGY.	
66	Chrita dulu kala bernama Ang Siew Chuan 洪秀全 berprang sama kraja-an Cheng Teow 清朝, (Tempu Mandchu jadi raja), Di jeman Cheng Teow 清朝	洪秀全	Lim, Siew Him (林秀興) · Koh, Choon Kwang (高春廣)	1936	>5	S	Soo Pau Boon Press	清代	歷史	SHM, NLBS, CS, TCB, YGY, TLT.	
67	Chrita dahulu kala bernama "Chow Thau Hong Boo Koon" 臭頭洪武君, Di zeman Guan Teow Buay 元朝末	臭頭洪武君	Khoo, Peng Yam (邱平炎) · Lee, Seng Poh (李成寶)	1936	18	S	Nanyang Romanised Book Co.	元代	歷史	CS, TCB, YSK, NLBS, SHM, KTSL, YGY, TLT.	

新馬峇峇文學的研究

68	Chrita dulu kala "Flying Swords" The Twenty Four Heroes. Di zaman penghabisan kerajaan "Guan Tiaw" 元朝 (Bangsa Mongolia duduk jadi raja punya punya tempu) atau Hwi-Kiam Ji-Chap Si-Kiap 飛劍二十四俠.	飛劍二十四俠	Seow, Phi Tor (蕭丕圖) ; Seow Chin San (蕭欽山)	1936	4	S	Oon Sye Chin & Sons. (193, Joo Chiat Place.)	元代	俠義	CS, UML, NLBS, TCB, YSK, YGY, TLT.	
69	Chrita dulu-kala bernama "Tio Kong Inn" 趙匡胤 atau Raja Muka-Merah, Di zaman Tong Tiow Buay 唐朝末, Tempu Hongtay Beng Chong 皇帝明宗.	趙匡胤 / 紅面君主	Wan, Boon Seng (袁文成 ; ed.) ; Tan, Yew Aik (陳友益 ; C. tr.)	1936	5	S	Chin Ho Bros	唐代	歷史	TCB, CS, SHM, UML, YSK, YGY, TLT.	
70	Chrita dulu-kala nama-nya "It Ki Mui" 一枝梅 atau Chit Kiam Chap-sah th Kiap 七劍十三俠 Di zaman Beng Tiow 明朝, Tempu Cheng Tek Koon 正德君 jadi Hongtay 皇帝.	一枝梅 / 七劍十三俠	Wan, Boon Seng (袁文成)	1936	24	S	Pranakan Book Coy.	明代	俠義	CS, TCB, YSK, NLBS, KTSL, YGY, TLT.	
71	Chrita dulu-kala nama-nya "It Ki Mui" 一枝梅 atau Chit Chu Chap-Sah th Seng 七子十三生, Di zaman Beng Tiow 明朝, Tempu Cheng Tek Koon 正德君 jadi Hongtay 皇帝.	一枝梅 / 七子十三生	Wan, Boon Seng (袁文成)	1936	9	S	Pranakan Book Coy.	明代	俠義	TCB, YSK, KTSL, YGY.	
72	Chrita dulu-kala bernama "Lam-Koon-Ong Soon Pin" 南極翁孫贖 atau Chau Mah Choon Chiu 走馬春秋 Di zaman Liat Kok 列國, Tempu Choon Ong jadi raja di Chay-Kok 齊國.	南極翁孫贖 / 走馬春秋	Wan, Boon Seng (袁文成 ; ed.) ; Tan, Yew Aik (陳友益 ; C. tr.)	1936-1938	6	S	Chin Ho Bros	先秦	志怪	CS, TCB, SHM, NLBS, UML, YSK, YGY, TLT.	根據該書內文敘述，預計將出版 10 冊。但目前完整僅見 5 冊。
73	Chrita dulu-kala nama-nya "It Ki Mui Peng Sua th Chat" 一枝梅平山賊, Di zaman Beng Tiow 明朝, Tempu Cheng Tek Koon 正德君 jadi Hongtay 皇帝.	一枝梅平山賊	Wan, Boon Seng (袁文成 ; ed.) ; Tan, Yew Aik (陳友益 ; C. tr.)	1938	1	S	Pranakan Book Coy.	明代	俠義	CS, TCB, YSK, NLBS, KTSL, YGY, TLT.	
74	Ini chrita dulu-kala bernama "Sam Kok Inn" 三國因 atau "Su-Ma Tiong Siong" 司馬重湘, Di zaman Tong Han Buay 東漢末, Tempu Leng Tay 靈帝 menjadi raja.	三國因 / 司馬重湘	Poh, Tiang Siew (傅長壽 ; tr.) ; Tan Yew Aik (陳友益 ; C. re.)	1938	1	S	Singapore Jawi Press	(東) 漢	志怪	TCB, NUSL, NLBS, CS, YSK, UML, YGY, TLT.	關於本書出版社，TCB 表為 Singapore Jawi Press. NLBS 電腦記錄為[Wan Boon Seng]。YSK 表及 UML 記錄為 Poh Tiang Siew。CS 表則並未說明。經筆者於 NUSL 原書查證，應為 Singapore Jawi Press.
75	Chrita dahulu-kala bernama "Cheong Moh Inn" 鍾無豔 atau "Hong Hor Muka Biru", Di zaman Choon Chew Liat Kok Buay 春秋列國末	鍾無豔	Lee, Seng Poh (李成寶 ; tr.) ; Ong Choon Teck (王春德 ; C. re.)	1938-1939	55	S	Nanyang Romanised Book Co.	先秦	俠義	CS, TCB, NLBS, YSK, KTSL, SHM, YGY, TLT.	v.1-v.42=1938, v.43-v.55=1939
76	Chrita dahulu-kala bernama Tai Lau Sam Boon Kuay 大鬧三門街 atau "Lee Kong" 李廣, Di zaman Beng Teow 明朝.	大鬧三門街 / 李廣	Lee, Seng Poh (李成寶 ; tr.) ; Ong Choon Teck (王春德 ; C. re.)	1939	22	S	Nanyang Romanised Book Co.	明代	俠義	CS, TCB, YSK, NLBS, YGY, TLT.	
77	Cherita dulukala nama-nya "Botan Kiongchoo" 牡丹公主 atau Sam Pokiam 三寶劍 (tempu Song Chin Chong 宋真宗 jadi raja), Di zaman Song Tiow 宋朝.	牡丹公主 / 三寶劍	Wan, Boon Seng (袁文成 ; tr.)	1950	1	S	Wan Boon Seng	宋代	俠義	CS, TCB, YSK, NLBS, UML, NUSL, YGY, TLT.	本書 YGY 之表列為 6 冊。TCB 及 CS 表並無說明，但 YSK 表只有 1 冊。筆者往 NLBS, NUSL, UML 等查證，藏書僅一冊。猜測此為 YGY 參考 CS 說明：「1950, VI, 102 p....」誤以 VI 為 8 冊，根據 CS 的寫法，個人認為「VI」乃正文（102 頁）之前 i-vi 的頁數（於 NUS 見原書），並非 6 冊之意。
78	Ngo Ho Peng She 五虎平西	-	-	-	5	-	-	唐代	歷史	TCB	此書目列於陳志明之表。根據作者敘述，是從所閱讀過資料內的廣告抄錄下來，並沒見過實物。筆者嘗試尋找，可惜亦無斬獲。

附錄 2：峇峇馬來語翻譯作品

79	Sam Pek Eng Tai 三伯英台	-	-	-	3	-	-	東晉	言情	TCB	此書目列於陳志明之表。根據作者敘述，是從所閱讀過資料內（其他譯本等）的廣告抄錄下來，並沒見過實物。筆者嘗試尋找，可惜亦無斬獲。
80	Tang Sah Ngo Neo 陳三五娘	-	-	-	4	-	-	-	言情	TCB	此書目列於陳志明之表。根據作者敘述，是從所閱讀過資料內的廣告抄錄下來，並沒見過實物。筆者嘗試尋找，可惜亦無斬獲。
81	Yeo Chian	-	-	-	8	-	-	-	-	TCB	此書目列於陳志明之表。根據作者敘述，是從所閱讀過資料內的廣告抄錄下來，並沒見過實物。筆者嘗試尋找，可惜亦無斬獲。
82	Sha'er San Pek Eng Tai	山伯英台敘事詩	Wee Hock Keng	1963	1	S	Pustaka Melayu	-	言情	CS, NUSL	
83	Sam Pek Eng Tai	三伯英台	Chia, Felix	1985	1	S	-	-	言情	NLBS	本書為未正式出版的改譯（編）劇本，共 65 頁。另有英譯本 Sam Pek Eng Tai: Butterfly Lovers (譯者同)。收藏於新加坡國家圖書館者為譯者原稿復本。

註：編譯者：tr.= 翻譯者 / 主筆 (Translator; achli pengarang) ; ed.= 編者 (Editor) ; C. re.= 中文閱讀 / 口述者 (Chinese reader) ; Rm. tr.= 羅馬化馬來文翻譯者 (Romanised Malay translator); C. & Rm. tr.=中文暨羅馬化馬來文翻譯者 ; he.= 協助者 (Helper)。

資料來源：

1. **CS** : Claudine Salmon, "Writings in Romanized Malay by the Chinese of Malaya: a Preliminary Inquiry.", in *Literary migrations: traditional Chinese fiction in Asia (17-20th centuries)*(Beijing: International Culture Pub. Corp.,1987), pp. 466-487. (初稿發表於法國的 Archipel 14, 1977, pp. 79-110)
2. **TCB**: Tan Chee Beng, "Baba Chinese Publication in Romanized Malay," in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No.22, 1981, pp. 158-193. (陳志明的參考來源：馬六甲實地搜尋、新加坡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Singapore)、新加坡國大書館(University of Singapore Library)、馬來亞大學圖書館(University of Malaya Library)、CS 之列表等。
3. **KTSL**: Mohd. Ghazali bin Haji Ahmad 和 Che Selamah bt. Che Mustafha 主編, *Katalog Induk Koleksi Sastera Cina Peranakan (Bangi: Perpustakaan Tun Seri Lanang, University Kebangsaan Malaysia (馬來西亞國大圖書館),1988)*. (根據主編序言，這本土生華人文學目錄範圍含括新、馬及印尼土生華人的翻譯文學，資料收集自：馬來西亞國大圖書館(Perpustakaan Tun Seri Lanang, UKM)、馬來亞大學圖書館(Perpustakaan Universiti Malaya)、馬來西亞國家圖書館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馬來西亞理科學大學圖書館 (Perpustakaan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
4. **YSK**: Yoong Suan Kui, "APPENDIX II: Translated Works from Six Library Holding" (按：UM (馬來亞大學), DBP (馬來西亞國家出版局), NLB (馬來西亞國家圖書館), USM (馬來西亞理科學大學), SNL (新加坡國家圖書館 = NLBS), NUS (新加坡國立大學), 共 5 間), *A bibliographic survey on baba literature focus on Chinese literary translated works into Baba Malay*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2001), pp. 101-174.
5. **YGY**: 楊貴誼 (Yang Gui Yi), 〈華馬譯介與民族文化的溝通〉, 收入魏維賢、張玉安主編, 《"面向 21 世紀的東南亞"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1), 頁 326-364. (該論文資料來源：CS, 《馬來亞華人的馬來語翻譯及創作初探》, 居三元譯, 〈中國傳統小說在亞洲〉(北京：中國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1969), 頁 328-369; TCB; 魏添福(William Gwee), "Collection of Baba Peranakan Literature, 1892~1950", 私人藏書目錄, Singapore, 1983; 楊貴誼個人藏書。)
6. **NUSL**: 新加坡國立大學書館(University of Singapore Library) (筆者搜尋時間: 2001-2003)
7. **NLBS**: 新加坡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Singapore) (筆者搜尋時間: 2001-2003)
8. **UML**: 馬來亞大學圖書館 (University of Malaya Library) (筆者搜尋時間: 2001-2003)
9. **SHM**: 新加坡歷史博物館 (Singapore History Museum), "Rumah Baba: Life in a Peranakan House" 主題館之館藏。
10. **MBA**: Malacca Baba Association (馬六甲峇峇公會, 包括在地搜尋)
11. **TLT**: Teo Lay Teen, "Appendix II: a List of Translated Novels in Romanised Malay by the Baba Chinese", in *A Study of the Malay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opular fiction by the baba Chinese-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Khian Leong Koon Yew Kang Lam"*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1980), pp. 261-269.

附錄 3 : *Bintang Timor* 刊載的文學作品 (抄錄於 2003/11/08, S'pore:NLB)

題目	類型	刊載日期	備註
Sedikit Mahal: Banyak Murah.	笑話	1894/07/03	
Smoa pun baik jikalau penghabisan baik. (Hikayat Pə e rhintaan)	愛情故事(傳奇)	1894/07/03 : Fatsal I 1894/07/04 : Fatsal I (Inilah Sambongan-nya) 1894/07/05 : Fatsal II (Inilah Sambongan-nya) 1894/07/06 : Fatsal II (Inilah Sambongan-nya) 1894/07/07 : Fatsal II (Inilah Sambongan-nya) 1894/07/11 : Fatsal III 1894/07/14 : Fatsal III (Inilah Sambongan-nya) 1894/07/18 : Fatsal IV 1894/07/23, Isnin : Fatsal IV (Inilah Sambongan-nya) 1894/07/25, Rabu : Fatsal IV (Inilah Sambongan-nya) 1894/08/01, Rabu : Fatsal V 1894/08/04, Sabtu : Fatsal V (Inilah Sambongan-nya) 1894/08/07, Slasa: Fatsal VI 1894/08/09 : Fatsal VI (Inilah Sambongan-nya) 1894/08/28 : Fatsal VII (Sambongan deri No.33) 1894/09/05 : Fatsal VII (Sambongan deri No.48) 1894/09/13 : Fatsal VIII 1894/11/13 : Fatsal IX (Sambongan deri No.63) 1894/11/15 : Fatsal IX (Sambongan deri No.114) 1894/11/19 : Fatsal X 1894/11/22 : Fatsal X (Sambongan deri No.119) 1894/11/26 : Fatsal XI 1894/11/27 : Fatsal XI (Sambongan deri No.125) 1894/12/04 : Fatsal XII (Sambongan deri No.126) 1894/12/06 : Fatsal XII (Sambongan deri No.132) 1894/12/10 : Fatsal XIII 1894/12/11 : Fatsal XIII (Sambongan-nya deri No.137)	都刊於第 3 頁 (共 4 頁)
Terlampau lekas mahu tolong	短篇小說	1894/07/12	作者 : Tit-bits.
Si Bunga Mawar Merah (Dahulu kala orang Hindoo)	(印度)民間故事	1894/07/06 1894/07/13: (Sambong deri 6 hari bulan July) 1894/07/21: Bahgian III (Tamat)	
Pantun Penganten	詩	1894/07/12	By Si Melata
Shahir		1894/07/16	By Si Bebal
Lebih baik sa'orang Buta, deripada tiga orang pekak	笑話 (Pengli Hati)	1894/07/16 1894/07/17 : (Inilah Sambongannya pada 16 July)	By Mastari
Di cheritakan dengan rengkasnya waktu kawin-nya Tuan putri anak-anda Beginda Sultan Johore	記敘文	1894/07/02 1894/07/04	
Orang Italian yang pandai	小故事/趣聞	1894/07/25	
Anak Berkembar	小故事/趣聞	1894/07/25	
Laki yang penakut	小故事/趣聞	1894/07/25	
Satu tukang jait kasot yang brani	小故事/趣聞	1894/07/25	
Putri yang chinta Bapanya Sperti garam	故事	1894/07/27 1894/08/03 : Bahgian II 1894/08/10 : Bahgian III 1894/08/17 : Bahgian IV	

附錄 3 : *Bintang Timor* 刊載的文學作品

Timbangan: Diantara peperangan China dan Jepun	議論文	1894/08/07 1894/08/08 1894/08/10 1894/08/11 1894/08/13 1894/08/14	ulih Mastari
Berbagai-bagai khabar: Syair Puji: Bintang Timor Ini	Syair	1894/08/16	British Subject
Shair Perak	Syair	1894/08/17	Peranakan Perak
Siapakah Taun Mastari Itu?	Syair	1894/08/18	Pandan Satia (Singapura)
Mengunjungi sahabat Mustafa	Syair?	1894/08/20	Mastari
Balasa karangan Si Tangan Gatal	pantun	1894/08/22	Si Ah Fat
Cherita deri hal mak tiri dengan anak tirinya	故事	1894/08/24 : Bahgian yang pertama 1894/08/31 : Bahgian II 1894/09/07 : Bahgian III, tamat	
Terima Kasih	syair	1894/08/25	Mastari
Uchapan Selamat	syair	1894/09/03	Mastari
Shair deri Palembang	syair	1894/09/08	Kalam Langit
Ka-ada'an Bintang Timor		1894/09/08 1894/09/10	Chendor Mata
Chirita dua orang adek beradek	故事	1894/09/14 : Bahgian I 1894/09/21 : Bahgian Yang II 1894/09/28 : Bahgian Yang III 1894/10/05 : Bahgian Yang IV 1894/10/12 : Bahgian yang ka-lima: tamat	
Pujian kepada "Bintang Timor"	syair	1894/09/14	British Subject
Shair deri Palembang	syair	1894/09/17	Kalam Langit
Bintang Timor	議論文	1894/09/24	Murad
Shair Kiriman	syair	1894/10/19	Kalam Langit
Cherita dua sahabat yang baik	故事	1894/10/19 : Bahgian I 1894/10/26 : Bahgian II	
Uchapan selamat: Bagai 100 hari Bintang Timor	syair	1894/10/29	Mastari
Shair negri Johor	syair	1894/10/30 1894/10/31	Kalam Langit
Sedikit shair negri Singapura	syair	1894/11/01 1894/11/02	Kalam Langit
Peperangan diantara China dan Jepun	議論文?	1894/11/03~11/13(tamat)	Mastari
Peperangan di Lombok (Bali)	故事	1894/11/08 1894/11/10 1894/11/12 1894/11/13 (tamat)	Chendor Mata
Shair membri slamat: Hari Lahir-nya Putra Makota Prince of Wales di negri Inggris (November 9)	syair	1894/11/12	Kalam Langit
Cherita sa'orang perampuan janda	故事	1894/11/16 : Bahgian I 1894/11/23 : Bahgian II 1894/11/30 : Bahgian III	

		1894/12/07 : Bahgian IV 1894/12/14 : Bahgian V: tamat	
Shair hari lahir-nya Permesuri: Bonda Beginda Rajah China (Pada 7 hari ini bulan)	syair	1894/11/24 1894/11/27	Kalam Langit
Sahir orang harak chinggah: Pada 24 hari bulan November	syair	1894/11/28	Kalam Langit
Shaer kiriman kepada mekatib dinegri Palembang	syair	1894/12/13	Kalam Langit
Shaer slamat "Bintang Timor"	syair	1894/12/18 1894/12/19	Kalam Langit
Cherita derihal tiga anak perawan	故事	1894/12/21: Bahgian I 1894/12/28: Bahgian II 1895/01/05: Bahgian III 1895/01/11: Bahgian IV 1895/01/18: Bahgian V 1895/01/25: Bahgian VI 1895/02/02: Bahgian VII 1895/02/08: Bahgian VIII, tamat	
Shaer Slamant Tahun Baru (1 January)	syair	1894/12/31	Kalam Langit
Timbangan derihal lima huruf Malayu itu	議論文	1894/12/07	Kalam Langit
Timbangan derihal lima huruf Melayu itu	議論文	1894/12/14	Fathol (以上談論 Huruf Melayu(爪夷 文)該對應的羅 馬字母,其中引 用多國專家 exp. Swetteham 的方式。)
Uchapan Selamat: Di atas segala Ahli pembacha dan pemantu Bintang Timor masok kedalam Tahun bahru 1895		1895/01/03	Mastari
Terima Kasih		1895/01/16	Mastari
Shaer pesta menari (Ball: Dalam Istana Tyersall)	syair	1895/01/23 1895/01/24	Kalam Langit
Shaer: Selamat Tahun Baru China (26, January, 1895)	syair	1895/01/25	Kalam Langit
Pantun: Selamat Tahun Bahru 4532, Sin Chian ju-i	pantun	1895/01/25	Mastari
Cherita deri hal satu putra	故事	1895/02/16: Bahgian I 1895/02/22: Bahgian II 1895/03/01: Bahgian III 1895/03/08: Bahgian IV 1895/03/15: Bahgian V 1895/03/22: Bahgian VI, tamat	
Sha'ir bulan puasa	syair	1895/03/06	Kalam Langit
Hikayat Shaik Omar bin Rahman (Terkutib deri Pewarta	故事 (傳奇)	1895/03/05 1895/03/06	

附錄 3 : *Bintang Timor* 刊載的文學作品

Boemi)		1895/03/09 (tamat)	
Sha'ir Slamet: Baba Tan Hup Leong blayar	syair	1895/03/13	Kalam Langit
Shair Slamet Hari raya: kepada orang Bangsa Islam	syair	1895/03/27	Kalam Langit
Shair slamet hari raya: kapada baginda Sultan Johore	syair	1895/03/27	Kalam Langit
Cherita deri hal satu raja dengan permisuri-nya	故事	1895/03/29: Bahgian I 1895/04/04: Bahgian II 1895/04/13: Bahgian III 1895/04/20: Bahgian IV 1895/04/27: Bahgian V 1895/05/11: Bahgian VI 1895/05/18: Bahgian VII 1895/05/25: Bahgian VIII, tamat	
Shair Bintang Timor (Bertukar perhidaran-nya)	syair	1895/04/02	Kalam Langit
Shaer slamet hari lahir-nya: Sri Beginda Queen Victoria di negri England, 24 MAY, 1895.	syair	1895/05/25	Kalam Langit
Cherita derihal satu raja dengan tiga anak-nya	故事	1895/06/01: Bahgian I 1895/06/06: Bahgian II 1895/06/15: Bahgian III 1895/06/22: Bahgian IV 1895/06/29: Bahgian V (ada sambongan lagi, 但能查的 microfilm 已查完)	
Bintang Timor Kawan Bintang Barat	syair	1895/06/04	Kota Piliang
Shair bagi kamatian Sultan Johore	syair	1895/06/11	Murad
Shaer berduka chita deri mangkatnya Beginda Sultan Johore, pada 5 June 1895.	syair	1895/06/11 1895/06/13	Kalam Langit
Ubahan Shair: Memlihra-kan lidah Islam	syair	1895/06/18	Chendor Mata
Serba Sedikit	syair	1895/06/18	Murad
Ilmu Bahsa (Menambah-kan otak tohor)	syair	1895/06/20 1895/06/22 1895/06/25 1895/06/27 1895/06/29	Fathol
Genap sa'tahun Bintang Timor	syair	1895/06/29	Mastari
		1895/07/02 (最終刊)	

附錄 4：峇峇戲劇 (BABA PLAYS) 演出列表 (1904-2003) ^{1*}

日期 (y/m/d)	作品	編劇 (Playwright)	導演	負責團體	公演 (場合)	地點	語言 ²
1904	A Race for a Dinner (趕赴晚宴)	-	-	-	Straits Chinese Recreation Club(籌募「海峽華人休閒俱樂部」會所整修基金)	S	E
1905/02	Cherry Bounce	-	-	海峽華人休閒俱樂部 (Straits Chinese Recreation Club)戲劇組	-	S	E
1910	Look before you leap			Chinese Co. SVI		S	E
1913	After the Battle	Low Kway Soo		Straits Chinese Recreation Club	維多利亞劇院 (Victoria Theatre)(由海峽華人休閒俱樂部 (Straits Chinese Recreation Club)舉辦，為上海華人紅十字會 (Chinese Red Cross Society) 籌募資金。	S	E
1913	Mustapha	Lee Choo Neo, Low Kway Soo	Lee Choo Neo, Low Kway Soo	Straits Chinese Recreation Club	維多利亞劇院 (Victoria Theatre)(由海峽華人休閒俱樂部 (Straits Chinese Recreation Club)舉辦，為上海華人紅十字會 (Chinese Red Cross Society) 籌募資金。	S	BM
1918/05	Princess Nilam Chahaya				檳榔嶼英華學校校友會 (Anglo-Chinese School Union Building) (籌募中國水災救濟金)	P	BM
1919/10	Nyai Dasima					P	BM
1920/07	Ginufifah or Herto Brabant (又名 Dinofifah)					P	BM/M
1926/12	Jula Juli Bintang Tiga			Penang Nyo Nya Bangsawan		P	BM
1926/12	Nya Dasima			Penang Nyo Nya Bangsawan		P	BM
1926/12	A Merchant of Bagdad			Penang Nyo Nya Bangsawan		P	BM
1920s	The Fortune Teller			The Merrilads		?	BM
1930/04/13	The Exile Prince			The Merrilads	Star Opera	?	BM
1934/08; 1935/01	Greed, Repentance			Wales Minstrels		?	BM
1934/08; 1935/01?	Nyai Dasima			?		?	BM
1940s/50s	Gong Kianh Sai (憨女婿)					?	BM

附錄 4：峇峇戲劇 (Baba Plays) 演出列表

1940s/50s	Boo Siong Sai Sah (武松殺嫂)					?	BM
1940s/50s	Lian Chi Kai Tan (Lotus Seed with Hardboiled Egg)					?	BM
1940s/50s	Blind Marriage (盲婚)				New World (為救濟中國揚子江水災募款)	?	BM
1947/11/01	Kurang Preksa & Ah Fatt the Pork Seller				New World (籌募 Oleh Oleh Party 復興基金)	?	BM
1950	Bawang Putih Bawang Merah (大蒜洋蔥)			Kumpulan Peranakan	Happy World	S?	BM
1950(?)	Kisah Si Buta			?	?	?	BM
1956(?)	Li Ko Mia (A Nun's Fate, 尼姑的命運)			Gan Teck Hock		?	
1957/04/20	Bunga Tratay (蓮花)			Malacca Chinese Dramatic Association	Singapore Badminton Hall (為馬六甲佛寺籌建募款)	S	BM
1957/12/07	Tidak Berdosa (Not Sinful, 無罪)	Ong Chwee Kim		Kumpulan Peranakan Singapura	Singapore Badminton Hall (救助 Red Cross Cripple Children & Cheshire Home 「紅十字會殘障兒童之家及慈氏護養院」)	S	BM
1958/05/08	The Secret (Rusiah) (秘密)				Happy World	S	BM
1958/07/05	Hanyut Diri (Losing Oneself)	Thomas Wu		Hiboran Peranakan Singapura	Singapore Badminton Hall (in aid of Singapore Anti-Tuberculosis Association & Society for St. Vincent De Paul)	S	BM
1958/09/13-14	Satu Darah (One Blood)	Ong Chwee Kim		The St. John Council (St. John Ambulance Association and Brigade)	Happy World Stadium (為聖約翰救傷隊 (St John Ambulance) 募款)	S	BM
1958/10/06	Lian Chi Kai Tan (蓮子雞蛋)			Kumpulan Peranakan Singapura	Happy World (為 Kumpulan 籌款)	S	BM
1958/12/04-05	Nyai Dasima			Singapore Amateur Dramatic Party (新加坡土生華人業餘劇團)	Singapore Badminton Hall (in aid of YMCA Youths' Club Fund and in aid of the Building Fund of the Party)	S	BM
1959/04/25	Janda Kaya (Rich Widow 富寡婦)	Ong Chwee Kim			Happy World (In aid of International Charity Committee) 國際慈善機構	S	BM
1959/06/25	Naga Berapi (火龍)			Peranakan Singapura	Happy World (in aid of After Care Association	S	M

新馬峇峇文學的研究

1959/10/03-04	Kaseh Ibu Tiri (The Love of a Stepmother)	Ong Chwee Kim		St. John Council (St. John Ambulance Association and Brigade)	Singapore Badminton Stadium (in aid of St. John Building Fund)	S	BM
1960/02/27	Oh Chua Peck Chua (Black Snake and White Snake/Madam White Snake)			Oleh Oleh Party	Happy World (in aid of 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	S	BM
1960/07/16	Ayer Mata Ibu	William Tan		St. John Council (St. John Ambulance Association and Brigade)	Singapore Badminton Hall (in aid of St. John Building Fund)	S	BM
1960/10/15-16	Ta' Sangka (Unexpected)			Oleh Oleh Party	Happy World Stadium	S	BM
1965/08/28	Menyesal (Regrets) (not identical with the <i>Menyesal</i> of 1986)			Nonya and Baba	National Theatre (in aid of local Charities and Party Fund)		BM
1968/02/10	Malam Peranakan			YWCA & Persatuan Wanita Singapura	Victoria Theatre	S	BM/E
1972/02	Lady Precious Stream			State Chinese (Penang) Association		P?	E
1984/06	Pilih Menantu	Felix Chia	Cecilia Ong	FOA sub-committee	Festival of Arts (FOA) Drama Centre	S	BM
1985/03	Buang Keroh Pungot Jernih (去濁存清)	Henry Tan	William Tan	Gunong Sayang Association	Community Chest Victoria Theatre	S	BM
1985/06	Laki Tua Bini Muda (老夫少妻)	Felix Chia	Goh Guan Siew & Navarro Choo	Peranakan Place	Peranakan Place Opening (Bibi's Restaurant)	S	BM
1986/01	Sam Pek Eng Tai: Butterfly Lovers (三伯英台)	Felix Chia	Chua Soo Pong	Chinese Theatre Circle	Drama Centre	S	BM
1986/06	Menyesal	Henry Tan	William Tan	Gunong Sayang Association	Victoria Theatre (Festival of Arts)	S	BM
1986/11	Kachang Lupakan Kulit (The Ingrate 失皮花生-忘本)	Henry Tan	William Tan	Gunong Sayang Association	Peranakan Place	S	BM
1987/09	Zaman Sekarang (Times have changed, 今時不同往日)	Henry Tan	William Tan	Gunong Sayang Association	Victoria Theatre (Drama Festival)	S	BM
1988/06	Gong Kia Sai	Henry Tan	William Tan	Gunong Sayang Association	Festival of Arts (Fringe) & Sentosa	S	BM

附錄 4：峇峇戲劇 (Baba Plays) 演出列表

1989/08	Biji Mata Mak (Mother's Pet 母親的寵物)	Henry Tan	William Tan	Gunong Sayang Association	WTC Auditorium (Drama Festival)	S	BM
1990/06	Tak Sangka (Unexpected)	Henry Tan	William Tan	Gunong Sayang Association	Kallang Theatre (Festival of Arts)	S	BM
1991/11	Sudah di-Janji (Fated, 命中注定)	Henry Tan	William Tan	Gunong Sayang Association	2nd ASEAN Theatre Festival & WTC Auditorium	S	BM
1992/06	Nasib (Fate, 運氣)	Henry Tan	William Tan	Gunong Sayang Association	WTC Auditorium (Festival of Arts)	S	BM
1993/11	Salah Sangka (誤會)	Henry Tan	Charles Koh	Gunong Sayang Association	WTC Auditorium (Festival of Asian Performing Arts)	S	BM
1994/08	Mari Kita Main Wayang (我們來演戲)	Felix Chia		The Necessary	Raffles Hotel, Jubilee Hall	S	BM
1995/05/10-13	Manis Manis Pait (Bittersweet 苦澀甜蜜)	William Gwee Thian Hock		Gunong Sayang Association	World Trade Centre Auditorium	S	BM
1996/08/29-09/08	Kalu Jodoh Tak Mana Lari (Love's Destiny 緣分)	William Gwee	Richard Tan	Gunong Sayang Association	World Trade Centre Auditorium	S	BM
1997/10/15-19	Bulan Pernama (An Auspicious Full Moon, 滿(祥)月)	William Gwee	Richard Tan	Gunong Sayang Association	World Trade Centre Auditorium	S	BM
1999/06	Janji Perot	William Gwee	Richard Tan, Benny Tan	Gunong Sayang Association	World Trade Centre Auditorium (Arts Festival Baba play)	S	BM
1999/08	Dah Sa Chupak Tak Boley Sa Gantang		Kenny Chan	Persatuan Peranakan Cina Melaka	Persatuan Peranakan Cina Melaka, Clubhouse	M	BM
1999/10	Let Him Dream A Little Longer (改編自 <i>Mari Kita Main Wayang</i>)	Felix Chia	Alvin Tan	Theatre Studies students of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US)	Lecture Theatre 13 of the NUS	S	BM
2000/04	Dah Sa Chupak Tak Boley Sa Gantang		Kenny Chan	Persatuan Peranakan Cina Melaka	Persatuan Peranakan Cina Melaka, Clubhouse	M	BM
2000	Chueh-It, Chap Goh		GT Lye	Gunong Sayang Association		S	BM
200-	Wayang peranakan: Hujan balek ke langit			Gunong Sayang Association		S	BM
2001/03	Dah Sa Chupak Tak Boley Sa Gantang: You Can't Change Destiny		Kenny Chan	Persatuan Peranakan Cina Melaka	World Trade Centre Auditorium (in aid of Asian Women's Welfare Association (AWWA) through Community Chest.	S	BM

2002/08	Bibiks behind Bars	Richard Tan	Richard Tan	The Peranakan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Kallang Theatre	S	BM
2003/09/25-27	Kipas Chendana (The Sandalwood Fan)	GT Lye	GT Lye	Gunong Sayang Association	Victoria Theatre	S	BM
2003/11	Bibiks Go Broadway: A Peranakan Musical Comedy Revue	Richard Tan	Richard Tan	Dover Park Hospice (委任，可見峇峇戲劇的成功)	University Cultural Centre Hall (In aid of raise funds of Singapore's first purpose-built facility looking after patients with terminal illness.)	S	BM/E

¹本表主要根據以下資料製作而成：

- (1) Jürgen Rudolph, *Reconstructing Identity: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Babas Singapore*, Aldershot: Ashgate Pub. Ltd., 1998.
- (2) Song Ong Siang, 'The Position of Chinese Women' in *SCM*, vol. 1 (1), 1897, pp. 22;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John Murray: repr.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3(1984).
- (3) Robert Yeo, *Romance and Realism: Baba Plays of the Eighties*, 1996. (<http://www.happening.com.sg/commentary/romance.html>) (2003/3/31 瀏覽)
- (4) Tan Sooi Beng, *Bangsawan: A Social and Stylistic History of Popular Malay Opera*, Penang and Kuala Lumpur: The Asian Centre, 1993
- (5) <http://www.peranakan.org.sg> (2003-2004 瀏覽)
- (6) *The Peranakan : Quarterly Newsletter* (1999 Jul -Sep); (1999Oct -- Dec); (2000 Apr -- Jun), Singapore: The Peranakan Association.

* Stella Kon 的 *Emily of Emerald Hill* 等劇目不列入本表，因除了劇本創作，峇峇基本上對該戲劇演出的參與不多。幾乎本劇的導演、演員都不是峇峇。(見「Stella Kon 戲劇公演表」)但此劇對峇峇社會的影響力卻不容忽視。

² 地點：P=Penang, S=Singapore, M=Malacca.

語言，由於峇峇本身的雙語或多語環境，一些劇作中難免會穿插一些其他語言的對話，例如峇峇馬來語劇裡常有英文對白，或英文劇中也難免出現峇峇馬來語的對白，因此，筆者這裡指的語言是以劇本書寫的語文或戲劇主體語言為主。(E= English, BM= Baba Malay)

附錄 5：峇峇的華文文學作品列表（按年代）

作者	署名	作品	發表刊物	發表日期	體裁	備註
林瑤圃 (生卒年不詳)		檳榔嶼李成茂園涼亭楹聯：「蒲雨聲添琴榻潤，蘭風香送酒廉清。」		1856	詩（古體）	
陳省堂	閩漳陳恭三省堂	越南游記自序		1888	序文	
陳省堂 (1861-?)		越南游記	叻報	1888/05/08~05/18	遊記	
陳省堂		敬訪良醫	叻報	1888/08/10	啓事	
李清輝		贈日本友人倉辜作詩	叻報	1889/02/12	詩（古體）	摘自：〈東游記略〉
李清輝 (1830-1896?)		東游記略	叻報	1889/02/12~03/05	遊記	
李清輝		奉和鑄生詞兄見贈原韻	叻報	1889/10/23	詩（古體）	
林瑤圃		浮羅池滑福建公冢涼亭石柱題詩		1892	詩（古體）	
陳省堂	敏求齋主人及諸仝人	天人交眷	星報	1892/04/22	論說	
陳省堂	省堂陳希曾	論婚姻注冊（原題：來稿照登）	叻報	1892/11/29	論說	
陳省堂	實叻敏求齋主人省堂陳希曾	恭賀新禧	星報	1893/02/23	啓事	
陳省堂	星江居士	重游越南記	叻報	1893/08/25~09/06	遊記	
陳省堂	敏求齋主人	觀蛇者說	叻報	1893/09/21	論說	
陳省堂	敏求齋主人	稱名宜正	星報	1893/10/17	論說	
陳省堂	省堂陳希曾	游鳳山寺	星報	1893/12/16	遊記	
陳省堂	敏求齋主人	本坡華人飲食失宜失所亟宜整頓說	星報	1894/01/20~01/22	論說	
陳省堂		敏求齋集自序（原題：文集擇豔）	星報	1894/02/21	序文	
陳省堂	敏求齋	幻劇述奇	星報	1894/02/24	遊記	
陳省堂		清娛軒記	星報	1894/03/06	遊記	
陳省堂	敏求齋	攜眷游檳	星報	1894/03/09	遊記	
陳省堂	敏求齋	日落洞記	星報	1894/03/22	遊記	
陳省堂	敏求齋	祀非其鬼	星報	1894/03/30	論說	
陳省堂	敏求齋主人	游蘇門達臘記	星報	1894/05/17~05/21	遊記	
陳省堂	敏求齋主人	重游檳城記	叻報	1894/06/05	遊記	
陳省堂	敏求齋主人	浮羅訪友	星報	1894/06/08	遊記	
陳省堂	敏求齋主人	游董里記	叻報	1894/06/12	遊記	
陳省堂	敏求齋主人	端陽浴海記	星報	1894/06/12	遊記	
陳省堂	敏求齋	寥海叢島記	叻報	1894/06/26	遊記	
陳省堂	敏求齋	隆游記略	叻報	1895/11/30	遊記	
曾錦文 (1851-1919?)	檳榔嶼牛老叟介田曾錦文	他騎駿馬我騎驢，仔細思量我不如，回頭又見推車漢，上雖不足下有餘。	《三國》	1896	詩（古體）	

陳省堂		辭行晉越	叻報	1896/12/22	啓事	
陳省堂	敏求齋主人	割辯通議	叻報	1899/05/22	論說	
陳省堂	敏求齋	西貢花園記	叻報	1899/07/17	遊記	
陳省堂		哭洪君兆元哀詞	叻報	1899/10/23	論說	
陳省堂	閩漳陳省堂	越南地輿記	叻報	1902/03/27 ~04/07	遊記	
陳省堂		越南風俗論	叻報	1902/08/18	遊記	
陳省堂		莫分畛域	叻報	1910/09/26	論說	
陳省堂		外甥娶姪咏	叻報	1911/09/19	論說	
陳省堂	省堂	義僕能幹？	叻報	1911/10/10	論說	
陳育崧 (1903-1984)		戊戌重周檳城懷康南海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原稿為柯木林收藏，收入《椰陰館文存》第二卷並為說明創作年代，根據《椰陰館文存補編》中柯木林在〈「萬點花飛雨外村」——悼陳育崧先生〉（pg.223）一文敘述，其收藏之《柳影潮聲》為1976年陳氏本人「手抄其舊作」贈予，可見這其中的詩文當為1976年以前的作品。又陳氏曾於《東南亞古代史論叢》序文最後署名「陳育崧1968年開齋節寫於東海岸柳影潮聲樓」，筆者猜測該詩集便是在該時期旅居東海岸創作的，再根據陳育崧在《二十年代的檳城青年運動》敘述其賦〈戊戌重周檳城懷康南海〉詩文的經過：「一九五七年，戊戌重周，這年離開清季康有為維新變法，整整過了六十個年頭。那年，我回到出生地檳城……見景生情，懷念南海，對海外華人啓蒙運動所起的作用……曾經寫了一些絕句，來紀念他……」，推測本集之詩作當作於1950年代至70年代之間，非一時一地之作。
陳育崧		花朝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戊戌寒食清明花盛開 檳城小住懷南海康先生 清明花即安山那先生 極愛之名曰一日黃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和陳振賢先生感懷一律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過七洲洋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廈大同學倡辦中正中學 舉林惠祥教授為校長 有謀以擠之者林君聞之 拂袖而去詩以慰之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鎮北關吊魯迅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附錄 5：峇峇的華文文學作品列表

陳育崧		蓮花河訪張觀察故宅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夜泊龍牙門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從巴力至木歪渡霹靂河道中即景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泳嬰（俗稱少婦曰嬰音雅湯平）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題翁占秋畫孫陵子丈珠簾圖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寄檳城故人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贈愚趣園老人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金山懷古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訪唐人街遺址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歐遊心影梵蒂岡謁教宗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羅馬鬥獸圈巡禮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漢堡不夜城驚豔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夜出巴黎凱旋門有感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倫敦玫瑰園聽樂隊演奏花叢假寐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康橋訪德坤夫婦下榻木扉書屋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飛渡阿爾卑斯山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遊日光懋鬼怒川酒家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自江之島至湖尻下車箱根信宿乃去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乙巳初秋有北國之行八月十日抵鷺門聞新洲獨立喜而賦比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廣州看東方紅演出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題中華兒女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乙巳除夕訪嘉定邊和忽傳陳橋之變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士林河吊白思華迂政信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檳城花岬春潮館看落日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贈紅頭軍代表潘惠珍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訪船業重鎮挪威豪義山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挪京奧斯陸街頭偶見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訪東柏林忽傳艾森豪將軍噩耗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東京新宿御苑看落櫻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京都二條城懷古德川歸政明治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台北聽歌仔調憶陳少蘇夫子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訪安哥窟嚮者指點遺跡輒引周達觀風土記相佐證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重遊箱根景物全非感慨繫之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讀詩隱梅花三弄愛其 「天上有星皆北拱人 間無水不東流」句感賦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豆腐街訪葉季允故宅	柳影潮聲	1950-70s	詩（古體）	
陳育崧		《馬來亞潮僑印象記》 序	《馬來亞 潮僑印象 記》	1951	序文	
陳育崧 (1903-1984)		「聖經與中華」評介	星洲週刊 (第 83 期)	1952/11/13	雜文	
魯白野 (1923-1961)		獅城散記		1953	雜文（文集）	
魯白野		馬來散記		1954	雜文（文集）	
陳育崧		椰陰館讀書記	南洋學報 (第十卷 第一輯)	1954	雜文	
魯白野	威北華	流星		1955	小說（集）	
陳育崧		「開吧歷代史記注本 目次」序	南洋學報 (第九卷 第一輯)	1955	序文	
魯白野	威北華	春耕		1955.	散文（集）	
陳育崧		《社會科學研究集刊》 代序	南洋大學 《社會科 學研究集 刊》	1957	序文	
魯白野		馬來亞		1958	雜文（文集）	
陳育崧		葉季允先生——第一 報人、海國詩宗	南洋第一 報人	1958	論說	
魯白野		印度印象		1959	遊記（文集）	
魯白野	威北華	黎明前的行腳		1959	詩（集）	
陳育崧		記林文慶以狗肉起黃 遵憲沉疴事	南洋學報 (第 17 卷 第 2 輯)	1961	雜文	
陳育崧		林文慶論	南洋學報 (第 19 卷 第 1、2 輯)	1964	論說	
陳育崧		以史報故國——悼葉 華芬先生	南洋學報 (第 19 卷 1、2 輯)	1964	悼文	
陳育崧		南渡衣冠此一人—— 紀念趙泰先生	中國學會 年刊	1964-1967	悼文	
陳育崧		陳嘉庚研究計畫序	陳嘉庚(陳 著)	1965	雜文	
陳育崧		東南亞華人歷史文獻 展覽會啓	星洲日報 (文藝副 刊)	1965	序跋	
陳育崧		陳嘉庚先生傳		1965	傳記	
陳育崧		林文慶博士傳		1965	傳記	見文存補編：與李業霖合 著
陳育崧		《東南亞古代史論叢》 序	南洋學會 叢書第 8 種	1969	序文	

附錄 5：峇峇的華文文學作品列表

陳育崧		談談「翻譯的困難問題」	新社文藝 (第 12 期)	1970	雜文	
陳育崧		新加坡華文碑銘集錄 緒言	南洋學報 (第 20 卷 第 2 輯) / 香港中文 大學《新加 坡華文碑 銘集錄》	1971	序文	
陳育崧		《行隱集》序	南洋學會 叢書第 14 種	1972	序文	
陳育崧		《石叻古蹟》序	南洋學會 叢書第 13 種	1973	序文	
陳育崧		《新加坡會館志》序	南洋學會 叢書第 16 種	1973	序文	
陳育崧		「新加坡淪陷三年半」 讀後	南洋商報 (商餘)	1973/07/30 -31	雜文	
陳育崧		懷念百扇齋老人	黃曼士紀 念文集	1976	悼文	

資料來源：

- 馬崙，《新馬文壇人物掃瞄，1825-1990》（士古來 (Skudai)：書輝出版社，1991）。
- 馬崙，《新馬華文作者風采，1875-2000》（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2000）。
- 柯木林，《新華歷史人物列傳》（新加坡：教育出版（私）有限公司，1995）。
- 陳育崧，《椰陰館文存》（卷一～三）（新加坡：南洋學會，1983）。
- 陳育崧，魏維賢、許蘇我編，《椰陰館文存補編》（新加坡：南洋學會，1987）。
- 張少寬，《檳榔嶼福建公冢暨家冢碑銘集》（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7）。
- 葉鐘鈴，《陳省堂文集》（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4）。
- 莊欽永，《新呷華人史新考》（新加坡：南洋學會，1990）。
- 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1881-194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叻報》：<http://www.lib.nus.edu.sg/lebao/index.htm>（2003/02/05-15 瀏覽）
- 《星報》：1890-1898。

附錄 6：峇峇的英語文學作品（不包括《海峽華人雜誌》的作品，按作者）

作者	書名	出版項	類型	附註
Chia, Felix (19??-)	<i>Reminiscences</i>	Magro International, Singapore, 1984.	回憶錄	
Chia, Felix	<i>Emerald Hill Revisited</i>	收入：Peter Lee & Jennifer Chen, <i>Rumah Baba: Life in a Peranakan House</i> , Singapore:Singapore History Museum, 1998, pp. 32-39.	回憶錄	
Chia, Josephine (1951-)	<i>My Mother-In-Law's Son</i>	Singapore: Landmark Books, 1994.	小說	以戰後的新加坡為背景，透過三位娘惹掙脫丈夫的禁錮，隱喻新加坡脫離殖民。
Chia, Josephine	<i>Frog Under a Coconut Shell</i>	Singapore: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2002	傳記	作者（新加坡娘惹）回憶從前在新加坡的生活，重點在於敘述其母親之生命歷程。
Chin, Kee Onn (1908-)	<i>Silent Army</i>	London: Transworld Publishers, 1954	小說	原名：MA-RAI-EE. London: George G. Harrap and Co, 1952. (Republished as <i>Silent Army</i> , Corgi Books, London, 1954.)
Chin, Kee Onn	<i>Malaya Upside Down</i>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Publicity and Printing, B.M.A., Malaya, 1946. ; Singapore: Jitts & Co., 1946 (2 nd ed.); Federal Publications, Kuala Lumpur, 1976 (3 rd ed.)	回憶錄（日記）	
Chin, Kee Onn	<i>Ma-rai-ee</i>	London : George G. Harrap, 1952.;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1981	小說	Republished as <i>Silent Army</i> , Corgi Books, London, 1954
Chin, Kee Onn	<i>The grand illusion: A story of terrorism in the jungles of Malaya</i>	London : George G. Harrap & Co., 1961. 290 p. ; 21 cm.; Kuala Lumpur : Aspatra Quest, 1984	小說	
Chin, Kee Onn	<i>Twilight of the Nyonyas</i>	Kuala Lumpur: Aspatra Quest, 1984.	小說	

Ee, Tiang Hong (1933-1990)	<i>I of the many faces.</i>	Malacca : Wah Seong Press., 1960.	詩集	
Ee, Tiang Hong	<i>Lines Written in Hawaii</i>	Hawaii: East West Centre, 1973	詩集	
Ee, Tiang Hong	<i>Myths for a Wilderness.</i>	Singapore: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Asia), 1976.	詩集	
Ee, Tiang Hong	'Kuala Lumpur'	Australia: (1979) <i>Westerly</i> no. 3, September p. 64	詩	
Ee, Tiang Hong	'Exile'	Australia: (1982) <i>Westerly</i> vol. 27, no. 2, June p. 80	詩	
Ee, Tiang Hong	<i>Tranquerah,</i>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85	詩集	
Ee, Tiang Hong	'Coming To'	Australia: (1986) <i>Westerly</i> vol. 31, no. 3, September p. 56	詩	
Ee, Tiang Hong	<i>Nearing a Horizon</i>	Singapore : UniPress, 1986 (1994)	詩集	
Gwee, Thian Hock (19??-)	<i>A Nonya Mosaic--My Mother's Childhood</i>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Singapore, 1985. 154p	傳記	
Ho, Ruth Gek Lian (1927-)	<i>Rainbow Round My Shoulder</i>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1975	傳記	
Kon, Stella (1944-)	<i>The Immigrant & Other Plays</i> (comprising <i>The Immigrant; Runner of Marathon; Hideout in Geylang; The Eldest Brother; Zeep; Birds of a Feather</i>).	Singapore: Heinemann Asia, 1975.	戲劇	其中： <i>Zeep</i> 及 <i>The Eldest Brother</i> 曾在 1979 年新加坡的 Anglo Chinese Junior College 公演。而 <i>Birds of a Feather</i> 則於 1980 年在馬來亞大學公演，由 Leow Puay Tin 執導。
Kon, Stella	<i>Emporium and Other Plays</i> (comprising <i>The Naga in The Swamp; Asoka; Kumba Kumba: Emporium; In the Repair Shop</i>)	Singapore: Heinemann Asia, 1977.		
Kon, Stella	<i>The Bridge</i>	創作：1977. Singapore: Federal, 1980; Singapore: Constellation, 1992.	戲劇	1977 年新加坡國家戲劇獎 (Singapore National Playwriting Competition) 首獎。1987 年於新加坡公演，由 Geetha Nair 執導。
Kon, Stella	<i>The Scholar's Mother</i> (收錄於 <i>Prize-Winning Plays I</i>)	Singapore: Federal, 1980	戲劇	

Kon, Stella	<i>Trial</i>	創作：1982. Singapore: Federal, 1986.	戲劇	1982 年新加坡國家戲劇獎 (Singapore National Playwriting Competition) 首獎。分別於 1989 (Dir. Lee Yew Moon) 及 1990 (Dir. Christine Lim) 年在新加坡公演。
Kon, Stella	<i>Emily of Emerald Hill</i>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89 (Reprint:1990,1991) ; Singapore: SNP Editions Pte Ltd., 2000.	戲劇	敘述一為新加坡娘惹 Emily Gan 的生命歷程。1983 年新加坡國家戲劇獎 (Singapore National Playwriting Competition) 首獎。於 1984 至 1999 年之間，於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各地演出。
Kon, Stella	<i>Dragon's Teeth Gate</i>	創作：1986. Singapore: Constellation, 1990	戲劇	1986 年於新加坡公演。由 Lim Siau Chong 執導。
Kon, Stella	<i>Silent Song</i>	創作：1986. Singapore: Constellation Books, 1992	戲劇	
Kon, Stella	<i>Doubt</i>	1988	戲劇	1988 年新加坡短篇劇本獎特別獎。(Special Prize 1988 Singapore Short-Play Competition) .
Kon, Stella	<i>Butterflies Don't Cry and Other Plays</i>	Singapore: Raffles, 2000.	戲劇	<i>Butterflies Don't Cry</i> 曾於 1989 年在新加坡公演，由 Daniel Kohl 執導。
Kon, Stella	<i>The Towkay's Daughter</i>	1990	戲劇	1990 於新加坡公演。
Kon, Stella	<i>The Scholar and The Dragon</i>	Singapore: Federal, 1986. Reissued, EPB, 1996.	小說	
Kon, Stella	<i>Eston</i>	Singapore: EPB, 1995.	小說	Merit Prize 1994 Singapore Literature Competition.
Kon, Stella	“Inheritance”	收入：Lloyd Fernando 編，22 Malaysian Stories. Singapore: Heinemann, 1968, pp.72-75.	短篇小說	
Kon, Stella	“Mushroom Harvest”	收入：Lloyd Fernando 編，22 Malaysian Stories. Singapore: Heinemann, 1968, pp.206 -215.	短篇小說	

Kon, Stella	“Bed Time”	收入：Geraldine Heng 編， <i>The Sun in Her Eyes: Stories by Singapore Women</i> . Singapore: Woodrose, 1976, pp.1-3.	短篇小說	
Kon, Stella	“The Ships in the Harbour, the Cars on the Street.”	收入：Geraldine Heng 編， <i>The Sun in Her Eyes: Stories by Singapore Women</i> . Singapore: Woodrose, 1976, pp.4-8.	短篇小說	
Kon, Stella	“Kampar, in Silence”	收入：Geraldine Heng 編， <i>The Sun in Her Eyes: Stories by Singapore Women</i> . Singapore: Woodrose, 1976, pp.9-35.	短篇小說	
Kon, Stella	“The Scholarship.”	收入：Robert Yeo 編， <i>Asean Short Stories</i> . Singapore: Heinemann Asia, 1981, pp. 171-88.	短篇小說	
Kon, Stella	<i>Dracula and Other Stories.</i>	Singapore: Federal, 1982.	短篇小說	
Kon, Stella	“The Morning Expedition”	收入：Robert Yeo 編， <i>Singapore Short Stories</i> . Singapore: Heinemann Asia, 1989, pp. 9-12.	短篇小說	
Kon, Stella	“The Martyrdom of Helena Rodrigues.”	收入：Robert Yeo 編， <i>Singapore Short Stories</i> . Singapore: Heinemann Asia, 1989, pp. 13-20.	短篇小說	
Kon, Stella	“Vroom Down New Bridge Road”	收入：Robert Yeo 編， <i>Singapore Short Stories</i> . Singapore: Heinemann Asia, 1989, pp. 21-25.	短篇小說	
Kon, Stella	Parent		詩	http://www.emilyofemeraldhill.com (2003/06/15 瀏覽)
Kon, Stella	East Coast Malaysia (for Su’s Birthday)		詩	http://www.emilyofemeraldhill.com (2003/06/15 瀏覽)

Kon, Stella	Ars Longa		詩	http://www.emilyofemeraldhill.com (2003/06/15 瀏覽)
Kon, Stella	Benjamin Sheares Bridge by Night	摘自：Trial	詩	
Kon, Stella	Political Rally	摘自：Trial	詩	
Kon, Stella	The Helmsman's Task	摘自：Trial	詩	
Kon, Stella	Mrs. Teo at the Food Centre	摘自：Trial	詩	
Kon, Stella	Cheng Ho's Voyages	摘自：Dragon's Teeth Gate.	詩	
Kon, Stella	Doomsday Scenario	摘自：Dragon's Teeth Gate	詩	
Kon, Stella	Temptation to Renunciation	摘自：Dragon's Teeth Gate	詩	
Kon, Stella	Meditation Verses		詩	
Kon, Stella	Human Heart Fruit	2002/06	戲劇	
Kon, Stella	<i>A Breeding Pair</i> (comprising <i>Z is for Zygote; To Hatch A Swan</i>)	創作：1971. Singapore: Raffles, 2000	戲劇	於 1973 在怡保公演，導演：Chin San Sooi
Lau, Aileen Guek Lin	Face to Faith	Singapore : Pagesetters Services, 1994	詩集	共收 59 首詩
Lee, Choo Neo	"The Life of the Chinese girl in Singapore" (譯：新加坡華族女孩的一生)	刊載： <i>Queen</i> , 1913. repr. as "60 years ago it was a cloistered existence", in <i>The New Nation</i> , 17 Jan. 1972.	傳記	
Lee, Kip Lee (19??-)	<i>Amber Sands: A Boyhood Memoir</i>	Singapore: Federal Publications (S) Pte Ltd. 1995 (reprinted 1996)	回憶錄	作者為現任新加坡「峇峇公會」(Peranakan Association) 主席，本書不僅是作者的自傳，同時也涉錄了回憶裡相關人物的故事。
Lee, Kok Liang (1927-1992)	<i>The Mutes in the Sun and Other Stories</i>	Hong Kong: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Asia), 1974.		
Lee, Kok Liang	<i>Flowers in the Sky</i>	Kuala Lumpur, Malaysia: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Asia). 1981.		

Lee, Kok Liang	<i>Death is a Ceremony and Other Short Stories</i>	Singapore: Federal Publications. 1992.		
Lee, Kok Liang	<i>London does not belong to me</i>	Petaling Jaya : Maya Press, 2003.		
Lee, Kuan Yew (1923-)	<i>The Singapore Story: Memoirs of Lee Kuan Yew</i>	Singapore : Singapore Press HPdings : Times Editions, 1998.	傳記 (自傳)	
Lee, Kuan Yew	<i>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 The Singapore Story: 1965-2000.</i>	Singapore :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 Times Editions, 2000.	傳記 (自傳)	
Lim, Betty Koon Teck (~1914-)	<i>A Rose on My Pillow: Recollections of a Nyonya</i>	Singapore: Armour Publishing Pte Ltd, 1994.	回憶錄	為新加坡娘惹的自傳。作者為新加坡赫赫有名的陳篤生後代，其婚姻介紹人，更是近代亞洲著名學者林文慶；丈夫亦為二戰前後新、馬（馬來亞）政治史上的重要人物，因此作者的回憶，充分反映出二戰前後峇峇社會從「上流（社會）式」生活到「漸歸平淡」的起伏與轉變。
Lim, Herbie Eng Kwan	<i>Mandalay Villa: Memories of a Peranakan Mansion</i>	收入：Peter Lee & Jennifer Chen, <i>Rumah Baba: Life in a Peranakan House</i> , Singapore:Singapore History Museum, 1998, pp. 25-31.	回憶錄	
Lim, Kean Siew (林建壽, 1922-)	<i>Inner Peace</i>	Pelanduk Publications, Petaling Jaya, 1994 Year : 1994, PP : 262 (Soft Cover)	論說	
Lim, Kean Siew	<i>The Eye Over The Golden Sands</i>	Pelanduk Publications, Petaling Jaya, 1997.	回憶錄	
Lim, Kean Siew	<i>Blood On the Golden Sands - The Memoirs of a Penang Family</i>	Petaling Jaya: Pelanduk Publications, 2000.	回憶錄	
Lim, Rosalind San Neo (1922-)	<i>My Life, My Memories, My Story: recollections of a 75-year old great-grandmother</i>	Singapore : Epic Management Services, 1997.	傳記 (自傳)	
Lim, Shirley Geok-lin (1944-)	<i>Crossing the Peninsular and Other Poems</i> [跨越半島]	1980	詩集	獲頒 Commonwealth Poetry Prize (大英國協文學獎).

Lim, Shirley Geok-lin	<i>No Man's Grove</i>	1985	詩集	
Lim, Shirley Geok-lin	<i>Modern Secrets</i>	1989	詩集	
Lim, Shirley Geok-lin	<i>Monsoon History</i>	1994	詩集	
Lim, Shirley Geok-lin	<i>What the Fortune Teller Didn't Say</i>	1998	詩集	
Lim, Shirley Geok-lin	<i>Another Country and Other Stories</i>	Singapore: Times Book International, 1982.	散文集	
Lim, Shirley Geok-lin	<i>Two Dreams: New and Selected Stories</i>	New York: Feminist Press, 1997.	短篇小說集	
Lim, Shirley Geok-lin	<i>Nationalism and Literature: English-Language Writing from the Philippines and Singapore</i>	1993	論文集	
Lim, Shirley Geok-lin	<i>Writing South East/Asia-Against the Grain</i>	1994	論文集	
Lim, Shirley Geok-lin	<i>Transnational Asia Pacific</i>	1999	論文集	
Lim, Shirley Geok-lin	<i>The Forbidden Stitch</i>	1989	論文集/文集 (編著)	獲頒 American Book Award(美國書卷獎)
Lim, Shirley Geok-lin	<i>Approaches to Teaching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i>	1991	論文集/文集 (編著)	
Lim, Shirley Geok-lin	<i>Reading the Literatures of Asian America</i>	1992	論文集/文集 (編著)	
Lim, Shirley Geok-lin	<i>One World of Literature</i>	1992	論文集/文集 (編著)	
Lim, Shirley Geok-lin	<i>Power, Race and Gender in Academe</i>	2000	論文集/文集 (編著)	
Lim, Shirley Geok-lin	<i>Tilting the Continent: Southeast Asian American Writing</i>	2000	論文集/文集 (編著)	
Lim, Shirley Geok-lin	<i>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 Anthology</i>	2000	論文集/文集 (編著)	
Lim, Shirley Geok-lin	<i>Joss and Gold</i>	2001	長篇小說	

Lim, Shirley Geok-lin	<i>Among the white moonfaces, Memoirs of a Nyonya Feminist.</i>	Singapore: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1996.	自傳	這本書寫下她在馬來西亞的童年生活，以及在美國求學的生命歷程。註：本書原版：“Among The White Moon Faces: An Asian-American Memoir of Homelands”, New York: The Feminist Press, 1996. 另有中譯本：張瓊惠譯，《月白的臉：一位亞裔美國人的家園回憶錄》，台北：麥田，2001。
Lim, Shirley Geok-lin	<i>Life's Mysteries: the best of Shirley Lim</i>	Singapore: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1995.	短篇小說	共收錄 19 篇作品。作者記錄了過去（60 年代至 90 年代）近四十年裡發生在生活周遭的故事。
Low, Kway Soo	<i>After the Battle</i>	Singapore: Straits Chinese Recreation Club, 1913.	戲劇	英文戲劇，但最早的戲劇表演是 1904 年的 A Race for a Dinner（見戲劇表）。維多利亞劇院（Victoria Theatre）（由海峽華人休閒俱樂部（Straits Chinese Recreation Club）舉辦，為上海華人紅十字會（Chinese Red Cross Society）籌募資金。Song Ong Siang (p.392)
Song, Ong Siang	<i>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i>	Singapore: John Murray, 1902 (first pub.)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史書	
Tan, Hup Leong (18??)	<i>A globe-trotting Voyage</i>	刊載：Straits Times, 1895	遊記	
Wee, Peter H. L. (1938-)	<i>From Farm and Kampong.</i>	Singapore: Graham Brash, 1989.	回憶錄	
Wee, Peter H. L.	<i>Medical school days.</i>	Singapore: Graham Brash, 1993.	回憶錄	
Wee, Peter H. L.	<i>Woman's Head Covering & The Glory of God</i>		論說	assembly literature (宗教文學)
Woon, Walter C.M (1956-)	<i>The Advocate's Devil</i>	Singapore: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2002.	小說	
Wu, Lien-Teh (伍連德 /Goh Lean Teck, 1879-1960)	<i>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i>	Cambridge: W. Heffer, 1959	自傳	直譯：《鼠疫的鬥士——一個中國現代醫師的自傳》。1960 年，新加坡南洋學會出版中譯本《伍連德自傳》（南洋學會叢書之一），由徐民謀節譯。

Yap, Pheng Geck (1901-	<i>Scholar, Banker, Gentleman, Soldier--The Reminiscences of Dr Yap Pheng Geck.</i>	Singapore: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1982	回憶錄	
Yeap, Joo Kim (1928-)	<i>Of Comb, Powder & Rouge</i>	Singapore: Lee Teng Lay Pte Ltd. 1992 (reprinted 1993)	小說	一位檳城娘惹的成長故事。(年代背景：1928-1959) (傳記性)
Yeap, Joo Kim	<i>The Patriarch</i>	First pub. by Yeap Joo Kim 1975; Revised edition: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1984; Singapore: Lee Teng Lay Pte Ltd. 1993 (reprint published)	傳記	本書透過主人翁 Khoo Sian Ewe 經歷出生、婚姻、戰爭、死亡年代、殖民時期和其他劃時代事件等切入點，記錄了一個峇峇大家庭的歷史。 獲亞細安文學獎首獎 (1 st Prize, ASEAN Literary Award)
Yeap, Joo Kim	<i>Moon Above Malaya</i>	Singapore : Graham Brash (Pte) Ltd, 1991	小說 (傳記性)	
Yeap, Joo Kim	<i>Far from Rangoon: Lee Chee Shan 1909-86</i>	Singapore: Lee Teng Lay Pte Ltd. 1994	傳記	
Yeo, Robert (1940-)	<i>And Napalm Does Not Help</i>	Singapore: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 1977	詩 (集)	
Yeo, Robert	<i>The Adventures of Holden Heng</i>	Singapore: Heinemann Asia, 1986	小說	
Yeo, Robert	<i>A Part of Three: Poems 1966-1988</i>	Singapore: Select Books, 1989.	詩 (集)	
Yeo, Robert	<i>One Year Back Home: A Play in 5 Scenes</i>	Manila: Solidarity Foundation, 1990	戲劇	
Yeo, Robert	<i>Second Chance: A Cross Cultural Theatre Casebook</i>	Singapore: TheatreWorks, 1996	戲劇	
Yeo, Robert	<i>Leaving Home, Mother: Selected Poems</i>	Singapore: Angsana Books, 1999.	詩 (集)	
Yeo, Robert	<i>The Singapore Trilogy : Are you there, Singapore? One Year Back Home; Changi</i>	Singapore: Landmark Books, 2001	戲劇 (集)	

參考文獻

一、 中文書目：

B.R. PEARN, (張亦善譯)

1975 《東南亞史導論》，台灣：學生書局。

Benedict Anderson, (吳叡文譯)

1999 《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公司。

D.G.E. Hall, (張奕善譯)

1982 《東南亞洲史》(上、下冊)，台北：國立編譯館。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

1999 《走向 21 世紀的世界華文文學：第九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文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云惟利

1996 〈第十章：峇峇話〉《新加坡社會和語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研究中心。

孔遠志

1992 《印度尼西亞語發展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9 《中國印度尼西亞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方修

1972 《馬華新文學大系》(十冊)，新加坡：星洲世界書局公司。

1986a 《馬華新文學簡史》，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

1986b 《新馬文學史論集》，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新加坡：文學書屋。

1987 《戰後馬華文學史初稿》，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

1996 《馬華文學史補》，新加坡：春藝圖書貿易公司。

王文亮

2000 《台灣地區舊廟籤詩文化之研究——以南部地區百年寺廟為主》，台南：撰者(國立台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

王文寶、盛廣智及李英健(編)

1987 《中國俗文學辭典》，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

王明珂

1997 《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王賡武

1987 《東南亞與華人——王賡武教授論文選集》，北京：友誼出版公司。

1988 《南海貿易與南洋華人》，香港：中華書局。

1994 《中國與海外華人》，台北：商務印書館。

古鴻廷

1994 《東南亞華僑的認同問題：馬來亞篇》，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尼古拉斯·塔林（主編）

2003 《劍橋東南亞史》，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明清小說研究中心、文學研究所）（編）

1990 《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

何國忠

2002 《馬來西亞華人：身份認同、文化與族群政治》，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

何舒敏

1979 〈新加坡最早的華文日報——叻報〉，《南洋學報》（第 34 卷的 1、2 期），新加坡：南洋學會，頁 1-99。

余定邦、黃重炎等（編）

2002 《中國古籍中有關新加坡馬來西亞資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

克勞婷·蘇爾夢（SALMON Claudine）（編著）

1989 《中國傳統小說在亞洲》，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吳守禮（主編）

1990 《國臺對照活用辭典——詞性分析、詳注廈漳泉音》（上冊），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吳重陽

1986 《中國當代民族文學概觀》，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

1992 《中國現代少數民族文學概論》，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

吳鳳斌（編）

1993 《東南亞華僑通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宋旺相

1993 《新加坡華人百年史》，新加坡：新加坡中華總商會。

李元瑾

1998 〈林文慶走向廈門大學：一個新加坡海峽華人的尋根歷程〉《南洋學報》，第 52 卷，新加坡：南洋學會，頁 5-21。

2001 《東西文化的撞擊與新華知識份子的三種回應——邱菽園、林文慶、宋相旺的比較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八方文化企業。

李元瑾（主編）

2002 《新馬華人：傳統與現代的對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

李如龍（主編）

1999 《東南亞華人語言研究》，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李威宜

1999 《新加坡華人游移變異的我群觀》，台北：唐山出版社。

李慶年

1998 《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1881-194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豐楙

1993 〈由常入非常——中國節日慶典中的狂文化〉，刊《中外文學》，22 卷 3 期，第十七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論文，頁 116-154。

- 1994 〈崑崙、登天與巫俗傳統——楚辭巫系文學論之二〉，「第二屆中國詩學會議」。
- 1995 〈節慶祭典的供物與中國飲食文化——一個「常與非常」觀的節慶飲食〉，第四屆中國飲食文化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國飲食文化基金會與漢學研究中心主辦。
- 1997a 〈屈原《離騷》中的服飾象徵：一個非常觀的考察〉，中國文學研討會。
- 1997b 〈中國服飾文化的「常與非常」結構〉，「思維方式及其現代意義：第四屆華人心理與行為科學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及臺大心理系主辦。
- 李寶鑽
- 1998 《馬來西亞華人涵化之研究：以馬六甲為中心》，台北：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 2000 〈峇峇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人文雜誌》第二期，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
- 李鐘珪
- 1947 (1887) 《新加坡風土記》，新加坡：南洋編譯所。
- 杜嘉德 (編)，巴克禮 (補編)
- 1993 《閩南語經點辭書彙編·第四冊：廈英大辭典》，台北：武陵出版有限公司。
- 沈慕羽
- 1995 〈六二回顧，細說從頭〉，《晨鐘夜學六二回顧特輯》，馬六甲：晨鐘夜學(?)。
- 汪惠迪 (編著)
- 1999 《時代新加坡特有詞語詞典》，新加坡：聯邦出版社。
- 周有光
- 1992a 〈新加坡的語文與教育〉，《新語文的建設》，北京：語文出版社，頁 149-156。
- 1992b 〈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語文生活的新發展〉，同上，頁 157-165。
- 周作秋
- 1993 《民族民間文學原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周南京
- 1993 《世界華僑華人詞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周偉民
- 2002 《中國和馬來西亞文化交流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 周曾鈞
- 1995 《新漢語字典》，吉隆坡：聯營出版社。
- 孟昭毅
- 2001 《東方文學交流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東南亞歷史詞典編輯委員
- 1995 《東南亞歷史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 林水榛、駱靜山 (主編)
- 1984 《馬來西亞華人史》，八打靈：馬來西亞留台聯合總會。
- 林玉玲 (LIM Shirley Geok-Lin)，(張瓊惠譯)
- 2001 《月白的臉：一位亞裔美國人的家園回憶錄》(*Among the white moon faces: An Asian American Memoir of Homelands*)，台北：麥田出版社。
- 林金城
- 1997 〈三代成峇〉，(鍾怡雯編)《馬華當代散文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頁 124-128。
- 林修澈
- 1990 〈宜蘭縣內廟籤的運籤〉，《「宜蘭研究」第三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宜蘭：宜蘭文化

局，頁 21-62。

1997 〈民族文學 VS 國家文學〉， 碩溪文藝營—「第一屆台灣民間文學學術研討會」。

1998 《廟全記錄：台灣省廟呈現出來的文化資產與生活意義·研究篇》，台北：台灣省政府文化處。

林開忠

1999 《建構中的「華人文化」——族群屬性、國家與華教運動》，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

邱新民

1984 《東南亞文化交通史》，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

姜 彬

1992 《中國民間文學大辭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施正一（主編）

1984 《民族辭典》，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柯木林

1995 《新華歷史人物列傳》，新加坡：教育出版（私）公司。

洪惟仁（主編），麥都恩（原編）

1993 《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三冊：福建方言字典》，台北：武陵出版有限公司。

洪謙德

2002 〈新加坡的語言政策〉，《各國語言政策：多元文化與族群平等》，台北：前衛出版社。

胡萬川、黃晴文（主編）

1995 《大甲鎮閩南語故事及第一集》，豐原：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迦陵生

1960 〈張弼士與檳城文化教育〉，《南洋文摘》（第 1 卷第 21 期），新加坡：世界書局，頁 37。

馬 歡

1970 《瀛涯勝覽校注》，台北：商務印書館。

馬崙

1991 《新馬文壇人物掃瞄，1825-1990》，士古來（Skudai）：書輝出版社。

2000 《新馬華文作者風采，1875-2000》，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高國藩

1995 《中國民間文學概論》，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崔貴強

1990 《新馬華人國家認同的轉向 1945-1959》，新加坡：南洋學會。

1994 《新加坡華人——從開埠到建國》，新加坡：新加坡宗親鄉會館聯合總會。

張少寬

1997 《檳榔嶼福建公冢暨家冢碑銘集》，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

2002 《檳榔嶼華人史話》，吉隆坡：燧人氏事業有限公司。

張木欽

2000 《荷蘭街口夕陽斜——峇峇：一次文化統合的奇異經驗》，吉隆坡：大將事業社。

- 張永修、張光達及林春美（主編）
 2002 《辣味馬華文學：90年代馬華文學爭論性課題文選》，吉隆坡：雪蘭莪中華大會堂、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
- 張奕善
 1964 《明代中國與馬來亞的關係》，台北：台大文學院。
- 張惠英
 2002 《語言與姓名文化：東亞人名地名族名探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張錦忠
 2003 《南洋論述：馬華文學與文化屬性》，台北：麥田出版社。
- 梁元生
 1984 〈李清輝與《東遊紀略》：百年前一個新加坡人訪問中國的記錄〉，《南洋學報》（第39卷第1、2期），新加坡：南洋學會，頁33-47。
- 梁立基、李謀（主編）
 2000 《世界四大文化與東南亞文學》，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
- 梁立基
 2003 《印度尼西亞文學史》（上、下冊），北京：崑崙出版社。
- 梁英明（等編）
 1994 《近現代東南亞》，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梁紹文
 1982 《南洋旅行漫記》，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 梅井
 1963 《馬來風俗與文化》，新加坡：新加坡國家語文局。
 1983 〈峇峇翻譯文學與曾錦文〉，《亞洲文化》第二期，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頁3-14。
- 第伯符(輯)，火源潔（譯）
 1979 《華夷譯語：滿刺加館譯語》，台北：珪庭出版社，頁425-466。
- 莫嘉麗
 1999 〈種族、環境、時代：中國通俗文學在東南亞土生華人中傳播的重要原因〉，《暨南學報》（第21卷第2期），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莫慧嫻
 2001 〈武俠小說之東遷西徙〉《中外文學》（第30卷第三期），台北：中外文學月刊社，頁133-150。
- 莊欽永
 1990 《新呷華人史新考》，新加坡：南洋學會。
 1998 《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馬六甲、新加坡華文碑文輯錄》，台北：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 莊華興
 2001 〈馬來文壇巡禮之四（上）：國家與文學的糾葛——對「國家文學」論述的初步思考〉，《星洲日報》（文藝春秋版），2001/12/30。
 2003 〈遺失的鏈結：海峽華人的峇峇馬來文創作〉，吉隆坡：「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百年：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2003/11/22-23。

新馬峇峇文學的研究

莊華興（主編）

1998 《端倪：馬來西亞翻譯與創作協會會員文集》，吉隆坡：馬來西亞翻譯與創作協會。

許友年

1981 〈閩南方言對印尼語和馬來語的影響〉，《福建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二期），福建：福建師大學報學報編輯部，頁 112-116。

1990 〈簡論印尼土生華人馬來語文學〉，《暨南學報》（第 4 期）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1999 〈試論華人馬來語的歷史作用〉，《東南亞華人語言研究》，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頁 91-108。

2001 《馬來民歌研究》（*Studi mengenai Pantun Melayu*），香港：南島出版社。

許文榮

2001 《極目南方：馬華文化與馬華文學話語》，士古來（Skudai）：南方學院、馬大中文系畢業生協會。

許長安、李樂毅（編）

1992 《閩南白話字》，北京，語文出版社。

許雲樵

1941 〈滿刺加國譯語注〉，《南洋學報》（1941 年 3 月號），新加坡：南洋學會，頁 63-89。

1960 《馬來亞的兄弟民族》，新加坡：青年書局。

1961 《馬來亞史》（上冊），新加坡：青年書局。

1966 《馬來紀年》，新加坡：青年書局。

巴素(PURCELL Victor)，（郭湘章譯）

1966 《東南亞之華僑》（上、下），台北：國立編譯館。

郭壽華

1967 《新·馬通鑑》，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

陳伯海

1995 《中國文學史之宏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陳妙華

1994 《馬來文壇群英》（*Wajah Sasterawan Melayu*），吉隆坡：學林書局。

2003 《島國馬來風》，新加坡：新加坡文藝協會。

陳志明

1987 〈華人與馬來西亞民族的形成〉《亞洲文化》（第九期），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頁 54-68。

1998 〈馬來西亞華人的認同〉《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0 卷第 4 期），南寧：廣西民族學院，頁 13-24。

1999 〈華裔族群：語言、國籍與認同〉《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1 卷第 4 期），同上，頁 27-35。

2002a 〈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以馬來西亞為例（上）〉《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4 卷第 5 期，同上，頁 2-10。

2002b 〈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以馬來西亞為例（下）〉《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4 卷第 6 期，同上，頁 23-32。

- 陳育崧，(魏維賢、許蘇我編)
- 1983 《椰陰館文存》(卷一至三)，新加坡：南洋學會。
- 1987 《椰陰館文存補編》，新加坡：南洋學會。
- 陳紀謀(編)
- 1957 《馬來亞新志》，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 陳達生、鍾松發、陳亞良、張瑞發(編)
- 1997 *Kamus Am Terbaru Bahasa Malaysia*，吉隆坡：普及出版社。
- 陳達生
- 1969 〈星馬巫文報業百年史〉，《東南亞研究》(第五卷)，新加坡：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熱帶經濟植物研究所。
- 陳碧笙(主編)
- 1989 《南洋華僑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 陳賢茂(編)
- 1999 《海外華文文學史》四卷，廈門：鷺江出版社。
- 陳應德
- 1991 (1989) 〈馬華詩歌發展簡述〉，收入(戴小華、柯金德編)《馬華文學七十年的回顧與前瞻：第一屆馬華文學研討會論文集》，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協會，頁 121-153。
- 1994 〈馬華文壇早期的現代詩〉，《國際漢學研討會論文集》，吉隆坡：馬來亞大學中文系與馬大中文系畢業生協會，頁 184-192。
- 麥留芳
- 1985 《方言群認同：早期新馬華人的分類法則》，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曾松華
- 1969 〈馬來民間口頭文學〉《東南亞研究》(第五卷)，新加坡：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熱帶經濟植物研究所。
- 華僑志編纂委員會
- 1959 《馬來亞華僑志》，台北：華僑志編纂委員會。
- 華僑華人百科全書·社區民俗卷編輯委員會
- 1999 《華僑華人百科全書·社區民俗卷》，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
- 費 信
- 1969 《星槎勝覽，瀛涯勝覽，改正瀛涯勝覽》，台北：廣文書局。
- 賀聖達
- 1996 《東南亞文化發展史》，雲南：雲南人民出版社。
- 辜美高
- 1997 《明清小說研究集叢》，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 辜鴻銘
- 1954 《辜鴻銘的筆記》，台北：國民出版社。
- 馮品佳
- 2003 〈漂泊離散中地華裔馬來西亞英文書寫〉《中山人文學報》(第 16 期)，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頁 33-46。

新馬峇峇文學的研究

黃 衷

1975 《海語；海國聞見錄；海錄；瀛環考略》，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黃連枝

1971 《馬華社會史導論》，新加坡：萬裏文化企業公司。

黃 堯

1967 《新·馬華人志》，香港：明鑑出版社。

黃慧敏

2001 〈尋訪《月白的臉》中的馬來西亞民族圖像~~兼談一位東方女性的認同游移〉，政大民族系碩士班：「民族關係研究」課程期末報告（未刊稿）。

黃興濤

1995 《文化怪杰辜鴻銘》，北京：中華書局。

2001 《辜鴻銘二——一個文化怪人的心靈世界》，台北：知書房出版社。

黃錦樹

1996 《馬華文學：內在中國、語言與文學史》，吉隆坡：華社資料研究中心。

1998 《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台北：元尊文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楊松年、王慷鼎

1995 《東南亞華人文學與文化》，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南洋大學畢業生協會、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

楊松年、周維介

1980 《新加坡早期華文報章文藝副刊研究，1927-1930》，新加坡：教育出版社。

楊松年

2001 《戰前新馬文學本地意識的形成與發展》，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八方文化企業。

1982 《新加坡華文文學論集》，新加坡：南洋商報。

楊貴誼

1987 〈華、馬譯介交流的演變〉，《亞洲文化》（第9期），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頁167-176。

1995 〈峇峇翻譯文學系列一至十〉《資料與研究》第17至31期，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

1998 《阿都拉傳》，新加坡：熱帶出版社。

2001 〈華馬譯介與民族文化的溝通〉（魏維賢、張玉安編）《面向21世紀的東南亞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

葉玉賢

2002 《語言政策與教育：馬來西亞與新加坡之比較》，台北：前衛出版社。

葉舒憲

2003 《文學與人類學：知識全球化時代的文學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葉鐘鈴

1994 《陳省堂文集》，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

葉觀仕

1996 《馬、新新聞史》（1806-1996），吉隆坡：韓江新聞傳播學院新聞傳播學系。

董忠司等（編纂）

1990 《臺灣閩南語詞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廖建裕

1985a 〈印尼土生華人文學初探〉，《亞洲文化》第五期，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頁 10-17。

1985b 《爪哇土生華人的政治活動（1917-1942）》，台北：正中書局。

1991 〈華文文學翻譯在印馬〉，《亞洲文化》（第 15 期），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頁 65-76。

1993 《印尼華人：文化與社會》，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

2002 《現階段的印尼華人族群》，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及八方文化企業公司。

廖建裕（編著），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譯）

1998 《華裔東南亞人》，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

1986 《漢語大字典》（第一卷），湖北辭出出版社、四川辭書出版社。

劉居然、王復泰

1987 《馬來亞語·漢語辭典》，台北：名山出版社。

蔣淑貞

1996 《東南亞英文文學（I）：新加坡》，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1997 〈都會文化 vs. 本土認同：新加坡英文文學之定位〉，《中外文學》（第 25 卷，第 9 期），台北：中外文學月刊社，頁 121-136。

2000 〈失去自我的痛：馬來西亞華文文學和英文文學的華人屬性〉，《中外文學》（第 29 卷，第 2 期），台北：中外文學月刊社，頁 272-287。

鄭良樹

1998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史》（冊 I、II、III），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教師總會。

魯白野

1953 〈爪哇峇峇的文化活動〉，《南洋學報》（第 18 期），星加坡：南洋學會。

1953 《獅城散記》，星州：世界書局。1954 《馬來散記》，新加坡：世界書局。

1959 《實用馬華英大辭典》（*Kamus Berguna Bahasa Melayu-Tionghoa-Inggeris: A practical Malay-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星州：世界書局。

盧紹昌

2002 〈關於「峇」字的去留〉載於《聯合早報》，社論/言論/天下事版，2002/01/07。

盧麗燕

2000 〈馬來西亞的班頓和中國的詩經〉，《人文雜誌》（2000 年 5 月號），吉隆坡：華社資料研究中心，頁 80-95。

賴伯疆

1993 《東南亞華文戲劇概觀》，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

駱明（編）

1991 《新加坡當代華文文學大系·散文卷》，北京：中國華僑出版公司。

謝詩堅

1984 《馬來西亞政治思潮演變》，檳城：友達企業。

鍾怡雯

2001 《亞洲華文散文的中國圖像 1949-1999》，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

鍾敬文（主編）

1980 《民間文學概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簡瑛瑛（編）

1997 《認同·差異·主體性》，台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藍 萍

1961 《娘惹與峇峇》，台北：五洲出版社。

鄭國祥

1958 《檳城散記》，新加坡：世界書局。

饒芃子（主編）

1999 《中國文學在東南亞》，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饒宗頤（編）

1994 《新加坡古事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顧 海

1990 《東南亞古代史中文文獻提要》，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紀碧真促檳州議員勿在議會挑中文課題〉，刊於《星洲日報》，馬來西亞，2002年11月16日。

〈紀碧真重申：我的母語是福建語和英語〉，刊於《星洲日報》，馬來西亞，2002年11月19日。

《叻報》：1887/08/19-193203/31。

《星報》：1890-1898。

《聯合早報》，2002/12/23, 2003/01/07，社論/言論/天下事版。

二、英文

AMEND James M.

1998 *Negotiation of Identity as Theme and Variation: The Musical Art of Dondang Sayang in Melaka, Malaysia*. Florida: The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School of Music).

Anonymous

1907 “Editorial: Female Education for the Straits Chinese”, in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 11(2), pp. 41-43.

Anonymous

1996 “The agony of being an OCBC”, *Sun Magazine: Dialogue*. Malaysia: The Sun, 30 September, p. 2

BARTH Fredrik

1996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in *Theory of Ethnicity: A Classical Reader*. Ed. by Werner Sollor.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pp.294-369.

CHANG Queeny

1981 *Memories of a Nyonya*.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CHELLIAH D.D.

1947 *A short history of educational policy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 1800-1925*. Kuala Lumpur: Government Press.

CHEN Ta

1978(1939) *Emigrant Communities in South China: a Study of Overseas Migra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Standards of Living and Social Change*. New York: AMS Press.

CHEO Kim Ban

1983 *A baba wedding*.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CHEO Kim Ban & SPEEDEN Muriel

1988 *Baba folk beliefs and superstitions*. Singapore: Landmark Books.

CHIA Cheng Sit

1899 “The Language of Babas” *Th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3(9): pp. 11-15

CHIA Kim Teck

1950 *Pantun dondang Sayang Baba-baba Peranakan*. Malacca.

CHIA Felix

1979 “Not all Straits-born Chinese are Babas”, *The Sunday Nation*, 5 August.

1980 *The Babas*. Singapore: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1983 *Ala Sayang*.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CLAMMER John R.

1977 *Ethnographic Survey and Bibliograph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79 *The Ambiguity of Identity: Ethnicity Maintenance and Change Among The Straits Chinese Community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0a “Babas: The real question is still unanswered”, *The Sunday Nation*, 19 August.

- 1980b *Straits Chinese Society: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the Baba Communities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 1983 "The Straits Chinese in Melaka," in *Malaka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Malay Capital c. 1400~1980*, vol. 2. Ed. by Kernial Singh Sandhu and Paul Wheatley.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56-173.
- CLIFFORD Hugh & SWETTENHAM Frank A.
- 1895 *A Dictionary of the Malay Language: Malay-English, Part 2: The Letter 'B'*. Taiping (Malaysia):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102.
- COPPEL Charles A.
- 1995 "Remembering, Distorting, Forgetting: Sino-Malay Literature in Independent Indonesia," in *Asian Culture* 19. Singapore: Singapore Society of Asian Studies, pp. 14-28
- COWAN C. D. & WOLTERS O. W. (with a foreword by John M. Echols)
- 1976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 essays presented to D. G. E. Hall*.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DENNYS N. B.
- 1894 *A Descriptive Dictionary of British Malaya*. London: London & China Telegraph Office.
- FRANKE Wolfgang
- 1989 *Sino-Malaysiana :selected papers on Ming & Qing History and on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1942-1988*. Singapore: South Seas Society.
- FREEDMAN Maurice
- 1957 *Chinese Family and Marriage in Singapore*.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 1962 "Chinese Kinship and Marriage in Singapore"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3: pp. 65-73.
- 1965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 Longer View*, London: The China Society.
- GAN Li Lian
- 1979 *The Straits Chinese: The Modern Babas-An Exploratory Study of Cotemporary Life-Styles and Culture in Singapore*, B.A. Honours Academic Exercise.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 GOH Thean Chye
- 1980 *An Intruduction to Malay Pantuns*. Kuala Lumpur: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 GULLICK J. M.
- 1987 *Malay Society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Beginnings of Change*. Singapo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WEE William Thian Hock
- 1985 *A Nonya Mosaic: My Mother's Childhood*. Singapore: Times Book International.
- 1993 *Mas Sepuloh : Baba Conversational Gems*. Singapore: Armour Publishing.
- HO Ruth
- 1975 *Rainbow Round My Shoulder*.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KENNEDY Joseph

1962 *A History of Malaya: AD1400-1959*.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KHOO Joo Ee

1990 "The Romance of Nyonya", in *Pulau Pinang*, vol. 2 (6), pp. 17-20.

1996 *The Straits Chinese: A Cultural History*. Amsterdam and Kuala Lumpur: Pepin Press.

KHOR Cheang Kee (ed.)

1991-2002 *Suara Baba: The Voice of the Peranakan Associations in Malaysia & Singapore*.
Penang : Peranakan Associations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KHOR Margaret

1957 "The Nyonya," in *Straits Times Annual*. Singapore, pp. 30-32.

KHOR Eng Hee

1968 *The Public Life of Dr. Lim Boon Keng*. B.A. Honours Academic Exercis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KIONG Chin Eng

1907 "The Teaching of Kuan Hua in Singapore", in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 11(3), pp.
105-108.

KLEIN Ronald D. (ed.)

2000 *Interlogue: Studies in Singapore Literature Volume 4: Interviews*. Singapore: Ethos Books.

KON S

1991 "Cross Cultural Influences in the Work of a Singapore Writer", in *Perceiving Other World*.
Ed. by Edwin Thumboo.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KON Stella

2000 *Emily of Emerald Hill*. Singapore: SNP Edition Pte Ltd..

KWEE John B.

1997 "Peranakan Literature and Early Modern Indonesia Literature: Parallels or Influences?" in
Asian Culture 21. Singapore: Singapore Society of Asian Studies, pp. 70-76.

LEE Choo Neo

1972 "The Life of the Chinese girl in Singapore", in *Queen*, London, 1913: repr. as "60 years ago
it was cloistered existence," in *the New Nation*, 17 Jan. 1972.

LEE Kam Hing & TAN Chee Beng

2000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EE Kip Lee

1995 *Amber Sands: A Boyhood Memoir*. Singapore: Federal Publications.

LEE Kip Lee & LEE Peter (ed.)

1995-1996 *The Peranakan Association Newsletter*. Singapore: The Peranakan Association.

1996-2002 *The Peranakan :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Peranakan Association*. Singapore: The
Peranakan Association.

LEE Peter & CHEN Jennifer

1998 *Rumah Baba: Life in a Peranakan House*. Singapore :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Singapore
History Museum.

LEE Yong Hock

1960 *A History of the 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 1900-1959*. B.A. Honours Academic Exercis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LEO Suryadinata

1992 (1978) *Pribumi Indonesians: the Chinese Minority and China*. Singapore: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93 *Chinese Adaptation and Diversity : Essays on Society and Literature in Indonesia, Malaysia & Singapore*. Singapore: Published for Centre for Advanced Studies,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 [by]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96a "The pre World War II Peranakan Chinese Press of Java: a preliminary survey", in *Ann Arbor, MI :UMI.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Southeast Asia series; no. 18/1996*.

1996b *Sastra peranakan Tionghoa Indonesia*. Jakarta: Gramedia Widiasarana Indonesia.

LIM Boon Keng (Historicus)

1897 "Our Enemies," in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 1, No. 2, June, pp. 52-58.

1899a "Straits Chinese Reform 3: The Education for Children" , in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 3, No. 11, Sept., pp. 104-105.

1899b "Straits Chinese Reform II: Dress and Costume," *Th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3(10), pp. 57-59.

1899c "Straits Chinese Reform III: The Education of Children," *Th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3(11), pp. 102-105.

1899d "Straits Chinese Reform IV: Religion," *Th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3(12), pp. 163-166.

1900 "Straits Chinese Reform: Funeral Rites," *Th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4(14), pp. 49-57.

1901a "Mr. Ku Hung Ming's Apotheosis of Tsu-Hsi", *Th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 5, No. 18, June, pp. 51-53.

1901b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1: Kung Chi Chi's Protest", in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 5, No. 18, June, pp. 66-79.

1917 "The Chinese in Malaya", in *Present Day Impression of the Far East and Prominent and Progressive Chinese at Home and Abroad: their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of China, Hong Kong, Indo-China, Malaya and Netherlands India*. Ed. by W. Feldwick. London: Globe Encyclopedia Co., pp. 875-882.

1930 "The so-called clash of races in Malaya " in *Straits Chinese Annual*, pp. 1-11.

LIM Hiong Seng

1887 *A Manual of the Malay Colloquial such as spoken by all Nationalitie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Designed for Domestic and Business Purposes*. Singapore: Koh Yew Hean Press.

LIM Leng Pin

1971 *Chinese Viewpoint and Babas Political Attitudes*. B.A. Honours Academic Exercise.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LIM Sonny

- 1981 *Baba Malay: The Language of the "Straits-born" Chinese*. M.A. thesis. Clayton, Vic.: Monash University.

LIM Shirley Geok-Lin

- 1985 "The Peranakan Tradition in English-language Writing from Malaysia and Singapore", in *Solidarity* (No. 104 & 105). Ed. by Mochtar Lubis and F. Sionil Jose de. Manila: Solidaridad Publishing House, pp. 50-57.
- 1994 *Writing South East/ Asia in English: Against the Grain, focus on Asian English-language Literature*. London: Skoob Books Publishing.
- 1995 *Life's Mysteries: The Best of Shirley Lim*. Singapore: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 1996 *Among the White Moon Faces: Memoirs of a Nyonya Feminist*, Singapore: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LIM Catherine GS

- 2003 *Gateway to Peranakan Culture*. Singapore: Asiapac Books Pte. Ltd.

LITTRUP Lisbeth

- 1996 *Identity in Asian Literature*. Richmond, Surrey: Curzon Press.

LIU Gretchen and PHILIPS Angeline

- 1988 *Wayang: A History of Chinese Opera in Singapore*. Singapore: The National Archives.

LORD Richard

- 2002 "Konfrontation and Konversion: Stella Kon gets her groove back," in *Quarterly Literary Review Singapore*, Vol. 1 No. 4 Jul 2002, <http://www.qlrs.com/issues/jul2002/interviews/stellakon.html> (2003/12/21 瀏覽)

LOW Kim Chuan

- 1976 *Dondang Sayang in Melaka (with recorded example)*. BA(Hons) thesis. Clayton, Vic.: Monash University.

LOW Ngiong Ing

- 1983(1974) *Chinese Jetsam on a Tropic Shore*. Singapore: Recollections.

VETHAMANI Malachi Edwin

- 2001 *A Bibliography of Malaysian Literature in English*. Petaling Jaya: Sasbadi Sdn. Bhd..

Mei Ching

- 1967 "The Babas and Nyonyas," in *Minorities of Malaya*. New York: CCM Information Corp.

Mohammad A. Quayum

- 2003a "Shirley Geok-Lin Lim: An Interview," in *Sun Yat-sen Journal of Humanities* 16 (Summer 2003). Kaohsiu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pp. 1-13.
- 2003b "Nation, Gender, Identity: Shirley Geok-Lin Lim's *Joss and Gold*," in *Sun Yat-sen Journal of Humanities* 16 (Summer 2003). Kaohsiu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pp. 15-32.

MOORE Wendy

- 1987 “Babas and Nyonya-Across Two Cultures: A Chronicle of an Intriguing, Vansihing Minority.”
in *VISAGE* (Oct. 1987) vol.3, no5.

NATHAN J. E.

- 1921 *The Census of British Malaya*. Singapore.

NEWBOLD T. J.

- 1971(1839) *Political and Satistical Account of the British Settlements i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viz. Penang and Singapore, with a history of the Malay States on the Peninsula of Malacca*.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G Cecilia Siew Hua

- 1977 *The Sam Po Neo Keramat: A Study of a Baba Chinese Temple*. B.A. Honours Academic Exercise.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OUI Diana

- 1967 *A Study of the English Speaking Chinese of Penang, 1900-1941*. M.A. thesis.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AKIR Anne Geok-In Sim

- 1986 *A linguistic investigation of baba malay*. Ann Arbor, Mich.: Univ.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Thesis (Ph.D.)--Univ. of Hawaii.
- 1993 “The Linguistic Heritage of the Peranakans”, in *Mas Sepuloh: Baba Conversational Gems*. Singapore: Armour Publishing Pte Ltd., pp. xi-xvi.
- 1991 “Peranakan in Plays: Cultural Record or Compelling Drama?” in *Perceiving other Worlds*. Ed. by Edwin Thumboo.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pp. 386-399.

PNG Poh Seng

- 1969 “The Straits Chinese in Singapore: A Case of Local Identity and Socio-Cultural Accomodation,” i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10(1), pp. 95-114.

PURCELL Victor

- 1948 *The Chinese in Malay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EITH, G. M.

- 1907 *Handbook to Singapore (1892/1907)*. Revised by Walter Makepeace. Singapore: Fraser and Neave: repr.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1986.

ROFF William R.

- 1972 *Bibliography of Malay and Arabic Periodicals published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Peninsula Malay States 1876-1941*.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74 *The Origins of Malay Nationalism*.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RUDOLPH Jürgen

- 1998 *Reconstructing Identitie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Babas in Singapore*.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Ltd.
- 2000 “The Best of All Worlds? Hybridity of Baba Identities in Singapore,” in《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 人類學組: [論文集] =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Academia Sinica. Anthropology*. 台北: 中央研究院.

SALMON Claudine

- 1982 *Literature in Malay by the Chinese of Indonesia: A Provisional Annotated Bibliography*. Paris: Editions de la maisons des Science de l'homme.
- 1987 *Literary migrations: traditional Chinese fiction in Asia (17-20th centuries)*. Beijing: International Culture Pub. Corp.
- 1992 "The Three Kingdom in The Malay World: Religion and Literature," in *Asian Culture* 16. Singapore: Singapore Society of Asian Studies, pp. 14-34.

SANDHU Kernial Singh and WHEATLEY, Paul (ed.)

- 1983 *Melaka: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Malay Capital c.1400-1980, Volume I & II*.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EOW Poh Leng

- 1904 "Education in the Colony", in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 8 (1, 2), pp. 11-17.

Shaik Othman bin Sallim

- 1898 "The Malay Opera," in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 2(8), pp. 128-132.

SHELLABEAR W. G.

- 1913 "Baba Malay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nguage of the Straits Born Chinese," in *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65, Singapore, pp. 49-63

SINGH Gill Harbhajan

- 1959 *The Singapore Babas, 1897-1909*. B.A. Honours Academic Exercis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SOH Eng Lim

- 1960 "Tan Cheng Lock: His Leadership of the Malayan Chinese," i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i* 1 (1), pp. 34~61.

SOMERS Mary F.

- 1964 *Peranakan Chinese politics in Indonesia*. Ithaca, N.Y.: Southeast Asia Program, Department of Asian Studies, Cornell University.

SONG Ong Siang

- 1897 "The Position of Chinese Women", in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 1 (1), pp. 22.
- 1899 "Are the Straits Chinese British Subjects?" in *Th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3(10), pp. 61-67.
- 1967(1923)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 1936 "The King's Chinese: Their Cultural Evolution from Immigrants to Citizen of a Crown Colony" *The Straits Times Annual*, Singapore, pp. 38-44.

SWETTENHAM Frank A.

- 1881 *Vocabulary of the English and Malay Languages with Notes*. (rev. edn 1896), London: W. B. Wittingham & Co..

TAN Chee Beng

- 1979a "Baba Chinese, Non-Baba Chinese and Malays: A Note on Ethnic Interaction in Malacca" *Southeast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7(12), pp. 20-29.
- 1979b *Baba and Nyonya [microform]: a study of the ethnic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Peranakan in Malacca*. Thesis (Ph. D.)--Cornell University.
- 1980 "Baba Malay Dialect" *Journal of the Malayan (Malaysi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53 (part1, 237), pp. 150-166.
- 1981 "Baba Chinese Publication in Romanized Malay," in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No.22, Tokyo: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pp. 158-193.
- 1983 "Acculturation and the Chinese in Melaka: The Expression of Baba Identity Today," *The Chinese of Southeast Asia: Identity, Culture and Politics*, Vol.12. Ed. by L.A.P. Gosling and Linda Y.C. Lim. Singapore, pp. 56~78.
- 1984a "Acculturation, Assimilation and Integration: The Case of Chinese," *Ethnicity, Class and Development: Malaysia*. Ed. by S. Husin Ali. Kuala Lumpur: Malaysia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pp. 189~211.
- 1984b "Kin Networks and Baba identity" *Contributions to Southeast Asian Ethnography*, No. 3, pp. 84~97, Malaysia.
- 1988 *The Baba of Melaka: culture and identity of a Chinese Peranakan community in Malaysia*. Petaling Jaya: Pelanduk Publications.
- 1990 *The preservation and adaptation of tradition: studies of Chinese religious expression in southeast Asia*. Ohio: Ohio State University. (Contributions to southeast Asian ethnography; no. 9.)
- 1991 "The Changing Identities of Baba Melaka," in *Asian Culture* 5. Singapore: Singapore Society of Asian Studies, pp. 38-48.
- 1992 *Bibliography on ethnic relation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Malaysia and Singapore*. Kuala Lumpur: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sia.
- 1993 *Chinese Peranakan Heritage: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Kuala Lumpur: Fajar Bakti Sdn. Bhd..
- 1997 *Ethnic groups, ethnogenesis and ethnic identities: some examples from Malaysia*. Hong Kong: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orking paper; no. 5/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 2002 "Baba Malay Poetry Publications and Babas' Contribution to Malay World Studies", presented at the Colloquium on Chinese Scholarship on the Malay World: A Reevaluation of a Scholarly Tradition, organized by the Institute of the Malay World and Civilization,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16-17 September 2002.

TAN Siok Choo

- 1984 "Out of the Past Nyonya Women of Melacca" in *The New Straits Times Annual*, pp. 15-26.

TAN Sooi Beng

1993 *Bangsawan: A Social and Stylistic History of Popular Malay Opera*. Penang and Kuala Lumpur: The Asian Centre.

TAN Teck Soon

1897 "Some Genuine Chinese Authors", in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Vol. 1, No. (2, 3, 4), pp. 63-68, 95-99, 136-141.

TAN Diana

1987 "Some Activities of the 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 Penang 1920-39," in *Peninjau Peiarah* 2(2). Malaysia, pp. 30-40.

TAN Rosie Kim Neo

1958 *The Straits Chinese in Singapore: A Study of the Straits Chinese Way of Life* (A Research paper for the Dept. of Social Studies).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TEO Lay Teen

1981 *A Study of the Malay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opular Fiction by the Baba Chinese –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Khian Leong Koon Yew Kang Lam."* M.A. thesis.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TEO Kok Seong

1999 *The Peranakan Chinese of Kelantan: Culture, Language & Identity of a Chinese Sub-Community in Malaysia*. London: ASEAN Academic Press.

THOMAS Philip Lee

1986 *Like Tiger Around a Piece of Meat: The Baba Style of Dondang Sayang*.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THUMBOO Edwin, etc (ed.)

1985 *Anthology of ASEAN Literatures: The Poetr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The ASEAN Committee on Culture and Information.

VAUGHAN J. D.

1854 "Notes on the Chinese of Penang," in *Journal of the Indians Archipelago*.

1971(1879)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 Kuala Lumpur and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ICKERING W. A.

1867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in *Fraser's Magazine*, Aug.

WEE Vivianne

1973 *The Monks and the Laity: A Study of the Mangala Vihara, a Baba-Chinese Theravada Buddhist Tempel in Singapore, Which is Based on the Sinhalese Model*. Singapore.

WILKINSON R. J. & WINSTEDT R. O.

1957 *Pantun Melayu*. Singapore: Malaya Publishing House.

WINSTEDT Sir Richard O.

1961 *A History of Classical Malay Literature*. (revised ed. and introduced by Y.A. Talib). Kuala

Lumpur: Counci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WONG Diana

1973 *A Study of the Straits Chinese*. Singapore: Dep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WU Lu

1904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Queen's Scholarship: A Brief Survey," in *Th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8(1).

YEO Siew Siang

1990 *Tan Cheng Lock, the Straits legislator and Chinese leader*. Petaling Jaya,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 Pelanduk Publications.

YOONG Suan Kui

2001 *A Bibliography Survey on Baba Literature: Focus On Chinese Literary Translated Works into Baba Malay*.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YEAP Joo Kim

1992 *Of Comb, Powder & Rouge*, Singapore: Lee Teng Lay Pte. Ltd..

1993 *The Patriarch*. Singapore: Lee Teng Lay Pte. Ltd. (first pub. in 1975).

三、馬來文

A. Samad Ahmad

1997 *Sulalatus Salatin-SEJARAH MELAYU*.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A. Teeuw

1970 *Sastera Baru Indonesia*.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Hassan Ahmad

1976 “Sastra Melayu Moden Semenjak Munsyi Abdullah,” *Di Sekitar Pemikiran Kesusasteraan Malaysia (1957-1972)*(di susun oleh Anwar Ridhwan), Kuala Lumpur: DBP, Kementerian Pelajaran Malaysia, pp. 284-302.

Ismail Hussein

1976 “Kesusasteraan Nasional Malaysia”, *Sekitar Pemikiran Kesusasteraan Malaysia (1957-1972)*(di susun oleh Anwar Ridhwan), Kuala Lumpur: DBP, Kementerian Pelajaran Malaysia, pp. 238-250.

LEO Suryadinata (ed.)

1996 *Sastra Peranakan Tionghoa Indonesia*, Jakarta: Grasindo.

LI Chuan Siu

1967 *Ikhtisar Sejarah Pergerakan dan Kesusasteraan Melayu Modern (1945-1965)*, Kuala Lumpur: Penerbitan Pustaka Antara.

LIAW Yock Fang

1991 *Sejarah Kesusasteraan Melayu Klasik (Jilid 1)*, Jakarta: Penerbit Erlangga. 1993 *Sejarah Kesusasteraan Melayu Klasik (Jilid 2)*, Jakarta: Penerbit Erlangga.

M. Noor Azam

1976 “Forum Kesusasteraan Malaysia”, *Di Sekitar Pemikiran Kesusasteraan Malaysia (1957-1972)*(di susun oleh Anwar Ridhwan), Kuala Lumpur: DBP, Kementerian Pelajaran Malaysia, pp. 234-237.

Mohd. Ghazali bin Haji Abbas, Che Selamah bt Che Mustafha

1988 *Katalog Induk Koleksi Sastera Cina Peranakan*, Bangi: Perpustakaan Tun Seri Lanang (UKM).

Mohd. Taib Osman

1976 “Konsep Kesusasteraan Malaysia”, *Di Sekitar Pemikiran Kesusasteraan Malaysia (1957-1972)*(di susun oleh Anwar Ridhwan), Kuala Lumpur: DBP, Kementerian Pelajaran Malaysia, pp. 251-278.

Munshi Abdullah Bin Sheikh Abdul Kadir

1966 *Hikayat Abdullah*, Kuala Lumpur: Penerbitan Pustaka Antara.

OONG Hak Ching

1976 *Sejarah Kaum Baba (Cina Peranakan) Di Melaka*, paper read at Seminar Sejarah Melaka, Melaka, 14~18 Dec..

- 1981 *Pengajian beberapa aspek masyarakat Cina Peranakan di Negeri-negeri Selat, 1900-1940.* Sarjana Sastera UKM.

Syed Husin Ali

- 1997 “Kedudukan dan Peranan Sastera Etnik dalam Masyarakat Majmuk: Kes Malaysia,” *Sastera dalam Masyarakat Majmuk Malaysia*, Ampang: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pp. 1-12.

TAN Chee Beng

- 1982 “Megenai Sebuah Pantun Baba dan Perkahwinan dulu-kala Orang Cina,” *Jurnal Sejarah Melaka*, No. 7, Melaka: Persatuan Sejarah Malaysia (Cawangan Melaka), pp. 42-53.

TENG Mui Fong

- 1993 Kekeluargaan dan perkahwinan di kalangan orang Baba Pulau Pinang. Thesis(M.A.)—Fakulti Sastera dan Sains Sosial, Kuala Lumpur: Universiti Malaya.

WONG Pui Nam

- 1997 “Puisi Malaysia-Singapore dalam Bahasa Inggeris: Mencari Suara dan Identiti,” *Sastera dalam Masyarakat Majmuk Malaysia*, Ampang: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pp. 84-102.

Yahaya Ismail

- 1976 “Persoalan Latar Belakang Sastra Malaysia”, *Di Sekitar Pemikiran Kesusasteraan Malaysia (1957-1972)*(di susun oleh Anwar Ridhwan), Kuala Lumpur: DBP, Kementerian Pelajaran Malaysia, pp. 279-283.

Za'ba

- 1962 *Ilmu Megarang Melayu*,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Zahirah binte Zainuddin

- 1960 *Unsur-unsur Kebudayaan Melayu di Kalangan Masyarakat Baba Melaka*. B.A. Academic Exercise,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四、網路：

<http://www.atma.ukm.edu.my/pantun.htm> (Pantun Digital Retriever System) (2002-2003 年瀏覽)
peranakan@yahoo.com (2003-2004 年瀏覽)

《叻報》：<http://www.lib.nus.edu.sg/lebao/index.htm> (2003/02/05-15 瀏覽)

<http://www.emilyofemeraldhill.com> (Stella Kon's Homepage) (2003/6/01-05 瀏覽)

<http://emilyofemeraldhill.cjb.net> (Chin San Sooi's Homepage) (2003/6/01-05 瀏覽)

<http://www.kakiseni.com> (2003/6/01-05 瀏覽)

<http://www.peranakan.org.sg> : (Quarterly Newsletter: *The Peranakan* (Oct -- Dec 1999), “A Season of Drama”. *The Peranakan* (2000 Jan -- Mar), “Ivan to be Emily”) (2003/6/01-05 瀏覽)

<http://www.qhrs.com/issues/jul2002/interviews/stellakon2.html> (2003/6/01-05 瀏覽)

<http://www.stageleft.com.au/2002/emily.html> (2003/6/01-05 瀏覽)